

# 武俠世界



第33年

8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所著「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之「巫蠱毒遊龍」，本篇是「遊龍戲鳳」的續篇，文中描述從武林仇殺衍生成為漢武帝迷信術士尋求延年益壽，濫殺無辜兒女，親信大臣，造成浩劫……由一批武林俠客組成一支專門對付蛇仙門的隊伍，以玉面浪子司馬龍為骨幹，配合四鳳，將蛇仙門消滅……故事驚心動魄，掩卷迴思，猶有餘悸，不可不讀。

麥浪先生所著短篇故事「大盜張三」在今期刊出

，故事內容新穎奇特，緊張刺激，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獨眼羅賓」，大毒犯獨眼羅賓在一次意外中被判誤殺罪名入獄三年，在獄中他仍遙控着兩個兒子在歐洲建立霸業，出獄後，遠赴歐洲，企圖再登皇位……情節曲折、迂迴，火併場面驚心動魄，請拭目以待！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巫蠱毒遊龍(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

武林俠客組成一支專門對付蛇仙門的隊伍，由司馬龍為骨幹，配合四鳳……蕭顯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姜維避禍(三國演義之四十六)◀二▶……徐正 54

大盜張三(綠林英雄軼事秘聞)

貪戀不義之財 招來殺身之禍……麥浪 61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九龍珮(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雙方僵持待時機 紅衣人懼黑狗血……臥龍生 71

女山湖(情俠希夷故事)

紫烟蘿心願已了 從此江湖任遨遊……巴人 78

鳳棲梧桐(俠義傳奇中篇故事)◀二▶

夫婦偕同尋女俠 龍門石窟生禍端……西門丁 89

龍的傳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麻六欲逃鬼門關 肆意鬧事入堅牢……歐陽雲飛 97

玉辟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聯盟派遣新任務 假紹三闖西莊園……東方玉 103

浪子出馬(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兩父子伺機報復 刀聖等四人死亡……辛棄疾 111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亡命怪客(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兩孕婦糾纏不清 大國手仲裁抉擇……東門白 11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十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  
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半年26期NT \$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江牌** (請認明龍江牌商標)  
才是漳州製藥廠之正宗產品

# 片仔癀 傷濕鎮痛膏

## 貼一貼 舒服晒!



本品特別加入消炎名藥片仔癀，對風濕痛、關節痛、筋骨痛、腰痛、神經痛、肌肉酸痛等，鎮痛及消炎功效比其他膏布更勝一籌。

總經銷：  
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7

國貨公司・藥房有售

中國漳州市製藥廠  
榮譽產品

##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8期

(總號16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湖海俠客

## 部署殲妖

玉面風流俠客司馬龍出身書香世家，誤打誤撞，神差鬼使，喜獲紫龍寶劍，又蒙師伯梅大俠及黃山怪客傳授「百花幻劍」、「黃山松濤劍」，再加上他師承的「風流神功」，便如虎添翼，武功大進，很快儕身絕頂高手之列。

但亦因此而被捲入武林仇殺，惹出一筆風流債，當真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掙來一個「風流大游龍」的稱號。不過這只是一個引子，很快，這位「風流大游龍」的人物，又引出另一個「巫蠱毒游龍」的驚人故事。

\* \* \*

司馬龍等回到梅家村，向師伯梅天賜稟報此行的際遇，梅天賜沉吟道：「龍兒，你紫龍劍在手，許多事便身不由己，仿如游龍沉浮於湖海，是非正邪、兇奸善惡，全在

心意之中，一念之間，你好自爲之了。」

司馬龍點頭稱是。

李正剛與梅天賜等人相見，這一輩的武林人物，自有一番高興。

李正剛心道：梅、蘭兩位姑娘與司馬龍有同門之誼，更有世交之好，清兒雖沾了黃山道長之光，與司馬龍有半師兄妹之名，但若與梅、蘭兩位姑娘相較，與司馬龍的相處，顯然就稍遜一籌了，更何況此行還惹出個天大魔頭雲中虎的寶貝孫女？「清兒啊清兒！妳不幸墮進此等愛海情波，必然在其中沉浮而難於自拔了。」

李正剛這般思忖，雖與梅天賜、蘭正純一見如故，相處甚歡，但此等兒女之事，一時便不好意思出口了。

這天早上，蘭小呆忽然野性大發，見司馬龍正受梅天賜訓話，甚覺苦悶，便把姐姐蘭芷若、表姐梅凌霄扯出去，四周遊逛散心。

蘭小呆見一座廟宇前面，銀杏樹上果實累累，便傻笑道：「姐姐！我們採白果燒來吃好麼？」

蘭芷若心中若有所思，尚未答話，梅凌霄卻已拍手笑道：「好極了，小呆子，你上樹去摘，蘭表姐剝殼，本姑娘這就去撿柴生火去也。」

梅凌霄說着，便向山腳邊的一座林邊走去。來到林前，卻看見李清獨自在山兒，遠眺山色。

梅凌霄走到李清面前，道：「你一個人不悶麼？小呆弟正摘白果燒來吃，妳也來，好麼？來呀！」

李清一看梅凌霄，立刻便勾起這幾天上所見，司馬龍與她表姐妹的親密情景，心中不由一陣酸溜溜的，也不答話，只在鼻子裏哼

了一聲，便走了開去。

梅凌霄碰了個釘子，憑她的性子如何忍得了？但又不知如何發作，便恨恨的連柴也不撿了，走了回來。

蘭小呆這時已摘了一堆白果，正與蘭芷若一道用石子錘殼，見梅凌霄空手回來，便忙道：「表姐，你撿的柴呢？」

梅凌霄忍不住，便把受氣的事說了出來。

蘭小呆一聽，便跳起來道：「小心眼，好！看小呆替表姐妳出氣。」說着便縱身向李清那面掠去。

蘭芷若天性柔順，不喜多事，沒把蘭小呆攔住，只好拉着梅凌霄，連聲喊叫的追了上去，但蘭小呆的輕功比她們還強上一截，因此便有了一段距離。

待她們追上蘭小呆時，蘭小呆卻已跑到李清面前，找她算賬來了。

蘭小呆一歪腦袋，傻笑着道：「妳是啞巴的！我表姐向妳打招呼，怎的不理不睬？」

李清臉如寒霜，一言不發。

蘭芷若怕鬧出事來，連忙跑上前，一把拉住蘭小呆道：「呆弟，算啦，回去燒白果吃好了。」

蘭小呆嘻嘻一笑，忽然沒頭沒腦的道：「有人好工心計，以爲可

以可獨佔龍哥哥爲如意郎君，她也自量自己有多少斤兩了。」

蘭芷若這幾天已知李清刁蠻慣了，深知小呆這話必然鬧禍，但她要制止也已不及，急得俏臉通紅，連連跺足。

果然李清柳眉一豎，粉面緋紅，怒道：「小呆子胡說八道什麼？」她話聲未落，人已一掠而至，向蘭小呆撲到。

蘭芷若連忙橫身一攔，陪笑道：「李小姐請息怒，小弟呆頭呆腦，胡說八道，尚請原諒一二。」

李清尚未開口答話，蘭小呆已又傻笑道：「誰說我胡說八道？她心內分明是這麼想，也必然這麼做嘛，不信，姐姐問她好了。」

李清的心事被蘭小呆一下說破，惱羞成怒，再次撲上前來，要抓蘭小呆算賬。

蘭芷若欲出手攔阻，李清使了個擒拿手，順手一帶蘭芷若，便把她拉了開去。

蘭芷若沒料到李清突然翻臉，猝不及防，差點摔倒，連忙穩住身形，心中也動了氣，腳跟一旋，便又攔在李清面前，道：「你這是幹麼？我又沒有得罪妳，妳兇什麼了？」

李清一指蘭小呆道：「難道我又惹了他麼？妳說！」

蘭芷若氣道：「他一個小娃兒

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 / 蕭可 顯飛 · 文圖

# 龍遊毒蠱巫





，說話何必當真？妳也說啊！」

李清不肯認輸，嘆道：「不管怎樣，我今天非教訓他不可！」她心中本就有氣，此時就趁機發在蘭小呆身上了。

蘭小呆嘻嘻一笑，道：「妳可以麼？好！我就讓妳教訓看。」

蘭小呆語音未落，身如飄風，已捲到李清面前，伸手便在李清俏臉蛋上摸了一下，道：「羞！羞也！好不怕羞的小丫頭。」

李清沒料到蘭小呆身手如此快速，欲閃不及，俏臉被他摸了一下，不由刷的漲紅，殺氣陡起，「鏗」的一聲，寶劍出鞘，狠狠的便向蘭小呆刺去。

蘭小呆一面拍手大笑，一面在李清的劍光中，上下翻飛，前後亂滾，一面又胡亂的笑着道：「好玩！好玩極了……來呀，快刺刺看！」

李清劍法精奇，但卻傷不了蘭小呆一根毫毛。

蘭芷若在一旁急得直跳，梅凌霜的性子也野得很，立刻拍手大笑，連聲替蘭小呆助威。

李清見了，立刻遷怒於梅凌霜，捨了蘭小呆，又向梅凌霜撲到。

梅凌霜亦是頑皮的老祖宗，她身形略退，一閃讓過，寶劍也鏘的出鞘，嬌叱道：「難道怕了妳不成麼？」

二人又殺在一起。

剛好此時有人路過，見梅家的四位娃兒殺在一處，連忙跑回去向梅天賜稟報。

李正剛一聽，心中一驚，道：「豈有此理，清兒竟敢如此胡鬧麼？」梅天賜、蘭正純亦不便袒護自家兒女，連聲責斥，司馬龍跟在三人後面，亦趕了出來。

豈料到林邊一看，哪還有四人的身影？司馬龍眼尖，只見蘭小呆正在一個山上翻過去，一閃不見。司馬龍腳下一點，人已掠起，二十丈高的山丘，一縱即上。

司馬龍到那山丘一看，只見蘭小呆站在那兒，瞪眼四下張望，卻不見三位姑娘的踪影。

司馬龍忙道：「她們門到那兒去了？」

蘭小呆眼珠一瞪道：「我也不知道啊！」

此時梅天賜、蘭正純、李正剛等人也趕來了，梅天賜問蘭小呆，蘭小呆大概有點怕這位姑丈，這才正經的問道：「李小姐惹怒了表姐，我們正鬥着氣時，那日在路上搶劍的三個女人又來了。」

李正剛吃了一驚道：「荷塘三女出現？」

蘭小呆道：「正是荷塘三位大姐姐、大姑姑！她們一來，我和三位姐姐便不鬥了，那三位姑姑看了我們一會，便道：『把她們帶回去』」

，交換紫龍劍出一口氣。我一聽知道不好了，便走上前去，道：『三位姑姑要打架，找我小呆子便了。』誰知三位姑姑不理我，卻撲向姐姐她們，我自然攔阻不了，姐姐她們連動手反抗的機會也沒有，便被三位姑姑點了穴，一人挾一個，如飛的走了，我連忙拚命追，但追到此處便突然不見了，簡直奇之怪極！」

司馬龍一聽，也不再問，飛身向前掠去，把附近的山嶺踏遍，並登上高峯四望，憑他的目力，十里之內任何人難於遁形，但卻踪影不見。

司馬龍無奈，只好掠回，對梅天賜道：「師伯！十里之內，連影也不見，如何是好？」他關心三女安危，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梅天賜道：「此時急也沒用，回去商量準備一下，再上水仙嶺荷塘三女的老巢救人便了。」於是眾人立刻返回梅家村。

蘭小呆見眾人對荷塘三女的武功甚為畏懼，便忽然嘿嘿一笑道：「姑丈，你也怕荷塘三位姑姑麼？」

梅天賜歎了口氣，苦笑道：「姑丈並非怕她，而是大敵當前，不欲再多樹敵罷了，此事能善了便最好不過，否則把荷塘三女逼到蛇仙子那面，武林各派又添了三位大魔頭了。」

蘭小呆傻笑道：「要降魔，我師傅乃最佳人選。」

司馬龍忙道：「小呆弟，你師傅到底是誰了？」

蘭小呆道：「我師傅是……」

不！不能說，說不得，否則小呆子便有難了。

蘭正純與「師傅」有一面之緣，深知那必是一代奇人，若有他出來調解，此事便容易多了，因此忙道：「不錯，呆兒，你就去請你師傅出山吧！」

蘭小呆見爹爹答允，拔腿就向外走。

梅天賜忙道：「呆兒，你知道師傅的行踪麼？」

蘭小呆笑道：「不知道，但師傅說過，若徒兒需要見他，他就知道，就會出來見徒兒了。」

梅天賜不太放心，對蘭正純道：「還是派人伴呆兒一起去吧。」

蘭小呆不待他爹爹有所表示，便連忙搖手道：「不行，不行，若有人與我同去，師傅就見不着了，因為他不會出來見面。」

蘭正純對女兒似乎比兒子更重，他把手一擺，道：「讓呆兒去吧，若姑娘們有三長兩短，這如何是好！」

梅天賜到底不太放心，他着人拿了一大錠銀出來，塞在蘭小呆的手心道：「呆兒路上小心，肚子餓

放鬆。雖然上嶺無路，但四人仗着輕功，攀藤附葛，一轉眼便到嶺上，進入梅林，不敢在路上行走，只揀梅林深處，向屋舍逼近。

距屋三丈左右，梅天賜兩手向後一擺，眾人一齊止步，依照原來商定，司馬龍留在林中，梅天賜等三人分從三方面同時向屋子撲去。

梅天賜原定的計算，由他們三人引開荷塘三女，司馬龍趁機衝入屋內救人。

豈料三人撲到屋前，仍不見三女動靜，便不由一頓，慢慢走到檐下，湊着窗戶向裏面一看，空無一人，便驚地推開屋門，進去一看，屋裏薄塵微封，就如多日沒人住過一般。

前後找了一遍，不但見不到三位姑娘，連荷塘三女也不知去向。

這一來，三人不由怔住了。司馬龍在林中伏了半日，不見動靜，便耐不住，也走了過來，走進屋裏，道：「不是找錯地方吧？」

李正剛搖頭道：「不會，從屋內的佈置看，顯然是荷塘三女的居所。」

司馬龍道：「莫非我等來得太快，荷塘三女尚未回來？」

李正剛想了想道：「這倒有可能，」他一頓，又道：「既然我等已先到一步，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大

可以在此等她們回來，以逸待勞，打他個措手不及。」

四人便安排妥當，由梅天賜與司馬龍守在屋內埋伏，蘭正純與李正剛則隱身梅林，負責守望，只待見到荷塘三女，便向梅天賜、司馬龍發出暗號，三人裏外接應，纏住荷塘三女，再由司馬龍負責救人。

司馬龍與梅天賜在屋內埋伏，直到中午，仍不見絲毫動靜。

司馬龍肚子餓了，便摸入廚房，柴米油鹽，一應俱全，但不敢生火，好不容易才找到幾塊乾薯，便取出來，與梅天賜等分吃了。

直到天黑下來，依然不見荷塘三女動靜，一夜也平安過去了。

第二天一早，司馬龍再也忍不住了，便自己動手，燒了一鍋飯，與梅天賜等填了一頓肚子。

快到中午時分，蘭正純突然見遠處有人向嶺上走來，腳程甚快，但剛好被陽光刺眼，看不清楚，便連忙一推李正剛道：「李兄，快看！山下有人上來了。」

李正剛也看見了，便連忙向屋內的司馬龍梅天賜發出暗號，梅天賜與司馬龍連忙各自凝運內力，以待拚殺。

好一會，才聽到有人說話聲音，但那是李正剛與蘭正純的話音，不由一怔，打開門一看，卻見與李正剛在一起的是黃山怪客，蘭正純

話。

衆人一想，均點頭稱是，找了一家客店住下，飽餐一頓，一宿無話。

梅天賜沉吟道：「看來荷塘三女志不在傷人，而是另有所圖，否則她們早就動手了，也不必把人辛苦帶回。」

蘭正純道：「萬一荷塘三女殺害姑娘，這如何是好？」

梅天賜道：「不可造次，荷塘三女武功不弱，又有人質在手，以逸待勞，稍有差池，三位姑娘的生命便危矣，目下宜先探清路徑再作打算。」

李正剛和蘭正純立刻就欲上峯救人，梅天賜道：「不可造次，荷塘三女武功不弱，又有人質在手，以逸待勞，稍有差池，三位姑娘的生命便危矣，目下宜先探清路徑再作打算。」

第二天天色未明，便收拾起程，到得水仙嶺下，不過才黎明時分。

四人找了一家獵戶，買了馬匹，又詳細詢問上荷塘峯的路徑。

那獵戶先是一怔，不敢回話。李正剛身爲一山之主，自然知道這些獵戶的心理，便笑笑道：「我等與她們相熟，早就約好了。」

那獵戶又盯着四人看了一陣，這才指明上山路徑，又補了一句道：「如果不是相熟，便莫去的好，何必白白把生命賠上去。」

梅天賜微笑道：「這位老哥認識她們麼？」

獵戶臉色一變道：「小人怎敢認識她們，聽說但見過她們面容的男子，不久眼珠就會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試問誰還敢去招惹她們？」

梅天賜見獵戶如此，知難再問出什麼，便不再理他，向他告辭，魚貫上山而去。

李正剛久走山徑，自告奮勇，走在前面領路，司馬龍與蘭正純居中，梅天賜四人中功力最高，便在後面殿衛。

翻過兩座山嶺，便看到對面嶺上，梅林一片，當中隱約露出屋舍，與獵戶所言非常相似。

四人心內便加倍的警戒起來，互一照面，心中有數，腳下卻並未



已牽着女兒蘭芷若的手，含笑走過來。

蘭芷若一見梅天賜，便高興的大笑道：「天賜兄！蘭芷若來了，平安無恙，聽黃山道長說，李小姐也已回到山寨去了。」

梅天賜不知其中原因，忙問所以。

蘭芷若也忘了身在水仙嶺荷塘三女的屋中，卻如在自己的家般，笑道：「我等進內再說好麼？」

衆人一起走入屋內，司馬龍向蘭芷若望了一眼，蘭芷若也正含情脈脈的望着司馬龍，四目相對，不由會心一笑。

但司馬龍立刻又想起梅凌霜，尚未知下落，正欲問時，梅天賜已先開口，便只好留心聽下去。

梅天賜道：「若兒和李小姐如何可以脫身？霜兒如何了？」

黃山怪客道：「我在路上碰到清兒和蘭小姐，說是被一位婦人救的，又聽說荷塘三女當時的聲音說必來報復，因此貧道便先由猛姑、鐵黑塔等人護送上山，然後再送蘭小姐來此，順便告知李兄，早回山準備應付荷塘三女的大舉來犯。」

梅天賜見黃山怪客並不知情，眉頭一皺，便轉向蘭芷若道：「霜兒那裏去了？」

蘭芷若卻道：「姑丈！表妹也

被人救走了，但到那去，我就不知道了。」

梅天賜道：「當時的情形到底怎樣？」

蘭芷若想了想，道：「那日呆弟和表妹正與李小姐鬥氣打架，我如何勸阻也阻不了，誰知就在這時，荷塘三女突然出現，說是要帶我們回去水仙嶺，交換龍哥哥的紫龍劍。我們還來不及反應，便被她們以閃電手法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她們把我們三個挾在腋下，風一般的走了。這時我心內清醒，但手腳發軟，混身無力，連話也不能說，她們的輕功果然厲害，雖各自帶了一人，但依然如電閃般快，身旁樹木似向後直飛，耳邊風呼呼作響，起初尚可聽到呆弟的追喊聲，但眨眼便連他的喊聲也聽不到了，好可怕。」

梅天賜皺眉道：「後來呢？」

蘭芷若道：「後來荷塘三女挾着我們，走的都是山路，也不知走了多遠，三女忽地一停，其中一個喝罵道：『你找死麼？』我偷眼一瞧，原來路正中站着一位穿黑衣的白髮老婆婆，彎腰駝背，老態龍鍾，一言不發。其中一女罵：『死老婆婆，別理她，我等走啦！』但三女向左，老婆婆便忽然在左面出現，三女閃右，老婆婆又早在右面等着了，三女分三個方向，老婆婆只得一

個，但不知怎地，每一個面前都有一個老婆婆在等着，就好像老婆婆會一化三分身法似的，荷塘三女竟無論如何走不過去……奇怪極了。」

李正剛駭然道：「的確奇之怪極！荷塘三女的武功輕功均臻絕頂，那老婆婆竟可以一分三，堵住三女的去路，豈非她的輕功比荷塘三女還快了三倍有多麼……這老婆婆到底是誰啊？」

在場諸人誰也想不出，目下武林中有誰的輕功比荷塘三女還快了三倍。梅天賜沉吟半晌，忽然喃喃的道：「一三如三，三三得九，六六無窮，九九不盡，身如龍，人如煙……白雲深處龍煙女……」

司馬龍大奇道：「白雲龍煙女是誰？」

司馬龍這一喊出名號，在場中老一輩的李正剛、蘭芷若、黃山怪客均吃了一驚，道：「聽說白雲龍煙女乃靈隱神僧的胞妹，其武功造詣，幾可與靈隱神僧齊名，這一代奇女俠竟亦現身江湖麼？」

司馬龍仍想再問，梅天賜沉吟道：「先讓若兒說下去。」

梅天賜這才把經過的情形說了出來。

那荷塘三女見老婆婆有意無意阻住去路，不由大怒道：「死老婆！妳敢阻我等去路？」

作賭，妳等輸贏也只是三名女孩，便宜之極啦。」

荷塘三女自負甚高，這般被人輕視，尚是平生第一次，就算剛才出手吃了虧，此時也顧不得了，三女打個眼色，三柄利劍，同時出鞘，荷花女劍走中鋒，直刺「老婆婆」咽喉；荷梗女與荷葉女則分從左右出劍，直挑「老婆婆」的兩肋；三女均出手狠辣，完全是拚命的招數。

「老婆婆」果然不閃不避，也絕不出手還擊，直待三劍劍尖抵達之際，兩臂微張即合，身體左右輕輕一移，略一低頭，兩臂夾住荷梗女、荷葉女的雙劍，櫻口微張，一口咬住了荷花女的劍尖。

荷塘三女大驚，連忙收劍，卻已不及，用力抽劍，亦如蜻蜓撼石，動不了分毫。

「老婆婆」面含微笑，一動不動，任由荷塘三女施爲，不一會，三女已累得汗流浹背，花容失色，但仍任強掙不已，這一用力，挾在右腋下的三位女孩便大感辛苦，露出痛苦的神情。

「老婆婆」一見，眉尖一皺，玉齒微一運力，砰的一聲脆響，荷花女手中的利劍，便被震得寸寸碎斷，四散而飛，荷花女也被反彈出去，摔在地上，連挾在腋下的蘭芷若也不顧了，就地一滾，躍立起來，猶呆呆的動彈不得。

黑衣白髮老婆婆這才開了口，緩緩的道：「天下的路本多，妳們偏要走這一條邪路，好吧，妳等只管闖過去，闖得過，老婆婆撒手不理，闖不過，就莫走這條邪路，或者把人放下，就當給老婆婆的買路錢吧。」

荷塘三女一聽，那還理會老婆婆話中隱含警誡的意味，怒喝道：「這是妳活得不耐煩了，可怨不得我等。」

荷塘三女三手疾伸，抓向老婆婆，這三隻手均隱含內力，含怒而發，快如閃電，當今世上，能躲得過的，只怕也不太多。

老婆婆卻笑了笑，竟毫不避讓，眼看就要被三女抓着了，但不知怎的，三女的手距老婆婆胸前僅五寸時，三女突然一驚，就如觸着毒蛇似的，三手疾縮而回，急退三步，目瞪口呆的盯着老婆婆，如乍見鬼魅。

老婆婆笑道：「怎麼了？再闖闖如何？」

荷塘三女神色詫異之極，半晌不能說話。

老婆婆又笑道：「不說不動，成何體統？不如乾脆把人留下，給我老人家送一點禮，我老人家便放妳等過路如何？」

荷塘三女進又不是，退又不是，神色尷尬之極，還是荷塘三女的劍，倒縱出去，盯着「老婆婆」發呆。

「老婆婆」笑道：「如何？妳等總該知道，我老人家若想殺妳，易如反掌，若非我那佛口慈心的哥哥哥訓誡，妳等就連一根毛也休想保得住，還不乖乖把人放下，走回康莊大道麼？」

荷葉女一聽，便默默的把李清放在地上，退到一邊，與荷花女站到一處。

荷梗女卻仍挾着梅凌霜不放，憤憤的翻着白眼，似有所圖。

原來荷塘三女中，要數荷梗女心性最暴躁，氣量又狹小，她自知絕非「老婆婆」的對手，但心有不甘，竟欲默運內力，把梅凌霜挾死洩憤，再行逃走。

荷梗女的神色稍有異動，「老婆婆」便立刻察覺了，她微喝一聲道：「在我面前賣弄，敢是作死了！她伸手遙遙向荷梗女一指，荷梗女立覺肩背一麻，全身發軟，動彈不得。

原來在這霎間，「老婆婆」便以極高的內力，隔空點了荷梗女的麻穴，隨即又向三個姑娘一拂，三位姑娘的穴道便解開了。

蘭芷若與李清先從地上爬起來，梅凌霜也從荷梗女的臂彎中掙脫出來，三人齊向「老婆婆」這面走

荷塘三女見老婆婆老態龍鍾、醜陋古怪的樣子，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妳這樣子，自然不能算美麗二字，自然也沒犯荷塘三女的禁忌了。」

老婆婆大笑道：「很好，那妳

大姐荷花終於開口道：「老人……妳是她的什麼人？偏要多管閒事了？」

老婆婆笑道：「我老人家心腸軟得很，看見小姑娘被人欺負，就會心疼得幾日幾夜睡不着覺，老人何堪如此折磨，因此妳等不如便賣個人情，放下她們，老人家我便當什麼也見不到，自然就歡天喜地的離開了。」

荷花女咬牙道：「這三個丫頭令人憎恨！」

老婆婆奇道：「妳爲什麼恨她們？」

荷花女、荷梗女、荷葉女齊聲道：「因爲她們不該太美麗。」

老婆婆道：「她們長得美麗，便恨她們了麼？」

荷塘三女道：「普天下美麗的女人都該殺，因爲犯了荷塘三女的禁忌。」

老婆婆見荷塘三女如此回答，倒怔了怔，幾乎不可理喻，忽然又哈哈大笑道：「很好，那妳等說，老婆婆的模樣是否犯了妳們的禁忌了？」

荷塘三女忙道：「是甚麼條件？」

「老婆婆」道：「妳等把我老人家殺死了，自然任得妳肆意妄爲啦，但若殺我老人家不死，就把這三名女孩留下，我老人家可是拿生命

等再仔細看看了。」

老婆婆說着驀地轉身，當她再轉身時，荷塘三女登時目瞪口呆，就如再次碰上不可思議的怪事。

原來老婆婆再轉身時，已變成另外一人，但見她秀髮披肩、粉臉桃腮、眼若秋水、檀口櫻嘴、笑窩隱閃，身披一襲淡黃輕綃，婀娜多姿，恍如天仙忽然降下凡塵來了。

荷塘三女呆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妳！妳到底是誰？」

老太婆一笑道：「我就是老婆婆啊，如何？犯了妳們的禁忌了麼？」

荷塘三女互相一打眼色，便欲三劍齊上，攻「老婆婆」一個突然。

「老婆婆」卻似洞悉荷塘三女的心事，笑道：「妳等想用劍使用劍吧，老人家我還挨得起幾劍，妳們只管出手便了。」

荷塘三女心事被揭破，倒反而一怔，手按劍柄，不知所措。

「老婆婆」笑道：「動手啊！老人家我說過的話算數，妳等只管出手，我不還手便了，當然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荷塘三女忙道：「是甚麼條件？」

「老婆婆」道：「妳等把我老人家殺死了，自然任得妳肆意妄爲啦，但若殺我老人家不死，就把這三名女孩留下，我老人家可是拿生命



來。

「老婆婆」向梅凌霜微笑道：「這呆立不動的女人，三女中她最美麗，但心腸最壞，妳若心中有氣，便只管向她出手便了。」

梅凌霜走上兩步，揚手欲打荷梗女，忽然又縮手道：「我不打了！」

「老婆婆」奇道：「怎麼不打了？」

梅凌霜格格一笑道：「她雖然欺負過我，但也是我自己技不如人之過，如今她並無還手之力，打她便沒意思了，待以後我練好武功，再找她痛快打上一場，這才好玩。」

「老婆婆」點頭微笑不語。

李清見有便宜，便決不肯放過，她咬牙道：「妳不打，我可不放過她！」說着便跳上前去，啪的擱了荷梗女一個嘴巴。

荷梗女此時麻穴被點，不能運內力相抗，便如普通女人一樣，這一巴掌打下去，她的臉頰便登時留下五隻指印。

「老婆婆」眉尖一皺，微一伸手止住，不快的道：「便宜莫貪，小姑娘，妳這副脾氣若不改改，日後的苦頭多得得很了。」

「老婆婆」這微一伸手，李清便感到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把她擋住，再也動手不得，又聽「老婆婆」

說中她的心事，不由便兩頰緋紅，退了回來，作聲不得。

荷塘三女神色尷尬，狼狽之極。

「老婆婆」道：「走吧！不走還等什麼？」

荷梗女和荷葉女不敢作聲，看了荷梗女一眼。

「老婆婆」笑道：「她麼？妳們有本事便替她解穴，不然便由她躺兩日，穴道也自然自解，這也是對她妄動殺心的薄誡，我老人家再奉勸兩句：邪路莫走，宜歸正途，否則後果便不好了，走吧！」

荷梗女和荷葉女無奈，眼看荷梗女的穴道是決計無法解開的了，只好架起她，轉身就走。荷梗女身不能動，但仍能說話，她狠狠的盯了李清一眼，道：「妳很好，這一巴掌之仇，日後必定奉還。」

話音甫落，荷塘三女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三位姑娘連忙上前向「老婆婆」道謝。梅凌霜道：「這位姐姐，妳的功夫厲害得很啊，若非妳出現，我們就慘了。」

「老婆婆」笑道：「妳叫我姐姐，妳知道我有多大麼？」

梅凌霜歪眼看了一會，道：「我今年十八，我表姐十九，妳大概也不過二十吧！」

「老婆婆」大笑道：「是麼？」她

說着忽然一轉身，再轉過來時，已重新變成了一位黑衣白髮老婆婆了，她笑道：「妳看，我老人家是二十歲麼？」

梅凌霜嬌嗔道：「這不算，這是假的，但妳扮得很好，妳的本領真大極了。」

「老婆婆」笑道：「傻娃兒，我的年紀是可以做妳的祖母了，妳說我的本事大，妳願意跟我學麼？」

梅凌霜頭一側道：「妳住在那兒？」

「老婆婆」笑道：「這有甚麼關係？」

梅凌霜笑道：「有啊！因為若地方不太遠，我抽空便可以回家一趟了。」

「老婆婆」笑道：「我想收妳為徒，妳老想回家，如何學得成好功夫？」

梅凌霜想了想道：「我想是想的，但總得回去告知爹娘一聲，還有那龍哥哥！」

「老婆婆」笑道：「這龍哥哥很好麼？」

梅凌霜格格一笑道：「我不知道，但我覺得與他一起很快樂。」

「老婆婆」呵呵一笑，道：「很好，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妳目下要緊的是學好本事，不然妳便配不上妳龍哥哥了，妳知道我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麼？」

梅凌霜搖頭道：「不知道，為什麼？」

「老婆婆」道：「還不是那小呆子，纏着我那老哥哥，要他出面救人，老哥哥偷懶，便求我代勞，說是有點好處，說不定會揀上一個好徒兒，因此我老人家這才出來了。」

梅凌霜一聽，也是她福至心靈，不加思索便向「老婆婆」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道：「徒兒梅凌霜拜見師傅。」

「老婆婆」笑吟吟的扶起梅凌霜，道：「起來，你的爹爹與我那老哥哥有一段淵源，但他的功夫非妳所能學，因此進境便有限了，妳用心跟我，三年後，必然把妳的爹爹嚇一大跳。」

蘭芷若一聽，也欲求「老婆婆」收她為徒，但「老婆婆」卻手一拂，把她托起，拜不下去，道：「老身與妳無緣，妳的師傅將是另一位奇人，妳等着好了。」

「老婆婆」轉身又對李清道：「妳也並非夭折之相，但妳須牢記，妳一生的命運與她們已連在一起，合則兩存，分則俱亡，妳好自爲之了。」

「老婆婆」說罷，也不等蘭芷若與李清說話，微一牽梅凌霜的手，身形一晃，便失了踪影，這等輕身功夫，簡直匪夷所思。

梅天賜說罷，也躍出門外。

一看，蘭芷若正接着荷梗女，李正剛接着荷梗女，黃山怪客接着荷梗女，正門作一處。

當中只有蘭芷若尚可勉強應付，與荷梗女大致平分秋色，但出招的機會也不太多。

黃山怪客仗着他那套「黃山松濤劍法」，拚命苦撐，已是守多攻少，多半招架，並無還手之力。

李正剛則最爲兇險，已完全被荷梗女圍在劍網中，手忙腳亂，眼見險象橫生。

梅天賜略一細察，便心中駭然道：「單是荷塘三女的武功，便與當年的頂尖高手不相上下，由此可見蛇仙門人久潛而出，其武功之高，若荷塘三女等一千亦正亦邪的怪人，盡被蛇仙們網羅，江湖之大，只怕已無樂土矣！」

他心中轉念，一揮寶劍，也殺上前去，對李正剛道：「李兄，你與黃山道長聯手，此人由我接了。」

梅天賜說着挺劍一刺，便把李正剛護撤下來，他自己卻與荷梗女接上了。

李正剛已知荷塘三女的厲害，深知若逞強便必定屍橫當場，便也不敢大意，猛一抽身，躍到黃山怪客身邊，聯手雙戰荷梗女，憑兩人之功力，才勉強保住暫時不敗。

但雙方百招一過，便強弱立判，當中只有梅天賜尚可應付，但蘭芷若、黃山怪客、李正剛三人，卻已險象橫生，只能苦苦支撐。

荷塘三女中，以荷梗女的武功最高，荷梗女的脾性最暴躁，但論智計，卻數荷葉女。

荷葉女以一人之力，與黃山怪客、李正剛鬥了個難解難分，對方雖已無還手之力，但兩人聯手，欲殺敗他們，卻也並非易事，荷葉女暗道：何不趁空向那對少男女出手，只要得手，這四個老的必然分心，那就容易對付多了。

她心念電轉，手下便一緊，連攻三招，李正剛與黃山怪客被逼開三步。

荷葉女不失時機，腳下一點，疾如飄風，掠入屋內，右手揮劍，左手抓出，分襲司馬龍和蘭芷若。

外面諸人，欲想救助，已自不及。

司馬龍手握紫龍劍，護住蘭芷若，眼見外面情形，已自心急，正欲出去助陣，此時突見荷葉女疾掠而至，猛吃一驚，一手把蘭芷若推後護住，同時紫龍劍出手，向荷葉女的劍上削去。

司馬龍這一段日子，苦練「百花幻劍」與「黃山松濤劍」的融滙之法，內力大增，招式也精進不少，因此劍招甫吐，紫龍劍上已見紫光

司馬龍江湖閱歷尚淺，對於這等武林逸事，根本不懂，因此也無從插嘴，但既知此人與靈隱神僧有

幸曾與靈隱神僧一聚，但始終未遇其妹，靈隱神僧也從不提及其妹，若然是她，那倒當真是霜兒的福氣，但是否如此，一時尚難判斷。」

梅天賜沉吟道：「當年梅某有幸曾與靈隱神僧一聚，但始終未遇其妹，靈隱神僧也從不提及其妹，若然是她，那倒當真是霜兒的福氣，但是否如此，一時尚難判斷。」

梅天賜若道：「不管是不是，但此人對凌霜姐姐絕無惡意，此點倒大可肯定，否則她也不會出手相救了。」

司馬龍江湖閱歷尚淺，對於這等武林逸事，根本不懂，因此也無從插嘴，但既知此人與靈隱神僧有

梅天賜聞別江湖經年，對荷塘三女的武功底子不大明瞭，以他的謹慎，便不敢大意，對司馬龍道：「你護着若兒守在屋內，千萬不可露面，記住，三女志在你的紫龍劍，務須小心在意，免墮算計中。」

就趁這霎間的空隙，黃山怪客、李正剛早亮出兵器，與三女拚鬥起來。

蘭芷若純是暗器的大行家，此時並無趁手暗器，便隨手抓了一個饅頭，在手中猛地捏碎，以內家真力，用滿天星的手法打出，輕巧的饅頭碎，便呼嘯而出，威力也頗驚人。

荷塘三女不知底細，不敢怠慢，疾退而出，避開呼嘯而至的饅頭碎末。

梅天賜聞別江湖經年，對荷塘三女的武功底子不大明瞭，以他的謹慎，便不敢大意，對司馬龍道：「你護着若兒守在屋內，千萬不可露面，記住，三女志在你的紫龍劍，務須小心在意，免墮算計中。」

梅天賜聞別江湖經年，對荷塘三女的武功底子不大明瞭，以他的謹慎，便不敢大意，對司馬龍道：「你護着若兒守在屋內，千萬不可露面，記住，三女志在你的紫龍劍，務須小心在意，免墮算計中。」



閃閃，發出龍吟之聲。

荷葉女已入絕頂高手之列，一看便知不妙，連忙收劍後退，但也稍遲半步，劍尖被紫光絞住，「鐺」的一聲，三寸劍尖便已斷落塵埃，把她嚇出一身冷汗，連忙掠出屋外。

司馬龍不料自己這一套融匯而創的「百花松濤幻劍」竟有如此威力，膽氣不由一壯，隨即追出來，紫龍劍展開「百花松濤幻劍」，恰如經天長虹，一下便把荷葉女圍住。

荷葉女雖然使盡招式，仍然脫不了身，空自翻騰，依然受制於司馬龍的劍勢中。

此時就連站在一旁的黃山怪客、李正剛二人亦瞧呆了，他兩人均不明白，司馬龍的劍招為甚麼突然精進如此？但兩人欲插手，亦無法插進去了。

司馬龍初展新創劍法，越使越順，他忽地一招「雪花蓋松濤」，劍風如雪，從各方面向荷葉女罩去。

荷葉女武功高絕，智計過人，但碰上這等新創劍法，竟一籌莫展，她心知不妙，連忙以真力運上劍尖，向司馬龍的劍尖一彈，試圖把他的劍尖震開，自己便可脫出劍圈。

司馬龍突感劍尖一震，一股大力湧來，紫龍劍竟欲脫手而飛，他心中一驚，風流神功立生反應，激

射而出，把荷葉女的劍尖粘住。

「風流神功」對女子特別厲害，荷葉女雖功力甚高，但被風流神功一震，心中亦不由一蕩，因此內力便大打折扣，竟如斷線風箏般，撒手丟劍飄了出去。

總算荷葉女功力不弱，在半空中一個翻身，落在地上，沒有摔倒，但已感一陣頭昏目眩，幾乎站立不住，搖搖欲倒，其狀猶如女子為美男傾倒，神思迷蕩。

風流神功貫注於紫龍劍上，當真非同小可，其陽剛之氣，足以令天下的女子迷倒。

司馬龍並不知內中的奧秘，他見荷葉女默然不語，以為她尚在蓄勢待發，便不敢大意，紫龍劍一挺，又向荷葉女刺來。

荷葉女、荷梗女一見，姐妹情深，當即雙雙捨了梅天賜和蘭正純，飛掠相救，身形未及，劍氣已然逼人。

司馬龍膽大包天，此時越打越有信心，竟毫不退縮，一擺紫龍劍，便迎了上去，與荷葉女、荷梗女兩女殺在一處。

荷葉女、荷梗女二人聯手，雙戰司馬龍，竟絲毫佔不了便宜。

一旁的梅天賜和蘭正純不禁暗暗稱奇，暗道：龍兒的劍法竟精進如此？

司馬龍此時也有心拿荷葉女與

荷梗女練劍，他把「百花松濤幻劍」招式綿綿不絕的展開，越使越覺得心應手，妙不可言，而且越來越變化無窮。

荷葉女、荷梗女武功本來不弱，劍法更是高妙之極，但碰上這種獨創的奇妙劍術，也是一籌莫展，攻既不能，退亦不可，被迫得隨紫龍劍團團亂轉。

司馬龍施展到「六月霜雪百花驚」時，紫龍劍的光芒，陡長數尺，一聲脆響，荷葉女和荷梗女的兩柄劍，竟一齊被震得粉碎。

荷葉女、荷梗女這一驚非同小可，拚死縱身後躍，脫出劍光，足才及地，司馬龍已如影隨形，跟踪而至。

荷葉女、荷梗女自知必難倖免，心生同歸於盡的死念，竟不避劍鋒，以畢生功力，各自拍出一掌。

兩大掌力向司馬龍壓過去，司馬龍若不退劍，荷葉女、荷梗女固然非喪於劍下不可，但司馬龍亦非挨兩掌不可。

司馬龍不料荷葉女三女剛烈如此，心中一怔間，欲收劍已自不及。眼看荷葉女、荷梗女、司馬龍三人非同喪生不可了。

就在此時，司馬龍身邊人影一閃，疾如電奔，插在兩者之間，兩手分向兩面一拍，司馬龍與兩女便

不由各向後退了一步，於千鈞一髮，免了同歸於盡的厄運。

司馬龍連忙定睛一看，人影竟是蘭小呆，他不由又驚又奇道：「小呆，你這是甚麼功夫？竟有如此威力？」

蘭小呆笑道：「這是師傅所教的『左右推碑手』，至於為何有此威力，便連小呆子我也不知道了。」

司馬龍道：「你為何要阻我殺了這兩個兇女人？」

蘭小呆傻笑道：「師傅道，你不能死，她們也不能死，剛才你等所使的是同歸於盡的打法，小呆子我若不分開你們，躺下的便是你等三人了。」

荷葉女、荷梗女此時已回過神來，人拚命只是一時之氣，冷靜時誰也不想拿生命去相搏，因此兩女拚命之心已然大減，互視一眼，架起荷梗女，也不打招呼，便呼的一聲掠走了。

臨走時荷梗女卻忍不住扭頭嬌喝道：「小子你別太得意，你不過仗着紫龍劍的威力罷了，今日之事，誓雪其耻。」

司馬龍傲然一笑道：「若妳等尚不服氣，大可再來試試紫龍劍的威力也。」

荷葉三女不答，逕自飛掠而去。

梅天賜此時忙問蘭小呆道：

什麼師傅？」

蘭小呆道：「是啊！師傅已把姐姐介紹到玄冰神姥門下，憑師傅的天大面子，玄冰神姥才答應見一見姐姐的資質如何，而且還要龍哥哥立刻護送她去玄冰峯。」

蘭小呆口中說出「玄冰神姥」四字，在場中人均聳然動容，就連梅天賜亦失聲道：「小兒，你師傅說的，真的是玄冰神姥麼？」

蘭小呆眼一瞪道：「是啊！這還有錯麼？」

梅天賜心道：玄冰神姥當年已與靈隱神僧齊名，論武功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可惜只是傳言，江湖中人見過她的少之又少，曾與她交手的，就更鮮如麟角，因此誰也不知她的武功家數，也不知她武功的深淺。如今竟聞她欲收蘭芷若為徒，這豈非天大的異數。

司馬龍與蘭芷若相視一眼，便均私心暗喜，想着這一路上，相伴相依，那還怕萬里奔波之苦。

不久司馬龍果然便護送蘭芷若西上玄冰峯了。

上路之後，蘭芷若思念家人，默默無言，司馬龍第一次與少女單獨相處，心中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因此兩人均默不作聲，不知說什麼好，二人走了半日，竟未開言。

中午時分，到了一座城鎮，司馬龍忍不住開口道：「蘭姑娘，吃了飯再走好麼？」

這一句話，才打破了兩人的沉默。

蘭芷若進了城鎮，但見街市熱鬧，人來客往，心中一寬，便忘了離家的愁緒，緊倚司馬龍身邊，找了一家酒館，點了幾樣可口的小菜，又要了一小壺酒，二人竟相對淺斟細酌起來了。

飯畢，剛好有一條便船直放贛州，司馬龍心道：蘭芷若女孩兒家，起早趕黑走路太累，何不乘船直抵九江，再沿江西上，便可抵達玄冰峯了。

司馬龍把這意思向蘭芷若一說，蘭芷若此時一顆心已放在司馬龍身上，自然是言聽計從了。

當下二人下船，第二天中午，便到了贛州城。

在贛州城再轉乘一條快船，直放九江。司馬龍住頭艙，蘭芷若住中艙，後艙由船家自用，日中無事，便與蘭芷若併立船頭，欣賞沿途美景。

這一天來到萬安，過了萬安便是贛江十八灘，船行急流之中，驚險萬狀，其中尤以惶恐灘更令人驚心動魄。

但兩岸青峯如屏，水清見底，船滑行於碎石之上，蘭芷若便忘了險境，不絕拍手叫好。

不日來到九江，兩人在九江逗

梅天賜道：「小兒，你師傅尚有吩咐？」

蘭小呆道：「師傅說，李前輩宜及早返山，管住李家姐姐，否則

「小兒，你知道你凌霜表姐的下落麼？你師傅說了沒有？」

蘭小呆笑道：「姑丈放心，表姐已拜了個最好的師傅，日後學成，不用說小呆打不過她，就連龍哥哥也望塵莫及。」

梅天賜微笑道：「她師傅是否即你師傅的妹妹？」

蘭小呆點點頭。

梅天賜道：「那她真的是白雲龍女了？」

蘭小呆又點點頭。

梅天賜已再無疑惑，微笑道：「那小兒你的師傅，就必然是靈隱神僧無疑。」

蘭小呆不由大驚道：「你怎麼知道的？小呆我可沒說什麼啊！」

梅天賜笑道：「你師傅為何不許你說？」

蘭小呆道：「師傅說，若傳將出去，一干魔頭便有警覺，很可能提早行事，武林浩劫也就提早到來了。」

梅天賜一聽，一切便明白了，也就不再追問，心道：靈隱神僧神龍見首不見尾，他必定是通過小呆之口，傳話出來，一切他似乎已洞悉於心。

梅天賜道：「小兒，你師傅尚有吩咐？」

蘭小呆道：「師傅說，李前輩宜及早返山，管住李家姐姐，否則

便麻煩多了。」

李正剛此時已知蘭小呆的師傅來頭不小，便忙問道：「令師說過為甚麼嗎？」

蘭小呆道：「師傅就這麼一句，別的沒說了。」

李正剛不得要領，只好點頭不再發問。

蘭小呆卻又轉向蘭芷若道：「姐姐，師傅也要我告知妳，要妳別叫梅凌霜表姐的醋！」

蘭芷若一聽，粉臉便不由一紅，心道：這必定是指她們與司馬龍之間的事了，這段日子，她與梅凌霜暗裏均對司馬龍萌了愛意，只是沒明白表示，此時蘭小呆一開口，蘭芷若便「啐」了一聲，嗔道：「你胡說些什麼？再說看我打你，你那師傅也……也是老沒正經。」

蘭小呆眨眨眼道：「姐姐！妳罵我師傅什麼？難道他怕妳吃梅表姐的醋，替妳找了個好師傅，便做錯了麼？」

蘭小呆這一說，蘭芷若才知誤會了，衝口而出道：「你說的不是……」說到此，想想不對，連忙住口，眼睛向司馬龍瞟去，恰好司馬龍也正望着她。

這下蘭芷若的俏臉便格外的緋紅，嬌羞垂首，那還說得出話來。

蘭正純道：「小呆別跟你姐姐鬧了，你師傅到底替你姐姐找了個



留一日，順道上廬山，攀五老峯嶺，雲霧深重，猶如步履九天之上。

第三天，司馬龍這才又包了一條快船，船家年逾六十，除有兒女之外，尚有一位小孫子。

司馬龍見船家全住在船上，知是老實人家，便放心租用。

沿途停泊，兩人均上去暢遊一番。

不久船抵巴陵峽，再向西便是瞿塘峽。

這便是有名的三峽。

相傳在巫山十二峯下，怪事頻生，近日更有古怪離奇之事。

據說凡是美貌的女子經過巫峽，只要露了面，便必定失踪，而且毫無形跡可尋。

因此弄得過路的遊客膽戰心驚，船家甫入峽口，也照例的吩咐人客，女的切莫出艙，天打雷劈也要等過了巫峽再出來，否則船家概不負責。

來無踪去無跡，擄人的必定是妖怪無疑。

船到峽口時，船家也照規矩，吩咐蘭芷若切記不要出來，好歹留在艙內。

蘭芷若笑道：「有龍哥哥相護，當今世上有誰可以把本姑娘擄去？」

船家正容道：「姑娘千萬不可不信，此地委實已有不少漂亮女孩

兒家失踪，一去不回，若小姐不依規矩，出了事，老夫可擔當不起。」

司馬龍勸蘭芷若先答應了船家，船家這才開船，沿峽而上。

巫峽風光秀麗，十二峯夾岸而立，峭壁千仞，怪石嶙峋，司馬龍自感大飽眼福。

蘭芷若若呆在艙內，卻悶得要死，實在按捺不住，便不顧一切，鑽出艙來，老船家一見，連忙喝止，定要她返回艙內。

蘭芷若笑道：「老人家好意心領了，但若再把我困在艙內，只怕沒被妖怪擄去，先就把我悶死了。」

司馬龍對船家道：「老人家放心，若有妖怪，我等倒也不怕，便趁機把它捉了，替旅客除一大害。」

老船家見兩人均身佩利劍，知是練武之人，便不敢再多言，獨自走上船梢去了。

蘭芷若與司馬龍併坐船頭，欣賞山川名勝，談笑風生，樂不可支。

司馬龍雖在欣賞景色，但對那傳言心中存疑，因此雙眼不停的留意兩岸的動靜。

巫峽長近一百三十里，船再快也得走兩日路程。

這天黃昏時分，剛好進入巫山

十二峯之下，夕陽斜照，倍添艷景。

司馬龍正與蘭芷若說笑，忽地看見峭壁之上，似乎有人影一閃，快如閃電，但再細看時，卻已不見了踪影。

司馬龍心中一凜，暗道：如此距離，憑自己的目力，決不致看差，難道當真有妖怪出現了麼？

這般轉念，便問蘭芷若道：「芷若，妳見到山上有人影麼？」

蘭芷若不由笑道：「怎麼？你也相信世間真有擄人的妖精麼？」

司馬龍無話可說，但剛才所見，卻也不能釋懷，便把蘭芷若硬勸進艙裏。

晚飯後，司馬龍在艙中陪蘭芷若談了一會，親手替她把艙門關好，這才返回自己的前艙。

司馬龍連衣也不脫，便躺在床上，不知為甚麼，心中總覺不安，他把劍擱在身旁，心道：蘭芷若武功不弱，只要有响動，自己便馬上趕去救援便了。

就這樣到了四更左右，除了山風呼呼，江水滔滔，再無任何動靜。

司馬龍心中一寬，這才睡了一會，轉眼天亮了，司馬龍起身一看，毫無異狀，心中不由暗道：老船家想必多心了。

他打算上岸走走，便呼喚蘭芷

若出來，但一連叫了數聲，也不見她答應。

司馬龍心中一驚，連忙推開艙門一看，門窗如故，但蘭芷若卻不見了。

司馬龍連忙走到船尾，問老船家見人沒有？老船家也跟着忙了起來，從船頭尋到船尾，連艙板也掀起來看過，但蘭芷若偌大一個人，就這麼平白無故的不見了。

司馬龍心中又驚又急，心道：今回當真撞鬼見怪了，他連忙吩咐船家靠岸。

船正靠岸駛去，司馬龍坐在艙中，心亂如麻，猛地抬頭，便看見窗上有一朵紫成蛇樣的紙花，他心中猛然一跳，「蛇仙子」三個字便驚地跳上口腔，心知不妙，把蛇花收好，也不敢對老船家說，免把他一家人嚇壞了。

船到巫山靠岸，司馬龍付了船錢，打發船家自去，自己匆匆進了巫山腳下的城鎮。

他在城中周遭打探，看看有什麼強盜，是以「蛇花」為記，但所有人均搖首答不知。

司馬龍猛然想起船行時，經巫山十二峯，似乎見岸上有人影一閃，便決定逕闖十二峯去了。

上十二峯山路崎嶇，但司馬龍此時的輕功造詣已有相當根基，因此急掠之下，不消一兩個時辰，便

知悉？」

修孫苦笑道：「修某雖是修客之孫，可惜祖父的技藝，所學未及一成，而且二妖孽十分厲害，修某奉祖父之命，先來查探，目下已探悉其巢穴一二，正要回報祖父，待他老人家親臨巫山，一舉把妖孽殲滅，因此萬不可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

修孫提起蛇字，司馬龍心中便一動，忙道：「莫非這二妖孽與『蛇』字有關麼？」

修孫道：「這二妖孽乃師兄妹二人，男的是陰陽怪，一年之中，半年是男，半年是女，且天生奇淫，出道以來，也不知迷死害死多少美男少女，他的武功奇高，來去飄忽如風，善使一種淫蛇毒，只要中了，雖功力深厚，亦會亂性，不論男女，非縱淫至死不不休。」

司馬龍皺眉道：「若女子落在他手上，豈非兇險之極？」

修孫歎了口氣，道：「陰陽怪尚好鬥，但他的師姐七煞蛇女卻更厲害，她今年已達五十高齡，但瞧上去卻只得十五六歲，她採補的並非男子的陽精，相反卻是少女的元陰，因此與她交手的人，只要她向你迴眸一笑，你便立刻筋骨酥軟，內力全失，不必交手，先自敗了，多少高手就這樣傷在她的手下。」

司馬龍道：「修大哥亦怕了她麼？」

麼？」

修孫苦笑道：「據說連女人亦被她迷住，更何况是男兒身，修某不敢逞強，因此不敢與她正面相碰。」

司馬龍心道：蘭芷若落在這等妖孽手上，定然凶多吉少了，他心中不由大急，恨不得立刻挺身與二妖一鬥，拚死救出蘭芷若。

## 蛇魔雖滅 禍患延續

司馬龍忙道：「二妖孽隱身何處？」

修孫道：「陰陽怪的巢穴已探清楚，就在陰陽峯上的陰陽洞內，但七煞蛇女住的地方，雖已知在巫山十二峯內，但具體位置，卻查探不出。」

司馬龍道：「小弟搜尋時，亦路過陰陽峯，怎的沒發現有何洞穴？」

修孫道：「陰陽怪性極陰險，他選的居處也極隱蔽，那是在陰陽峯後山懸崖之上，距岸三丈左右，有一塊突出的大石，上下無路可通，欲上的人必須從崖頂躍上大石，才可看見洞。」

司馬龍略一沉吟，便霍然手按劍柄，劍眉一揚，道：「知道一怪所在，其餘那一怪便不難知悉了。」

「你丟了人麼？你是誰？能見告麼？」

司馬龍向這人瞥了一眼，但見他三十上下，身高六尺，虎背熊腰，方面大耳，不似邪物，便道：

掠上峯來了。

巫山十二峯綿延數十里，萬山叢聚，人跡罕至，要找一個人簡直難如大海撈針，司馬龍從早上到下午，馬不停蹄，依然毫無頭緒，不由急得要死。

就在此時，忽見前面不遠有一樵夫正在砍柴，司馬龍連忙上前，叫聲：「樵哥……」正想問話。

那樵夫伸手一攔，不讓司馬龍開口，牽着司馬龍的手就跑。

司馬龍心中奇怪，但見樵夫似無惡意，便跟着他走。

轉過一個山坡，從山邊向下走去，眼看已到水邊，前面無路，忽地在一塊大石後一轉，卻是一個洞口，樵夫輕輕的說了一聲：「隨我來。」他自己便鑽了進去。

司馬龍默運神功，隨後而進。洞口不大，左拐右轉，黑漆漆的摸索前進了三四十丈，這才到了一間石屋。

石屋內一盞油燈掛於壁上，除有石桌石椅之外，還有一張石床，依壁鑿成，上鋪被褥，其餘便是一些簡單的炊具。

到這時，那樵夫才開口道：「你丟了人麼？你是誰？能見告麼？」

司馬龍向這人瞥了一眼，但見他三十上下，身高六尺，虎背熊腰，方面大耳，不似邪物，便道：

「樵大哥為甚麼知道在下丟失了人？」

樵夫笑道：「我剛才見你滿山亂跑，狀似尋人，便知你必是丟了人了，你武功不弱，同是練武之人，怕你先碰上那魔頭，毫無防備，被其暗算，才把你引來此地。」

司馬龍道：「樵大哥知道擄人的是誰麼？」

樵夫道：「不錯！我亦是為這妖孽而來。」

司馬龍道：「他到底是人是妖？」

樵夫道：「雖非妖物，但其武功之高，行事之毒，居心之險，也和妖魔無異。」

司馬龍道：「樵大哥到底是誰？」

樵夫想了想，這才道：「我的來歷告知你無妨，但二妖孽未除之前，萬不可對人言，否則二妖孽便無法除去了。」他一頓，續道：「在下姓修名孫，乃遼陽人氏。」

司馬龍一聽，心中一凜，忙道：「素聞遼陽有姓修的奇俠，修大哥知其人麼？」

修孫微笑道：「我姓修名孫，便是遼陽修客的孫子。」

司馬龍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遼陽修客是劍仙一類的人物，豈料卻是修大哥的祖父，既然如此，為何尚要隱瞞姓氏，不敢被妖魔



修孫道：「司馬兄打算如何？」

司馬龍決然道：「先行擒住陰陽怪，逼出七煞蛇女的所在。」

修孫吃了一驚道：「司馬兄千萬不可魯莽，你一人前去，無疑白去送死而已。」

司馬龍道：「在下的女友已落在陰陽怪手上，若不及時救援，她的一生便完了，試問小弟怎可怕死坐待不理？就算拚了一死，亦誓去一闖。」

修孫道：「但只須再等兩日，待在下祖父趕到，二妖便不難除去了。」

司馬龍道：「小弟急於救人，是否除妖尚在其次。」

修孫歎了口氣道：「但只怕你救人不成，先喪在二妖手上。」

司馬龍決然道：「就算死，亦不能坐視不救。」

修孫苦笑道：「司馬兄既執意一試，在下亦不敢阻攔，但司馬兄可知二妖的師承出處？」

司馬龍想了想，便霍然而悟道：「莫非與傳聞中的蛇仙子有關麼？」

修孫點頭道：「果然不錯，二妖的師傅便是蛇仙門掌門人蛇仙子的二大首徒。」

司馬龍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凜，但僅一霎間，便又決然道：「在下亦知蛇仙門的厲害，但為救人，

也顧不得許多了。」

修孫一聽，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那便走吧！」說着欲出洞而去。

司馬龍奇道：「修兄去哪？」

修孫道：「既司馬兄捨身救人，在下只好亦捨命相陪了。」

司馬龍忙道：「修兄志在除妖，只待修老前輩駕臨，一切便可保穩妥，何必急在一時？」

修孫笑道：「司馬兄意在救人，在下志在除妖，何不各二為一，彼此相助。」

司馬龍不由亦大笑道：「很好！彼此目的不同，但效果一樣，大可同心合力，對付這等害人妖孽。」

兩人躍出洞來，循來路翻過山頭，到了陰陽峯上，果見後山崖畔，突出一塊大石，三丈方圓，但仍不見洞口。

修孫停住道：「此處便是陰陽洞所在，陰陽怪必定尚在洞中，日落之前，他絕不會出來，因此進洞仍以隱秘為佳，最好悄悄救出令友，待家祖趕到，便可以一舉全殲妖孽。」

司馬龍道：「一切依修兄主意便了。」

修孫輕輕一躍，下落三丈，立在突出的大石之上，向司馬龍招手。

司馬龍亦飛身而下，果見壁上凹陷之處，有一洞口，僅容一人俯身而入，洞前藤蔓深垂如簾，極為隱蔽。

司馬龍舉步便欲進去。

修孫一把拉住，悄聲道：「此地修某比你熟悉，還是由我領前。」說着領先而進。

司馬龍緊隨在後，左彎右拐，十丈之後，洞勢漸寬。

修孫停步，附耳對司馬龍道：「司馬兄練過壁虎功麼？」

司馬龍道：「勉強可以應付。」

修孫一聽，便微一提氣，飛身上，貼於洞頂，向前游行，其輕功造詣，竟比司馬龍猶勝一籌。

司馬龍這才知道修孫所言非虛，因為憑他的身手，武林中能令他畏懼的，只怕也不太多了。

司馬龍亦循修孫而進，首尾相接，勉強可以跟上。

不多一會，二人已游進十餘丈，但見兩面壁上，露出七八間石室，室中人影幢幢，陰森之氣如入鬼域。

司馬龍身形一掠，便與修孫併肩，修孫知司馬龍欲問，連忙搖手示意，表示尚未到達。

二人再進五、六丈，忽見天光，修孫輕喝一聲：「快隨我來！」話聲未了，人已鑽入藤蔓中，迅如閃電向下一沉，沒入草叢之中。

司馬龍跟蹤而下，又欲開口。修孫又一面止住，一面牽手滑行而前，到了一座花林當中，這才放手停下，隱身樹後，輕聲道：「已抵虎穴，務須小心。」

司馬龍見修孫身手造詣已達絕頂境界，暗佩果然是遠勝家絕學，他既如此小心謹慎，心道二妖孽莫非當真如此厲害？於是便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動手吧！」

修孫道：「不，救人的機會祇得一次，若把魔頭驚動，他搶先下手，便再無機會了。」

司馬龍暗暗佩服修孫的見識，便點頭表示贊同其意。

就在此時，便聽到有人聲走近，二人連忙屏息靜氣，向外看去。只見這洞廣達數十頃，四面峭壁百丈，上見青天，其實是一處大裂隙。

洞中樹木青葱，花草遍地，嫣紅姹紫，艷麗非常，但花均成蛇狀，十分恐怖。

此時已見一位艷麗女子，從一座石室走出，直向他們隱身之處走來。

艷女上身一件短褂，下面短褲僅可及膝，腿臂全露，酥胸也僅半遮半掩，赤足披髮，手中挽着一個籃，跳躍向前，一面扭頭向石室那面說道：「不過是兩個蛇果罷了，還怕我不會採麼？」

裸女的曲澤穴立被封住，撒手丟刀，人也躺下。

司馬龍不再理會裸女，又向前掠去，石室之中，已無其他妖女，只在屋角柱上有一女子，頭兒低垂，長髮遮面，被捆在柱上。

司馬龍以為這便是蘭芷若，心中大憐，不及發聲，便上前一劍，排斷繩索，這女子大概是捆久了，繩索一鬆，人便倒地。

司馬龍連忙蹲下身來，把那女子抱起翻轉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這女子並非蘭芷若，卻是李正剛山主的千金李清！

這時李清已醒過來，鳳眼微睜，見是司馬龍，不由微微一笑，身子便向司馬龍靠過來，貼了個密。

司馬龍心急蘭芷若的生死，並未留意李清的神情，他急道：「李姑娘，你怎會到這兒來？你見了芷若姑娘了麼？」

李清嬌哼一聲，並不回答，卻閉上眼睛道：「我的手足發麻，站不起來。」

司馬龍無奈，只好仍然抱着她的嬌軀，伸手在她的四肢上一陣按摩。

李清的脸蛋微紅，身子僵得司馬龍更緊了，好一會，這才推開司馬龍的手道：「好了。」

司馬龍見她能站起了，便又連忙追問她一句。

惶。

司馬龍知她怕死，便拔出寶劍

修孫拍開艷女的啞穴，道：「妳想活命，便不准呼喊，回我的問話，知道麼？」

那艷女翻了翻俏眼，滿面驚

深處。

二人提着那艷女，再入蛇花林

修孫見司馬龍露了這一手法，心中也大為佩服，心道：遠勝客已聞名海內，豈料武林中卧虎藏龍，這司馬兄的身法，竟就與自己修家真傳不相上下。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司馬龍把艷女提起，倒縱而回，身形之快，猶如鬼魅。

司馬龍把艷女向地上一放，對修孫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修孫笑道：「修大哥，這豈非活舌頭麼？」



李清道：「我偷偷下山找你，沒料到反落入妖人手中，幾乎……」說到此，突然住口，滿面緋紅，含情脈脈的瞧着司馬龍，續道：「幸虧你及時趕到……」

司馬龍這時心繫蘭芷若安危，並未留意李清的兒女羞情，又忙道：「那妳是否見到芷若？」

李清道：「昨天那妖人擒我回來時，在路上又遇上一個妖女，腰間正挾着蘭姑娘，這陰陽怪賊那妖女作師姐，聽他們說話，似乎並不住在一處，因此那妖女住在何處，把蘭姑娘帶去甚麼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司馬龍一聽，便知蘭芷若已被七煞蛇女所擒，這七煞蛇女雖是女人，但專門採補少女的元陰，蘭芷若落在她手上，不知要被她如何折磨，司馬龍想及此，不由越發焦急起來。

他想了想，一回頭見了那被封了穴道的裸女，心中一動，便上前一腳，解開了裸女的啞穴，用劍指着她喝道：「七煞蛇女藏身何處？快說！」

裸女咬牙不語。

司馬龍劍尖逼近一寸，道：「你想死？」

裸女道：「你殺了我好了，我說出仙姑的住處，一樣要死，而且死得更慘。」

司馬龍冷笑道：「我正要除去這妖孽，妳說出來，我放妳逃生便了！」

裸女充耳不聞，大有拚卻一死之意。

司馬龍見她一絲不掛，本不欲下手，但心牽蘭芷若的安全，也顧不得憐香惜玉，伸指向裸女的「雲門穴」一點。

裸女隨即臉色大變，氣喘如牛，滿地打滾，不一會，便慘叫道：「我受不了了……你殺了我吧！」

司馬龍硬着心腸冷笑道：「我不會殺妳，但讓你嚐夠萬蟻咬心的滋味！」

裸女終於抵受不住萬蟻咬心的滋味，慘呼道：「我……我說了。」

司馬龍道：「我在聽。」

裸女無奈道：「那仙……姑住在雲雨峽。」

司馬龍道：「雲雨峽是甚麼地方？如何走法？」

裸女道：「雲雨峽在巫山第七峯……陰陽峯向東，翻過兩座山頭便到了……你快解開我的穴道！」

司馬龍知她不敢說謊，因為世上決沒有人能夠抵受萬蟻咬心，不死不活的滋味，便隨手拍開她的「雲門穴」，輕喝一聲道：「滾吧！最好不要再讓我碰上妳。」

裸女神色古怪的盯了司馬龍一眼，似乎驚奇他竟可以對她的美艷

肉體無動於衷，然後才匆匆的跑了。

司馬龍對李清道：「走吧！」

李清在屋角拾回她的佩劍，跟着而出。

此時修孫已與陰陽怪交手百招以上，兩人均功力大耗。

司馬龍一挺紫龍劍，道：「修大哥請退下，待小弟收拾這陰陽妖孽。」

說着紫龍劍已疾捲而上，把陰陽怪捲住。

陰陽怪的内力已被修孫耗去不少，此時碰上司馬龍的紫龍劍，兵器上先自吃了虧，登時被逼得左支右絀。

陰陽怪猛一咬牙，退後丈許，出掌當胸，渾身隱隱泛出紅光來。

修孫一見，連忙叫道：「司馬兄小心他的陰陽功！」

司馬龍咬一咬牙，亦運起風流神功，在陰陽怪兩掌向前推出之際，司馬龍的左掌也迎了上去，同時右手紫龍劍劍光直射陰陽怪。

陰陽怪的陰陽功用來對付陽氣不足的對手，威力奇猛，但碰上紫龍劍的猛烈陽剛之氣，便如雪碰烈日，稍觸即溶。

陰陽怪的陰陽功甫觸便被破去，嚇得陰陽怪怪叫一聲，如飛的逃去了。

司馬龍也不追趕，忙對修孫道

：「修大哥請代照顧李姑娘。」

修孫道：「司馬兄如此急忙做甚麼？」

司馬龍道：「蘭姑娘已落在七煞蛇女手上，若不及時救援，她就完了！」

說着欲走，但卻被李清纏住。

李清道：「我因你而被擒，要照顧除非由你來照顧，否則我只有跟你走了！」

司馬龍再三解釋七煞蛇女的厲害，但李清決然道：「她再厲害，我拚了一死，便不怕她了！」

司馬龍被她纏得無法可施。修孫見狀，便微笑道：「李姑娘功力雖然稍弱，但七煞蛇女善使陰功，有一位姑娘在你身邊，便勝過修某許多了！」

司馬龍無奈道：「那唯有請修大哥在此纏住陰陽怪，不要讓他與七煞蛇女會合，順便等待令祖修大俠駕臨，一舉把妖孽全殲了！」

修孫微笑着答應了，心道：七煞蛇女連我也不敢去惹，你司馬兄是否保得生命，就看你的定力如何了！

司馬龍帶了李清一道，依裸女所示路徑，向東趕去。

他此時心急如焚，猶如雲飛電奔般向前疾奔，他這一全力施展輕功，李清便大感吃力，她拚命飛掠

吧！

司馬龍說着，飛身上樹，在一個大樹杈處，用劍削出一座平台，又飛身向下，抱起李清，騰身而上，把她放在平台正中，自己則在外面守護。

李清見她處處為自己着想，心中欣喜，便逗他說話。但司馬龍的心有一大半在蘭芷若身上，也不答話，閉目養神。

此時是秋深夜半，露濕霜重，一陣山風吹來，李清不由打了個冷顫。

司馬龍心一軟，低聲道：「你冷麼？」

李清嬌嘆一聲：「冷！好冷啊！」說着，整個身子趁機向司馬龍偎靠過來，柔順得猶如一頭小狸貓。

陣陣少女的甜香，直飄進司馬龍的腦際。

司馬龍心中不由一蕩，雙臂一伸，便把李清的嬌軀抱住了。

李清連忙用兩手握住司馬龍的頭，頭兒微仰，靠在司馬龍的頭側，完全是一副索吻的姿勢。

司馬龍的嘴唇正欲向李清的玉唇上湊去，但忽然警覺，不可如此放浪，便欲縮開，但他的雙手已被李清緊緊握住，平台的位置不多，無法推開她的嬌軀，只好連忙收攝心神，調運內息，沒多久，也就沉

李清被司馬龍責罵，心中格外難過，忍不住便哭了起來，道：「人家辛辛苦苦來找你，你偏這樣待我……你既然如此，又何必救我？不如讓我死了好了！」

司馬龍從未見過這等帶雨梨花，心中先就軟了下來，站在一旁，搓手皺眉，不知如何是好。

李清見狀，知他到底心中有愛

護自己，這一喜，淚便停了，她一手拉住司馬龍，道：「龍哥哥，你也先休息一下麼！」

司馬龍賭氣道：「我不累，就站着等妳好了！妳若不去，我一個先去救人便了！」

李清咬咬牙，站起來，道：「好！走啦！我陪着妳去，便是死了，我也甘心。」她的臉上，淚痕猶未乾透。

司馬龍歎了口氣，他也弄不清這等女兒家的微妙心事，他不再說甚麼，但腳步也不由放慢了。

兩人連翻兩個山頭，依然尋不到雲雨峽的所在，天也黑了下來，更難尋找，走着走着，連路也看不清了，方向也亂了。

司馬龍心中一急，腳下不由又快了起來，李清也不開口說話，咬牙跟在他後面，但一個跟蹤，人便摔倒了。

司馬龍連忙止步道：「妳……妳又怎麼了？」

李清勉強掙扎爬起，道：「我……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但走啊，再去找找，大概也快到了。」

司馬龍見她一步一拐，低頭一看，李清的腿上被石子擦破，血直向下流，又知她兩天沒東西下肚，心中不由不忍，便道：「你先坐下，我替你包紮。」

司馬龍扶李清坐下，掏出金創藥，替她敷上，又從自己的衣衫上，撕下一條布條，小心替她包紮好。

這時天已全黑下來，山深林密，四周一片漆黑，連路也找不到了。

李清心中一甜，便鼓起勇氣，掙扎着站起來，道：「趁天剛黑下來，再去找找吧！」

司馬龍見李清如此熱心救蘭芷若，心中對她的反感便減輕了不少，他歎了口氣，道：「再找下去，我怕你支持不住了！先找個地方歇下來，再作打算。」

司馬龍扶李清走入林中，拾了一些枯枝，生起一堆火來，然後吩咐李清道：「你在此等着，別讓火熄掉，也別走開，我去找點吃的東西來。」

李清見司馬龍忽然對自己如此體貼，心中一喜，便甚麼兇險困倦也忘記了。

李清靜靜的坐在火堆邊，一面添火，一面等着。

不一會，司馬龍便提着一隻野兔走回來，並且已剝好洗淨，二人便坐在火堆把兔子燒了吃，倒也十分香甜。

吃完之後，司馬龍怕林內有蛇蟲侵襲，略一打量，便對李清道：「地上過夜不安全，還是到樹上去



沉睡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司馬龍突然被一陣驚鳥吵醒，睜目一瞧，李清仍自香夢酣甜，鼻息咻咻，中人欲醉，自己的臉竟和她貼在一起，嘴唇上也似乎有點香甜，臉上不由一熱，連忙轉過頭去，推醒李清。

李清睜眼望了司馬龍一眼，微微一笑，道：「不知爲甚麼，這一覺好香甜啊！過一會天就亮了。」說着兩臂微張，輕輕伸了個懶腰，身子也就連連碰上司馬龍的懷中。

司馬龍但覺觸體軟綿綿的，心中又不由一蕩，他說話也不由溫柔起來，道：「那面有鳥驚飛，我們快去看看。」

李清格格一笑，道：「睡過一覺，我甚麼疲倦也沒了，你說怎樣就怎樣好啦。」

司馬龍抱起李清，躍下樹來。其實憑李清的輕功，她大可不必司馬龍相抱，但她詐作不能，任由司馬龍抱她下去。

兩人下了樹，那面的鳥聲叫得更急了。

循聲尋去，沒多久，便見一隻大鷹踞枝而立，雙眼盯着一叢灌木，似在等待甚麼。

司馬龍循大鷹的視線望去，只見一隻鸚鵡，躲在灌木叢中發抖。司馬龍心中不由可憐起鸚鵡來。

就在此時，那鸚鵡已開口說人話道：「救我！救我！救我！」

李清一聽，心中大奇，便走到灌木叢中，那鸚鵡一見，振翅便飛到李清身上，向她懷裏直鑽，樂得李清格格大笑，雙手捧護着牠。

就在此時，那大鷹一聲怒嘯，似乎怪責李清多管閑事，兩翅張開，幾達四尺來闊，凌空便向李清撲去，其勢迅猛，轉眼便到李清身後，鋼爪鐵喙，同時向李清攻去。

司馬龍一見，唯恐大鷹把李清傷了，不及發聲示警，猛運一掌，便向大鷹拍去。

大鷹挨了司馬龍一掌，被震出五尺，但並未受傷，一聲怪嘯，巨翅一翻，轉向司馬龍攻來。

司馬龍本不欲傷牠，因此只運了一二成功力，豈料大鷹如此兇悍。

此時那鸚鵡也忽然大叫道：「殺死牠！殺死牠！牠是七煞蛇女的耳目！」

司馬龍一聽，心中一凜，心道：若牠是七煞蛇女的耳目，便決不容牠回去報訊了！

司馬龍殺心陡生，手疾向前一伸，便抓住大鷹的巨翅，大鷹回頭就啄，司馬龍猛運六成真力一抖，大鷹渾身骨節全鬆，頭向下一垂，立刻死去。

司馬龍把死鷹摔在地上，轉身

向鸚鵡道：「你認識七煞蛇女麼？」

鸚鵡道：「我識！我識！」

司馬龍又道：「你知道她住的地方麼？」

鸚鵡道：「我知道！我知道！」

李清搶着道：「你帶我們去好麼？」

鸚鵡一聽，連忙大叫道：「不敢去！不敢去！仙姑兒！仙姑兒！」

李清道：「有我們，你怕甚麼？」

鸚鵡的藍眼珠在李清身上一轉，道：「女的不行！男的貴姓？」

李清料不着這鸚鵡還會相人性別和武功，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他麼，說出來嚇你一嚇，他是風流俠客大游龍！專門對付女人的厲害邪功！知道麼？」

鸚鵡一聽，竟連連點頭，呱呱大叫道：「風流俠客大游龍，風流俠客大游龍！不怕仙姑的邪功！不怕她！不怕她！走啊，怕怎的？」

鸚鵡說着，振翅便向前飛去，但並不太快，倒似存心引路。

司馬龍連忙與李清跟上前去，司馬龍忍不住好笑：「甚麼時候，你替我起了風流俠客大游龍的外號了？」

李清嬌笑道：「你原叫玉面風流客，但不及風流俠客動聽，既然如此，若不改稱『大游龍』，怎配得

上風流俠客四字了？」

司馬龍不由苦笑道：「我算甚麼風流俠客大游龍了？」

司馬龍自己不肯承認，但自李清這麼一說，那鸚鵡卻是通靈之鳥，以後經牠在江湖中隨處一叫，「風流俠客大游龍」的名號，卻已傳遍江湖，司馬龍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脫了。

傳來傳去，「司馬龍」三字倒被「游龍」二字掩蓋了去。許多武林人士只知他是游龍而司馬龍卻被人忘記了。

司馬龍——游龍，與李清一道，隨鸚鵡跑了一段山路，越過一座山峯，立刻見到腳下一條長長的山峽，雲封霧迷，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雲雨峽。

鸚鵡向李清肩上一落，叫道：「游龍！游龍！仙姑之洞！仙姑兒，仙姑兒！」

游龍——司馬龍略一打量，便對李清說道：「你在這兒等着，我下去走走！」

李清不肯，道：「我和你一同去，要死，便死在一處罷了！」

游龍無奈，只好帶李清下去。二人展開輕功，向峽中飛去，轉眼沒入雲霧中，耳際猶聽那鸚鵡叫道：「游龍！游龍！仙姑兒！仙姑兒！」

游龍這時牽掛蘭芷若的安危，

那還理會得許多。

二人穿過雲霧，落入谷中，四面一看，頭上密雲如蓋，下面卻是遍地奇花異草。但見濃香四溢，目迷五色，花林密佈，可惜花狀似蛇，令人目眩心寒。

蛇花林深處，屋舍隱約可見，山旁飛瀑倒懸，恍如銀鍊，溪清見底，綠苔映波。

游龍無心欣賞，急急向前飛掠。

剛抵蛇花林邊，便見有兩女子在樹後哭泣，上下裝扮，也與先前陰陽怪那兒所見妖女差不多，但面色蠟黃，憔悴不堪，哭得極爲傷心，便連游龍與李清走到身前，也未發覺。

李清揮劍便欲砍下，游龍忙攔住道：「不要濫殺無辜！問清楚再說！」

李清無奈收劍哼道：「哼，好一位風流俠客大游龍！見了女人，心便先軟了！」

游龍也不理她，走上前，問了兩句。

這才把那兩女子驚醒，抬頭見到游龍和李清，連忙哭訴道：「我等本是好人兒女，被妖女擄來，迫作賤役，目下生不如死，還望二位大俠拯救！」說罷叩頭不已。

游龍皺眉道：「前晚妖女是否帶回一位姑娘？現在何處？」

那二女回道：「是的，那位姑娘會武功，現在被妖女制服在寢宮之中，因她不肯相從，已吃了不少苦頭了！」

游龍忙道：「那寢宮在何處？」

二女子一指蛇花林深處道：「那面第三進最正中最大的一間。」

游龍一聽，不再詢問二女，便向屋舍那面掠去，李清在後跟着。

二人尚未走到一半，便聽頭上羣鷹亂嘯，而且作勢下撲，李清早舞起寶劍，護住頂門。

游龍抬頭一看，竟有十幾隻之多，下撲勁風，已隱隱侵體，不敢大意，運力便連發數掌，把大鷹打下三四隻來。

羣鷹一聲長嘯，振翅而去。

游龍怔了怔，尚未弄清究竟，眼前已多出一人，竟不知她來自何時？來自何處？

如此輕功，游龍心下不由駭然，他向這女子定睛一看，心中就更燥熱難擋。

但見這女子看似不過十四五，秀髮如長蛇，散披肩上，明眸皓齒，柳眉桃腮，妖媚入骨，渾身上下僅披了一襲輕綃，與裸體並無多大分別，美腿玉乳，撩人心蕩。

游龍心中一震，憶起修孫所言，七煞蛇女年過五十，但卻猶似十四五少女，知此女必是七煞蛇女無疑，便一挺身，把李清擋在後面。

這女子果然是七煞蛇女，她空着手站着，也不動手，望望游龍，又望望李清，似乎驚疑這兩名男女，竟敢在她七煞蛇女面前撒野。

好一會，七煞蛇女才道：「你這兩名小鬼膽量可不少，竟敢撞上我這兒來，還動手打死我的神鷹！」

她目光灼灼的盯着二人，又嘻嘻一笑，道：「但這也不算甚麼，只要你二人肯聽我的話，留下來，這丫頭我收她爲徒，至於你麼……」說着她向游龍嫣然一笑，

「我雖然不喜歡男子，但把你送去我師傅處，嘻嘻，你就受用極了！但你切莫忘恩負義，須記住我的好處，有空便要回來陪我快活一會。」

七煞蛇女說着，向游龍又嫣然一笑。

七煞蛇女一連兩笑，游龍心中便連震兩次，但幸而他練的是風流神功，女人專長的媚功對他不起作用，這才不致立刻昏倒。

游龍收攝心神，喝道：「無耻妖孽！作惡多端，今日碰在我手上，是你劫數難逃，你若肯乖乖交出我妹妹，倒可暫時留你一條生路！」

七煞蛇女笑道：「你這娃兒，多大年紀了？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我問你，你妹妹叫甚麼名

字？」

游龍道：「這妳不要管，我只問妳，妳到底把她怎樣了？放不放人？」

七煞蛇女笑道：「原來你是說前天那個女的？你放心，這可是一個活寶貝，我如何捨得把她糟蹋了？但她不肯乖陪我快活，我不過出手打了她幾下，略作懲戒罷了！」

游龍越聽越怒，大喝道：「妳到底放不放人？」

七煞蛇女笑臉絲毫不變，她出道以來，尚未碰上對手，眼前這兩位小娃娃，如何放在她的眼內？她笑道：「不放又如何？幸好你有一副俊秀模樣，人見人愛，換了別人，早就上西天去了！別不識抬舉，你知道我師傅是誰麼？說出來嚇你一嚇，她就是銷魂蕩魄蛇仙門主蛇仙子！你總該知道她肯要你的好處吧！」

游龍冷笑道：「妖孽名字，早聽過了！待本少爺收拾妳後，自然會再去找她算賬！」

七煞蛇女道：「好大的口氣，但可惜你進了雲雨峽，便休想再出去了，還敢再去收拾人麼？」

七煞蛇女說罷，忽地仰天大笑起來，她這一笑，李清立刻花容失色，喊了一聲「龍哥哥」，便軟癱在地上。



游龍卻毫不為所動，他自己並不知道，他的風流神功，恰恰是「妖女邪功」的剋星，七煞蛇女的「銷魂蕩魄媚功」，碰上「風流神功」，恰如冰雪碰上烈陽，稍觸便即消溶了。

游龍大喝一聲：「妖孽竟敢暗箭傷人！」他單掌一立，運足六成風流神功，便向七煞蛇女拍去。

七煞蛇女見游龍功力不差，心中大喜，暗道：他的內力如此了得，那床上功夫必然厲害，正合本仙姑的心意！

她不由便着了「風流神功」的迷惑，對游龍憐愛起來，不忍傷他，只欲生擒。

她一錯雙掌，便來抓游龍，她這一手，乃蛇仙子傳授，玄妙萬端，游龍雖然百花幻步閃避，依然驚險百出，有好幾次幾乎被她抓住。

游龍心中一驚，不得不拔出紫龍劍，以「百花松濤劍」施展起來，才勉強抵住七煞蛇女的擒拿攻勢。

七煞蛇女一見游龍亮出紫龍劍，不由又驚又喜，她呵呵一笑道：「這件寶貝原來在你手裏？好極了！這當真是天生的一對兒！你等着，我也有一把呢！」

七煞蛇女說着，從容的便從劍光中穿了出去。

游龍眼見七煞蛇女在紫龍劍光

中，竟可以從容進退，來去自如，這才知道七煞蛇女的功夫，竟比陰陽怪還強了數倍。

就在游龍一怔間，七煞蛇女已閃到李清面前，順手一抓，便把李清夾在腋下，如飛的向屋舍掠去，李清便連叫的機會也沒有。

游龍又驚又急，心道：一個尚未救出，一個又陷魔手，這個險可丟得大了！他情急之下，拚死追上前去。

但轉眼便不見了七煞蛇女的踪影。

游龍已接近屋舍了，忽地身邊聽到一聲輕震，身子似被甚麼扯了一把，幾乎一跤摔倒。

游龍連忙止步，穩住身形，低頭一看，腳下碧草如茵，四面一望，蛇花林如舊，屋舍也就在面前。

游龍又舉步向前，但這一動腳，眼前一閃，已失屋舍的所在。

游龍四下一望，不知怎的，屋舍又已到了身後，游龍向後面轉身衝去，剛轉過兩叢蛇花林，屋舍又已不見，再一看，屋舍已到了右面了。

就這樣，屋舍忽前忽後，忽左忽右，游龍心中也迷糊起來了。

蛇花林此時也像長了腳似的，移來移去，直把游龍弄得頭昏腦漲。

游龍不知，這是五行八卦九宮

妙陣，他累得滿頭大汗，依然難踏出蛇花林半步。

游龍沒法，剛停下來，那七煞蛇女的笑聲卻已傳來。

游龍連忙站起，挺劍以待。

七煞蛇女笑道：「娃兒，憑你這點能耐，便想闖出蛇花大陣？可笑！可笑！趁早投降，免自找苦頭，把你累死，我還捨不得呢！」

游龍不答她，依然挺劍戒備。

七煞蛇女又笑道：「你緊張甚麼？我根本不必出手，你也必死無疑，你若不信，只須向左三步，再倒退三步看看，便知你自己的結果了！」

游龍一聽，不由自主，便依她的話一走，忽然便見到一堆白骨，兵器撒在旁邊，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後退兩步，白骨又忽然不見。

游龍心道：這莫非是障眼妖法麼？

七煞蛇女道：「這絕非幻法，白骨主人的武功，比你高出幾倍，但到頭來也是白骨一堆！」

游龍咬牙暗道：只待你出現，便拚個同歸於盡便了！」

七煞蛇女卻已洞悉他的心事似的，依然笑道：「小子！你別不知好歹，不說你已身陷蛇花林大陣，就算在外面，你亦決非我的對手，本仙姑只是珍惜你一副英俊玉面罷了，你乖乖陪我快活，便可保住命

來！」

游龍正無可奈何時，耳際又聽到鷹的嘯聲。

七煞蛇女忽然道：「神鷹示警，好小子，原來你尚有援兵！你別高興，待我先收拾了你的援兵再來與你裁決！」

七煞蛇女說完，便寂然無聲。

游龍心中大奇，暗道：李清姑娘也被她擒下了，佟大哥又遠在陰陽峯等他的祖父，此時還有甚麼救兵？

他想來想去，想不出所以然，心中一急，不由又依着七煞蛇女剛才所說的步法，向左三步，退後三步，連走幾次，忽然便撞到一個人的身上，連忙退後一步，那人又一閃不見。

這一瞥之間，游龍已認出那人是一個女子，但並非七煞蛇女，便急問道：「請問姑娘是否被妖女所誘，陷身入林？」

果然有女子答道：「正是！你呢？」

游龍道：「我為救人而來，卻陷身在此出不去了！」

那女子又問道：「你是誰？現在何處？怎的看不見你？」

游龍道：「我就在你身邊，但這蛇花林很怪，因此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我是司馬龍，又叫大游龍，你呢？」

，羞死人了。」

游龍一聽，心中也有點好笑，心道：這姑娘天仙似的，還愁找不到好女婿麼？他也把自己的事大略的說了。又問：雲璣兒怎會來到此地？

雲璣兒道：「此事說來話長，自祖父命赤焰神偷把青鳳劍送上給我，但他卻竟然沒有送到……」

游龍道：「此事我也在場，想必是那老偷兒半途改變了？」

雲璣兒眉一揚道：「祖父開口要辦的事，當今世上誰敢不從？老偷兒敢改變麼？那是他在半路上被人把青鳳劍搶走了！」

游龍奇道：「在赤焰神偷手上搶劍的人是誰？誰有這份本領？」

雲璣兒咬牙道：「除了七煞蛇女還有誰？她居然連祖父也不放在眼內，把赤焰神偷揍了一頓，還要他向祖父傳話，說她不日還要找祖父較量較量！祖父如何忍得下這口氣？但他從不向女人出手，因此對付七煞蛇女，便只好由我頂上了！」

雲璣兒說話之間，吐氣如蘭，中人卻醉，游龍天生風流種，乍聞之下心中不由一蕩，竟連救蘭芷若的事也幾乎忘了。

雲璣兒一見，美目一轉，又柔聲道：「你願意幫我忙麼？」

游龍不加思索道：「我願意。」

雲璣兒心中一喜，身子又向前



六通神女發出一掌把毒霧震散。

那女子吃驚道：「你是大游龍司馬龍麼？」

游龍道：「你認識我？你是誰？」

那女子不答，卻道：「你有辦法讓我見到你麼？」

游龍道：「我試試，但你千萬莫動！」

那女子答應了，游龍又依剛才步法，在前三步，退後三步，走了幾次，便聽到那女子在後面叫道：「哈！我見到你！」

游龍聞聲連忙轉身，幾乎與那女子面貼面的碰着了。他正要退後，那女子卻忙道：「你不要動，再動又見不到了！」

游龍只好不動，向那女子一打量，心中不由一陣激蕩。原來這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女，美極了，簡直有如天仙下凡，令人見了，忘卻忘愁，神魂飄蕩。

游龍怔了一會，這才記得詢問道：「請問姑娘芳名？」

那少女想了想，便坦然道：「我姓雲，叫璣兒，雲中虎是我祖父。」

游龍吃驚道：「原來妳是武林奇人雲中虎的孫女雲璣兒麼？」

雲璣兒輕輕一笑，道：「我的名字，你大概是在祖父那口中聽到的吧？祖父他……討厭死了，到處要拉人做孫女婿……哎喲，不說啦



一湊，牽住游龍的手道：「怪不得祖父稱讚你！」說時柔情似水，又如朝陽映雪。

游龍心中又一陣迷蕩，也反手握住玉手，撫摸起來，呆呆的凝視雲璣兒的妙目，微笑不語。

身邊又聽到雲璣兒輕聲道：「你喜歡我？」

游龍立刻道：「我喜歡妳！」

雲璣兒又笑道：「你愛我？」

游龍想也沒想，又立刻道：「我愛妳！」

雲璣兒卻忽然歎了口氣，心道雖然他被祖父的「龍虎功」所迷，但這樣豈非被他輕賤了？日後就真與他……也不太好嘛！這般轉念，她便立刻得到游龍的情感收攝住了。

雲璣兒這一收攝情感，她的「龍虎功」自然也就是失去效用，雲中虎的「龍虎功」收放自如，亂人心性於無形無形，不分正邪，一旦着迷，無一可以把握心性，厲害無比。

此時外面鷹嘯不已，但就依然不見七煞蛇女的踪影。

游龍此時也恢復本性，他沉吟道：「我們得想辦法出去，否則不被那妖女殺死，也非活活餓死了！」

雲璣兒皺眉道：「如何出得去？剛才我已轉了好一會了！」說

着她妙目一轉，道：「你剛才用甚麼法子，便可以找到我？」

游龍把七煞蛇女教他的向左三步，後退三步的法子說了出來。

雲璣兒咬指想了想，道：「是否用這個法子，認準一個方向走出去？」

游龍道：「試試吧，總比困死在這兒好！」

於是便由游龍在前，雲璣兒在後，按左進三步，後退三步的法子走起來，也不知走了多少遍，走了多麼遠，依然被困在蛇花林中。

就在此時，忽然二人面前人影一閃，轉瞬不見。

游龍不捨，連忙挺劍循影追過去。

一會又有人影一閃，這次游龍與雲璣兒均看清了，原來是七煞蛇女！

游龍與雲璣兒手中劍不約而同刺上前去，雖然沒刺着七煞蛇女，卻雙劍掃在一棵蛇花樹上。

喀察一聲脆響，蛇花樹立刻分作三截，倒了下來，同時一陣輕煙飛揚，臨空而去，滿林蛇花，紛紛落地，眨眼之間，枝頭上蛇花蕩然無存，但地上卻平鋪了厚厚的一層蛇花，林中立刻清晰起來。

游龍與雲璣兒就隔着那株斷了的蛇花樹站着。

原來二人同時起劍，同時踏步

，竟應了二人同心、金石可破的破陣妙法。

二人大喜，抬頭一看，先見七煞蛇女手執青鳳劍，就站在林外不遠，似對二人居然破陣驚駭不已。

游龍與雲璣兒此時均恨透七煞蛇女，怒嘯一聲，便雙雙向七煞蛇女撲去。

七煞蛇女一抖手中的青鳳劍，立刻便把雲璣兒手中的劍削斷了。

游龍仗着紫龍劍的厲害，與七煞蛇女死纏，勉強接了下來。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迅急而降，原來竟是陰陽怪。

雲璣兒一見，展開一雙玉掌，以家傳絕學龍虎功接住陰陽怪。

陰陽怪此時已恢復男身，碰上雲璣兒這等天仙似的妙人兒，直喜得他神魂飄蕩，功力大減，心中不忍傷害雲璣兒，雲璣兒這才勉強可以接住。

但游龍可就兇險萬分了，七煞蛇女此時已死了收降游龍的心，手中青鳳劍又與紫龍劍旗鼓相當，加上她的奇幻無比的劍法，游龍不到二十招，便被七煞蛇女罩在劍網中。

七煞蛇女不想再糾纏下去，手中青鳳劍形左實右，一劍向游龍的胸口刺去，游龍紫龍劍只來得及護住左胸，但右胸便空門暴露。

七煞蛇女冷哼一聲，這一劍便

疾如蛇口，閃電般向游龍的右胸刺到！眼看游龍必命喪於七煞蛇女手下了。

就在此時，忽地一陣梵音，從遙空而降，這一聲梵音，七煞蛇女甫入耳，手中的青鳳劍便不由一垂，兇狠絕倫的一劍，竟就刺空了。

接而陰陽怪也門志全失，轉身而逃；七煞蛇女勉強支持一會，終於亦一聲慘叫，跳出圈子，雙手掩耳，亡命似的向雲雨峽外奔逃而去了。

游龍欲追，忽然有聲音鑽入耳中道：「娃兒追甚麼？憑你目下的功力，根本連妖女的十招也接不到，追上去送死麼？」

游龍一聽，又驚大奇，道：

「多謝前輩出手相救！」

那聲音道：「老衲並沒出手啊！」

雲璣兒格格一笑道：「出口也可退敵，這叫高手動口不動手麼？」

那聲音笑道：「你這刁鑽娃兒，雲老施主沒把你鎖在雲霧峯麼？」

雲璣兒一怔道：「你是誰？怎會知道我祖父是雲中虎？」

那聲音笑道：「老衲若連雲老施主的刁蠻孫女雲璣兒也不認識，那就白活一百零一歲了！」

游龍一聽，心中一動，忙道：

「莫非老前輩是靈隱神僧麼？」

那聲音道：「是亦不是，不是亦是，名號乃其表，多問甚麼？」

司馬施主且先去救人，待救出蘭、李二女，再去與梅女、雲女相聚，當四女齊集身邊，司馬施主自然又有一番際遇！去吧！先救人再說。」

游龍一聽，當下想起蘭芷若和李清來，他一個轉身，便向屋舍掠去。

轉眼已掠入屋內，裏面空無一人，但陳設卻美如天宮。

游龍知必是七煞蛇女的寢宮，也無心細看，周遭搜索，不見二女踪影。

他反身向裏面掠入，轉了幾道迴廊，便聽到一間屋內，隱約傳出哭聲。

游龍連忙向那屋內掠了進去，但一看之下，竟縮腳不迭，面色漲紅，竟不知如何是好。

好一會，他才開口叫了一聲道：「蘭妹！是我來救你了。」

蘭芷若在裏面聽到，哭聲更响了。

游龍忙道：「蘭妹，你先別哭，先起來穿好衣服再說！」

蘭芷若哭道：「我手腳被捆，如何起來？」

游龍無奈，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去，閉眼摸索替蘭芷若解繩索，

豈料左碰右摸，卻碰到蘭芷若的乳峯上了。

蘭芷若羞得「嚶嚶」一聲，眼睛也閉上。

游龍這才睜開眼皮，蘭芷若的一身玉體，便全部落入他的眼內，玉乳美腿，撩人心魄，游龍的心一陣急跳，幾乎按捺不住。

他咬一咬牙，這才動手解繩索，但七煞蛇女的繩口，卻居然結在少女最神秘的地方。

游龍要解繩，少不免便碰着那妙處，蘭芷若直羞得閉目流淚，哪還能說出話來。

好一會，游龍才總算把繩索解開了，隨手又解了蘭芷若被封的穴道。

蘭芷若這才能夠穿起衣服，但卻伏在地上，不肯起來。

游龍走過去欲扶蘭芷若，蘭芷若趁勢撲在他懷裏，哭道：「龍哥哥，你殺了我吧，你叫我以後怎麼見人哪！」

游龍苦笑道：「這是無奈之事，而且此事唯你知我知，蘭妹不必過於羞慚。」

蘭芷若反手死死抱住游龍的脖子，道：「我……是你的人了，你若不要我，我唯有一死而已。」

游龍安慰似的在蘭芷若的玉唇上親了親，決然道：「我決非無情之人，蘭妹對我的情意，我不會辜

「多謝靈隱老前輩救命之恩。」

老和尚果然是不世奇人靈隱神僧，只見他銀鬚一陣飄拂，呵呵一笑道：「施主不必客氣，老衲並非救你，而是救眾生。」

雲璣兒格格一笑，道：「老神僧此話怎麼說？」

靈隱神僧道：「司馬施主身負降妖除魔重責，要殲滅妖孽蛇仙子，非司馬施主的風流神功不可！因此救司馬施主，豈非救眾生麼？」

李清一聽，笑道：「老神僧所說不錯，因為連陰陽怪的陰陽功，也不敵龍哥哥的風流神功！果然不愧是風流俠客大游龍……」

就在此時，有聲音接口大叫道：「風流俠客大游龍，風流俠客大游龍！」

眾人抬頭一看，原來是那鸚鵡回來了。

游龍——司馬龍臉色尷尬道：「這風流兩字，決非我所願，更何敢自稱甚麼大游龍？」

鸚鵡大叫道：「不對！不對！一男配四女！攜手滅魔女！」

靈隱神僧向鸚鵡一招手，鸚鵡便被他吸到掌心上。靈隱神僧微笑道：「原來你也知此玄機了？不錯，不錯，司馬施主命中註定一男配四女，但卻是滅妖所需，司馬施主也就不必推卻了！但這風流俠客大游龍的稱號嘛……」

游龍無奈，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去，閉眼摸索替蘭芷若解繩索，



鸚鵡道：「如何？如何？」

靈隱神僧微笑道：「風流俠客大游龍的稱號，暫時雖屬司馬施主，但待目下的滅妖重責完結，這稱號只怕得讓賢了！」

鸚鵡叫道：「他是誰？他是誰？」

此時司馬龍——游龍與三女均大感好奇，不知武林又會出現一位甚麼「風流俠客大游龍」？因此均留意靈隱神僧的答話。

靈隱神僧微微一笑，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二十年，二十年後，司馬施主必然與四位妻子功成身退，屆時，另一位風流俠客大游龍就會出現了！」

## 江湖災難 歷史重演

二十年後，川北的廣元城齊天大聖廟。

廟名寶濟寺，寺門有聯道：「天宮百將無顏色，萬魔千妖尊大聖。」

廟處臨江處，山峯掩映間，紅牆碧瓦，鳥燕齊飛。

廟中，無僧、無尼、無道士，卻住了一位老者，老者從何而來，無人可知。

那老者不知幾多年歲，模樣似落魄文士，每日到城中一家茶館去說書。

他說的卻很奇怪，多是一些武林的逸事，例如二十多年前，武林一位「風流俠客大游龍」與四位妻子，聯手殲滅為禍武林的蛇仙門故事，他就如身歷其境，如數家珍，點點滴滴，說得活靈活現。

老者道：「話說當年那風流俠客大游龍，有幸獲傳風流神功，當年妖孽蛇仙子為禍武林，唯風流神功可以剋制，於是降妖除魔重責，便落在大游龍身上了。」

座中有好事者忍不住插口道：「以風流神功去降妖除魔，有何好處？」

那老者也不理他，自管說下去道：「那大游龍以風流神功為根基，練成一套風流紫龍劍法，再得梅、蘭、雲、李四女相助，各持四柄青鳳劍，與紫龍劍合璧，一龍引四鳳，威力確無窮，終能克敵制勝，殲滅蛇仙門，消弭了一場慘酷武林浩劫！」

那好事者又忍不住插口道：「那他只是為人，自己卻無半點好處啊！」

老者瞪了好事者一眼，續道：「當年那風流俠客複姓司馬龍，江湖人稱風流奇俠大游龍，功成之後，司馬龍便與梅、蘭、雲、李四女歸隱游龍峯，一龍伴四鳳，猶如神仙俠侶！」

那好事者才呵呵一笑，道：「那好事者才呵呵一笑，道：……」

老者瞪了好事者一眼，續道：「當年那風流俠客複姓司馬龍，江湖人稱風流奇俠大游龍，功成之後，司馬龍便與梅、蘭、雲、李四女歸隱游龍峯，一龍伴四鳳，猶如神仙俠侶！」

那好事者才呵呵一笑，道：「那好事者才呵呵一笑，道：……」

老者瞪了好事者一眼，續道：「當年那風流俠客複姓司馬龍，江湖人稱風流奇俠大游龍，功成之後，司馬龍便與梅、蘭、雲、李四女歸隱游龍峯，一龍伴四鳳，猶如神仙俠侶！」

「他一人娶四女，這豈不淺啊，果然有些好處，不愧風流俠客大游龍的名頭！他日有緣，就賺這『游龍』當當也不錯啊！」

說書老者領下銀鬚忽然無風自動，冉冉飄拂，喃喃道：「世人只道游龍好，可知游龍會驚夢？一旦夢醒禍不遠，凡夫豈可羨游龍……各位，目下難星臨頭，朝廷劇變，一場巫蠱毒游龍的大禍已不遠了！」

眾人正驚疑間，說書老者忽地平空飄起，就如神仙般的騰雲駕霧升起半丈，眾人再定睛看時，老者已換了裝束，但見他銀鬚銀髮，分明是一位世外高人老和尚。

只見老和尚平平的向茶館外面飄去，忽地又一回指，指向大道那面道：「巫蠱之禍已冉冉而來矣……」

老和尚說罷，倏忽不見，在座眾人驚駭不已，也不知老和尚到底是誰？多少高齡？來自何方？去自何處？

眾人循老和尚手指向外一望，只見在山南側逶迤小路上，正走來一老一少兩位女子。

那老婦一身玄色道服，面色紅潤，全無皺紋，若非頭上白髮，倒似三十的中年女子。

那年幼的卻只有十五六歲，彩

越難看。

這少女一鋤在手，毫不畏敵，她把鋤頭施展起來，一會兒當劍，一會兒當棍，一會兒又當判官筆，招數又奇特，直把白衣男子殺得毫無辦法還手。

白衣男子面上一紅，本來不過是小作戲弄，但這時卻不由動了殺機。只見他微一運力，兩掌漸漸發青，掌心更呈紅色，掌風四起，便有一股毒蛇的腥臭，那腥臭味破破鋤影，滲入圈內，少女頓時感到奄奄欲嘔，鋤頭的威力便大減。

白衣男子見有機可乘，即用一招「雙鬼拍門」！雙掌緩緩推上，腥風直擊少女的臉，在少女側身躲避之際，他欺身直進，單掌向少女的胸前拍來，招式下流之極。

此時少女手中的長鋤已回救不及，若被對方的毒掌拍中，不傷也得毒貫心肺。

老道姑見此，她愛徒心切，便欲出手。

豈料少女機智百出，她將鋤頭猛然地下，順勢從頭上拔出一枝玉簪，閉氣向白衣男子的掌心迎去。

這一掌若拍下，少女固然會被掌傷，但男子的肉掌也必然被廢。男子愛掌如命，因此立刻撤掌，雙方僅輕觸了一下。

兩人同時躍開，少女一看手中的碧玉簪，尖端已然發黑，而且黑的

色衣褲，頭上高挽起兩個髮圈，餘髮四垂，頗像個垂髫童子。

少女肩着一把竹竿鋤頭，鋤上挑着一隻竹籃，竹籃裏放着根根青草，緊隨在老道姑身後，說說笑笑，邊停邊走。

此時正值陽春三月，山道旁坡上有各色開放的鮮花、嫩嫩的綠葉青枝。

啾啾的鳥聲此起彼落，繞花的彩蝶蜜蜂辛勤忙碌。

那少女對任何新事物感好奇，她東瞧西望，眼珠滴溜溜的轉個不停。

老道姑滿懷憐愛，任她問三道四，終於，她歎了口氣道：「徒兒，天色不早，該回去啦！」

少女仍迷醉在花叢中，漫聲答道：「師傅，再呆一會好麼？」

就在此時，那老道姑似被甚麼動靜所引，注目凝神諦聽了一會，便道：「有人來了，而且有十多人，徒兒，我們避過一邊去！」

少女也學那師傅模樣，靜聽了一會，道：「我怎麼聽不出有人來啊？」

「你的聽力還不及，他們都還在五里之外，」老道姑說着，神情突然一凜，「他們走得很快，輕功不弱！」

「哈！我也聽到了，我也聽到了！」少女拍着手，高興的笑着

氣還漸漸擴大，嚇得連忙把玉簪扔了。

白衣男子也感掌心隱隱作痛，便再不敢貿然進攻。

雙方都不由吐了口氣，心道：「好險！」

那怪衣女子在旁邊哼了一聲，道：「一路上招惹女子，自以為有多能耐！不想在這兒出了醜，還是待本王妃替你收拾她吧！」

怪衣女子說着，身子一擰，便如小蛇般的竄了上來。

老道姑一聽怪衣女子的口音，便知其來歷，心中一凜，微哼一聲道：「何方來的妖物？敢在我面前撒野？」她擔心徒兒遇險，便忍不住要出手了，這老道姑愛徒如命，誰敢欺負她這寶貝徒兒，她不與你拚命才怪。

老道姑話起身動，眨眼便擋住怪衣女子的去路。

怪衣女子也不畏懼，迎面一揚，一股白色粉末，便撒了出來。

「徒兒，回去吧，別去惹這些人。」

「師傅，」少女噘起小嘴，「我又沒去惹人家，無冤無仇的，再說師傅的武功這樣高，難道怕了不成？」

「為師不是怕，只是不想找麻煩！」老道姑道，但好勝心卻被徒兒挑了起來，腳步也就不再向前移動了。

一會後，前面已現出幾條人影，又一下變成十幾條。

為首兩人，一人是白衣中年男子，另一人卻是女子，女子已當妙齡，面容姣俏，但打扮怪異。

只見這女子腳踏草鞋，長布裹腿，一條粗布裙子織了各色花紋，裙外則綴了一圈布條，每根布條均有不同的圖案。上衣緊而小，動作間露出了臍眼，一頭烏髮上，套了一個花環。

在這男女的身後，緊隨八九個各色人等，有虬髯男子，凸肚壯漢，也有妙曼少女。

那白衣中年男子與怪女子手挽着手，聯袂而來，飛掠而行，猶似兩隻飛翔蝴蝶。

站在道旁的道姑與少女不由向他們多望了幾眼。

那白衣中年男子似也留意到道旁的少女，他突然脫開與怪衣女子

牽着的手，一個飛縱，便站在少女面前，說了句：「好美的小姑娘，還是做我的徒兒，與我到京城享福去吧！」說着，伸手向少女的肩頭搭來。

少女立生反應，她微一縮身，肩上鋤頭一擺，已向白衣男子的期門穴撞去，鋤柄甚長，迫得白衣男子連忙縮手，但鷹爪手未變，迅即改抓鋤頭。

少女一招「鯢魚脫鉤」，將竹籃甩脫，又把鋤頭當劍，一記「黑虎掏心」，鋤頭直擊白衣男子的膻中穴。

白衣男子一抓之下，只抓住了竹籃，但胸門大開，無險可守，連忙「咦」了一聲，倒縱數步，跳了開去。

那白衣男子面上雖仍帶笑，但已很勉強，「嘿！算走了眼，當不成你的師傅，就當你的師兄吧！」他滿臉淫邪，欺身再上。

那少女嘻嘻笑道：「你不能當我來當你的師傅吧！」她照樣以鋤代劍，劈頭便砸。

兩人纏鬥了三十餘招，勝負未分。

老道姑亦未出手，大概是欲先看清對方的家數淵源。

這一面人多勢眾，又見出手的只是一位小姑娘，也都袖手旁觀。

唯有那怪衣少女的臉色卻越來

越難看。

越難看。



丈之遙，才勉強定住身子。

那些跟隨的男女，雖然個個武功不弱，但亦被這股罡風刮得東歪西倒。

唯有白衣男子內力甚深，勉強可以站立不動，但衣衫橫飛，如立巨風眼中。

但老道姑這一掌拍出，她身邊卻也倒下一人，正是她的寶貝徒兒，原來她這一掌出得稍遲，未能完全震飛怪衣女子的毒粉，少女吸進少許，便即中毒倒地。

這比要了老道姑的命還令她難受，她眼珠一紅，射向在場怪衣男女，忽然人如急風閃電，一陣翻飛，十餘人已大半受傷倒地。

白衣男子拚死與她對了一掌，立感五臟如遭電極，自己的毒掌威力竟如泥牛入海無聲無色，氣血翻湧，一口鮮血立刻噴了出來。

「你……你是六通神女！」怪衣女子駭然顫聲道。

「不錯！你想必是巫蠱妃子了，他，大概是邛都王子？嘿！」

老道姑——六通神女冷然道。

「六通神女」的名頭，在江湖中驚天動地，據說道家的內功練到最高境界，便可達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心眼、仙眼六通的絕境，而「六通神女」恰恰是達至六通境界的絕無僅有的一位。

巫蠱妃子與邛都王子雖然亦大

有來頭，巫蠱妃子是滇國的一位王妃，善巫善蠱，名震江湖，邛都王子則以一雙毒蛇掌震驚武林，但兩人一聽「六通神女」的名頭，均大感氣餒，鬥志盡消。

邛都王子與巫蠱妃子扶起傷殘隨衆，默然無語，便欲離去。

六通神女微哼一聲道：「就這樣走了麼？」

「妳，妳已打傷了人，還要怎樣？」

「解蠱藥！若想離開的話！」

巫蠱妃子連話也不說，便從懷內摸出一粒紅色藥丸，向六通神女擲去。

六通神女也不接，用衣袖一捲，收入袖中，這才看不看巫蠱妃子諸人，拾起花鋤、碧玉簪，背起徒兒，身子一晃，便遠在十丈外了。

「哼！今回可栽到家了！連解蠱藥也乖乖送給人家！」邛都王子恨恨的咬牙道。

「嘿！嘿！碰上六通神女，你連人家一根小指頭也碰不過，還恨怨甚麼？倒是你這德性不改，日後還有苦頭好吃，只怕連大事也忘了！」巫蠱王妃冷冷的道。

邛都王子已吃了大虧，不敢再分辯，一行人只好勾肩搭背，悻悻然的走了。

\* \* \*

六通神女背了徒兒，眨眼便返回山上。

這是一座有溫泉的名山，終日霧氣蒸騰，四季花草常綠。泉水更稱為「神泉」，六通神女就在此地築了一座「神泉玉居」，作修身養性之地。

六通神女把徒兒放上石床，她怕那解藥有詐，也不敢令徒兒服用，自配草藥，用瓦罐煎熬。

她見徒兒在昏迷中哼聲不絕，手撫小腹，面色大變，連忙把煎好的藥汁吹涼，扶起徒兒的身子，將藥汁灌下。

好一會，徒兒的哼聲平息，額頭滲出汗珠，沉沉睡去。

六通神女這時才略為調息，等候徒兒醒來，看她的神態，徒兒的生命，竟比她自己的還重要數倍。

這一覺直睡到亥時，少女才睜開眼皮，六通神女一見，連忙擦去她額上的汗珠，輕聲喚道：「仙兒！好些了麼？」

名叫仙兒的少女晃了一下腦袋，坐起身來，道：「師傅，爲甚麼徒兒聞到那妖女的藥粉，便昏睡了許久了？」此時屋內外已一片漆黑，少女自然知道已是深夜了。

六通神女將小油燈點燃，石室內才透出一片光亮。

「仙兒，吃點東西吧！」六通神女道。

六通神女修爲已達絕境，平日甚少進食，卻去鍋裏拿來兩個地瓜，那是她早就煮好放在鍋中的。

仙兒想必是餓壞了，接過來，便狼吞虎咽起來。

六通神女看着仙兒的食相，臉上閃過一絲欣喜，猶如娘親或祖母，見了女兒或孫女兒康復覺得高興，但偶爾又閃過一絲憂色。

仙兒吃罷，抬起頭來，這才見到師傅的神色，似有心事，便忙道：「師傅，妳怎麼了？有心事麼？」

六通神女見仙兒已安然無恙，這才微嘆口氣，道：「仙兒，你知道那妖女使的是甚麼毒麼？」

仙兒搖頭道：「徒兒哪知道？正要請教師傅！」

六通神女道：「此乃蠱毒，幸而你吸入極少，否則，只怕連師傅也救不了妳！」

仙兒天真無邪，瞪大雙眼奇道：「甚麼厲害？蠱毒是甚麼法寶？」

六通神女苦笑道：「世間有等人，把百毒之蠱置於甕中，經年之後，必有一蟲盡食其餘九十九蟲，這蟲身上便集百毒，以這蟲製成的毒，便稱爲蠱，你說有多厲害！尚有一種以巫術炮製的蠱毒，可令人迷失本性，任憑施巫術者差遣，一如行屍走肉，有如爲禍人間的活殭屍一類！」

仙兒吐舌道：「這很可怕啊！」

傳於仙兒如何？」

慧心微笑道：「道友欲差仙兒下山？」

六通神女道：「雖明知無濟於事，但亦稍盡棉力。」

慧心道：「好極！但有一個條件，若她答應了，這局棋貧道便輸定了。」

仙兒格格一笑道：「道長請說條件！」

慧心道人道：「貧道有一位徒兒，叫方倚華，學藝未精便下山去了，如今是朝廷內宮長御，只怕她亦是劫數中人，仙兒他日遇上，可否代爲照應？」

仙兒正欲回話，六通神女已忙道：「仙兒！還不多謝道長傳經之恩麼？」

仙兒連忙拜道：「多謝道長授經大德。」

慧心大笑道：「六通道友，這算甚麼？棋局尚未開始！」

六通神女亦微微一笑道：「這叫搶佔先機嘛！」

此時正是西漢武帝征和二年。帝都長安宰相府，兩扇大紅木門緊閉，宰相府內外一片沉抑氣氛。

宰相夫人衛君孺，由慟哭變成抽泣，她靠在床上，有氣無力，已經兩日滴水未進了，侍女端來的參湯，也被她打翻在地。

仙兒見師傅難受，她愛師心切，便怒道：「師傅，這個漢武帝既然如此昏庸，不如乾脆任其亂下去，趁機入京中，一劍把他殺了，換一個明君，天下豈非太平了麼？」

六通神女歎了口氣，道：「道

家講求推演周天運行之理，萬物天地皆有其生滅過程，不可逆轉，若稍一違逆而行，災難亦就隨即降臨。據爲師推算，漢武帝敗運雖然已衰，但漢室尚可延續百年，只可順勢而導，斷不可逆其運行要旨。」

六通神女說至此，已如入定，閉目不語。

仙兒想了想，道：「既然如此，師傅，何不差遣弟子下山一趟，察看動靜，相機拯救危難之士？」

六通神女緩緩搖頭道：「你武功已入一流境界，但內功根基未穩，應敵經驗尚缺，此時下山，爲師如何放心得下？此外，巫蠱之毒尚未有破解法，此時你下去也有害無益。」

仙兒道：「師傅的草藥，不是可解蠱毒麼？何不一試？」

六通神女苦笑道：「那是你中毒極淺之故，若中毒深者，爲師也束手無策，幸好此處留有巫蠱妃子的紅色藥丸，爲師悉心研之，想必會有解救之法。」

仙兒道：「這需要多久啊？師傅。」

六通神女道：「短則一年半載，長則三年而已，趁這段時間，你再打好內功根基，屆時便可下山替天行道了！」

兩人說着，天色已漸轉亮。



宰相公孫賀則在房中來回轉着，活像一隻無頭蒼蠅，他歎口氣，又搓搓手，似已失去任何主意。

兩名女婢則垂手侍立床側，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這都是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敞鬧的禍，他自接任太僕之位後，驕橫朝野，揮霍無度，連北軍的餉銀亦侵吞了十萬兩，不久卻被錦衣直指江充揭破，收押大理寺監獄。

衛君儒是皇后衛子夫的胞姐，因此緣故，不但夫婿公孫敞做到宰相，連兒子也當上朝廷要位太僕（相當現時的交通部長），一家大小均官位顯赫，豈料公孫敞卻是個敗家子弟，把一家拖累了。

若皇后衛子夫得寵之日，此事尚可轉圜，但如今漢武帝劉徹正寵幸楚婕妤，楚婕妤前年生皇子劉弗陵，劉弗陵是楚婕妤懷胎十四月而生，正好與堯帝一般，因此漢武帝以為貴不可言，把楚妃所住的鈞弋宮封為「堯母門」，母子二人皆被寵幸無比。

皇后衛子夫自然被冷落了，許久都見不到武帝的面，即使向他求情，是否恩准，也未可知。

而且此事還有更大的內幕。錦衣直指（等於朝廷戒嚴官）雖有專事督察皇親國戚的重責，但居然敢與宰相及皇后家作對，此事也大有文章。

原來此時漢武帝已近垂暮之年，人越老，疑心病便越重，他一方面要方術拚命尋不死之藥，另一面又怕劉姓家族與親近臣子密謀作反，因此越是身邊親近的人，便越猜疑，錦衣直指江充就是漢武帝這種疑心病的副產物。

江充迎合了漢武帝的心理，極得寵信，這才可以肆無忌憚，作威作福。

公孫敞固然該死，但江充之所以抓住他這把柄對付他，卻也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此情形下，公孫賀自然憂心如焚，這除了兒子的生命不保外，還有他自己的相位是否可以保住的生死大事。

「稟報相爺，府外有一大漢求見。」

「是甚麼人？」

「是一名大壯漢，他說不報姓名相爺亦知道他是誰。」

「噢，快請他到書房敘話！」

公孫賀自己也急急奔向書房，一會後，家丁領進一位高大威猛的漢子。

公孫賀摒退家丁，閉上書房門，那大漢這才跪下道：「陽陵朱安世，叩拜恩公！」

「免，免禮，朱大俠快請坐！」

那大漢——朱安世揭下遮陽帽，又將易容的鬍子扯下，這才坐到非是漢武帝或皇親要處置我？但見兩旁那四位綠衣少女，又不像宮中侍女，甚至說話也不似中原口音，這就教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光腦袋了。

江充心懷鬼胎，惴惴不安，站立在廟門前，不敢貿然跨進。

「娘娘有旨，宣錦衣直指江充晉見！」

江充一聽，暗吃一驚，莫不是皇后衛子夫在這兒傳見他，他檢舉了公孫敞，而公孫敞正是皇后的甥兒，只怕是皇后饒不了他了！

江充硬着頭皮，跨進神廟，瞥見兩旁站立不少奇服男女，高首太乙神像下，坐着一位女子，他沒敢抬頭，就跪地叩首道：「錦衣直指江充，參見皇后娘娘！」

兩旁發出一陣竊笑，那被稱為皇后娘娘的人也發出笑聲道：「嘻嘻，好，江充，你真會拍馬屁，把我尊為皇后了，我有三分喜歡你了！你抬起頭來！」

江充連忙抬起頭來，哪裏是甚麼皇后？只見上座的是一個年約二十多的女子，披著大紅斗篷，身著粗布彩裙，說話也不三不四，不似中原人士。

江充猛然站起，他會幾下拳腳，喝一聲：「哪裏來的妖女，竟敢在太乙廟中裝神弄鬼！」說着，一個箭步衝上前去，「黑虎掏心」一

依達 著

「嫁」是依達的《大都會小說》系列。批命書上云：一夫又一夫……她果真要一嫁再嫁？年輕的她着實有點膽心。將來會如何？

## 到黃昏點點滴滴

嚴沁 著

她的感情遭受了一次挫折，一心回到祖居去療養身心，但，祖居的鄰居住了一雙父子，那父親對她的關懷擾亂了她的心湖，這到底又會不是另一個悲劇的開始？

## 烈火殭屍

西門丁 著

最近江湖經常出現一羣受神秘鈴聲控制的殭屍殘害百姓。俠客傳兩生為了替民除害，跟蹤殭屍，結果偵破一宗武林奇案。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紅木椅上。

這朱安世被江湖人士稱為陽陵大俠，當年公孫賀做陽陵太守時，曾抓過一名汪洋大盜，就是朱安世。公孫賀知他乃因斷了生計才為盜，因此在半路上用計把他放了，因此有「恩公」之緣。

但朱安世其後又誅殺朝廷命官，還劫過朝廷貢品，陽陵距長安不遠，朱大俠在皇帝門口劫富濟貧，漢武帝如何容得下他？正下令通緝他歸案。一名朝廷欽犯，若非事情緊急，公孫賀也絕不敢邀他進府相見。

「恩公，你要的九百萬銖錢，

已準備停當，現放在西郊言家莊，只因數目巨大，不敢直接送來府上，要恩公派人去取。」

公孫賀略略欠身，以示謝意，他身為宰相，這稍稍欠身，便是重謝之意了。

朱安世連忙躬身還禮，道：「不敢，不敢，若非恩公當年放某條生路，朱某一早就作刀下鬼了！如今恩公有難，自當效犬馬之勞！」

「待老夫贖回犬子，定設法償還，只因事勢緊急，京中又無可托之人，才敢求助義士。」

「恩公有命，朱某莫敢不從？」

拳直衝那女子打去。

那女子一聲淺笑，輕描淡寫的一揮手，手指夾住江充的手腕，江充手臂酸麻，竟然動彈不得。

這女子笑盈盈的瞧着江充，讚道：「好！你是個美男子，只有中原之地，才有如此俊俏人物，我有三分喜歡你了！」

「你，你是誰？」江充又驚又奇道。

那女子輕輕把手一放，江充那手臂自然垂了下來。女子道：「中原西南有個滇國，滇國有一位王妃，善使巫蠱之術，你知道麼？」

江充一驚道：「知道！莫非你便是那位巫蠱妃麼？」

「不錯，你很聰明！」

「你既為滇國王妃，為何把本座擄來漢朝太乙神廟？」

「本王妃欲與江大人共謀大事！」

「嘿嘿，江充身受武帝重托，掌錦衣直指，清君側，整朝綱，豈與外域小國妖人串謀？」

巫蠱妃子淡然一笑，也不生氣，緩緩的道：「江充，先讓我說一個故事你聽聽！」

巫蠱妃子的故事是說，楚漢相爭時，漢軍滅趙國，趙國王趙敬手下有一名侍衛姓江，對趙敬忠心耿耿，死戰不休，傷了漢軍大將張耳，張耳把姓江侍衛俘獲時，把江侍

衛五馬分屍，還把江侍衛的一家全部殺死，當時只有一位江家小孩，躲在地牢，幸免於難。」

江充聽着，神色越來越古怪。巫蠱妃子瞥了江充一眼，繼續漫不經心的說道：「這姓江的男孩長大後，立誓要反漢復趙，報全家慘死之仇，後來，他這個志願，便傳給他的孫子，這個孫子秉承先祖的遺志，對漢朝仇深似海，每每伺機報復！而這位姓江的孫子麼……」巫蠱妃子故意一頓。

江充咬牙道：「是誰？」

巫蠱妃子哈哈一笑，道：「自然是唯恐漢室江山不亂的江錦衣你啦！」

江充見自己的家史被她抖了出來，深知萬難隱瞞了，他猛然一聲冷笑，道：「即便如此，你待怎樣？」

巫蠱妃子嘻嘻一笑，道：「這是說，江錦衣決非漢朝的忠臣赤子，你的所作所為，無非欲大亂漢室江山而已！」

江充冷笑道：「你是為告發我而來麼？這對於你並無任何好處！」

巫蠱妃子微笑道：「這須看你是否合作了！」

江充道：「肯又如何？不肯又如何？」

巫蠱妃子笑道：「不肯本王妃輕輕一告，就足以斷送你的數代苦

太乙谷內有太乙廟，是皇帝的御廟。漢武帝尊奉的「易經」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所謂的「太極」便即「太乙」。因此「太乙廟」便是皇帝祭祀的御廟。

江充驚道：把我帶到此處，莫

立刻要走。

「義士不吃頓便飯才走？」

「不了，京城內鷹犬遍佈，多留一刻，便多一分風險！」

「那好，老夫不送了。」

朱安世不再說話，戴上遮陽帽，疾奔出相府。

錦衣直指江充眼上的黑布被揭開，這才看清週遭的事物。

原來這竟是太乙山太乙谷，他不由暗吃一驚。

昨晚，他昏昏乎的，就被抬上一輛馬車，眨眼來到這裏，然後便昏迷不醒了。此時才被揭開黑布醒來。



心孤詣！但若肯麼，那便共亂漢室，彼此均有所利！」

江充奇道：「這對於漢國有何利益？」

巫蠱妃子笑道：「若漢室強大，他必征服四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久必然把矛頭指向小小的漢國！因此唯有挑起其大亂，方可保住漢國的疆境！因此江錦衣與本王妃的目的與利益，均是不謀而合的！」

江充心動了，他沉吟道：「巫妃打算如何大亂漢室？」

巫蠱妃子微微一笑，忽又斷然道：「漢武帝不是崇信神仙之術麼？在他周圍，已有一批法師術士，本座自信比那等法師術士強上百倍！只可惜本座初到，缺一引見，而江錦衣恰恰是最佳人選！若你我聯手，還愁漢室不立刻大亂！」

江充不由點頭道：「好！這倒是一個絕佳的策略！但如何進行方妥？」

「很好，那便請到密室一聚細議！」

巫蠱妃子微笑道，然後她一躍而下，拉起江充的手，就向後面走去。

江充邊走邊看，竟見不到廟中任何廟祝與住持，心道：廟中之人，難道全被她殺了麼？她面如桃花，卻狠如殺星！

兩人手携手走進一間香房，卧具陳設。兩人剛坐下，便有一位綠衣女子端上香茶兩杯，送到面前。

「江兄，既然彼此目標一致，便是同道中人，不必客氣，此乃漢國名產雲霧茶，請江兄品評！」

那綠衣少女放下茶，向江充嫵媚的一笑，便走了出去，隨手把房門關上了。

江充端起茶來欲飲，忽然又放下了。

巫蠱妃子笑笑，也端起茶來呷了一口，笑道：「江兄莫非懷疑茶中有毒？」

江充默然，等於默認。

巫蠱妃子嘻嘻一笑，道：「本王妃若想下毒，豈用茶這等低劣法子！她把手一伸，接過江充那杯茶，把自己剛飲過的那杯向他一推。

江充見這杯她已先飲，料想必無下毒，這才端起杯來，一口飲盡，果然甚為甘美。

巫蠱妃子一笑，也將那杯茶一口飲了。

江充見巫蠱妃子的臉色越來越紅，那笑也越發的媚了，心中一驚，這才發覺自己全身也燥熱起來，丹田之火急欲發洩。

江充驚道：「你！你在茶裏放了甚麼？」

巫蠱妃子笑道：「媚藥啊！這

是特為老皇帝而設的，不然，他許多老婆，如何應付得了？」

江充這才知道，自己已着了巫蠱妃子的道兒。但此刻他身不由己，渾身似有火燒。

「江兄如果嫌熱，不如把衣服脫了吧！」

巫蠱妃子說着，伸出手來，替江充解衣。江充此時已心猿意馬，慾火難抑，只得任其擺佈了。其實亦是求之不得之事。

巫蠱妃子的玉指觸到他的肌膚，江充便如觸電一般，張開雙手，把巫蠱妃子狠狠抱住了！

就在此時，房門却被人一腳踢開，一位白衣男子站在門口，神色極為兇狠。

江充連忙鬆開雙手。

巫蠱妃子卻渾然不理，那雙玉手依然在江充身上撫摸。

「好啊！我以為你們在商量甚麼大事，原來幹此勾當！」

「怎麼？吃醋了？你有這個資格麼？你到處尋花問柳，便不許我快活一下？」巫蠱妃眼也不瞧白衣男子，不屑的道。

白衣男子便是邸都王子，他與巫蠱妃結伴同來，早已形同夫妻，他見巫蠱妃子那副媚態，怒火中燒，醋意大發，哪還按捺得住？

「你說要把這小子捉來共商大計，把我支出去京城查探，我真被

你騙了！」邸都王子咬牙道。

「大計小計，用不着你管，你出去！」巫蠱妃子恨恨道。

「出去？我先斃了他！」

邸都王子暗運功力，行掌如風，忽地向江充頭上拍去，掌心青黑，掌風腥氣撲鼻。

江充不知厲害，尚欲以「朝天掌」迎擊。

巫蠱妃子眼看不妙，疾忙一指點出，直取邸都王子的勞宮穴，巫蠱妃子的指甲長有半寸，指甲中藏有劇毒，邸都王子不敢硬接，將手掌撤回，卻飛起一腳，向江充踢去。

江充這才有暇，邸都王子腳尖未到，他兩腿一蹬，身子便從木窗中飛了出去。

邸都王子不敢與巫蠱妃子硬碰，他一個轉身，躍出屋外，追殺江充。

巫蠱妃子見邸都王子壞了她的「好事」，心中亦動了真怒，她的輕功比邸都王子還高，幾個起落，便擋住邸都王子的去路，怒道：「邸都！你敢公然與我作對？」

邸都王子被外面的冷風一吹，人也冷靜點了，他咬牙不語。

巫蠱妃子亦不想真與邸都王子鬧翻，便半怒半解釋的道：「我與江錦衣已商量妥當，你這一鬧，豈非壞了大事！」

連夜跑去晉見武帝，先行奏了他一本。

「陛下，臣已探知丞相公孫賀與陽陵大盜朱安世來往頻密，顯然意欲圖謀不軌！」

「江錦衣，你有何憑據？」武帝對江充的話似有不信，因此答話也冷冰冰的。

江充連忙奏道：「陛下倘若不信，臣有計令丞相自行向皇上呈報，由他親口證實！」

「你如此自信？」

「臣不敢有半句戲言。」

「好吧，朕就等丞相來見！」

這是昨晚江充晉見皇上的情形，今日公孫賀說用朱安世換取他兒子的平安，無疑證實了江充昨晚所奏不虛了。

武帝因此確認：丞相確與朱安世有勾結！

公孫賀以為得計，準備捕捉朱安世，但他自己也快大禍臨頭了！

此時相府家將盧冲，跑來向公孫賀請示：「相爺，末將抽調府中武士十三人，準備與楊衛尉一起行事，看相爺還有甚麼指示？」

「唔，」公孫賀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楊衛尉帶多少人馬？」

「大約有四十名兵丁及捕快。」

「好，人足夠了！」公孫賀點點頭道：「不過府中這十三人，須用黑布蒙面，別讓江湖草寇看出你們

邸都自知自己決非巫蠱妃子的對手，一時氣餒，恨恨的立在那裏，無話可說。

江充趁機走過來，道：「這位兄台是誰？」

巫蠱妃子沒好氣道：「他啊！邸都王子是也！一雙毒蛇掌據說很厲害！江兄可須小心了！」

江充微微一笑，道：「原來是邸都王子！失敬，失敬！」

「不錯！」邸都王子依然面露寒霜。

江充微笑道：「邸都王子想必是為保邸都國運而入京師？」

邸都王子冷哼一聲，「是又如何？」

江充微笑道：「既如此，可知中原有句話，叫小不忍則亂大謀？男女之好，貴在相知，其實知巫蠱妃子者，兄台還不如我。」

邸都王子是粗野之人，聞言不由一怔道：「為甚麼？」

江充道：「巫蠱妃子如此待我，她無非是略施小技，把我套住，令我死心塌地與諸君聯手，她之所動，其實只是一種手段而已，邸都兄又何必在意？」

江充厚着面皮的一番詭辯，竟把個邸都王子的怒氣打消了，他這等異域之士，對於男女情愛原看得極淡，怒火既消，醋意也就消除，他呵呵一笑，道：「是極！是極！」

彼此皆施手段各取所需而已，我又何必如此執着！邸都一時魯莽，江兄休怪。」

巫蠱妃子見江充果然大有心計口才，不由拍手笑道：「好個伶牙俐齒江錦衣，有你共謀，何愁大事不成？」

江充向兩人一揖，笑道：「彼此彼此而已！」

三人同歸於好，返回內室。

巫妃這才向邸都王子道：「長安城內，有何動靜？」

邸都王子道：「漢武老皇帝想神仙賜他不死藥，想得快發瘋了！另外，宰相公孫賀急欲湊足巨款，以贖其子公孫敬生命，有人發覺，他竟向陽陵大盜朱安世求助！」

巫蠱妃子道：「好極！老皇帝如此信仙神，江兄此時引見我等，包老皇帝對我奉如上賓！」

江充卻沉吟道：「公孫賀與朱安世見過面麼？邸都兄有無聽錯？」

邸都王子斷然道：「這不會錯！因為有人親眼見到朱安世從公孫府中出來！而且公孫賀的家丁被我以重金收買，也透露曾有神秘太漢進相爺書房密議！這還有假麼？」

江充一聽，立刻眉一揚道：「好極！江某有一條一石二鳥妙計，不但可致公孫賀於死地，除老皇



身份，或者乾脆冒充自己是錦衣直指江充手下的人吧！」

「末將知道，」盧冲答道：「不知相爺要活的還是要死的？」

「聖上要活人，因此一定不要被草寇知道你們是相府中人！」

盧冲走了，公孫賀這才鬆了一口氣，心道：這樣朱安世也就不會懷疑，他的友輩欲尋仇，也只會尋江充！江充啊江充，老夫這也叫一石二鳥之計！

※

※

長安西郊二十里外的言家莊。

莊主言無量，武功為江湖一絕，他的言家刀法，在江湖上從未遇上對手。

他的品格，也為江湖中人稱道，他仗義疏財，凡是江湖中人，窮苦百姓，有求於他，他從不加拒絕，因此他的人緣極好，朋友遍及天下。

不過，他的錢財，大部份卻是陽陵大俠朱安世的，他把盜來的錢銀放在言無量處，借他的手來救世濟貧。

言無量是一位員外，可以拋頭露面。

朱安世卻是一位欽犯，不敢露形跡。

江湖中人只知言無量仗義疏財，其中的內幕，就無人知曉了。

此時，天剛黑下來，言家的廳

堂便亮起燈來。

言無量與朱安世正在廳中小酌，朱安世身旁，站着一位少女，正是朱安世的女兒朱蝶兒，她濃眉大眼，英武不凡，又帶幾分女兒家的俏態。

「世侄女，不要光給我們斟酒，坐下來喝一杯吧！」言無量向朱蝶兒含笑，他很喜歡他這位世侄女。

「世叔在上，哪有侄女的位置？」朱蝶兒道，雖然她見了酒也直吞口水。

「江湖兒女，哪來這許多講究？坐吧！」言無量笑道。

朱蝶兒格格一笑，也趁勢坐下了。

「丞相府的人快到了吧！」朱安世略感不安的問了一句。

「朱世兄，我真不明白，為甚麼你竟對丞相這位浪子如此賣力氣！」言無量道。

朱安世歎了口氣，道：「非為其子，實為其父，當年公孫賀放我一條生路，如今他有難，我豈可袖手不顧？」

言無量沉吟道：「話雖如此，但只怕官場中人奸詐，朱兄墮入其圈套！」

朱安世苦笑道：「這也無可奈何，這條命就當是還給公孫賀便了！」

朱蝶兒一聽，濃眉一揚道：

「這不對！爹爹，你的生命屬於窮苦的老百姓，萬不可輕易拋棄！」

言無量亦沉吟點頭道：「蝶兒言之有理！朱兄，我看你還是先避一避好……」

言無量一言未畢，一名莊丁已氣急敗壞的跑進來報信道：「大事不好！莊……莊主！言家莊已被長安城來的兵勇包圍了！」

言無量一聽，酒杯一拋，砰然落地粉碎，「朱兄！你被公孫賀這小人出賣了！」

「卡察」一聲，朱安世手中的酒杯已被他捏碎，他霍地站起，道：「賢弟，看來愚兄連累你了！」

「你我同生死，共患難，這些話不必講了！我先出去看看！」言無量把長衫一擦，抽出掛在牆上的大刀，便疾奔而出。

朱安世道：「蝶兒，不是魚死，便是網破，你快去集合眾弟兄，準備拚死一戰！」

朱安世與朱蝶兒率手下的十多位弟兄，一齊湧出言家莊。只見言無量飛快的奔回來道：「朱兄，指名道姓捉拿你的，你快躲一躲！」

朱安世淒愴的一笑：「躲？躲甚麼？人家有備而來！賢弟，我先打頭陣，衝出去，你快帶弟媳等隨後趕來！」

言無量也知道今番是躲不過的

了，他咬牙道：「那好！我去召集莊丁，拚死一戰！」

朱安世等不過向前奔跑了二十餘步，黑壓壓的一羣兵丁便圍了過來。為首一人高喊道：「誰是欽犯朱安世？快快束手就擒，其餘均可從輕發落！」

朱安世手執一條鐵棍，大喝一聲道：「我就是朱安世，有本事的，就過來捉人便了！」他一句話未了，已殺入敵陣。

朱安世鐵棍迎頭向那高喊的人砸去，那人舉兩把吳鉤向上一封，竟沒有封住，連忙側身閃避，再以雙鉤絞住鐵棍，纏鬥起來。

朱蝶兒領十餘名弟兄，亦立刻加入戰陣。這十餘名弟兄，歷經百戰，跟隨朱安世多年，均非泛泛之輩，因此殺入陣中，虎虎生威。

不過前來圍捕的均是有名捕快或禁軍精勇，人人了得，因此雙方纏鬥，勝負難分。

朱安世與那使吳鉤的，單打獨鬥，他以為憑自己的功夫，不出十招，便可殺敗對手，伺機衝出重圍，引開兵丁，等言無量等脫身。

豈料三十招已過，依然殺得難解難分，不禁暗暗吃驚。

朱安世並不知道，與他接戰的是禁衛軍副統領楊衛尉。論武功造詣，比朱安世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內力上稍遜一籌而已，因此兩人

才殺個不分勝負，朱安世內力消耗過久，便決非楊衛尉對手，必敗無疑。

朱蝶兒手執快劍，與一名鏈子手迎鬥。她原以為主將已有爹爹接住了，其餘的決非強手，她與十餘弟兄足以應付。

豈料她碰上的卻是一名京城捕快，一條鐵鏈使得神出鬼沒，幾次把朱蝶兒手中的劍鎖住，若非朱蝶兒機警，兵器早已被其纏脫了。

雙方激鬥好一會，難分勝負，莊外小樹林中，又殺出一彪人馬，這十餘人全部黑衣黑褲，黑布蒙頭，原來正是丞相府的家將兵丁，他們眼見楊衛尉等一千人亦難以取勝，便連忙殺了出來。

朱蝶兒與鏈子手捕快纏鬥，那捕快功夫了得，又一次用鐵鏈絞住朱蝶兒的劍身，連力一拽，朱蝶兒身子站立不穩，眼看劍將脫手。

朱蝶兒猛一咬牙，擺出兩敗俱傷的架式，人隨劍飛，直向捕快撞來。

捕快大吃一驚，連忙一手拽鏈，另一手化掌向朱蝶兒胸口拍來。

朱蝶兒不躲不避，劍尖直指捕快胸膛，推刺過去，捕快欲躲，已自不及，朱蝶兒的劍刺中他的胸膛，他的一掌也拍在朱蝶兒身上，但劍長臂短，捕快先挨劍穿胸，這一掌的力度便大減。

朱蝶兒欲把劍身抽出，豈料劍已透胸而出，而且劍身還纏着鐵鏈，難以拔出。

此時她却感腦後生風，有兵刃向她直劈過來，她連忙撒劍，就地一滾，險險避了過去。

她躍身起來看時，原來是個黑衣蒙面人，只好咬緊牙根，徒手與之拚殺。

朱安世與楊衛尉單打獨鬥，本來旗鼓相當，但此時又有一名蒙面人加入戰陣，功力不弱，使的是鏈子錘，進可以擊，退可以纏住鐵棍，朱安世便漸感不支了。

恰好那面朱蝶兒頻頻遇險，朱安世心中一急，鏈子錘已擊向他的前胸，他連忙使出一招「昂首問天」，用棍去擋，豈料未擋住錘頭，卻被鏈身纏住。

楊衛尉趁機斜刺裏穿身而進，兩鉤一前一後，直指朱安世的腋下。

朱安世連忙側身閃避，但前鉤已鈎破衣服，傷及皮肉。他大喝一聲，用棍尾撥開前鉤，後鉤又至。看來再也閃避不開，他一記連環腿踢出，拚着被鈎擊中，也踢破對方的小腹。

楊衛尉惜命，那肯與他硬碰？立即收鉤後縱。

朱安世奮起神威，猛拽鐵鏈，對方卻也力大，只被他拽動數步，

鏈錘並未脫手。兩人身子已接近，各出一掌，砰地一响，雙方均倒退兩步，氣血翻湧。

「你是誰？」朱安世驚疑於對方的功力，不由說道。

「奉旨擒賊，錦衣直指江充指名要捉你歸案，朱大俠何必多問！這蒙面人道。」

蒙面人正是丞相府的家將盧冲，他提起「江充」，自然也是嫁禍於他，不過始作俑者，的而且確是江充。

盧冲與朱安世兩人難分上下，各自將兵器拆開，這時楊衛尉又欺身而上。朱安世應付兩大高手，已甚感吃力。

但他自知被捉的命運也必然難逃一死，因此雖自知不敵，但也只能死拚下去。

就在此時，後面莊中火光衝天，原來言無量召集家丁，喚來妻兒，打點停當，自知家園已難再保，乾脆放一把火燒了。

言無量一行十四五人，從火光中殺了出來，破釜沉舟，勢如瘋虎。

言無量手執大刀，衝在前面，厲聲大叫道：「擋我者死！」

言無量十四五人的加入，令朱安世等精神大振，抖擻精神，再度死拚。

楊衛尉見狀，亦高聲喝道：

「言莊主，你窩藏朝廷欽犯，罪已該斬，但如果你協助擒拿欽犯，尚可將功贖罪，莫要執迷不悟！」

言無量大刀一揮，砍翻了一名兵勇，一面大笑道：「言某窩藏欽犯，已該死有餘，何妨再加一條斬殺朝廷命官的死罪？死十次百次也是死，有何相干！」

盧冲卻向莊丁喝道：「言家莊莊丁聽着，我等奉朝廷欽旨，捉拿江洋大盜朱安世，你等與朝廷作對，不怕抄家滅族麼？」

眾莊丁奉莊主之命，前來廝殺，但並不知對手是誰，此時一聽對方是朝廷欽差，一時呆了，半數人竟不敢再動手。

言無量也向莊丁大喝道：「眾弟兄莫聽賊子胡說，他前來捉人，我等已是死罪在身，豈能倖免？不如衝出去，才有生路！」

眾莊丁一聽，也知束手就擒也是必死無疑，倒不如拚了，於是又拚命廝殺起來。

言無量和楊衛尉廝殺起來。朱安世身邊減少一個勁敵，便輕鬆了點，獨戰盧冲，勉強殺個平手。

朱蝶兒徒手戰黑衣蒙面人，已有三十多招，蒙面人也是相府武士，功夫了得，朱蝶兒徒手相搏，哪是他的對手？

那蒙面人一招「夜戰八方」，閃出一片刀花，朱蝶兒弄不清虛實，



迴避不及，肩上午中了一刀，血流如注，她痛叫一聲，忙尋退路。

朱安世內力消耗過度，此時已是強弩之末，他聽見朱蝶兒慘叫，愛女心切，招式一亂，便被盧沖一鎗擊中膝蓋，一條腿跪了下來。

言無量聽得朱蝶兒尖叫，刷刷兩刀，劈開對手，就向喊聲衝去。

楊衛尉本來就衝着朱安世而來，只要提到朱安世，就可交差，因此並不追殺言無量，反向朱安世這面衝過來。

言無量見官兵的力量太強，人數已大佔優勢，而且人人武功了得，深知此戰已萬難取勝，便使用地堂刀法向那蒙面男子捲去。

蒙面漢子不敢接，連忙退避，豈料退到朱蝶兒身邊，朱蝶兒右肩負傷，還有左手，她連起左掌，拍中蒙面漢子，蒙面漢子用刀反擋，言無量已滾到，趁勢一刀砍了蒙面漢子的一條右腿，解了朱蝶兒之危。

朱安世此時卻已險象橫生，他傷了一腿，只得傷腿跪地，連棍護身，卻被楊衛尉趁他防鐵鏈之際，雙鉤齊出，朱安世若不撒棍，手臂定被斬斷。

朱安世只好撒棍，盧沖的鎗錘又一下擊中他的胸口。

朱安世剛倒地，楊衛尉的雙鉤已封住他的咽喉了！

朱安世知道自己已難倖免，大叫道：「言兄！不要顧我，快帶小女殺出去吧！」

言無量四下一看，莊丁和朱安世手下的弟兄已死傷過半，官兵已大佔優勢，他的妻子與孩兒是否身亡，也無從知悉。

言無量心道：為今之計，只有拚死護蝶兒殺出去，為朱安世留一點血脈便了！

言無量已存死念，他對朱蝶兒道：「蝶兒，快隨世叔身後，我護你出去！」

朱蝶兒血染衣衫，早已昏然欲跌，她牽掛爹爹，不肯就走，言無量把她一手拖住，硬衝而出。

此時兩蒙面漢子衝了上來，封住去路。言無量拚了死念，便只攻不守，招招是拚命打法，蒙面漢子心怯，閃開一條血路。

言無量拖住朱蝶兒，跑了三十步，朱蝶兒一跤摔倒，言無量轉身把她抱起，拚力一推：「蝶兒！你先走！我替你斷後！」

朱蝶兒被一推數丈，轉身一看，言無量已一個跟頭，亦差點摔倒，原來他已被黑暗中打來的一支暗鏢傷了腰部。

言無量忍痛前奔。終於越走越遠，衝出戰圈。

兩人逃出言家莊五六里遠，上了一座山丘，已是精疲力竭，狼狽不堪了。

站了。

站在山丘上向下望去，言家莊火光衝天，但已聽不到拚殺聲了。

朱蝶兒不知爹爹是生是死，心中一酸，不由痛哭起來。

突地嘆的一聲，朱蝶兒連忙轉身，只見言無量已摔倒地上。

「世叔！你，你怎麼了？」

「我中了毒鏢……看來走不了啦！」

言無量嘴唇青黑，說話有氣無力，顯然毒性發作，神仙難救。

「世叔，你可不能丟下我呀！我孤零零一人，何處投靠？」朱蝶兒傷心得悲呼起來。

「侄女！莫哭……潼關附近，有座華山，頂……上有位絕世高人……若他肯傳你武功……可報……仇……仇……仇……言無量已氣絕身亡。」

朱蝶兒撫屍慟哭，哭得人也快昏了，她已無力挖土坑葬屍，只好把言無量的屍身拖到隱蔽的山洞，用碎石掩蓋好，然後叩頭道：「言世叔！你安息吧，蝶兒若不手刃賊子，誓不為人！」

朱蝶兒深知自己絕不能輕生，因為能替爹爹和世叔報仇的，就只有她孤身一人了。

漢武帝劉徹高坐於龍位，挺胸凸肚，接受羣臣的參拜。

半空中劃了一圈，尖聲叫道：「執旗手何在？」

四名綠衣女子，手舉四面大旗出列，站於四方位置，四旗四色，一面綉龍，一面綉虎，一面綉熊，一面綉羆。

巫蠱妃子喝一聲「起」，四女便將旗向空中一拋。

四面旗便在半空中殺將起來，撞作一塊，猶如互相廝殺，直瞧得武帝和羣臣目不轉睛。

一會，四面旗又驟然分開，三面旗「砰」然倒地，只剩一面屹立不倒。一位綠衣女子上前執住，眾人一看，未倒的旗上綉了一條龍。

巫蠱妃子向漢武帝賀道：「陛下！龍旗乃陛下漢家朝廷之兆，其他三面則異域小國，龍旗不倒，代表陛下的江山永固，萬年長春！」

巫蠱妃子這是用巫術來拍馬屁。

漢武帝深信此道，被拍得心花怒放，他大聲叫道：「好！女法師神術無邊，朕賞你黃金十斤！」

「謝聖上龍恩！」

巫蠱妃子抖擻精神，繼續施法。她向台下的江充一瞥，江充會意，高聲喝道：「帶犯人！」

只見兩囚犯被推了進來，披頭散髮，木枷套鎖。正是公孫敬與朱安世。

漢武帝老了，他全身筋肉鬆弛，皇冠下兩鬢花白，額頭的皺紋如刀刻，顴骨高高地鼓了起來。但他那雙眼睛，雖然混濁，但轉動時，仍不時射出威嚴的寒光，猶如鷹隼捕食，令大臣們不寒而慄。

錦衣直指江充身披那件皇帝御賜的錦衣，出班奏道：「啓奏聖上，恭請陛下及衆位大臣前去觀看其神驗之術。」

今朝劉徹心緒甚佳，笑謎謎的道：「江錦衣，你說她真能將每人的心計密謀誘出來麼？」

朝臣們聽罷均悚然心驚，暗道：若然如此，豈非人人自危？

江充卻昂然答道：「不錯，陛下，只要她一施法術，犯罪之人就如老僧入定，然後毫不隱瞞，道出自己的圖謀罪行。」

劉徹不由點頭微笑道：「如此，豈非比朕的大理寺卿更管用十倍麼？」

江充不知道劉徹這話是何含意，不敢回答，他停了停，又小心的奏道：「臣還有奏。」

劉徹心情好，居然含笑點頭道：「江錦衣奏上來便了！」

江充道：「前日，臣碰上太子的信差在御道上奔馳，臣將他捕獲，交付審判。太子派人求情，要求釋放信差，臣不敢允准，得罪了太

萬分，另外一人，他不敢正面相觸，內心驚慌，連忙把頭垂下。

因此公孫敬和朱安世均沒法見到公孫賀。

兩人被獄官推押入內，首先見到的是皇帝劉徹。

朱安世自知已萬難倖免，咬牙挺立不跪。

公孫敬卻帶枷趨前幾步，撲地跪倒，哀告道：「罪臣公孫敬參見皇上，願聖上開恩，釋臣死罪。」

漢武帝臉上毫無表情，心裏卻自語道：「你有罪無罪，待會自有分曉！」

江充未等皇帝開口，便令典獄官把兩人分開，一個立於東側，一個立於西側，又喝了聲「跪下」，隨即兩人的內膝被人一踢，雙雙跪了下來。

巫蠱妃子輕邁蓮步，走下台來，她先走到公孫敬的身前，媚語道：「你看我的眼睛！」

公孫敬在驚恐中不由抬頭一看，見是一位美貌的女法師，這一望，他的目光便被吸住了，再也不由自主，漸而腦中竟一片空白。

巫蠱妃子又曼聲細語道：「睡吧！睡吧！」一面伸出玉手，在他腦門直撫到下巴，公孫敬的眼皮當即垂下，鼻子吸入一陣淡香，便猶如熟睡一般的茫然無知覺了。

巫蠱妃子轉而走到朱安世面前

皇帝在上，人人不敢仰視。但

仍有人偷偷抬起眼皮，極欲瞧瞧這

子，臣向陛下請罪！」

劉徹道：「當臣子的，唯君之命是從，理應如此，江錦衣何罪之有！」

君臣心中俱皆一震，暗道：這江老披着皇上御賜錦衣，連太子亦敢得罪，此人膽子之大，當真非同小可！今後可莫得罪於他！

劉徹稍停又道：「若衆卿家無事啓奏，這便起駕上林苑！」

此時丞相公孫賀心中忐忑不安，因為他已把欽犯朱安世捕獲，用以交換兒子的生命，但皇上竟隻字不提，這到底爲甚麼？

上林苑是皇帝的御花園，如今這御花園內，已紮起一座平台，平台上站着巫蠱妃子和邛都王子。

巫蠱妃子已換上法衣，法衣奇異奪目，顏色多變，法衣上下，綉了怪鳥奇獸，面前的一隻香爐，已點上香，煙霧繚繞，他正用這煙氣熏劍。

邛都王子則仍然是一身白衣，他站於一側，儼然是巫蠱妃子的得力臂助。

巫蠱妃子手下之人，已在台下排出兩行。漢武帝到後，請他到台上落座，其餘衆臣，全被圍在圈外，並無座位，只好人人站着，低頭垂手。

巫蠱妃子如何施展神妙法術。

巫蠱妃子向劉徹參拜道：「南國法師巫蠱妃子參見陛下，願陛下萬歲，萬萬歲！」

劉徹含笑點頭道：「法師免禮，請自便開壇施法！」

「遵旨！」巫蠱妃子答應一聲，回歸台前，把劍一揮道：「火君何在？」

一名紅髯大漢，從行列中走出來，向巫蠱妃子一抱拳，道：「火君聽令！」

「火君何在？」

又一名黑髯大漢，走出來道：「水君聽令！」

「火君施火！」巫蠱妃子發號令道。

「火君」走向場中，那裏早放了一堆乾草，「火君」張開大口，呼氣噴出，但見嘴中噴出一條火龍，直射草堆，草堆當即烘烘燃燒起來。

巫蠱妃子又大喝道：「水君滅火！」

「水君」即疾速衝近草堆，一口噴去，卻是一條水龍，水龍着處，火勢頓滅，漸而熄滅，最後只剩一團白煙。

衆大臣已瞧得目瞪口呆，心道：放水容易滅火難，人的肚子裝下如此多水，卻是絕無可能作假！

武帝也不禁燃鬚點首。

巫蠱妃子抖擻精神，手中劍在



，如法炮製起來。

朱安世卻知這妖女會催眠巫術，先自把眼閉上，又屏住呼吸，巫蠱妃子竟無法可施。

巫蠱妃子眼珠一轉，便在身上掏出一條手帕，揚了揚道：「這是洗心革面帕，只要用絲帶掛在他面前，這大盜便能惡氣全消，洗心革面也！」

朱安世一聽，心中恨極了這妖女，心道：今日已萬難倖免，但萬不能被這妖女施法成功，任其驅策，壞了朱某一生英名！

他打定主意，便趁巫蠱妃子掛手帕時，猛地張口一咬，把她最長的中指咬住了！

巫蠱妃子痛極，她另一掌運足內力，向朱安世腦門拍下，迫他吐出指頭。豈料朱安世已拚着一死，也不肯被人凌辱，迎上巫蠱妃子一掌，硬生生把她的一截指頭，咬了下來。

巫蠱妃子的內力了得，這一掌拍下，朱安世內力已被折磨殆盡，萬難抵受，應掌而倒，已然長逝。

漢武帝恨極朱安世這位陽陵大盜，他怒喝道：「亂刀分屍！」

衆侍衛騰身而上，一陣亂刀，把朱安世斬得血肉模糊。

衆大臣直看得心驚肉跳，作聲不得。

巫蠱妃子自行止血，又走上法

台。

武帝已被她迷住，忙道：「法師受傷，朕深感不安，法師是否要下去先行歇息一會？」

巫蠱妃子內力精湛，這點傷根本不以爲意，她回道：「謝陛下恩典，但不必了，還是請江錦衣開始審問公孫敬，陛下便可知其中全部內情！」

江充先過來向武帝奏道：「啓奏陛下，臣是否可以就地問案？」

武帝道：「快快當場問案！」

江充即招來筆吏，擺好審案桌。他坐在桌前，面對公孫敬，輕聲問道：「跪在下面的可是太僕公孫敬？」

「是！」公孫敬回話清晰，但雙眼緊閉，武帝在台上是看不見的。

「聽說你擅自動用北軍公餉，可有此事？」

「是，我聚賭輸了錢，玩妓女又花銷甚巨，於是斗膽挪用公餉！」

江充故意一頓，瞥一眼公孫賀，公孫賀已滿額冷汗了。

江充忽然又問出一句更令人震驚的話來：「聽說你還與大將軍衛青之子衛伉，數次到邑公主、陽公主那兒，日夜盤桓，內有奸情，是否如此？」

此言一出，羣臣驚駭，因爲邑公主和陽公主是皇后衛子夫所生的

二女和三女，亦即武帝的親生女兒

；而衛伉則是衛子夫弟弟衛青大將軍的兒子，亦即武帝的甥兒！

此事牽連到如此顯赫人物，這還了得？

豈料公孫敬居然直認不諱道：「是！我與衛伉藉着表親之誼，常到宮中找兩位公主玩耍，後來，我們見她們深宮寂寞，就……」

「就怎麼了？不必驚慌，慢慢地說。」

「就，我與邑公主，衛伉與陽公主，私下作了兩對夫妻。後來，後來……」

公孫敬說到此，渾身一抖，似極不願說，但又不受自己的舌頭控制。

江充一見，連忙道：「後來怎樣？說！」

公孫敬的舌頭不受控制，終於道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話：「後來我們圖新鮮，換了過來，我便與陽公主……」

「氣死我了！」台上，武帝大叫一聲，將手中的酒杯砸在台上，摔得粉碎。

江充連忙奔到台下，匍匐在地，爬前幾步，腦袋如搗蒜般叩在地

上，一疊連聲的說道：「罪臣該死！罪臣該死！罪臣不該深問下去，請聖上保重龍軀！」

江充自然知道，他此舉是出皇

宮內苑的大醜，當着這許多大臣面

前，皇帝隨時便把他先行斬了洩憤。但江充亦知道，武帝就算要斬他，也必然在皇后衛氏家族之後，這口惡氣，他就已經出夠了！

哼！你劉姓人當日殺我江姓全家，今日我亦要教你做父親的，親手殺掉自己的骨肉！江充恨恨的暗道。

好一會，武帝才將內心的憤怒壓下去，看見江充尚匍匐在地，抖個不停，這才緩緩的道：「不干卿事，再問下去！」

江充知道老皇帝已中計，但又故意道：「望陛下恕罪，臣不敢再問。」

武帝果然更斷然道：「再問！再問！」

越是不叫做的事，他越是要做；越是不許問的事，他越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這便是漢武帝劉徹的個性，江充對此早就摸透了。

江充站起身來，走回自己的問案桌。此時羣臣班中已起了騷動，公孫賀因受刺激太深，已昏厥癱軟在地，旁有兩名大臣扶起也無力，急得無法可想。

江充只作不見，坐在問案桌前，再問道：「我聽說你不僅與公主私通，還知道皇上常上甘泉宮，你父子商議，曾經教人在御道中間，埋藏木偶，那木偶寫上皇上的名字

，衛青急步上前扶住，太子劉據也連忙在另一面扶着。

「我的兩女兒，她們……」

「陽、邑兩公主，我兒衛伉，公孫賀丞相全家，全被斬殺！」

衛青乾脆一口全部道了出來。

衛子夫大叫一聲，人便昏過去

了。

太子劉據聽說兩位妹妹被殺，深知其中冤枉之極，不由悲痛萬分。

「母后寬心！人死不能復生，母后節哀順變！」太子劉據抑制心中悲痛，撫慰衛子夫道。

「好，好，劉徹！你竟絕情絕義，僅憑妖人之語，便殺了自己的骨肉女兒！」衛子夫咬牙切齒，恨恨不已。

「母后禁言！」劉據見母后竟敢罵起父皇來了，周圍尚有宮女，連忙制止道。

衛青對侍立一旁的宮女道：「你們出去。」

宮女們連忙退出。

衛子夫已有些失了理智，咬牙罵道：「有本事，就把我們母子也殺了吧！」

衛青面色肅然，悄聲道：「有一便有二，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下一步說不定便要向太子下手了！」

衛子夫悚然心悸道：「真，真

江充心花怒放，他一拍驚堂木

，喝道：「先將丞相公孫賀拿下，

，竟圖以妖法加害皇上，可有此

事？」

「是有其事！」

「那木偶現在何處？」

「埋在半途！」

此時巫蠱妃子及時高叫道：「那木偶埋在何處，我法眼已見了！」

她轉身向武帝奏道：「皇上可派人，按我所繪圖形，即可將木偶挖出來了！」

漢武帝早已氣得發昏，連話也說不出來，只猛力的點了點頭。

巫蠱妃子即在紙上繪了一幅地形圖，交與邸都王子，邸都王子又交與江充，江充當即交由大理寺卿派人去挖掘。

江充此時從軍吏那裏取過供狀，執起公孫敬的手指按上指印，然後跪呈漢武帝，恭敬的奏道：「臣江充，已審訊完畢，現將供狀呈上陛下。」

漢武帝一擺手，讓身旁的黃門太監接過狀紙，厲聲喝道：「將公孫賀全家，邑、陽兩賤女，還有衛伉，全部下獄，聽候處決！」

所有的供辭，均出自公孫敬之口，並無逼供，當着衆大臣面前，誰敢不信？漢武帝爲示自己鐵面無私，無奈也只好向自己的骨肉下毒

手了！

江充心花怒放，他一拍驚堂木

，喝道：「先將丞相公孫賀拿下，

打入天牢！再派錦衣衛，入內苑拿

邑、陽兩公主，並逮衛伉入天牢！」

### 痛心疾首 游龍驚夢

皇后衛子夫，坐於深宮之內，此時已悲不可禁，六神無主。

太子劉據，在她身邊，溫言撫慰，但太子劉據仁慈寬厚，在此大難關頭，已沒有任何主意了。

漢武帝易暴易怒，在愛情上也朝三暮四。他最初寵幸皇后陳嬌，但遇上平陽公主的歌女衛子夫後，便把陳嬌打入冷宮了。

衛子夫爲漢武帝共生三女一男，男的便是太子劉據，太子劉據年已三十八，兒子已經十八歲，但接任皇位依然遙遙無期，幸而劉據生性老實安詳，太子之位才保持下去。

近日漢武帝的心，又全部放在皇妃楚婕妤身上，原因是楚婕妤懷胎十四月，生下皇子劉弗陵，同堯帝一般十四月而生，劉徹因此立刻將楚婕妤居住的宮封爲「堯母門」。

巫蠱妃子在上林苑的施法，皇后衛子夫與她的胞弟衛青均沒有前去觀看，事後得知，爲時已晚，邑、陽兩公主及衛伉已被打入天牢中去了。

衛子夫連忙傳來衛青，托他去

二女和三女，亦即武帝的親生女兒

；而衛伉則是衛子夫弟弟衛青大將軍的兒子，亦即武帝的甥兒！

此事牽連到如此顯赫人物，這還了得？

豈料公孫敬居然直認不諱道：「是！我與衛伉藉着表親之誼，常到宮中找兩位公主玩耍，後來，我們見她們深宮寂寞，就……」

「就怎麼了？不必驚慌，慢慢地說。」

「就，我與邑公主，衛伉與陽公主，私下作了兩對夫妻。後來，後來……」

公孫敬說到此，渾身一抖，似極不願說，但又不受自己的舌頭控制。

江充一見，連忙道：「後來怎樣？說！」

公孫敬的舌頭不受控制，終於道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話：「後來我們圖新鮮，換了過來，我便與陽公主……」

「氣死我了！」台上，武帝大叫一聲，將手中的酒杯砸在台上，摔得粉碎。

江充連忙奔到台下，匍匐在地，爬前幾步，腦袋如搗蒜般叩在地

上，一疊連聲的說道：「罪臣該死！罪臣該死！罪臣不該深問下去，請聖上保重龍軀！」

江充自然知道，他此舉是出皇

宮內苑的大醜，當着這許多大臣面

前，皇帝隨時便把他先行斬了洩憤。但江充亦知道，武帝就算要斬他，也必然在皇后衛氏家族之後，這口惡氣，他就已經出夠了！

哼！你劉姓人當日殺我江姓全家，今日我亦要教你做父親的，親手殺掉自己的骨肉！江充恨恨的暗道。

好一會，武帝才將內心的憤怒壓下去，看見江充尚匍匐在地，抖個不停，這才緩緩的道：「不干卿事，再問下去！」

江充知道老皇帝已中計，但又故意道：「望陛下恕罪，臣不敢再問。」

武帝果然更斷然道：「再問！再問！」

越是不叫做的事，他越是要做；越是不許問的事，他越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這便是漢武帝劉徹的個性，江充對此早就摸透了。

江充站起身來，走回自己的問案桌。此時羣臣班中已起了騷動，公孫賀因受刺激太深，已昏厥癱軟在地，旁有兩名大臣扶起也無力，急得無法可想。

江充只作不見，坐在問案桌前，再問道：「我聽說你不僅與公主私通，還知道皇上常上甘泉宮，你父子商議，曾經教人在御道中間，埋藏木偶，那木偶寫上皇上的名字

，衛青急步上前扶住，太子劉據也連忙在另一面扶着。

「我的兩女兒，她們……」

「陽、邑兩公主，我兒衛伉，公孫賀丞相全家，全被斬殺！」

衛青乾脆一口全部道了出來。

衛子夫大叫一聲，人便昏過去

了。

太子劉據聽說兩位妹妹被殺，深知其中冤枉之極，不由悲痛萬分。

「母后寬心！人死不能復生，母后節哀順變！」太子劉據抑制心中悲痛，撫慰衛子夫道。

「好，好，劉徹！你竟絕情絕義，僅憑妖人之語，便殺了自己的骨肉女兒！」衛子夫咬牙切齒，恨恨不已。

「母后禁言！」劉據見母后竟敢罵起父皇來了，周圍尚有宮女，連忙制止道。

衛青對侍立一旁的宮女道：「你們出去。」

宮女們連忙退出。

衛子夫已有些失了理智，咬牙罵道：「有本事，就把我們母子也殺了吧！」

衛青面色肅然，悄聲道：「有一便有二，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下一步說不定便要向太子下手了！」

衛子夫悚然心悸道：「真，真



會如此？」

衛青精於謀略，對眼下的情勢，自然看得比衛子夫清楚。「你想，皇上用法一向嚴苛，近年更甚，他既殺了兩位公主，又正寵幸楚婕妤、劉弗陵母子，此時只要有人在皇上面前挑撥，皇上必然懷疑太子懷恨在心，父子關係便難以維持，太子之禍也就不遠了！」

「依舅父之意，該當如何？」劉據惶惶然道，在此關頭，他竟毫無自衛的主意。

衛青沉思片刻，緩緩說道：「一是辭去太子之位，釋皇上之疑；二是暫時冷靜處之，相機以謀！」

劉據嚇得連忙道：「舅父小心，這是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矣，外甥決不願為！」

就在此時，一宮女在門外稟道：「黃門蘇文，來傳皇上聖旨。」

太子劉據皺眉道：「這蘇文可惡，專察我等隱私！」

蘇文已走了進來。

「黃門蘇文，參見皇后、太子、大將軍。」他抬起頭來，不動聲息的一笑。

「免禮，皇上有何旨意？」劉據道。

「陛下請大將軍於建章宮函德殿見駕。」

衛青立即站起身來，對衛子夫

道：「皇姐暫且寬心，待我參見皇上，再來陪皇姐敘話。」

衛青不敢停留，即隨黃門蘇文去了。

太子劉據因母后傷心過度，不敢返回自己宮中，坐在她床前，陪母后叙話，一邊等舅父回來，他知道此次晉見，必定與妹妹處斬的事有關連。

夜晚掌燈時分，大將軍衛青又顫巍巍的跑來，他一面擦汗，又一面欣喜的道：「還好，還好，皇上是要我們寬心的。」

衛子夫餘恨未釋，道：「他說甚麼來了？」

衛青道：「臣去晉見皇上，皇上周圍無人，想是單獨召見臣的。臣說兒子不檢點，犯下罪行，望陛下釋我不殺之罪。皇上好言安慰，又問臣道：『聽說朕處決了邑、陽二位公主，皇后與太子十分驚恐，可有其事？』臣當即奏道：『邑、陽二位公主是皇后親生骨肉，皇后悲痛，那是人之常情，望陛下鑑諒。』」

衛子夫緊張的道：「那他怎麼回話？」

衛青道：「皇上說：『朕豈不悲痛！自二女與你兒子和公孫敬逆亂倫綱，已為羣臣皆知，朕若不施嚴法，何以立威？何以服衆？朕處事決絕，任後世人唾罵，卻把一個仁

慈皇帝交給太子去做，有甚麼不好？聽說他們母子心情不好，認為朕不再寵愛他們了，其實哪有其事？望大將軍將朕的話，轉傳皇后。』臣連忙叩首，以示謝恩。皇上臨走又特別說道：『大將軍還可轉告太子，由朕來承當施暴、殺戮之苦，由他來享仁君之福，有甚麼不好？』顯見皇上用心一片良苦。」

衛青末了特別道，他此時對漢武帝已深信不疑了。

皇后與太子劉據，見衛青這麼說，兩人懸着的心，也終於放了下來，不再小心戒防。

「如此說，皇上並無換太子之意麼？」衛子夫悄悄的說道，這是要堅守的最後防綫。

「不會，皇上專門對臣講這番話，就是要教皇后和太子放心。」衛青肯定的道。

「嗯，這就好了！」皇后道。

皇后知道，只要太子能當了皇帝，其他均可以容忍，到太子登位，手中操生殺大權，就絕不會像現在這樣忍氣吞聲了。

「皇后是否去面見聖上？向皇上請不該疑懼之罪？」衛青不放心的道。

衛子夫此時心情輕鬆了點，她點頭道：「正應如此，皇兒，你也辛苦了，回宮休息去吧！」皇后對太子劉據說。

「遵母后懿旨！」

太子劉據，與衛青大將軍一道離開了。

漢武帝自誅殺二親女及丞相公孫賀全家後，便任命巫蠱妃子為國師，邛都王子為副國師，冊封江充為「御使」，又降下旨意：國師及御使可以出入宮廷內苑，只要查出有不利於皇上的圖謀和隱私，便可先斬後奏。

巫蠱妃子身懷各種奇毒，不知不覺間便使妃嬪和宮女迷性亂言，一時間，相互告發，競相指控，宮中處處有「詛咒皇帝」之人。

這些人胡言亂語，又都當着皇帝的面前，漢武帝如何不信？他下令屠殺，短短數日內，便有數百妃嬪和宮女，連同牽連進去的王公大臣，被漢武帝降旨處斬。

漢武帝越殺人，心中就越煩亂。

江充趁機又奏道：「陛下神思不寧，此乃妖魔作怪之故，是否請國師到陛下寢宮內驅魔降妖，助陛下消災納福？」

漢武帝此時對巫蠱妃子已極為信任，當即允准。

豈料這是江充與巫蠱妃子事先商議好的。

巫蠱妃子使劍在武帝寢室內亂趕一陣，趁機播下催幻迷心之毒。武帝本就心緒不寧，這下更為厲害

府而去。

自公孫賀全家被處決後，劉徹已任命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劉屈氂亦即劉徹的侄兒。

而公孫賀的宰相府，已由其斬決之時起，便賞賜給巫蠱妃子了。

江充此去，就是去向巫蠱妃子告知皇上恩准搜查內苑大權的喜訊。

太子劉據在自己的太子宮內，已是日夜不安，煩躁不堪。

自那日劉徹讓大將軍衛青捎話予他後，他以為從此恢復平靜，只要小心謹慎，不出差錯，便可免卻殺身大禍，進而可以順利接任漢室皇位。

豈料錦衣直指江充卻得勢不饒人，竟帶領外族女巫，到處在內宮挖掘，搜尋木偶。不幸他挖出的木偶，還帶有血跡，然後追捕宮中涉嫌埋木偶之人。

所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用燒紅的鐵鉗，或鉗肉，或燒灼皮膚，在慘號悲呼聲中，無辜之人只好「坦白」交代，供出「同黨」，於是，宮廷中哀號不斷，從京城長安，到三輔，直到各郡各封邑，竟因此誅殺數萬人。

劉據似乎看見一張網，正漸漸向他收攏，這收網之人，便是錦衣直指江充。

倘若舅父衛青健在，他還有所仗恃，衛青手掌兵權，戰功顯赫，武帝尚有所畏懼，但不幸衛青因悲悼兒子衛伉慘死，已在數日前病故，因此劉據的太子之位，他也自知岌岌可危了，甚至生命也行將難保。

劉據有子劉進，是他與魯國美女史氏所生；劉進長成後，又娶涿郡美女王翁須為妻，生子劉詢，出世未及數月。

劉據的妃嬪，常在他面前哭訴，江充、蘇文等人到處搜查，挖掘之苦，亂哄哄的令他心煩，但又一籌莫展。

黃門太監蘇文一直與劉據過不去，他負責替皇上監視太子宮的一舉一動。而現下蘇文已與欽差大臣江充勾結，兩人狼狽為奸，他更難對付。

不過若束手待斃，任人宰割，又於心不甘，如何處之？劉據已亂了方寸。

此時宮女稟道：「太子少傅石德大人求見。」

石德是他的老師，感情一向尚好，這時舅父已去世，他可以信賴的人，便只有石德老師了，因此他差人請來石德，共商應對之策。

石德年邁，白髮白髯，但依然精神矍鑠，他時常面對太子，因此不必行大禮，只作問安道：「太子

會如此？」

江充道：「這便是了！此事國師已有所察，她要微臣來向陛下請安，國師說如偶有夢幻，而且木偶人小而弱，那埋木偶之人必甚為遙遠，可能不在長安和三輔之內；但

，即使白日小睡，夢中也見無數木偶人，手執利器，向他追襲。

漢武帝時時被嚇得夢中驚叫，醒來時一身冷汗，漸而身子漸弱，精神恍惚，很多事過目即忘。

江充自知已踏出一步，他已與衛皇后家結下深仇，日後一旦太子劉據掌權，他就必死無疑，因此下決心早日置衛家於死地。

此時趁武帝精神恍惚，他的第二步毒計又施展出來了。

江充前來未央宮承明殿，晉見劉徹。

「皇上龍體是否大安了？」江充道。

漢武帝此時視江充如心腹，歎氣道：「唉！陛這些天越來越睡不安寧，看來朕真的老了！不會久享龍位了！」

江充內心暗笑，忙奏道：「陛下下洪福齊天壽與天永，哪來老態？只是因仍有亂臣賊子詛咒皇上，及將木偶人埋於地下，詛咒皇上！」

漢武帝大點其頭道：「是呀！朕睡夢中，果見千百木偶妖人，亂舞利器，欲加害朕，令朕睡不安寢！」

江充道：「這便是了！此事國師已有所察，她要微臣來向陛下請安，國師說如偶有夢幻，而且木偶人小而弱，那埋木偶之人必甚為遙遠，可能不在長安和三輔之內；但

若常來惡夢，且木偶人大而強，那所埋木偶及施咒陛下之人，就必近在深宮內苑了。」

漢武帝驚道：「不錯，朕不但常來惡夢，而且木偶妖人肥而大，兇猛得很！國師說否可替朕把此等大逆不道除去？」

江充略一沉吟，便道：「陛下，此事微臣怕難遵命。」

漢武帝眼一瞪，道：「怎麼？卿不想替朕除惡辟邪，安享太平？」

江充忙道：「微臣不敢，只要陛下龍體平安，臣萬死不辭！只是，只是……」

漢武帝見江充吞吞吐吐，不悅道：「只是甚麼？」

江充道：「只是深宮內苑，臣豈敢到處挖掘，遍地搜查？」

漢武帝一聽，居然點點頭，斷然道：「原來江錦衣為此遲疑，好，從今日始，朕授你與國師有權到處挖掘，遍地搜查，朕另外派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黃門蘇文協助於你，聽你調遣。只要真能挖出埋藏的木偶和埋木偶之人，那怕朕之御座，亦可以移動！」

「謝陛下恩寵！」江充歡欣地奏道：「有陛下此言，江充定不辱所命！」

江充走出未央宮，得意洋洋的乘上他的八人抬的大轎，向原宰相



「好，好，」劉謙漫應一句，然後，又對妃嬪子女道：「你們都迴避，我與老師對酌兩杯，進兒留下。」

這時他的兒子劉進年已二十，為人穩重老成，比父親還更有見識。劉謙還向宮廷侍衛官方倚華學過武藝，而方倚華的師傅便是太白山慧心道人的女弟子。

劉謙曾有心讓劉進上太白山拜慧心道人為師，但方倚華說慧心道人久厭塵世，已關門不再收徒，她是師傅的關門弟子，劉謙只好打消此念。

劉謙跟方倚華學藝十載，又向石德學文，因此可算文武雙全，劉謙留下他，亦是想聽聽他的見解。

酒菜擺了上來，劉謙叫劉進在旁斟酒，然後舉杯道：「老師請飲此杯。」

「殿下不必客氣！」石德謙道，但還是舉杯一飲而盡。

「進兒也敬老師祖一杯！」劉謙亦敬酒道。

「再喝，老夫便要醉了！」石德

道。劉謙道：「三杯為敬，老師再喝一杯。」

「不喝了！不喝了！」

「那老師先進菜，再喝一杯，喝完三杯，我有事向老師請商。」

石德不但文才出眾，而且精於武功，因此酒量甚佳，平日不敢放縱，但此時自知情勢非常，便慨然道：「那好，老夫便再飲一杯！」

劉謙待石德喝了第三杯，便道：「老師深明目下情勢，可否指教於我？」

石德捋鬚沉吟，道：「殿下坐於地震之中，火山之上。」

劉謙忙道：「然則如何處之？」

石德道：「皇上嚴峻而殿下仁和，處事察世本有不一，不一便生間隙，加上宵小之人，從中挑弄事端，巫蠱毒案，不時興風作浪，皇上已自多疑，再經不起離間之言，而江充之輩，鳴鑼已指殿下，因此殿下大難已然不遠矣！」

劉謙歎了口氣，苦笑道：「此點我其實已知，因此請老師來，參詳一個萬全之策。」劉謙一頓，又接道：「我打算辭去太子之位，退居山林以避禍，老師以為如何？」

「不妥，殿下雖有退讓之心，但並無退讓之路。」石德斷然道。

劉謙道：「為甚麼？」

石德道：「江充之輩已設巫蠱毒案，殘害邑、陽兩公主，與衛氏一族結下仇怨，亦即與殿下勢成水火，因此你雖有退讓之心，但對手卻認為你並無寬仁之意，因此必欲置你於死地而後已，而且蠱毒之案，遍及全國，殿下即使遠避天涯海

角，仍是其網中之魚。」

劉謙皺眉道：「然則如何是好？」

石德道：「易經有云：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噬者合也。」

劉謙忙道：「老師請詳釋之。」

石德道：「討好而追隨別人的，必生事端，隨卦變為蠱卦；事變中方能創造大業，故為臨，臨是君臨之意。因此，目下正是殿下乘大亂而君臨天下之機。」

劉謙亦曾動過此念，但僅一閃即逝，因此石德據易經卦提出此點，他仍然大吃一驚。「為臣子者，豈敢叛君叛父？」

劉謙在一旁插話道：「爹爹，石師祖所言甚是，待祖父皇離開長安之日，起內衛兵力，先誅江充和巫女，再向祖父皇陳述實情，此為上策；倘若進展順利，民心所向，便可逼使皇祖讓出帝位，由爹爹登位，尊皇祖為太上皇。一旦實權在握，皇祖雖不願，亦無可奈何！」

「不，」劉謙搖頭道：「此事非同小可，還是改日再議。」

就在這時，外面傳來太子宮監的喝聲：「你是誰？殿下正在小歇，誰也不見！」

接而便聽一位年輕女子的笑聲：「嘻嘻，此乃當朝國師，你難道有眼無珠，不認得麼？」

話音未落，門已似被風吹開，閃進一女，正是巫蠱妃子。

劉謙一見，想起兩位姑姑被殺，早已對巫蠱妃子恨之入骨，他連起掌力，向巫蠱妃子當頭拍去，一面喝道：「何方妖女，不經通傳，敢闖太子宮？」

劉謙之意，是先下手為強，詐不認識，先斃了巫蠱妃子再說。

巫蠱妃子却以曼妙的姿式，便已避開一掌，改用兩指之力，去夾劉謙的手腕，嘴裏也故意道：「皇上授我勘察內宮大權，哪裏均可去得，你是誰家小娃娃，敢阻本國師去路！」

劉謙見她招式怪異，也迅速變招，一掌抽後，二掌向前，去切巫蠱妃子的手腕。

巫蠱妃子輕「噢」一聲：「你這小娃娃，身手還不弱，可惜碰上本國師！」她嘴裏嬌笑着，手是不停，伸出的手變抓為托，眨眼間就拆了五、六招。若非巫蠱妃子不欲傷人，劉謙早已遭她毒手了。

「住手！」太子劉謙喝住劉進，隨即對巫蠱妃子說道：「原來是國師駕到，失敬失敬，國師來此有何見教？」

「嗯，到底是太子爹，有點風

無情了！」

巫蠱妃子一擰身，已從窗戶中飛了出去，快如鬼魅，禁宮高手中，無人可及。

劉謙見她身手如此了得，又添了一重憂慮，心道：就憑她如此功夫，又得父皇寵信，可隨意在禁宮內苑活動，她若向我下毒手，簡直易如探囊取物！

劉謙怔怔的發呆，不知石德和劉進何時走了進來。

「爹爹，那妖女說了些甚麼？」

劉謙道。

劉謙歎了口氣，道：「她要我封她為太子妃，她便助我登上皇位，我拒絕了她。」

劉進眉一揚道：「好！莫讓妖物纏身！否則後患無窮。」

石德卻沉吟道：「殿下，這妖女的毒計驚人，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殿下拒絕了她，她便大有可能向殿下下毒手了！」

\* \* \*

巫蠱妃子被太子劉謙所拒，果然老羞成怒，她回府之後，立即派人召來「御使」江充、按道侯韓說、御史章憲、黃門太監蘇文。

巫蠱妃子定下一條如何向太子下毒手的陰謀奸計。

巫蠱妃子百密一疏，忘卻了一位邱都王子的存在。

巫蠱妃子自與江充勾搭上後，

沒漢家女子如此多禮教，但可替太子爺帶來一個江山！」

巫蠱妃子也不客氣，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便端起了酒杯。

「國師請！」

「太子爺不陪我飲一杯？」

「不勝酒量。」

「怕酒中有毒？」

「哪裏，哪裏！」

「太子爺，奴家乃外族女子，

沒漢家女子如此多禮教，但可替太子爺帶來一個江山！」

「此話怎說？」太子劉謙微一怔道。

巫蠱妃子微微一笑，俏臉迷人：「聽說太子妃已於半年前去世，真的麼？」

「不錯！」

「那太子看奴家如何了？」

「艷若桃李！」

「奴家可配做太子妃？」

此言一出，劉謙不由嚇了一跳，他還未見過有女子如此放浪的。

「劉謙無此福氣！」

巫蠱妃子不以為忤，反嬌笑一聲，道：「太子爺自然知道目下的處境！巫蠱之案令太子與皇上父子太不相容，下一步如何？太子想必也知道了？」

「知道又如何了？」

「當今之世，能救太子者，除我巫蠱妃子外，還有誰人，太子想必清楚這點？」

劉謙點了點頭：「知道又如何？」

巫蠱妃子一笑：「若要我救太子，需有個條件。」

劉謙沉住氣道：「甚麼條件？」

巫蠱妃子格格一笑，道：「太子你先奏準皇上，封我為太子妃，反正我在滇國的王妃地位說變就變，不當回事。然後我便可保太子平安無事，而且保你很快便可登上皇位，當然太子登位後，我做了皇后

子，需有個條件。」

劉謙沉住氣道：「甚麼條件？」

巫蠱妃子格格一笑，道：「太子你先奏準皇上，封我為太子妃，反正我在滇國的王妃地位說變就變，不當回事。然後我便可保太子平安無事，而且保你很快便可登上皇位，當然太子登位後，我做了皇后

子，需有個條件。」

劉謙沉住氣道：「甚麼條件？」

巫蠱妃子格格一笑，道：「太子你先奏準皇上，封我為太子妃，反正我在滇國的王妃地位說變就變，不當回事。然後我便可保太子平安無事，而且保你很快便可登上皇位，當然太子登位後，我做了皇后

子，需有個條件。」

劉謙沉住氣道：「甚麼條件？」



江充的人材自然比蠻荒邛都天子有情趣多了，因此巫蠱妃子對邛都的熱情便大大的退減。

邛都王子對女人的佔有慾極大，他爲了圖謀大計，與江充勉強分享巫蠱妃子，本就時時暗地咬牙，如今卻被江充幾乎獨佔了巫蠱妃子，這口氣他如何忍得下？

不過邛都王子也自知非巫蠱妃子的對手，而且他目下在漢朝副國師的地位，也是巫蠱妃子庇蔭他得來的，他不敢公然與巫蠱妃子鬧翻。

邛都王子一口惡氣無處發洩，便向京城煙花着手了。他終日留連花叢，常常深夜始歸。

這一晚，他直到夜半時分，才帶了八分醉意，回到巫蠱妃子的府第。

邛都王子拍了巫蠱妃子的門幾次，不見開門，以爲巫蠱妃子怒他尋花問柳，自知不是，便不敢發作，蹣跚到院牆邊，一個縱躍，上了牆頭，再一躍而下，準備返自己的臥室。

此時星月隱退，一片黑暗。

邛都王子躍入院內，已感奇怪，朦朧中，他失了路向，左撞右插，只聽虎嘯狼吼，又覺陰風慘慘，直如鬼魅世界。

邛都王子一驚，酒意便清醒了大半。

他自恃武功絕頂，強打精神，向前撞去。驀地一隻斑斕猛虎，張開血盆大口，向他撲來，他怪叫一聲，連起七成掌力，一掌拍去，虎頭登時應聲而斷。

他自己的手掌，也隱隱生痛，定睛看時，原來拍斷的卻是石柱上的一塊！

邛都王子的怪叫，立刻引出回音：「是邛都王子麼？」

邛都王子聽出是巫蠱妃子的聲音，便忙道：「是我！怎地今夜如此作怪？」

巫蠱妃子恨恨的道：「不知哪來的妖人擺下這個陰符百獸大陣，要與我等爲難，你快向我靠攏過來！」

此時，半空中忽地傳來一聲桀桀怪笑：「不愧是巫蠱妃子，居然識破我的陰符百獸大陣，難得，難得！既然識得，那你就施展一下，將此陣破了吧！」

邛都王子欲想在巫蠱妃子面前逞能，討回她的歡心，聽聲辨位，大喝一聲，身似大鵬飛將起來，向怪笑聲處撲了過去。

邛都王子撲了個空，身形跌落下來，定睛看時，下面似有一隻野狼蹲伏，心道這是妖法，不過是一塊石頭而已，便放心落下。

豈料那塊黑石驟然變形，從中倏地刺出一劍，黑夜中一泓劍光射

出，想必不是作假的妖法！

邛都王子不敢大意，飛身欲躍起，倒翻出去，豈料那劍光奇快，他的一脚已被劍尖刺着，直透鞋底，雖未穿透，但已受傷不輕。

邛都王子怒火中燒，他武功不弱，但被人偷襲，一招便傷了左腳，他疾速四下一撲，欲尋刺他的洩恨，但已失形踪。

巫蠱妃子及手下十餘人，此時也被捲入陣中，左衝右突，動彈不得。

巫蠱妃子睡至半夜，聽外面有異動，便掠出來，豈料早有人在巫相府花園之內擺好陣法，她躍進花園，便被陣法困住。

巫蠱妃子起初委實被陣法弄得狼狽之極，她一會碰上虎豹熊羆，一會又碰上鷹隼猿象。她拚力死戰，才知是一些山石花木，亭台池榭。

她手下之人也躍出來救助，但豈料均成了困獸，左衝右突，狼狽不堪。

巫蠱妃子此時已冷靜下來，尋思破陣之法，突聽兩聲慘叫，又有兩名手下遭了暗算。

巫蠱妃子大怒，她忽地大叫一聲道：「火君何在？」

「火君」與她心意相通，一聲呼喊，立刻張口一噴，一股怪火便向怪笑聲處噴去，半空亦一陣光

亮。

「嘿！算有點道行！」光影中，一位頭戴花白髮髻、身穿灰袍的老者，從一塊山石向另一塊山石躍了過去。噴火的火光稍縱即逝，連人的面孔也未看清。

巫蠱妃子氣極，暗中摸了一把毒器，待怪笑聲起時，猝然射去。

只見那灰袍人突脫了腰間葫蘆，取去蓋子一拍，葫蘆中飛出一團煙霧，把他渾身遮住，毒器竟攻不進去。

就在此時，又有慘叫聲响起，巫蠱妃子手下的一名綠衣少女，又遭了毒手。

巫蠱妃子恨極，但又無所施其技，固不知對手何在，她的使毒手段和武功均失去效力。

巫蠱妃子無奈，便發聲示警，招呼邛都王子和手下人向自己這面靠攏，心道：自己人招到身邊，分站八方位，只守不攻，雖不能破陣，但起碼可以自保。

但衆人要移動過來，卻比登天還難。

邛都王子幾次聽巫蠱妃子的呼叫，便不顧一切的向這邊挨近。

他才走了四五步，便見前面有一頭獨角怪獸擋路，他不敢貿然出掌了，悄悄潛近，想看清了，再施殺手。

豈料剛挨近去，那怪物的獨角

之內，竟噴出一團紅煙，迎面撲來，幸而邛都王子練有一雙毒蛇掌，久經毒練，等閑的毒物毒不倒他。

怪物噴煙之時，邛都王子迅即一掌拍去，那怪物被掌風擊揚，向後飛逃。

邛都王子不捨，縱身撲了過去，他的雙手已抓住怪物，感覺不對，正欲鬆手，人卻落下，「撲通」一聲，他已跌落池塘。

怪物入手，立刻化作一隻龐大的犀牛。

邛都王子心中氣怒之極，他向岸邊涉水而過，將近岸邊，見一棵柳樹斜斜伸出一枝，便順手向柳枝抓去，抓個正着，欲使力騰身上岸，他此時已有點亂了神智。

他抓住的柳枝，原來卻有利劍套在柳枝空心之內，趁他立腳未穩之際，一劍倏地刺出，正中他的前胸。

邛都王子大喝一聲，雙手抓住未刺入的劍身，他不能借物傳毒，而且一抓之下，力度也很強猛，便將持劍的人拖入水中。

利劍已透背而出，對手離他更近，邛都王子兩手雖已無力，但終於搭上對方的脖子，掌中毒觸到對手的脖子，立刻中毒昏厥，栽落池塘。

邛都王子臨死這才看清，對手不過是一名身披狼皮的娃兒。

巫蠱妃子把人召集到身邊時，只剩下不到七、八人了。

巫蠱妃子尚未受傷，但也狼狽不堪，衣衫不整，打了一個時辰，竟連對手的底細亦未弄清，豈非丟人之極？

巫蠱妃子怒極反笑，大叫道：「何方妖人，暗中算計，算甚麼本事了？」

「嘿嘿！」黑暗中有人桀桀怪笑：「暗中算計？你那妖巫毒蠱之術，便很光明正大麼？」

巫蠱妃子不由語塞，她心知自己與江充所謀，與對方的暗中偷襲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巫蠱妃子不欲與對方鬥口，便尖叫道：「你敢現身與我單打獨鬥麼？」

「嘿，你以爲貧道不敢？」話音未落，遠處飛出一人，三兩下起落，便到了近處：「火君，你只管使點火出來，讓貧道亮一亮相！」

那「火君」一次嘴內只能噴火三次，他已噴了兩次，他張口一噴，直向「老道」噴去。

火光閃處，只見一位高瘦老人，青衣長衫，手執一隻大葫蘆，臉上木無表情，不知是否套了面具，還是本來面目如此。

巫蠱妃子已打定主意，只待老道現身，她就立刻進擊。

因此火君噴火之際，老道甫一

現身，她便即如大鵬展翅，一掠而至，手中利劍，直指老道咽喉。

那老道似乎也料到巫蠱妃子輕功如此了得，暗吃一驚，連忙後退數步，又將葫蘆一拍，一股煙霧噴了出來，巫蠱妃子揚袖驅趕時，老道已失踪影。

一聲怪笑聲又起：「巫蠱毒妃，這回你是偷雞摸狗了吧？」

「我就殺了你這條老狗！」

「公狗母狗，母狗公狗，一窩狗快活大門！哈哈，好極了！」

巫蠱妃子一聽，氣瘋了，她決心非殺這老道不可。

就在此時，她手下的人又發出尖叫，她回身看時，似有三條黑影，偷襲過來，正與她手下打了起來。

巫蠱妃子拚命沉住氣來，掠回中間，着火君、水君各守一方，準備再作第二次突襲。

原來老道名公孫卿，是原宰相公孫賀的遠房親戚，由公孫賀向漢武帝引介。漢武帝任命他爲尋仙使者，到各地尋訪仙踪。

公孫卿遇害時，公孫卿尚在外面流連，待他回宮中，公孫卿全家已被殺了。

公孫卿回來後，發覺自己的靠山已失，漢武帝又寵信巫蠱妃子，他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爲了自保，他必須先下手除去巫蠱妃子。

公孫卿經過一番密謀，便在巫相府的花園內設下這個「陰符百獸大陣」，企圖一舉殲滅巫蠱妃子。

公孫卿除去邛都王子時，已失了一童子，剩下三童子替他效力。三童子一叫方亮、一叫方明、是兄弟二人，另一童子卻叫右童子，死去的那位則叫左童子。

三童子此時見巫蠱妃子等人不再亂闖，抱元守一，便各佔一方，身披獸衣，突襲過去。

「火君」三把火已噴完，失去最厲害的武器，只好以一雙肉掌迎戰。方亮童子的武功不弱，又用左手劍，刺挑出劍均與正常人相反，直把「火君」弄得手忙腳亂。

另一面是「右手劍」方明與「水君」廝殺，「水君」精於噴水滅火，方明弄不明噴出的水是否有毒，因此處處戒備，便反而落了下風。

剩下那名「右童子」，專攻三位綠衣女子，綠衣女子功夫本來不弱，但碰上這等妖陣，被那些怪物嚇破了膽，功夫只剩不到三成，不到片刻「右童子」便把其中一名綠衣女子的手臂砍了下來。

巫蠱妃子一見，嬌喝一聲：「小子，納命來！」她身形飛過綠衣女子頭頂，利劍向那「右童子」刺去。

「右童子」用劍一架，覺對方的劍力道奇猛，自己手捏的劍幾乎被



他震飛，眼看生命難保。

此時公孫卿也及時趕到，葫蘆中一股濃煙，疾向巫蠱妃子噴去。

巫蠱妃子心道：「來得好！她不怕正面交鋒，就怕對方躲在暗處施毒手，因此她不管煙霧是否有毒，劍身在公孫卿劍上一搭，在煙霧中繼續前衝，同時左手指甲一彈，一縷毒氣，疾射而出，猶如暗器。」

公孫卿濃煙噴出，左手小弩箭也疾射而出，巫蠱妃子猝不及防，右肩登時中箭，公孫卿也並不輕鬆，蠱毒在煙霧中穿射而來，雖被阻隔大半，但仍有少許鑽入公孫卿的腹中。

「右童子」在煙霧中功力大增，三名綠衣女子眼不見物，功力大減，不到一會，便有二名綠衣女子傷在「右童子」的劍下。

巫蠱妃子在煙霧，不見公孫卿，又不見「右童子」，若施蠱毒，又怕傷了自己人，無奈只好重躍回中心。

她右臂上的小弩箭雖然只有半尺長，但卻有一小半插入她的雲門穴，右臂再抬不起來。

巫蠱妃子萬不敢在此時退縮，因為她深知退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她只好劍交左手，拚命支撐戒備。

此時，「火君」已被「左手劍」方亮刺殺。「水君」口內的水也噴盡了，方明一劍便把「水君」的腦袋削去

一半。

此時公孫卿定欲置巫蠱妃子於死地，他吸入少許蠱毒，一時並無大礙，便一手執葫蘆，一手執弩箭，撲了過來。

巫蠱妃子一見不妙，手中劍一拋，取出一枚輕易不用的救命「毒彈」，救命毒彈輕易不出，因為隨時可以令雙方均同歸於盡。但於此危急關頭，巫蠱妃子也顧不得許多了。

巫蠱妃子把「毒彈」運內力向陣中一擲，大喝一聲：「眾弟子退！」也不管她的人是否退得出來，她先就飛掠遁入黑暗中去了。

公孫卿聞聲知不妙，連忙亦一個全速倒縱，方亮、方明也隨後倒躍。

但「右童子」正與三名綠衣女拚殺，一時退避不及，竟立刻中毒身亡！

「救命毒彈」的厲害由此可見，當世任何高手亦畏其三分！

巫蠱妃子躍出陣外，躲入黑暗中，渾身脫力，再也無力反擊，只好靠在一塊石上，將氣息拚命抑止，以避殺身之禍。

公孫卿身上的蠱毒也開始發作，他不敢再逗留了，讓方亮、方明背起死去兩童子屍身，連忙撤出丞相府花園。

巫蠱妃子直到天明，四下再無

動靜，這才敢悄然返回府中。

這一役她的手下已死傷殆盡，連印都王子亦一命嗚呼，這對巫蠱妃子的打擊非常慘重，幾乎連她欲奪漢室天下的雄心亦失去了！

江充調動二百餘人，浩浩蕩蕩，向內宮禁地而來。

先前搜宮，他從極少見到皇帝的美女身上搜起，一來想試一下皇帝的心態，二來向皇后衛大夫和太子施壓力。

現在已摸清漢武帝的確多疑怕死，便膽氣大壯，此番直搗中宮，便是欲一舉置太子劉據於死地。

江充等人直闖長樂宮，在長樂宮門口，將人馬分成兩批，一批由按道侯韓說、御史章叢帶百餘人，去搜掘皇后衛子夫的禁地，另一批由他與黃門太監蘇文率領，搜查太子宮。

這兩批人馬，舉鋤扛鎗，進入禁宮內地，引來不少太監、宮娥觀看，但誰也不敢發問，因為都被「巫蠱之案」嚇破膽了。

太子宮的一名小太監匆匆向太子劉據報訊：「殿下，大事不好啦，江御史大批人馬前來，說要掘地三尺搜木偶人呢！」

劉據聽了大吃一驚，心道：江充等奸賊真的要向我母子再下毒手了！但對方挾聖旨而來，恐怕阻擋

不住。

劉據無奈，只好率了皇孫劉進等十餘人，立站宮門，想阻擋江充與其餘人入宮。

江充來至近前，見太子立於太子宮門口，無奈一揖道：「御史江充，參見殿下！」

劉據沉住氣，道：「江御史，所為何來？」

「奉皇上聖旨，挖掘咒皇上的木偶。」

「我是皇上親子，豈有兒臣作出害父皇之事，這宮門不必進去了。」

江充哼一聲道：「殿下說哪裏話來，皇上有令，即使木偶埋到聖上御座之下，也有權搜掘，何況一個太子宮！」

江充盛氣凌人，劉據忍得住，劉進卻按捺不住，他怒指江充，道：「江充！你陷害王公大臣，害死我兩位姑姑，你以為無人敢找你算賬麼？」

江充一聲冷笑：「想不到皇孫劉進有此膽量，敢阻奉旨欽差！來人，將皇上手諭展開！」

黃門太監蘇文立刻將手中黃絹展開，高舉頂上。

「劉據、劉進，見聖旨尚不下跪麼？」

劉據父子無法，只好悻悻然跪倒在地，劉據身後的隨從，亦跪倒

護！

江充答應了，他深知巫蠱妃子的武功雖然厲害，但畢竟是異族女子，比起心計，她就遠不及他這位中原人士！

接着，眾人又談到搜查的事，決定務須及時向皇上稟報，盡快將太子置諸死地，以免夜長夢多，打虎不成反被虎傷。

但巫蠱妃子身上有傷，不能動身，便決定由江充四人，第二天便起程上甘泉宮。甘泉宮距長安二百里，健馬也得大半天路程，當天自然是趕不及了。

太子少傅石德，把太子宮四周的挖掘慘狀一看，便向劉據一揖，道：「殿下，石德準備向皇上辭去少傅之職，先向殿下辭行。」

劉據驚道：「我目下正如坐火坑，老師竟於此時捨我而去。」

「老夫雖老，但還不想死，我怕被人無辜殺了！」

「這話怎說？」

「殿下，若再軟弱下去，被人刀架脖子還不敢反抗，腦袋還保得住嗎？殿下的腦袋保不住，作殿下老師的人，豈有命在？因此，我不如早辭官職，退隱山林，或許可以保住生命。」

劉據此時亦已知危機眼將臨，他再忍讓，亦難逃一死。便道：「若依老師之言，從何着手！」

了一片。

蘇文寧笑一下，吟道：「着令御史江充、國師等，搜尋宮內木偶及埋木偶之人，並派按道侯韓說、御史章叢、黃門蘇文協助從事，任何人等，不得阻撓！欽此。」

江充喝道：「劉據、劉進聽清沒有？」

兩人只好回道：「聽清了。」

「那還不閃開！」

劉據雖貴為儲君太子，此刻也只好起身，乖乖向江充等奸佞小人讓出路來。

太子宮內外，登時雞飛狗走，娃娃哭宮女叫，亂作一團。

江充和蘇文指揮人到處挖掘。劉據見狀，只能搖頭歎氣，劉進卻氣得發抖，捏着拳頭直想拚命。

如此大掘了一個時辰，並無搜到木偶，江充與蘇文使一個眼色，便逕直向太子的寢室走去。

劉據不敢阻擋，見狀便帶了劉進等人跟了進去。

蘇文命役卒又推倒太子的臥床，叫掘土專家挖床底下這塊地，頓時磚土亂飛，直挖地三尺。混亂中，蘇文忽然高聲大叫：「挖到了！挖到了！」隨即他高高舉起一個尺長帶土木偶，衝出門來。

劉據一見，登時目瞪口呆。劉進怒喝一聲道：「搗甚麼鬼？這是你偷帶進來，有心誣陷！」

陷！說着便衝向過來搶。

蘇文雖然不會武功，但人詭詐，他將高舉着的木偶縮回胸前，雙手抱緊，一個地翻，滾到江充腳下。

劉進身手快捷，竟沒阻住，氣得飛腿欲踢，那江充大喝：「我身披錦衣，又有聖旨在此，誰敢胡來？」

劉進踢出的腿，萬般無奈，只好又硬生生的縮了回去。

江充高聲道：「殿下和太子宮諸人聽着，在太子宮已掘到木偶一堆，還有用綢緞書寫的詛咒皇上的文字，江充不敢隱瞞，這便立即奏明皇上，聽候皇上聖裁！」

江充說罷，領着蘇文，大模大樣地走出太子宮，竟誰也沒敢阻攔。

這班人走後，劉進便跌足道：「江充這一去，爹爹的大禍便不遠了！」

劉據亦知事態嚴重，生死一髮，卻沒了任何主意，只一疊連聲道：「快請石德老師，快請石德老師！」

江充等人與高采烈，走出長樂宮，此時，韓說、章叢等，也已同樣聲稱挖到皇后禁宮埋的木偶。

此時漢武帝劉徹，已遠在長安二百里外的甘泉宮，他一來避開長安的惡夢，二來也好任由江充等人



石德道：「殿下有皇上的符節沒有？」

劉據道：「有，父皇每次出宮，均把符節交到太子宮。」

石德斷然道：「那就可矣！用符節先發中軍騎士，再發宮廷禁衛，封鎖城門，先將江充、巫蠱妃子等人逮捉，格殺勿論！」

劉據素來沒主意，此時便道：「既然如此，老師你來當軍師，進兒，你負責指揮。」

劉進一聽，大喜道：「是，孩兒遵命！」

城外似有輕微腳步聲，劉進習武，耳力也甚佳，他叫了聲：「甚麼人？」旋即衝出門外。

門外原來是小黃門太監王弼，他受蘇文指派，前來監視太子的動靜，聽得太子已有心作反，連忙欲走，卻被劉進發覺了。

王弼見劉進追出，拔腿狂奔，正好前面走來兩人，劉進大叫道：「別讓這小子跑了！」

那二人便使了個絆腿，把王弼絆倒，反手執了起來，劉進認得，這是方士公孫卿的左右兩位持劍童子，公孫卿與江充有仇，這就夠了，正好拉他加進來行事。

「快將他押進來！」劉進命令道。

方亮、方明兩童子把王弼扭進太子宮，摔在地上。

「此人已聽到說話，留他不得。」劉進對劉據道。

劉據早就恨透這些奸佞太監，便道：「斬了！」

劉進手起刀落，王弼的人頭便掉了下來。

「左手劍」方亮與「右手劍」方明此時才向劉據跪下道：「參見太子殿下！」

「你二人為何前來？」

方亮方明道：「師傅昨晚已向巫蠱下手，夜設陰符百獸大陣，已把巫蠱妃子手下大半殺死，副國師叩都王子亦被殺，但巫蠱妃子逃脫，師傅也中了她的蠱毒，臥在床上，他怕巫蠱妃子奏明皇上，有殺身之禍，着我二人前來投靠太子，以求庇護。」

劉據心中不由歎了口氣，暗道：「你等可知連我也自身難保了！」

劉進怕父親又改變了主意，而且王弼已殺了，再容不得半點猶疑，便對方明方亮二人道：「你二人可敢再去殺巫蠱妃子？」

方亮方明道：「有甚麼不敢？我倆正要找她逼取解藥呢！」

「很好，」劉進道：「我這裏有十幾名侍衛，全部交與你二人，去把那妖女殺了！」

「得令！」二人站起身來。

「還有，見到錦衣直指江充、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及太監蘇文

，格殺勿論，不留活口，知道嗎？」

「是！」

「還有，你二人準備一塊布，到時蒙上鼻子、嘴巴，小心妖女使毒，見面後別說話，殺了再說。」

方明、方亮二人率十餘名太子宮侍衛，立刻奔了出去。

此時劉據與劉進身邊，並無兵力，劉進即令太子宮舍人無且，去未央宮長秋殿，通報女侍衛官方倚華，請她協助，順便通知皇后衛子夫。

方倚華是劉進的武師，若知道此事，不會不理，劉進深知此點。

接着，劉進又派出太子宮的兩名太監，持符節調動中軍騎士，自己帶了兩名太監，親自前去找魏郎中，調動他的宮廷錦衣衛。

\* \* \*

「左手劍」方亮、「右手劍」方明，帶十餘名侍衛，乘馬車直闖巫蠱妃子的原宰相府。

在宰相府門口，衆人下馬，即一擁而進。

巫蠱妃子內力精湛，雖然受傷，但耳力極佳，外面些微移動，便已知道，她深知公孫卿中了她的蠱毒，必然不會罷休，會派他的徒弟前來逼索解藥。

此時一聽來者竟是十多人，不敢正面相碰，便決定避開。

，方明右手劍已倏地刺出，正中他的小腹。

方亮的劍也疾向章籟斬去，章籟一閃，這一劍便落空了。

韓說面部扭曲，彎腰想抓劍，方明飛脚一蹬，韓說便倒在地上，了。

江充此時已取劍在手，大聲叫道：「武士何在，快抓刺客！」

隨着喊聲，衝出來幾名武士，武士正好從蘇文立脚處突入，蘇文見機會來了，嗤的一聲，便從那側門中溜了出去。

那面方亮一劍刺空，再踏前一步，又向章籟劈出一劍，章籟只得再退，豈料身後太子宮的侍衛已舉刀劈來，章籟那還避得了？一刀齊肩而下，慘叫一聲，立刻一命嗚呼。

江充武功不弱，有劍在手，尚能擋幾招，但加上四五名武士，也決非方明等人敵手，因此邊打邊撤，退出廳堂。

衝出廳堂的四、五名武士，很快被方明等砍殺，方明方亮退出廳堂，追殺江充。

江充此時已把府中隨從召了出來，江充身懷異志，自然身邊有幾名助他的死士，因此衝出來助他的，竟有六七十之衆。

方明方亮等十餘人，衝進院落，反被江充等人包圍住了。

她悄悄起來，疊好被子，忽然又用筆在紙上一連寫了幾行字，然後忍痛縱身上屋樑，躲在門牆一角，手中握着一枚最後的「救命毒彈」，以防萬一。

不一會，方明方亮帶幾人闖入她的臥室，方明已用布蒙嘴，悶聲道：「這是她的臥室！」

方亮道：「噢？怎麼不見了，莫非逃了？」

這時一名侍衛看見案上的紙條，拿起遞了過來。

方明揭開口布，唸道：「公孫老兒，我暫回滇國去也，解藥三年後再說！」

「果然逃了！」

「這下怎向殿下交代？」

「快去報告殿下，封鎖城門，她或許尚未逃出去。」

「其餘呢？」

「去一人報告殿下，其餘人隨我去殺錦衣御史江充！」

衆人低議一陣，便一齊衝了出去。

巫蠱妃子從樑上躍下，她聽了方亮方明的對話，不由大吃一驚，知道這是太子劉據，率兵謀反了！

自己與江充已與太子宮結下深仇，他這次叛變，首誅的必是她與江充！

巫蠱妃子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她也顧不得江充了，經「陰符謀害公卿大臣？」

方明、方亮已知不是他死，便是己亡，心道：擒賊先擒王，先殺了江充再說！

於是兩人挺劍直刺入重圍，逕取江充。

但江充身邊亦有死士相護，方明、方亮奮起神威，一連刺翻了數名。

此時劉進正持符節，前去調動宮廷錦衣衛。錦衣官魏郎中起初不信，但見劉進所持符節確實皇上調兵之物，而劉進又是皇孫身份，不敢違抗，便乾脆交出兵權，自己退避一旁。

劉進於是率錦衣衛，直奔江府，捉拿江充而來。

方明、方亮雙劍聯手，一連刺翻幾名死士，江充雖然人多，但依然被方明、方亮困住，動彈不得。

就在此時，江府中又擁進一彪人馬，爲首的正是皇孫劉進。

劉進高聲喝道：「皇上符節在此，捉拿江充！其餘人馬，放下武器，一律不予追究！」

江府中人，原來不明就裏，以爲有強盜入襲，這才被江充調動斬殺，如今一聽到劉進持皇帝符節，率錦衣衛而來，登時鬥志全消，拋下武器，不再反抗。

章籟道：「蘇公公可惜下身已淨，到時只好當個大總管掖庭公了！」

黃門太監蘇文道：「我當甚麼？」

章籟道：「到時楚婕妤奏明幼皇，江御史當宰相，韓爺封王，我討個侯爺當當！」

黃門太監蘇文道：「我當甚麼？」

江充又道：「這四歲孩兒當太子，他的母后楚婕妤不知如何感激我等呢！」

章籟湊趣道：「到時楚婕妤奏明幼皇，江御史當宰相，韓爺封王，我討個侯爺當當！」

黃門太監蘇文道：「我當甚麼？」

章籟道：「蘇公公可惜下身已淨，到時只好當個大總管掖庭公了！」

就在此時，方明方亮已率人闖了進來。

方明方亮出符節，喝道：「誰是江充？皇上有令，立斬無赦！」

四人這下驚得一呆，韓說問道：「皇上近衛中，怎的沒見過你，豈非假冒？」

「你是誰？」方明反問一句。

韓說是侯爺身份，料想皇上就算殺江充，也決不會爲難他，便傲然道：「按道侯韓說！」

方明眼一亮，又指着章籟問：「你呢？」

「御史章籟。」

「蘇文，黃門太監蘇文。」

方明冷笑一聲，手指江充道：「你便是江充？」

此時，進屋之人已移動身形，成包圍之勢。江充奸滑，方明等進屋之時，便知不妙，暗暗退至牆角，那裏懸着他的長劍。

黃門太監蘇文也很好詐，深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已準備開溜！

按道侯韓說尚不知究竟，喝道：「你連我等也不識，必是假冒無疑！」

方明右手執劍，左手執符節，踏上一步道：「你可看清這符節了？」

韓說伸手欲接符節，細加辨認



江充見大勢已去，想要逃脫，已被方亮方明執劍逼住，自知勢非其敵，只好束手就擒，不作無謂抵抗，先保住生命再說。

方明、方亮向劉進稟告捉拿經過，劉進得知巫蠱妃子與黃門蘇文均已逃脫，便面有憂色，因為他知道，若二人逃到甘泉宮，必然向皇祖父劉徹哭訴，被其搶先一步，形勢便很不妙了！但他此時只掌握了禁衛軍，守城部隊並不屬內宮統制，因此無可奈何。

劉進等把江充押入太子宮，請劉據發落。

劉據恨江充入骨，令人把他綁在樹上，親手執刀，走上前去，怒罵道：「奸賊！為何殘害漢室臣民？」

江充自知與太子已勢成水火，一旦被他拿住，落在他的手上，便萬無生理，他呵呵一笑，道：「江某大仇已報，要剝要殺，悉隨尊便，囉嗦甚麼？」

劉據一刀砍去江充的左臂，道：「這一刀為丞相公孫賀全家報仇！」

劉據第二刀砍向江充的右臂，道：「這一刀替我表弟衛伉報仇！」

劉據一刀緊接一刀，連聲道：「為我妹妹邑公主、陽公主報仇！為所有無辜慘死巫蠱毒案中人報仇！」

劉據共向江充連砍十八刀，把江充砍成一團肉塊，才把刀一拋，仰天喊道：「江賊啊江賊，你也有今日！」

他命太監取酒來，面對江充屍首，連飲三杯，又將酒杯一擲：「呵呵！今晚手刃仇敵，痛快呀痛快！」

劉進待父親的心情平復下來，才道：「那巫蠱妃子和黃門蘇文，被其逃脫，很可能搶先跑去甘泉宮，向皇祖父哭訴，須早定對策才好！」

劉據點點頭，便招呼石德、門客張光道：「請老師和張先生入殿，商議善策。」

黃門太監蘇文，在江充府中牽了一匹快馬，乘雙方混戰之際，騎馬向西城門奔去。門軍尚不知城內有變，見他是黃門太監，不敢阻攔，便打開城門，放他出城去了。

蘇文撿回一條生命，僥幸之極，他死命催騎，天未大亮，便趕到甘泉宮來了。

漢武帝劉徹正在酣睡，蘇文不敢驚動，只好小歇片刻，待天色放亮，便催門侯太監稟報皇上，說有緊急密情呈報。

漢武帝劉徹自來甘泉宮後，果然好睡，不再作驚夢，精神也漸爽，於是越發相信長安皇宮內真有妖人作祟。

聽得門侯來報，他有些不悅，擁被坐起，着蘇文入內室晉見。

蘇文一見劉徹，便臥在地上，大哭訴道：「皇上，大事不好了，小人等在太子宮長秋殿掘出木偶，那殿下見事情敗露，立即起兵反叛，已殺了江錦衣、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等，現已封鎖城門，自立為皇了！」

劉徹先是一驚，接而一想，只怕未必。他深知太子穩重老實，並無甚麼抱負，因此也並無野心。

自殺了邑、陽公主後，皇后與他大為恐懼，倒是有的，但蘇文與太子結怨甚深，言過其實，也不能置信。

「蘇文，你休得胡言！你說太子稱帝，有何憑據？加冕朝賀了麼？進未央宮大殿議事了麼？」

蘇文一聽，不敢回答，因為這些事胡說不得，稱帝那是必備的程序，有眾大臣參與，極易查核，日後他若被查明胡說，他這顆腦袋便十個也保不住了。

蘇文只好回道：「這些蘇文均未見到，但他的確派自己的侍衛和宮廷禁衛軍，把江錦衣等全殺了，這是奴才親眼所見，若非奴才跑得快，也萬難倖免。」

「唔，」劉徹證實了自己的推測，心定了不少，但也睡不下了，他下了龍床，兩名小太監連忙替他穿

衣，他邊穿邊說道：「太子因心存恐懼，又對江充惱怒，才被激變，他對朕還是忠心的！」

蘇文不敢插嘴，起身立於一邊。劉徹瞪了他一眼：「去，替朕把邱御史找來！」

蘇文連忙奔了出去。

不一會，劉徹穿戴整齊，也顧不得梳洗進膳，便立即上朝。

他這次駕幸甘泉宮，只帶了親近臣僚十餘人及侍衛軍而已，因此上朝，其實只是單獨議事而已！

「邱御史！」

「臣在！」

邱御史與蘇文均跪在殿階之下，聽候皇上吩咐。

劉徹道：「據黃門蘇文稟告，太子劉據私帶兵馬，殺了江充、韓說、章籟，並且封閉城門。朕不信太子會叛亂，只不過是意氣用事，惱怒江充，施行報復而已。朕特命你為招撫使者，帶幾名隨從到長安，把太子召到朕這裏陳述理由，現在你快去準備，立即出發。」

「皇上，奴才願隨邱御史，替他引路。」蘇文心懷鬼胎，連忙請旨道。

「唔，你昨晚奔波一夜，還是先歇歇吧！」

「奴才為皇上周全，萬死不

蘇文更是心懷鬼胎，他怕邱御史與太子見面，弄清真相，皇上與太子和解，他就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這一路走來，其實是設法阻止邱御史進城。他把城中的情形說得恐怖之極，太子如何瘋狂殺人，血洗皇城，邱御史越聽越怕，嚇得腳軟，再不敢向前了。

恰好此時，城中又有一騎飛快迎面而來，一看原來是宰相手下的長史。邱御史忙道：「長史何往？」

那長史道：「太子作反，宰相要我上稟報！」

蘇文一聽，乘機道：「御史大人，如何？」

邱御史嚇得連忙道：「長安城已被叛賊佔據，快打馬回甘泉宮！」他首先便把馬頭撥轉回去了。

一行人帶了長史，急急回奔，比來時快了很多。

邱御史、蘇文和長史到達甘泉宮，立即參見劉徹。

劉徹不由皺眉了：「你是否見到太子？」

「臣在城下，呼喚殿下來見，殿下站在城樓之上，招呼大兵用箭射我！」邱御史拚命胡編，替自己的怕死遮掩。

石德也不客氣，首先就直言不諱道：「以老夫之見，此事有上中下三策，中策者先派出使者，遠赴甘泉宮，向皇上陳明不得不殺江充等人理由，清除皇上疑叛亂的猜慮，若皇上能鑑諒，不至為難太子，此事就此為止。上策是皇上若聽從奸人挑唆，不肯鑑諒，斷認太子謀反，起兵討伐，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辭！」

「那好，你也跟着去吧！」劉徹作了決斷，心情輕鬆了點，他自己先行下殿，梳洗進膳去了。

此時太子劉據在太子宮也徹夜未眠。

他召集了石德、門客張光、張賀、兒子劉進等，在自己的小殿中召開緊急會議。

議事之際，女長御方倚華也趕到了，劉據立即請她參加。

方倚華與皇后交往甚深，又是劉進的武師，早已是太子系中人。她年已二十八歲，成熟老練，風華正茂，卻尚未嫁人，不知是不是受其師慧心道人的門規所限。

「右手劍方明和左手劍方亮，已去看師傅公孫卿。」

太子劉據道：「事端已起，欲罷不能，今晚請諸卿來，商議下一步大事，我方寸已亂，還未理出頭緒來，望諸卿教我。」

石德也不客氣，首先就直言不諱道：「以老夫之見，此事有上中下三策，中策者先派出使者，遠赴甘泉宮，向皇上陳明不得不殺江充等人理由，清除皇上疑叛亂的猜慮，若皇上能鑑諒，不至為難太子，此事就此為止。上策是皇上若聽從奸人挑唆，不肯鑑諒，斷認太子謀反，起兵討伐，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調集人馬，逼皇上引退，太子便可取而代之，替天行道！下策則是迅速離城，遠遁山野，待時機有變，再行起事！」

劉據一聽，忙道：「上策太狠，下策太弱，還是走中策吧！」

石德道：「不然，殿下雖可先行中策，但上策亦不可不作準備！」

劉據道：「但這君臣父子綱常，為臣子者怎敢逆叛？」

石德道：「君父仁則臣子忠，殿下何必拘泥於不死規條！」

劉據無言，但心內依然甚為猶豫不決。

此時，太子的幕僚張賀、張光亦道：「殿下，太子少傅所言極是，此時你再不下決心，將來必悔之不及，因此，向皇上陳情，最好還是殿下親赴甘泉宮，如此方顯你心誠而無叛意，但為防萬一，最好請方長御同行，我與石少傅等，則盡量聯絡兵馬，以作萬一決而舉事！」

方倚華插口道：「近來巫蠱毒案，殘害王公大臣無數，朝中早已臣人共憤，趁此機會，把一千方士、法師一併收拾了，以取人心！」

眾人均贊同點頭。

石德又道：「劉皇孫可持符節統領皇城禁衛，一來又肅清內亂，二來可抵禦外敵。」

聽得門侯來報，他有些不悅，擁被坐起，着蘇文入內室晉見。

蘇文一見劉徹，便臥在地上，大哭訴道：「皇上，大事不好了，小人等在太子宮長秋殿掘出木偶，那殿下見事情敗露，立即起兵反叛，已殺了江錦衣、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等，現已封鎖城門，自立為皇了！」

劉徹先是一驚，接而一想，只怕未必。他深知太子穩重老實，並無甚麼抱負，因此也並無野心。

自殺了邑、陽公主後，皇后與他大為恐懼，倒是有的，但蘇文與太子結怨甚深，言過其實，也不能置信。

「蘇文，你休得胡言！你說太子稱帝，有何憑據？加冕朝賀了麼？進未央宮大殿議事了麼？」

蘇文一聽，不敢回答，因為這些事胡說不得，稱帝那是必備的程序，有眾大臣參與，極易查核，日後他若被查明胡說，他這顆腦袋便十個也保不住了。

蘇文只好回道：「這些蘇文均未見到，但他的確派自己的侍衛和宮廷禁衛軍，把江錦衣等全殺了，這是奴才親眼所見，若非奴才跑得快，也萬難倖免。」

「唔，」劉徹證實了自己的推測，心定了不少，但也睡不下了，他下了龍床，兩名小太監連忙替他穿

衣，他邊穿邊說道：「太子因心存恐懼，又對江充惱怒，才被激變，他對朕還是忠心的！」



長史跪地奏道：「宰相逃到城外，避入民家，他下令封鎖消息，不讓外人知道太子已經作反。」

其實，宰相劉屈氂聽說有變，也未弄清真相，立即撒腿而逃，連印信也丟掉。逃到城外，便立即叫長史飛馬向劉徹稟報。

這些人誰也沒見過太子，但誰也一口咬定太子已然叛變。

一人類犬，二人類虎，三人來說勢成虎。

這已足夠令劉徹相信，太子劉據已經作反了。

劉徹不由大怒，借題發揮道：「混賬，既然作反已起，還有甚麼消息要封鎖？宰相自己怕死，藉封鎖消息推搪！」

御史與長史見劉徹發怒，均戰戰兢兢，不敢作聲。

「你！」劉徹一指長史：「帶著朕的詔書去見宰相，令他格殺叛逆，自有重賞；怕死躲避，定殺毋赦！不准一個叛逆漏網！」

「遵旨！」長史叩了頭，如飛般的去了。

太子劉據，在女長御方倚華及幾名隨從陪同，走出小長安城，向城門口走來。

此行是去向父皇請罪，因此不能帶甲兵，隨員中，除方倚華外，是一些太監和太子宮中舍人。

是加上一綹黃纓。

「因此末將左右為難，只好按兵不動，請殿下鑑諒。」

「這老狐狸！待我先除了他！」方倚華道，她的長劍已拔出一半。

劉據連忙制止：「不可莽撞！這是北軍大營，你豈能殺得了他？他若要捉拿我等，倒是易如反掌，他能持守中立，已算不錯了！少惹事，快回城去吧！」

方倚華悻悻然還劍入鞘：「殿下，如何？皇上早已對你下毒手了！你若去甘泉宮，還有命回來麼？」

劉據長歎一聲，無奈撥轉馬身，急回城內太子宮。

此時，城內已混亂不堪了。

宰相劉屈氂受了劉徹訓斥，又接到詔書，知皇上健在，膽氣便一壯。

他先用加黃纓的符節，調集聽令的軍隊，下令攻城。

由於雙方所持的符節混亂，號令不一，城門封閉不嚴，宰相的軍隊已部份闖入城內了。

而劉進這面，也調集了數萬人眾，這數萬人中，有內宮禁衛軍，有特別赦免的囚徒。

兩軍已有不時接戰，只是劉屈氂不知虛實，他自己又怕死不敢進城，因此按兵不動，才暫時沒爆發全面大戰。

此時城內各種謠言紛亂，亂作一團。漢武帝精於謀略，他臨去甘泉宮，特別召集文武百官，公開下令諭：「朕此去甘泉，病情或許有變，奸臣若乘機作反，朕必鏟除之，各人屆時請各自在府中待朕之命。」

這樣一來，便令文武百官丞相猜疑，互不信任，只信漢武帝一人而已。

太子劉據雖持皇上符節，但因城中已有謠言道：「太子謀反」，因此守城將官對太子亦只是虛與委蛇，並不太服從他。

路程剛行了一小半，眼見城內亂況，方倚華已知不妙，她對劉據道：「殿下，這甘泉宮不能去了！」

「為甚麼？方長御？」劉據驚道。

「殿下，前有蘇文去進讒言，後又有文武百官跑去向皇上稟報，皇上歷來多疑，三人成虎，他如何不信？殿下此行，豈非送羊入虎口麼？」

「若我不去解釋，豈不誤會更深？」

「事已至此，誤會與事實已難分清，不去解釋也罷了。」

「那我不就真的作反了麼？」

「真與不真，已無關重要，反正皇上已斷定你作反，他的性子豈能饒你？你若死了，便知道無辜也。」

劉據的馬車在街上路過，被人偷襲，幸方倚華武功絕高，輕易便把偷襲的人擊倒了。

一行人回到太子宮中，劉據請方倚華在外面稍歇，他自己就進內室去見妃嬪們。

妃嬪見劉據回來，都紛紛向他打探外面的情形。

劉據心煩意亂，懶得回話，卻把剛生下幾月的皇曾孫劉詢抱了過來，親他的小臉。

不料劉據近日忙亂不堪，鬍子未剃，扎人面頰，那劉詢被他扎得哇哇哭叫起來，他的娘親王翁須只得又抱了過去。

劉詢是劉據唯一的孫兒，這孩子又長得肥頭大耳，甚有福相，劉據自然極之喜愛。

但目下情勢危急，連這位孫兒是否可以保住，也未可知，想念及此，劉據不禁長歎一聲，暗道：人皆欲富貴榮華，豈知我貴為太子，卻生死未卜，連妻妾、子女、孫兒是否可保，亦未可預料，哎！帝王之家其實猶如陰間地府而已！

劉據心煩意亂時，劉進走了進來，他一見劉據，便欣然道：「爹爹回來了？回來就好，我以為……」

劉據道：「你以為如何了？」

「我怕你已被皇祖父捉殺了！」

「哎！這只怕是遲早之事了！」

沒用了！」

方倚華說的，劉據又豈不知道？他咬牙道：「進又不成，退又不成，如何是好？」

方倚華道：「退是死，進或有生路，為何不進？倘若你做了皇帝，不似你父皇那般兇殘，百姓有好日子過，也不枉為你賣命一場了！」

劉據歎了口氣道：「父皇生性多疑嗜殺，我豈不知，但若公然作反，只怕力有不逮！」

方倚華道：「此行回車不遠，便是北軍大營，那北軍使者，正是任安，你將符節出示，令他出兵增援城內禁衛軍，那殿下半壁江山便到手了！」

「那，那就沒有退路了！」太子心虛道。

「你就想退，還退得了麼？」方倚華道。

劉據一想也確實如此，只好咬牙道：「那……那就打道上北軍軍營吧！」

太子乘的是馬車，其餘人均騎馬，一行人掉轉馬頭，奔赴北軍營地。

一會後，車騎到了轅門口，方倚華高叫道：「門軍聽了，皇太子駕到，快着任安出來見駕！」

任安一會便急急匆匆的跑出營門，他全身盔甲整齊，顯然已心懷戒

備。

任安脫去頭盔，一腿跪地：「臣任安，晉見殿下。」

「任將軍免禮，城內有奸臣作亂，我將江充等奸賊誅殺，現皇上臥病甘泉宮，由我代行諸事，我將符節交付於你，你可聽我號令？」

任安忙道：「符節即是君令，臣不敢不遵！」

「那好，今後你的北軍，聽我的調遣。」劉據把紅色符節交予任安。

方倚華在一旁道：「任將軍，皇上年邁，又臥病甘泉宮，病情隨時有變，你須好自為之，知道麼？」

任安隨口應道：「臣知道！」

「任將軍請。」劉據道。

「既殿下已抵北軍營地，何不進中帳休息片刻！」

「不必了，我有要事立即回城！」

那任安又行一禮，跑步奔回營門。

太子與方倚華尚未離去，那營門已迅即關閉，任安登上門樓，向劉據大叫道：「太子殿下，在你之前，已有宰相派使節來此，交給末將皇上符節，要我誅滅叛亂。請看，這是皇上的符節。」

任安把符節高高舉起，劉據縱目一看，見紅色符節同他一樣，只

「萬萬不可！萬萬不可！」劉據驚惶失措道：「此事怎生幹得？」

劉進猛一咬牙，道：「爹爹，我問你，若皇祖父順利返回京中，我們一家有甚麼結果？」

「那……那全家抄殺，無一倖免！」劉據想起父皇的殘忍性格，不由打了個寒戰。

劉進冷笑道：「不錯！這就是說，不是他死，便是我們全家數十口亡！彼此均是高祖子孫，那不如就他一個人死合算多了！」

「這，這……這使不得也！」劉據手足發抖道。

劉進歎了口氣，他知道要父親答應他這行動，實在萬難。他咬一咬牙，不再與劉據糾纏，自己去佈置去了。

第二天，劉屈氂已知漢武帝劉徹已從甘泉宮回返，已快到長安了，劉屈氂深知他若再畏縮不前，他這個宰相不但保不住，連腦袋也大有可能掉下。

劉屈氂於是拚命督軍，親臨前線，他的軍隊與太子劉據的兵馬爆發連場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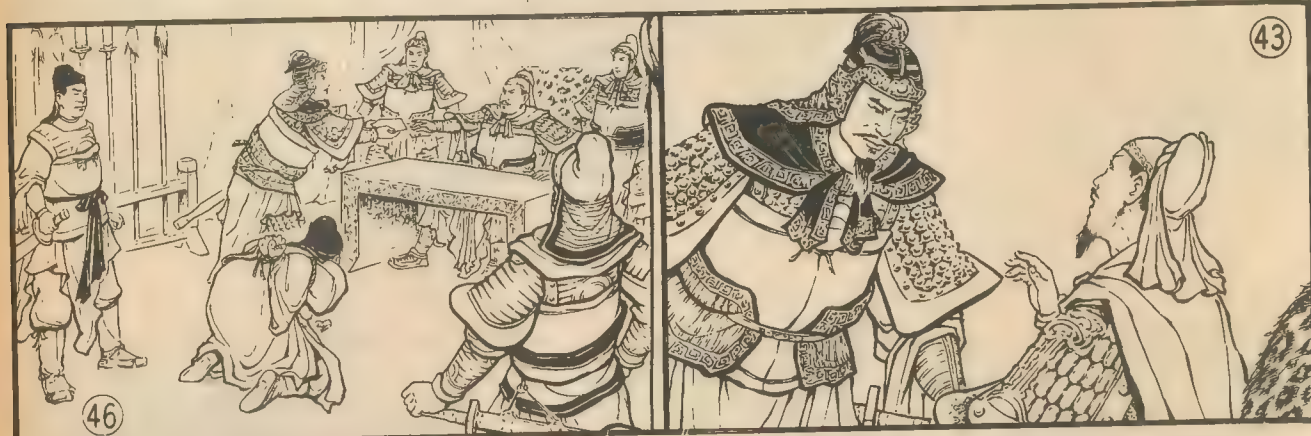
雙方整日廝殺，均傷亡慘重。太子少傅石德與張光率領的囚犯，大都是亡命之徒，初獲自由，人人奮勇爭先，居然擋住劉屈氂軍隊的攻勢。

這天傍晚，漢武帝已在大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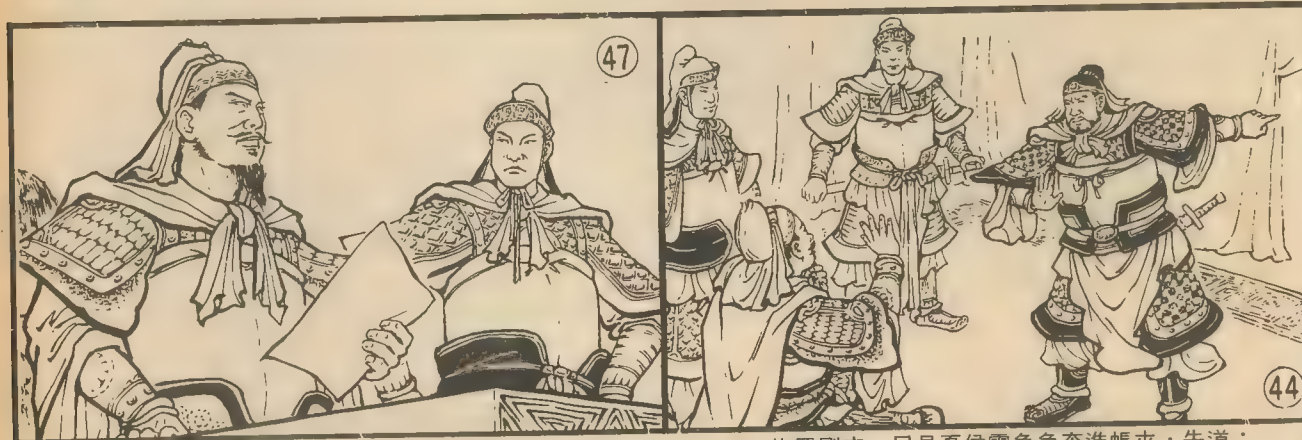
## 姜維避禍 (二)

徐正·編繪



46 過了幾天，傳僉部下捉到一名奸細，送到姜維大寨來。

43 王瑾高興興地去了。姜維喚過傳僉，輕輕吩咐了一番，令他帶了降兵二千人去照計行事。



47 奸細身上帶着王瑾的一封信，約定在八月二十日把川口的糧草送到魏營，請鄧艾派兵在壇山谷裡接應。姜維笑道：「我軍最怕糧草接濟不上，這一計好凶！」

44 佈置剛定，只見夏侯霸急急奔進帳來，告道：「將軍為甚麼輕信王瑾的話？我在魏國的時候，不曾聽說過王瑾是王經的侄子。這裡面要防鄧艾的詭計！」姜維聽了，只是微微笑着。



48 姜維叫過傳僉，授了一條計策，然後教人照樣寫了信，只把八月二十日改成八月十五日。挑一個精細兵士，換上了魏軍打扮，把信送往魏營去。

45 夏侯霸看着，滿心疑惑。姜維道：「你說的對！司馬昭殺了王經全家，怎肯放他的親侄子在外帶兵？投降是假的。我已佈置好了。」便把安排的計策，一對夏侯霸說了。

隊和侍衛的簇擁下，返回長安，並進了長安外圍宮殿建章宮。

而太子劉據，則據守長樂宮，父子兩人的總指揮部，僅隔十餘里路。雙方兵馬，犬牙交錯，至使長安城內，更加混亂不堪。

漢武帝劉徹，執政已歷四十多年，期間外征內討，歷戰無數，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同時他極富於謀略，深知他此際萬不能坐在甘泉宮內苦等，如此便真有可能被太子作反得逞，把他的皇位奪去了。

唯一可行的策略，便是速返京城，臨陣指揮，這樣才能鼓起軍心。

因此他日夜催馬趕回城中，不避刀箭，毅然住進距太子宮僅十里路的建章宮。

住入建章宮的當晚，他又即下詔征發三輔郡縣的兵力，由宰相統御，準備大舉向太子劉據發動進攻。

劉徹一生人處事狠辣果斷，不但對王公大臣如此，國事處政如此，就連殺起自己的骨肉子女妻兒，也毫不手軟。

而太子劉據，則因劉徹的晚年多疑猜忌，迷信巫蠱之術，被奸人所乘，趁機佈局，令他先從誅殺王公大臣起，到他的得力臂助衛青的子女，以及他的親生女兒，殺戮一起，他欲收手也很難了。

##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蕭劍情仇——西門丁著



江湖上新崛起一組織——統一盟，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一時風聲鶴唳……有武林雙秀之稱的兩少俠是唯一可抵禦統一盟者，但他兩却同時愛上一少女，均為情困，且成情敵……

全書三集  
全套港幣\$54.—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星島中心有售。

因為奸人絕不容他收手，很快又把矛頭指向他的太子及皇后，而太子在朝中已有一定根基，當然不會束手就殺，因此必然逼他反抗，太子一反抗，無論他的出心本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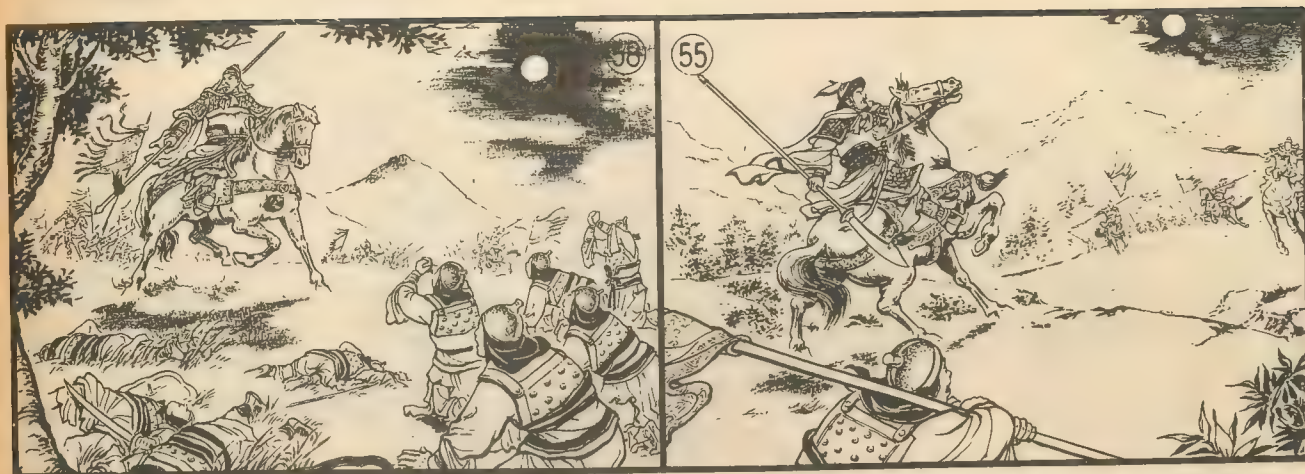
何，亦必定陷進「作反、奪帝位」的最終結果，這樣一來，漢室子民便多災多難了。

這便是歷史上的「巫蠱毒游龍」的驚人事實，自然亦是後人評說的

「游龍驚夢」傳奇江湖故事的開始，不過，這是「巫蠱毒游龍」的另一個傳奇故事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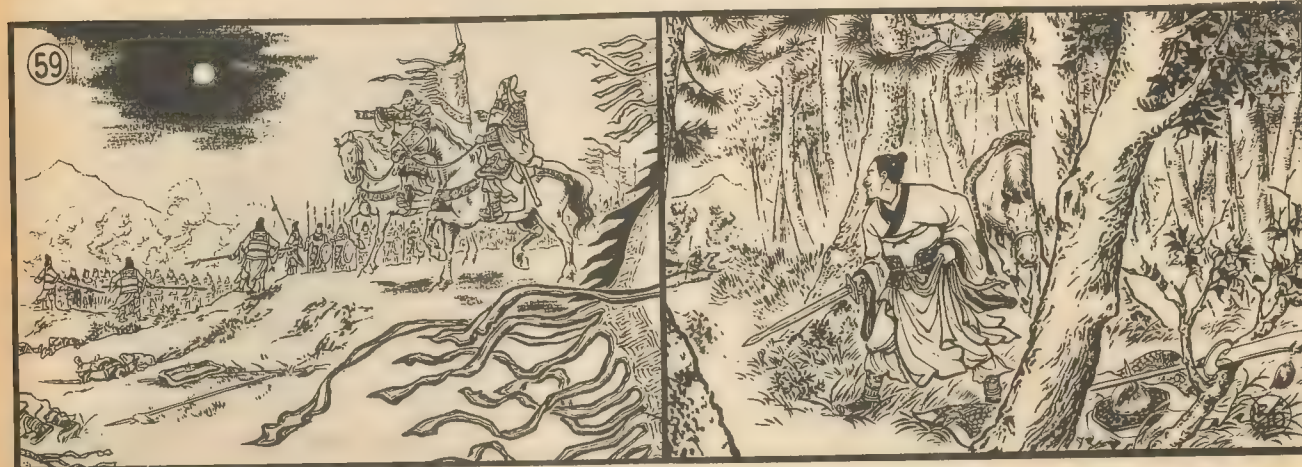
(本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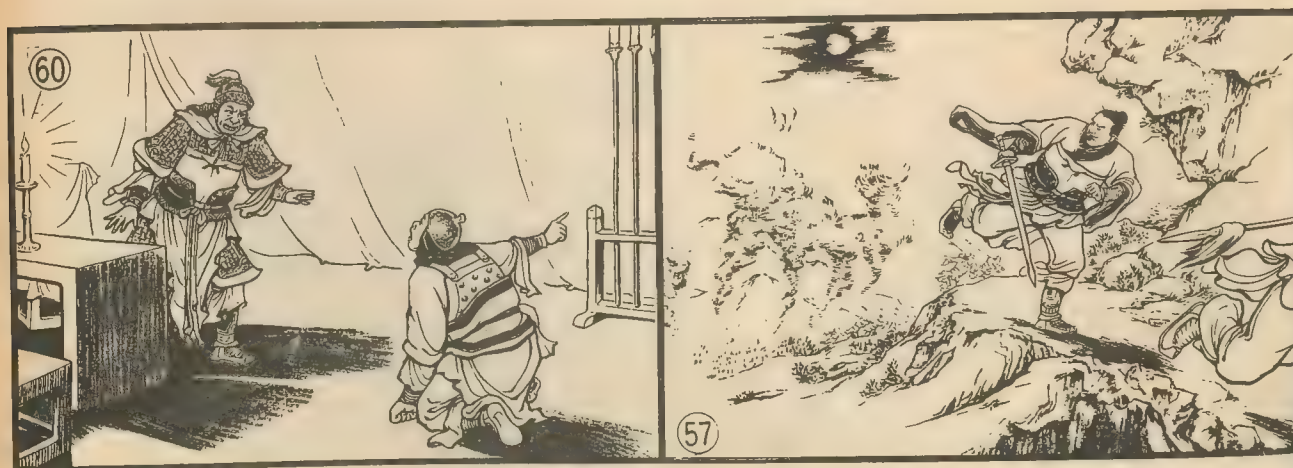
58 姜維、夏侯霸只找騎馬的大將軍廝殺。殺了半夜，魏兵死的，散的，投降的，全部完了，却找不到鄧艾。

55 鄧艾大驚，勒馬退走，那糧車却一齊起火。原來車裡裝的，全是乾柴茅草引火的東西，那火便是號火，兩下裡蜀兵紛紛衝出，殺得魏兵七零八落。山上山下，只叫：「捉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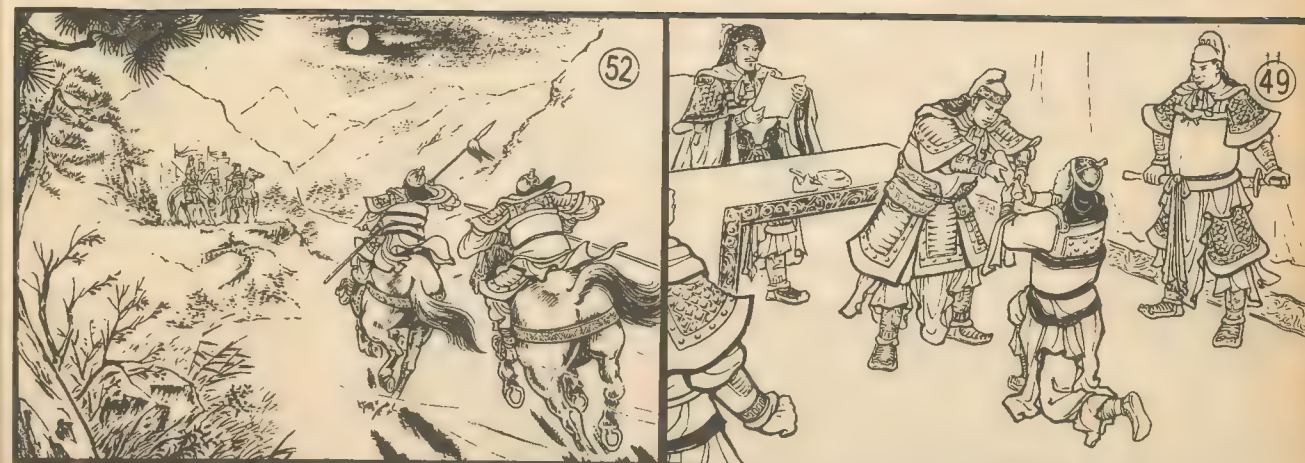
59 姜維與夏侯霸會在一起，懊惱道：「可惜走了鄧艾！」夏侯霸獻計道：「且去迎接王瑾去，不要讓他也走了。」於是，兩人領兵往川口大路來。

56 鄧艾撇下人馬，只往黑暗處走。在一個樹林邊跳下馬來，解下了盔甲，一齊丟在樹林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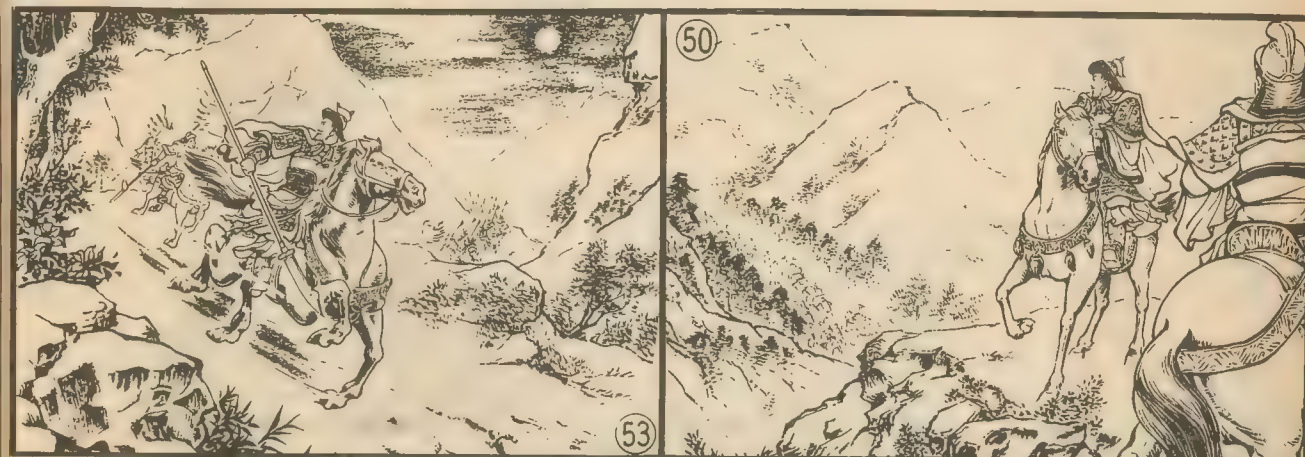
60 不料有幾個漏網的魏兵，趕去報告了王瑾。王瑾大驚道：「我害了鄧將軍，誤了大事了！」

57 然後棄了坐馬、鋼刀，只拿一把寶劍在手，就竄進步兵裡面，爬山越嶺，逃出了重圍。



52 正在商議，有兩騎馬飛奔到來，告稟道：「王將軍剛把糧草運來，姜維派兵來趕，請將軍趕緊救應。」

49 鄧艾正在眼巴巴地等候王瑾消息，接到密信，反覆看了，心中大喜。立刻寫了回書，交來人帶回。



53 鄧艾大驚，傳令殺進谷中。那時正在初更時候，一輪滿月，掛在當空。鄧艾聽到山後喊聲震動，只道是王瑾在廝殺，忙領兵往山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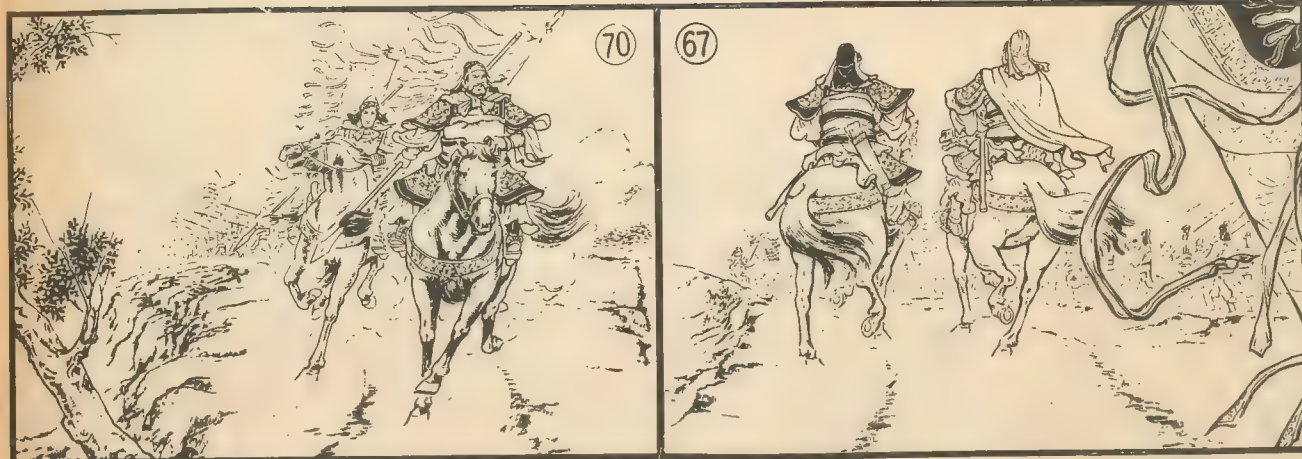
50 鄧艾調兵選將，磨刀擦槍，等到八月十五日，便親自帶了五萬精兵往壇山谷來。遠遠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在山凹中行走。仔細看去，連糧的果然都是魏兵。



54 忽聽得一聲炮响，樹林裡衝出一支軍來，蜀將傅佥挺槍縱馬，攔住去路，大叫道：「鄧艾你中計了，趕快下馬受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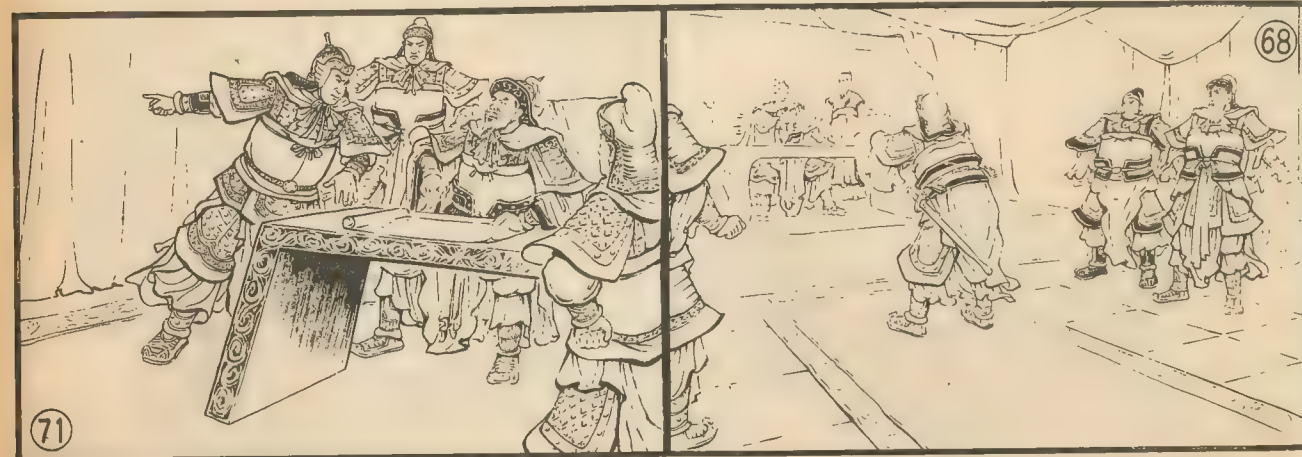
51 部將都道：「天已黑了，趕快把王將軍接出谷來吧！」鄧艾指點着前面道：「看那邊的山勢，倘然伏下了一支兵，就進谷容易退谷難了，還是在這裡等待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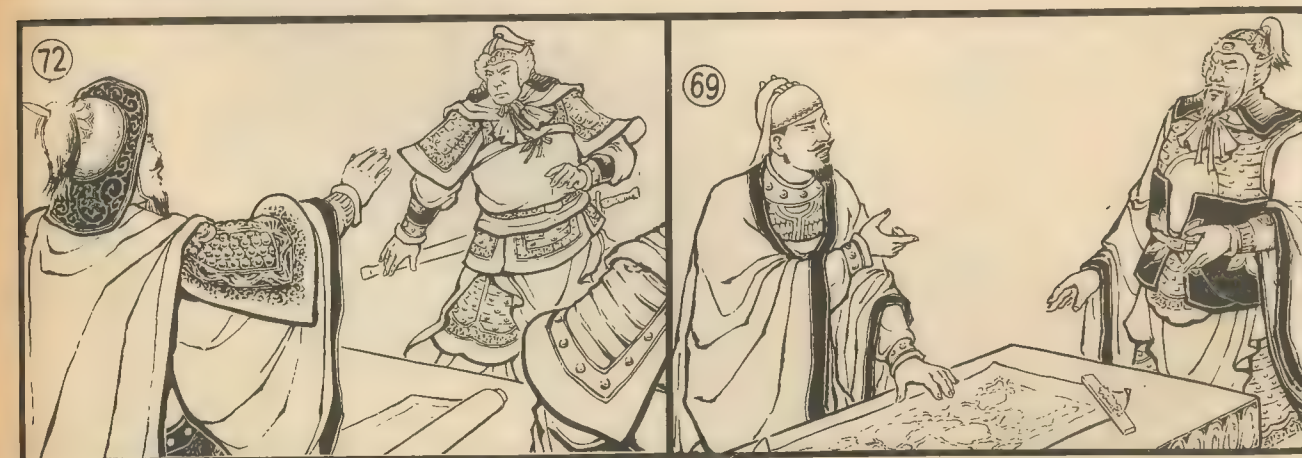
70 他探到洮陽敵兵空虛，便留下廖化守漢中。令夏侯霸為先鋒，點起三十萬大軍，徑向洮陽殺來。

67 這一仗，雖然打敗了鄧艾，可是損失了許多糧草，又被燒了棧道。鄧艾已經逃回祁山，閉營堅守，一時也難攻下。姜維與夏侯霸商議下來，決定乘勝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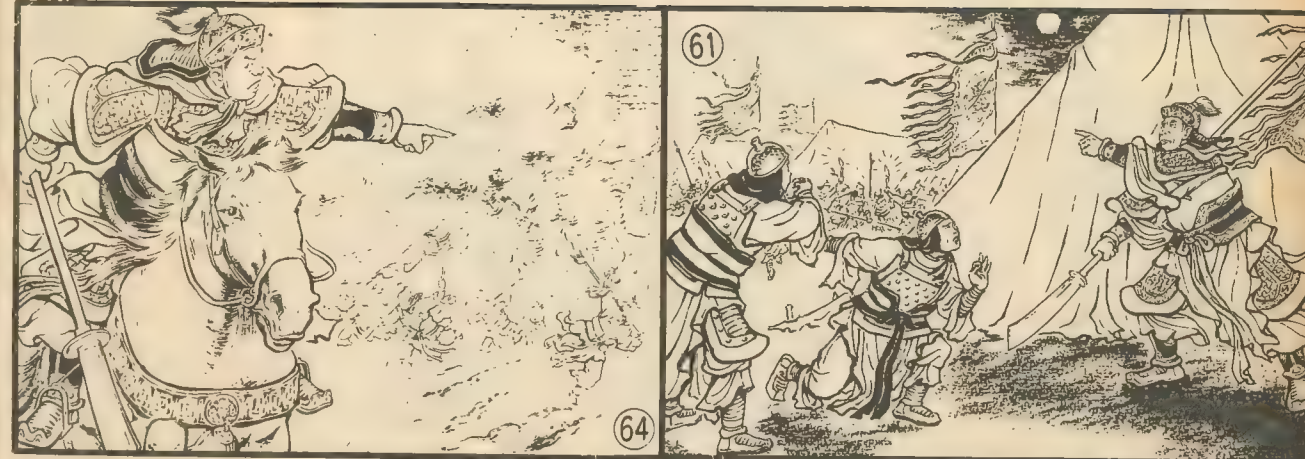
71 鄧艾接到探報，便與司馬望商議。司馬望以為洮陽沒有糧食，怕姜維是明取洮陽，暗襲祁山。鄧艾道：「正因洮陽沒有糧食，所以他料我只守祁山，不守洮陽，乘虛去攻取。」

68 姜維回到漢中，賞了有功的將士，便調撥兵丁，去修築棧道，準備再去伐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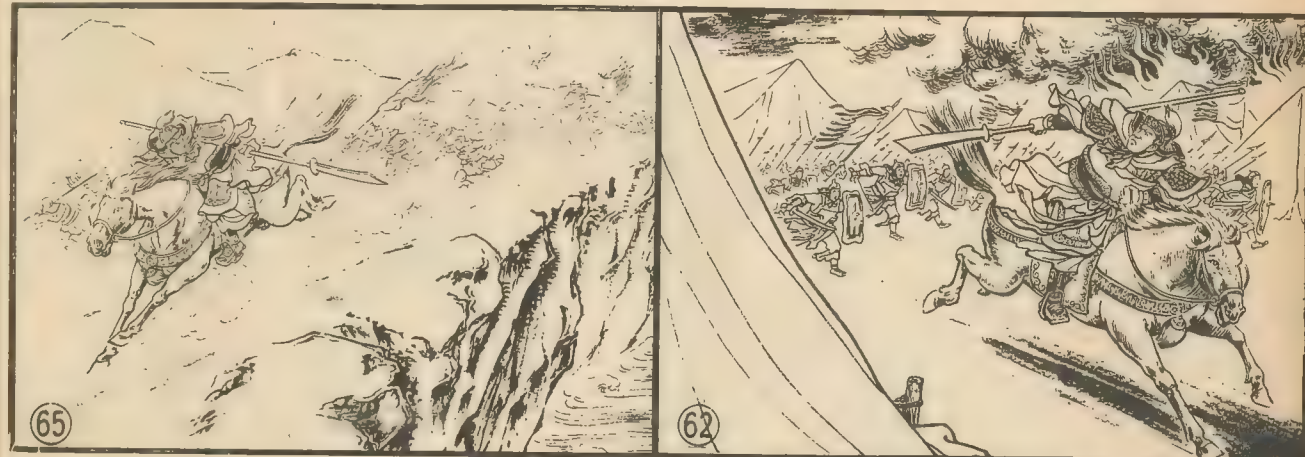
72 司馬望道：「那如何是好？」鄧艾道：「我們分兩路兵救洮陽。將軍帶兵伏在洮陽城裡，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專截殺進城蜀軍；我却去離洮陽二十五里的侯河埋伏，截住蜀軍後援。」

69 棧道修好以後，姜維調兵運糧，又要出兵。廖化勸阻他，姜維道：「諸葛丞相六出祁山，是為國家；我八次伐魏，也並非為自己，只要一口氣在，我要繼承丞相的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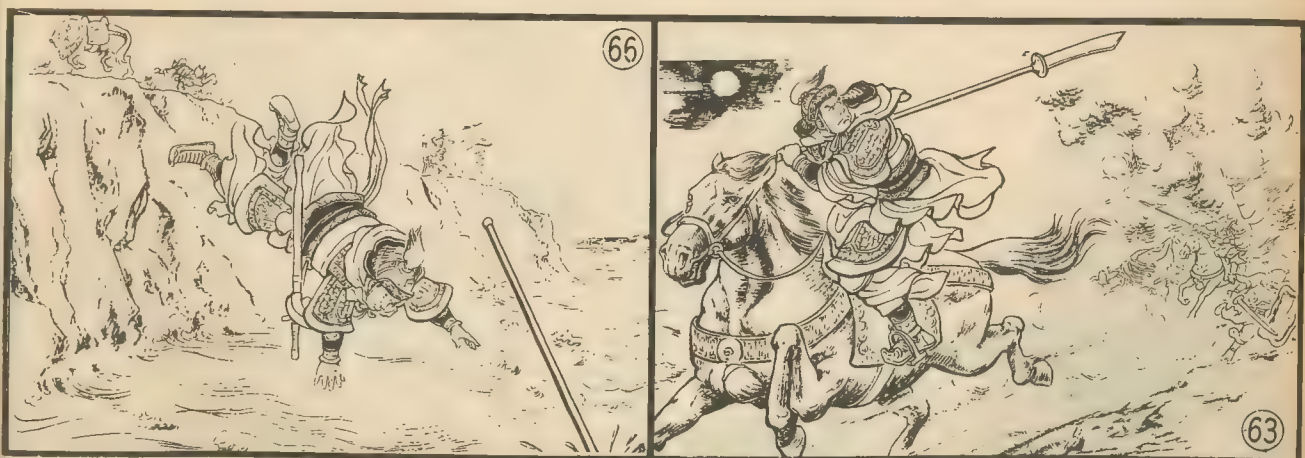
64 經過棧道、關隘，就放火焚燒。到一處，燒一處，只燒得棧道裡烈火炎炎，幾十里不斷。

61 他待棄了糧草，奔回祁山，忽然哨馬報到：有三路大軍殺來了。王瑾眼看四面無路，橫一橫心，下令放火燒去糧草車輛。



65 姜維料不到他會不投降魏國，反投漢中。又見棧道中火光照耀，只恐後方有失，便不追鄧艾，連夜帶兵抄上小路，把王瑾圍住在黑龍江邊。

62 一霎時，火光衝起，照亮了天空。王瑾大叫道：「進退都沒有路了，拼命吧！」便提刀上馬，來戰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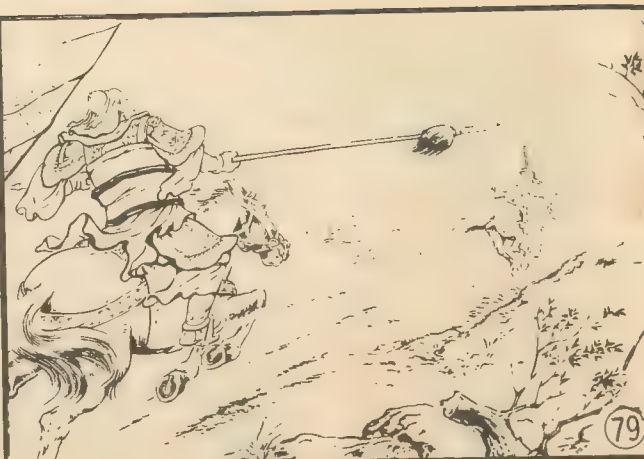
66 殺到天明，王瑾手下三千魏兵只剩下幾十個傷殘人馬。他眼看無路可走，跳進黑龍江自殺了。

63 蜀軍勢大，王瑾衝不出去，忽然想到了一條路。他勒回馬頭，往西殺出，向漢中衝去。





82 蜀兵擋不住兩路夾攻，登時亂了。姜維禁止不住，只得棄了寨子，殺開一條血路，退了二十餘里，重新立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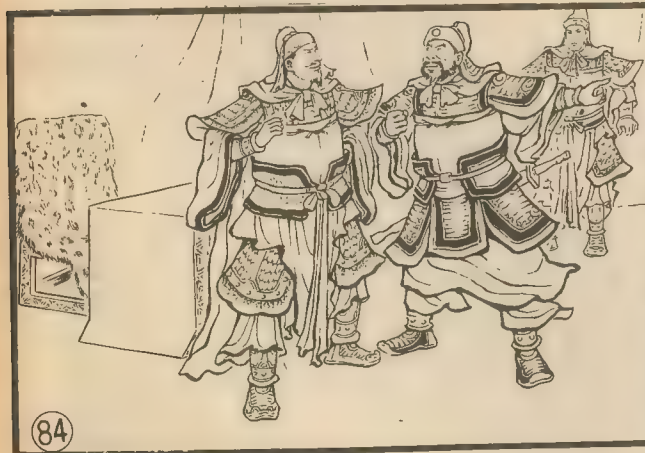
79 司馬望不是姜維對手，戰了三二回合就敗下陣來，往洮陽城奔逃。



83 蜀軍連敗兩陣，軍心搖動。姜維號令道：「勝敗是兵家的常事，何必驚慌！這一回定要直搗中原，敢說一個退字的照擾亂軍心處罪。」將士們聽了，才漸漸安靜下來。



80 姜維趕到洮陽城下，才知夏侯霸已被射死，不禁流淚道：「夏侯將軍陣亡，我失去一條臂膀了！」令人收了尸首，便準備攻城。



84 姜維回到帳中，正在尋思破敵的計策，張翼進帳獻計道：「魏兵都在洮陽，祁山自然空虛。大將軍可在這裡牽制鄧艾，我却去攻祁山。攻下了祁山，便直取長安，搖動魏兵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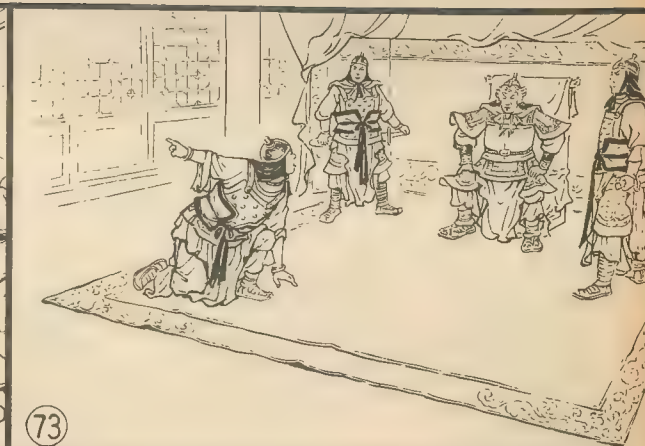
(待續)



81 他在城邊四圍紮寨，一心要攻下洮陽。不料二更時分，四下裡喊聲大震，是鄧艾領兵到了，司馬望也從城裡殺了出來。



76 他傳下進城的號令，就當先往城裡衝來。忽聽得一聲炮响，突然戰鼓震動，一霎時城上豎起了無數旗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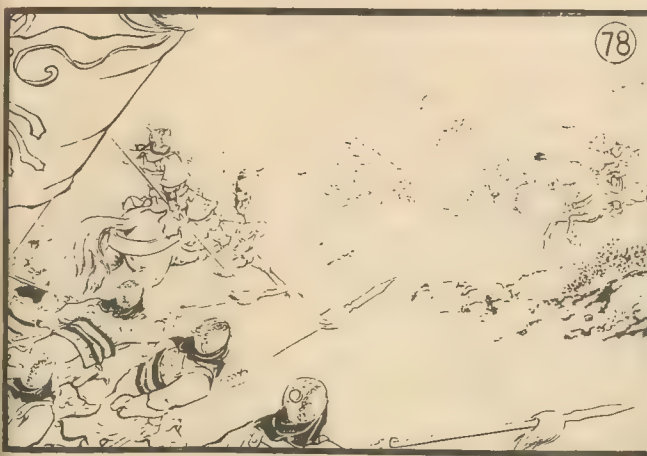
73 鄧艾留下偏將師纂守祁山，便和司馬望分了兵，從小路奔洮陽來。司馬望到了洮陽內，佈下伏兵，放倒旗幟，大開四門。不久就有哨馬來報，說蜀軍先鋒夏侯霸來攻城了。



77 夏侯霸大驚道：「果然有詐！」慌忙回馬，吊橋已經斷了。城上亂箭射來，把夏侯霸和過橋幾百蜀兵射死在城邊。



74 夏侯霸到了城下，看了情形，心下疑惑，對眾將道：「這裡面恐怕有詐！」眾將一心要立功，都道：「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見大軍來到，都棄城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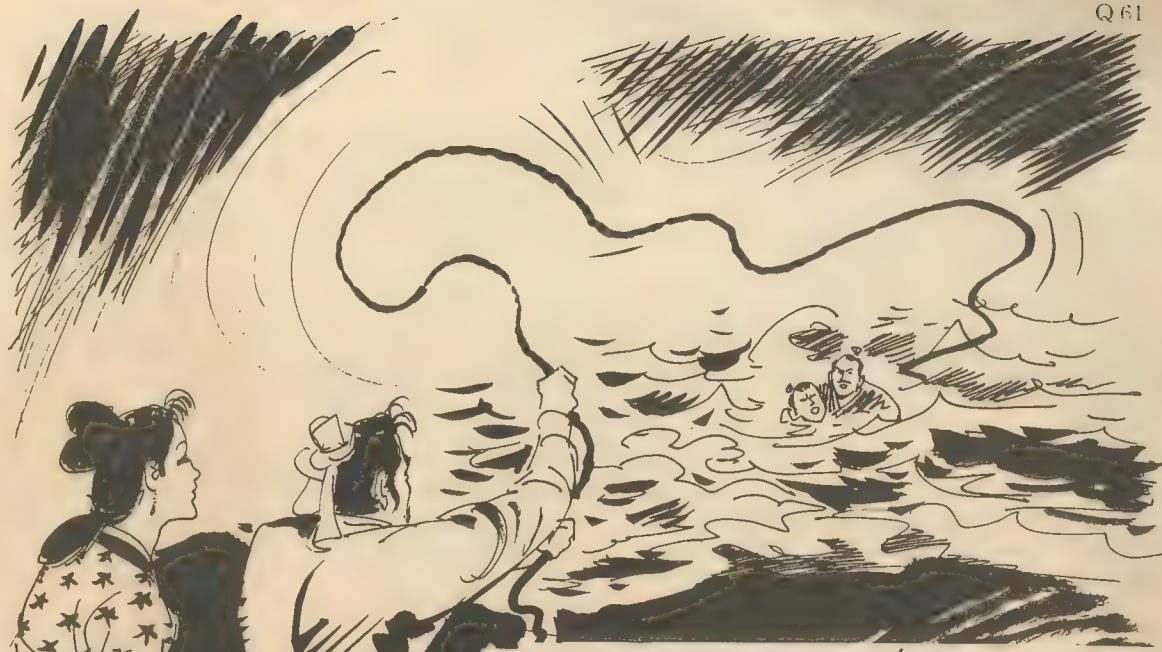


78 司馬望帶兵殺出，殺敗了蜀軍前部。追了五六里，遇到姜維大軍。



75 夏侯霸不放心，騎着馬到城南去看，只見好多百姓，扶老携幼，往西北奔走。他喜道：「果然是座空城！」





文·浪 圖·飛  
麥·可  
聞秘事軼英雄林綠

# 三盜大

禍之身殺來招 財之義不戀貪

仲春二月初旬，那是陝北氣候最乾燥的時候，黃塵撲面，午前與午後的氣溫不同，入夜奇寒徹骨，午間却酷熱如火，所以當地的居民，在這個季節的正午時候，都不願在路上行走，特別是郊區野外，行人絕跡。

但是這一天却特別，一騎白馬，在酷熱的午刻，絕塵而馳，而且是向北那邊山區奔馳。

馬上這個濃眉細目的中年漢子，在烈日驕陽之下，汗流滿面。但是，他忙得沒空取手帕，祇用衣袖揩抹額上的汗珠，看光景，他好似有十萬火急的大事，忙着趕路。

當他縱馬上山坡之時，突然收韁勒馬，「喀」一聲的跳下馬背落到地上，接着就向山凹之處躡足走去，原來他已經發現那邊有一個鬚鬚大漢，貌似獨行大盜張三，因此，越接近山凹之處，他腳底下越放輕，使這個躺在樹下打瞌睡的鬚鬚大漢也不發覺。

就在距離一丈的當兒，他陡地大喝一聲：「不要動！」一個箭步已竄到那鬚鬚大漢身旁，亮晶晶的單刀，一下子抵住那大漢胸前。

這出其不意的襲擊，鬚鬚大漢措手不及，祇好直挺挺的躺着不動，不敢翻起身來。

武林規矩，這樣乘人不不知不覺中突然襲擊，不是英雄所為，鬚鬚

大漢雖不敢冒昧反抗，却恨恨的說道：「你這樣算什麼？是英雄不該是這般不要臉，是強盜不會如此瞎眼睛，我身上沒有值錢的東西。」

這中年漢子並不回答，一手便將那鬚鬚大漢肋下的長刀抽出，奪了過來，然後冷笑一聲道：「對你這種的獨行大盜，是不能講武林規矩的，快給我站起來，不要裝蒜了。」

這個鬚鬚大漢雖被奪了去，赤手空拳，但是，却也咆哮如雷的道：「嘿！你這傢伙是誰？憑什麼誣我為獨行大盜，縱然是官府捕快班頭，也得有個證據，不冤枉好人。」

他說得理直氣壯，但這個紫面龐的中年漢却嘿然笑道：「我雖然不是官府捕快班頭，却是鏢師，你搶劫貢銀，殺死官兵，這兒有山西巡撫的懸紅緝捕的告示，你抵賴不得。」說着一手持刀，一手探懷，取出一張蓋上硃紅官印的告示，擲在地上。

鬚鬚漢子立刻彎腰鞠躬，將告示拾起。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他自己也吃了一驚，原來告示繪畫之緝捕人犯，相貌竟然跟他十分酷似，而是告示上說，獨行大盜張三，為劫皇貢，殺死都司王棟武，軍民人等，通風報訊者賞白銀一千兩，活捉大盜歸案賞五千兩……鬚

鬚如戟的漢子，不是別人，正是獨行大盜張三是也。

他這一喜如獲至寶，高聲大叫：

「趙海山，賊人就在這裡！」

趙海山答道：「我看見了，剛才亂石滾下，就是他弄的把戲，你不遭他暗算才幸運哩。」

情形委實是險極了，但朱維德為了五千兩賞金，解決他自己的問題，就顧不得自己性命危險了，當下便道：「趙海山，我們好歹也得找路徑上去。」

說完之後，立刻下馬，趙海山上上年紀，沒有他這麼一股子勁，雖然也下了馬，但他却躲在一座巨石之後，淡淡的說道：「我在這裡替你掠陣。」

說罷，便伸手入鏢囊，取出一枚鴨舌鏢，扣在掌心。

在這情形之下，趙海山掠陣，用飛鏢跟賊人週旋，也是合作的表現，朱維德便四下找尋山徑。

這峭壁雖然不高，二三十丈之內，却没有山徑或小道，祇有幾棵山松，生長在峭壁之間，自古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何況朱維德要急於獲得這一筆賞金，以解他自己重大問題，於是悍然不顧，從馬背解下一束長索，打個活結，使勁的向峭壁間的山松扔去，拴住樹樑，攀索而上，手脚並用，狀如猿猴似的。

站在峭壁上的大盜張三，那容他有機會登上，接而連三打出兩枚金錢鏢，將長索打斷，朱維德險些跌下深谷去。

饒是如此，這個懸紅五千兩銀的大盜，他仍然不甘放過，不但肯放過，趙海山也不肯把他放過，因為通風報訊者也有一千兩銀之故也，趙海山的鴨舌鏢不斷的射去，雖然未能命中，畢竟這也是一個威脅，使大盜張三不能不有所顧忌，迫得還鏢反擊，於是形成膠着鏢戰。

朱維德定住身形之後，繼續攀登峭壁，這樣一來，張三好幾次想逃也逃不得，金錢鏢分打兩路。

時間過得快，在他們雙方苦戰中，天色已晚，夜幕高張，大地已呈黑暗，彼此視野俱看不分明。

以通常而論，昏黑之際，對於逃走的人是便宜的，所以朱維德十分焦急的對趙海山說：「咱們必需冒着生命危險攀登上去，否則，他乘夜逃去，便難於找到他了。」

趙海山道：「你縱然肯冒生命之險也沒用的，而且犯不着這麼着急，可不是，大地一片昏暗，峭壁巍峨，攀登上去，萬一失手，墮下來便跌下深谷，粉身碎骨，而在此昏黑中逃走也是不好走的，因為他不祇一人哩，還帶着一個女人，我想他縱然是要逃，也得待月上之

趙海山委實窮得霉了，一千兩銀子，在他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當下慨然道：「好，咱們合夥就是。」說完之後，立刻走進樹林裡，牽出一匹瘦骨嶙峋的黑馬，不用說，這是餓壞了的牲口。

鬚鬚大漢看到這裡，連忙分辯道：「你弄錯了，我不是獨行大盜張三，却是落魄江湖的窮家漢子趙海山，如果我早知道這山西發生這一宗血案，我可不要窮了。」

這個紫面龐的中年漢子，聽聞此說，登時一愕，厲聲喝道：「你憑什麼證明你不是大盜張三？」

趙海山答道：「這個容易啦，我這口長刀的刀柄上，就刻着我的名字，而且我今早上，就看見這個獨行大盜和一個紅衣少婦，打從這條路經過，看，這邊浮泥上，還有牲口的蹄跡印印。」

那中年漢子雖然不相信他的話，但循他所說之處看去，果然見浮土之上，蹄跡斑斑，是兩匹牲口的蹄痕印，再看一看他這柄長刀，刀柄上果然刻着「趙海山」三個字，於是說道：「趙海山，你雖然不是大盜張三，但却酷似他，領下滿腮鬚鬚、大眼睛、高鼻梁，你既然窮途落魄，我也是個倒運鏢師，這樣好了，我們合作，你引我去捉住他，照告示上的代價，通風報訊分給你一千兩銀。」

趙海山委實窮得霉了，一千兩銀子，在他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當下慨然道：「好，咱們合夥就是。」

說完之後，立刻走進樹林裡，牽出一匹瘦骨嶙峋的黑馬，不用說，這是餓壞了的牲口。

為了追捕大盜張三，二人雙騎並發，豁喇喇的向前奔跑。方轉過山坳，便發現在地上有食剩的乾糧和雞鵝之類的殘骨，顯然大盜張三不但打從這條路經過，而且還在這裡休息吃喝，因為遺在地上的酒葫蘆是空的，由於這斑斑可考的情形，鏢師朱維德縱馬前奔，顧不得丟下同夥。

但趙海山的騎術也要得，馬兒雖然餓瘦了，在他驅策之下，並未落後，反而趕在前頭帶起路來了。

儘管他二人快馬如飛，可是距離了半日路程，要趕張三，可真不容易。黃昏日落，張三的踪跡還找不到，但是前面遙遠之處，黃澄澄的大河，儼如衣帶似的，橫陳在對面山腳之下，那是著名的無定河，過了這條河，便是武家村，開岔道，四通八達，如果張三及時渡河，要捉他就難比海底撈針了。

朱維德心中一急，嘩喇喇的揮鞭策馬，趕越趙海山之前，沿着峭壁下山奔去，却不料就在此時，轟隆一聲巨響，磨盤似的大石，從峭壁上滾了下來，勢如冰山崩塌，朱維德叫聲：「不好！」

幸虧他騎術高明，收韁迅速，才不致被大石壓死，却已冒出一身大汗，本能地昂頭一望，啊！峭壁上出現了半截人身，雖然這時已是黃昏，朱維德看得十分清楚，是鬚



後，你何必心急，坐下來休息一會吧，我肚子也餓了。」

不說肚餓還可，說起了朱維德也覺得腹如雷鳴，他爲了追捕張三，沿途上馬不停蹄，已經是腹饑口渴，於是取出乾糧吃。

突然間，遠處傳來一陣急劇蹄聲，朱維德立刻心緒緊張起來，本能地說：「這個時候，荒山野嶺，怎麼會有人前來呢？莫不是官府也知道了張三的下落從這條路走？不會的呀。」

趙海山插口答道：「如果有官兵前來，豈不是好，反正我們人手不足。」

趙海山這兩句話是實在情形，但朱維德却搖搖頭道：「不，話不是這般說，五千兩賞銀，我已分給你一千，如果再有人來怎辦？我不能再分給別人了。」

說罷霍地站了起來，拔刀出鞘，埋伏在草叢中。不一會，一匹斑馬，飛馳而來，馬上坐着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少年武士，背負長劍，衣袖隆隆，不用猜，是裝上了袖箭，朱維德看出他不是官府中人，突然躍出，單刀一舉，便抵在這人的腰際，低聲喝道：「你是何人，黑夜到這裡做什麼？」

這人給他一刀抵住脅下，反抗不得，祇好收韁勒馬憤然道：「我是碧眼金鰲巫達，你憑什麼阻止

我？」

朱維德實在沒有理由阻止他的，於是解釋地說道：「不是阻止你，是恐怕你丟命，因為前面有個強盜。」

巫達哈哈大笑道：「這個話虧你說，我就是因為獨行大盜張三而來的，如果他從這條路走，亮着燈籠我也不來了呢！」

朱維德聞此說，立刻走過來問道：「小朋友，莫不是你也要討賞金？可是你來遲了，我和這位姓趙的朋友已經跟了這張三惡鬥了半天，依江湖規矩，先到先得，你遲來了沒份兒，我勸你回去吧，省得多此一舉。」

先到先得是江湖規矩，巫達怔怔的望着朱維德，後悔自己就誤了行程，但也並不就此罷休，因為他是有目的，訕訕的說道：「獨行大盜張三武功高強，你二人未必是他對手？」

朱維德怒道：「我當了十幾年鏢師，江湖上都知道我『急三刀』朱維德的戰績，要是我敵不過張三時，你才動手好了，此刻你不能打岔。」

巫達因為被他刀尖抵住腰脅，事實上急三刀朱維德在江湖上是有名氣的鏢師，最近因為賠償鏢款，傾家蕩產，田園屋舍也抵押了，正是窮瘋了心的時候，惹他不得，

因此，巫達祇好答應了道：「朱鏢師，我讓你佔先便是。」說完之後，撥轉馬頭，折回原路三四丈，這才下馬歇息。

急三刀朱維德迫使他作城下盟之後，便走過來對趙海山說：「老趙，事不宜遲，不能慢吞吞的等候月出了，還是老辦法，你用鏢射住張三，我拚命的冒險攀登上去，不得不休。」說罷，取出火摺子，就將枯林乾葉一把火點燃起來，濃烟如柱，火燄高張。

趙海山也就大聲叫道：「喂！姓張的，有種的站出來跟你趙爺爺較量鏢法，否則，你是龜兒子，不是雄赳赳的獨行大盜張三了。」

這邊廂的朱維德，拋擲長索，繼續攀登峭壁。

張三是個獨行大盜，殺人不眨眼的，那把趙海山、朱維德放在眼中，祇因為情婦孫嬌娘不堪長途跋涉，腰酸腿痛，急需休息，方能恢復體力，所以就誤在峭壁之上而已。

現在看見火光熊熊，鴨舌鏢射上峭壁來，不禁勃然大怒，大吼一聲道：「難道我怕你兩個傢伙麼？」一揚手，打出兩枚金錢鏢，呼的一聲，激射在石上，火星迸裂，趙海山連忙伏在石後，半晌不敢昂起頭來。

由於趙海山未能將敵人纏住，

朱維德攀上去的機會更微，給張三一枚鏢將長索射斷，把他從三丈多高的峭壁間滾了下來。

旁觀的巫達却哈哈大笑道：「朱鏢師，你這樣怎能攀得上去啦，倒不如你也和他鏢戰，我替你攀上去便是。」

急三刀朱維德道：「不，我不能分給你一毛錢賞金。」

巫達大笑道：「誰稀罕賞金，我才不要呢！」

急三刀朱維德是執心多一個人分薄了賞金，他既然不要賞金，義務協助，於是也不阻止他，反而探囊取出响尾透風鏢，猛地向峭壁上的張三射去。

响尾透風鏢是裝上風弦的，射出時發出嗚嗚之聲，懾人心魄，事實上，他的打鏢本領，比趙海山高得多，十分準確的射到張三身邊，因為這個緣故，張三不能不跟他還擊。

於是，這麼一來，伏在大石後不能昂頭的趙海山，也就有機會站起來發鏢，不但如此，在激烈鏢戰中，巫達快若猴猿的攀登上峭壁去了，出其不意的掩襲到張三身旁，大喝一聲道：「住手，當心我的袖箭射破你的咽喉。」說着，手一揚，八寸長的袖箭，啞的一聲從張三耳邊掠過，射在一株松樹上，猶有餘勁。

張三在巫達之袖箭威脅之下，

不敢不就範，祇得高舉雙手，但他不是老奸巨猾的大盜，雖然被對方威脅着，動手不得，仍然十分鎮定的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給你突然掩到暗襲，失手被擒，說不定你也會像我一樣的落到別人手裡。」

碧眼金鰲巫達是武林後起之秀，武功造詣湛深，水中功夫也了得，常自稱水陸英雄，他那裡會受人恐嚇，嘿嘿的冷笑道：「我才不像你這般膿包啦。」誰知話剛說完，突然間給人從後一撲，這突然而來的襲擊，儘管襲擊的人氣力不大，巫達却給撲得站不住腳，往前踉蹌搶了一步，張三身手何等敏捷，就在這一間不容髮之際，鋒利的大砍刀已架在巫達的頸子旁邊，哈哈大笑道：「我早告訴過你啦，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如今你落在我手中，快報上名來吧。」

碧眼金鰲巫達又氣又怒，因為撲擊他的不是別人，却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婦，嬌花嫩蕊般漂亮的美人兒，自己自負水陸英雄，却倒縋在一個婦道人家手上，怎能不氣往上衝，憤然道：「張三，你要殺便殺，我碧眼金鰲巫達不是怕死的人，如果怕死也不到這裡來捉你。」

張三哈哈的大笑道：「原來你也是有名堂的小子，我刀下也不算

幸無名小卒了。」

說罷腕底用勁，就想一刀砍去。說時遲，那時快，陡地眼前一亮，鏗鏘一聲，火花四射，大刀上砍中了一鏢，登時止緩了刀勢，朱維德已搶步上前，厲聲喝道：「張三，教你知道我的响尾透風鏢的厲害。」

原來急三刀朱維德在碧眼金鰲巫達攀登上峭壁之際，恐怕巫達捉了張三去討賞，於是便急急忙忙的沿峭壁攀上，所以及時制止了張三的兇性。

趙海山急忙把張三的大砍刀和鏢囊搶了過來，用牛筋將他雙手交背的牢牢縛住，連續打了五六個死結。

要知道牛筋繩這種東西，是用煉製過的牛筋和白麻交織而成的繩子，這是以對付武藝高強的江湖人，縛上了它，縱然兩臂有千鈞之力，精通內功本領的人，也是無法掙斷。

巫達請纓攀上峭壁，並非真的義務幫忙，是想搶先一步，俘擄張三，以冀達到他的目的，現在朱維德雖然救了他一命，不致刀下身亡，但他並不感激，自然不好意思邀功，祇站在一旁。

急三刀朱維德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將獨行大盜張三生擒活捉，坐在地上喘息。

趙海山問他道：「朱鏢師，我們馬上押他去討賞金，還是在這裡歇息一宵好呢？」

碧眼金鰲巫達哈哈大笑道：「你這蠢材！捉到鹿兒也不懂得脫角，押他去討賞，不過得五千兩銀子，他劫得的貢銀，光是黃金就有一萬兩，還有兩口袋明珠寶石，難道這些東西不比五千兩賞金貴重麼？依我主意，咱們三人合夥押他到藏寶的地方，將他劫來的起出來，三份平分，至於這個雌兒，也一并帶去，省得洩漏風聲給江湖人知道，又生事端。」

要知道趙海山是個窮漢，他一生以來不曾見過明珠寶石的，何況還有一萬兩黃金。初時他一千兩銀子就心滿意足，現在却見獵心喜，欲得財到手，返家去作個小富翁，於是欣然道：「是啊！一萬兩黃金，兩口袋明珠寶石，比五千兩賞銀好得多了，咱們發財啦！」

他喜歡得手舞足蹈，朱維德莊容正色說道：「趙海山，不要妄想，你祇會分潤一千兩銀，那是你通風報訊的報酬，如果貪得無厭，妄想財物，會招橫禍的。」

朱維德義正嚴詞，本來可以勸止趙海山的貪念的，但狡獪的張三，目覩巫達以財物誘惑趙海山，立刻心生一計，當下便對孫嬌娘使個眼色，緩緩說道：「一萬兩黃金，

比不上一口袋明珠寶石，這是山西巡撫押貢給皇帝的寶物，不要說別的，光是這一口袋明珠，全是大珍珠，少說也有拇指頭這般大，寶石更不消說是光澄澄寶石，如今，我已失手被擒，而藏寶所在，祇有我一個人知道，反正這些財物，遲早我也要領人去起財出去，你們押我到官府去，這批財寶便落在官府手上，如果你們要這些寶物，我領你們去發掘，祇有三天路程便可抵達，我把它埋在黃河對岸柳林渡。」

這一頓話實在太誘惑了，碧眼金鰲巫達刷一聲拔出劍來，直奔朱維德面前，高聲說道：「姓朱的，剛才張三的話，你都聽得明白了，他願意領我們去柳林渡發掘，如果你怕招惹橫禍，乾脆就置身事外，你不動手發掘，我們取得財寶之後，仍然讓你押他去討賞金，如此奪財之事，一點兒與你無關，橫禍由我和趙海山擔承，如果你肯同流合污，三人均分，見者一份，另一個辦法，比武決鬥，你能勝得我手中長劍，將我捆縛送官，控我企圖劫財之罪，便可以多得一點功勞，擺在面前三條路，任你選擇。」

碧眼金鰲巫達這些話，都有分寸的，他口口聲聲說「我們」，這是討好趙海山，暗示和趙海山合夥，比武決鬥由他一人擔當，趙海山定然同意的，這等於不勞而獲。



果然他這詭計先動了趙海山的貪心，但趙海山對朱維德還看作戰友，不願朱維德在劍光籠罩之下，不及拔刀而死，於是，勸道：「朱鏢師，巫老弟這個主意也好，你不願招橫禍，給我們一個發財機會，於你無損，同樣的你可以討賞金，何樂而不為呢？」

趙海山這幾句話，等於表示了意見，他要奪取贖物。

朱維德在這樣情形之下，不同意也不行，趙海山已跟巫達同一陣線，祇好答道：「既然你要貪這些不義之財，由你們分贖吧，我祇要我應得的賞金就可以了。」

由於急三刀朱維德讓了一步，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便緩和下來了，巫達也看得明白，看出趙海山已動了貪念，還不想朱維德丟命，於是納劍還鞘，叱喝張三道：「你還不帶路，更待何時？」

張三雙手被縛，祇好叫孫艷娘把馬帶了過來，扶鞍上馬，巫達便對趙海山道：「老趙，你押着他走，我得看管這個女的。」

他這種喧賓奪主的神態，朱維德看在眼中，心中很是不高興，見巫達在扶孫艷娘上馬時，毛手毛腳，所以忍不住一聲大喝：「不要臉的傢伙，你敢調戲婦女，快給我滾。」說着手中扣了一枚响尾透風鏢，巫達見他打鏢手法本領厲害，

不敢放肆，策馬上前和趙海山並驅前進。

孫艷娘雖是張三的情婦，她着實感激朱維德仗義執言，於是橫睨一眼，充滿感謝的心情，故意放縱馬韁，待朱維德走過時，低聲說道：「如果不是你的仗義執言，我給這傢伙摸着……」話說至此，不好意思說下去，策馬向前，馳至張三身邊，張三却狡獪地一笑，原來剛才的情形，他已看在眼內。

下山之後，新月半弦，樹影參差之間，路旁有一間小店，月光之下，酒帘高挑，張三嚷道：「我的酒癮大發，艷娘，給我打一壺酒。」說着，探囊取出一個錢袋給她。

孫艷娘正欲馳馬先行一步，巫達喝道：「動不得！」

急三刀朱維德因為在路上追趕大盜張三，不會好好的睡覺，如今三更時候，正好借此小店歇息一下，休養精神，而且巫達這般氣煞，喧賓奪主，好像發號施令似的，看不順眼，於是，毅然道：「都給我到這間店中歇息一宵，牲口也得上料，免致人疲馬乏。」

急三刀朱維德這樣煞威風，巫達更恨他入骨，但自知獨個兒鬥不過朱維德，祇好恨在心中，事實上他也需要休息。

誰知才跨進店堂，便撞着對頭

人，原來靠近櫃檯那邊，坐着兩個漢子，清一色全是短裝勁服，肋下佩刀，坐在左邊的是三腳貓唐抗，右邊的是兩頭蛇史澤，都是金鷄山的賊人，以前是和巫達結下樑子的，現在狹路相逢，巫達固然雙眼放光。

這兩個賊人也手按刀柄，祇因為朱維德、趙海山等人同來，二人不敢動手，立即付賬出門，巫達想攔阻他們。

急三刀朱維德喝道：「有我在，誰也不許妄動。」

這一聲斷喝，雖然是制止巫達，但次日天亮時，却失了巫達的踪跡，他的斑馬也不見了，趙海山立刻去告訴朱維德，朱維德冷哼了一聲道：「他不會放棄發財機會的，待會兒自然回來，我們走吧。」說完之後，押着張三出門，但是，沿途上，走了二十里地，仍然未見巫達回來，而前面一座大樹林枝葉濃密，就在走近時，突然一聲鏢响，湧出十多騎馬賊，腰佩長刀，手持弓箭，雁翅排開，趙海山認得昨日晚上小店見過面的三腳貓唐抗，兩頭蛇史澤，赫然在隊伍中，立刻收韁勒馬。

張三雖然和這一股馬賊不相識，但他也渴望雙方大戰起來，找機會逃走，於是，冷笑一聲道：「老趙，你害怕什麼？老子是大盜，尚

且受擒，難道這幾個毛賊，敢跟你們作對麼？」

他這些話，旨在挑撥馬賊上前動手，但朱維德是久闖江湖的鏢師，立刻縱聲喝道：「不許你胡說，人不犯虎，虎不傷人。」

他雖然喝住，但馬賊隊伍中，一個高長大漢，却縱馬上前幾步，打個招呼道：「朋友，你雖說人不犯虎，虎不傷人，可是我們跟姓巫的有樑子，他在哪裡，你得叫他出來會我，我是飛山虎彭朋。」

急三刀朱維德拱手道：「你亮出萬兒，我也告訴你，我是鏢師，有大事在身，不願跟你們生事，碧眼金驚巫達，今早獨個兒自行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往那裡去，也許他因為和你們有樑子，先自離開。」

唐抗史澤二人齊聲道：「不，他是你的同夥，昨晚在小店中我還看見你們在一起，不能抵賴，要是不能讓他出來和我們見面了斷，你休想闖出這大樹林。」

張三渴望挑撥他們大戰廝殺，道：「不讓我們闖出偏要闖。」說着，策馬向前，朱維德勃然大怒，一揚手，打出一枚响尾透風鏢，把張三頭上的范陽毡笠射掉，大聲喝道：「看你這傢伙闖往那裡去，第二枚鏢便結果你的性命。」

他這幾句話，固然威脅住張三，同時也威脅了這十多個馬賊，因為受擒，難道這幾個毛賊，敢跟你們作對麼？」

巫達皺了皺眉，說：「那邊有什麼樣？唯一辦法就是爭取時間渡河，依我主意，既然朱鏢師的傷口潰膿，我祇好留下他在此，反正柳林渡距離不遠，祇消一天一夜便可到達，我們先行一步好了，待發掘了藏寶之後，才回頭接他過河，省得兩誤。」

巫達打算勾結趙海山，猛着先鞭，但趙海山却搖了搖頭，說：「不能，不能，丟下他一人荒漠的破廟中，沒人照料怎麼成？還是過兩天再說罷，也許雨勢會歇止的。」

巫達又道：「然則留下你在廟中照顧他如何？我取得贖物立刻回來，咱們武林中人，彼此也講究信義的呀！」

趙海山也狡獪，訕訕的說：「不如你留在廟中，我押張三過河如何？」

他二人爾虞我詐，誰也不肯相信誰，想勾結也不能，但他們這些說話，都給孫艷娘聽了，悄悄的告訴張三，張三看了朱維德一眼，見他倒躺在牆角下，呻吟不絕，看樣子，他走不動了，當下他低聲說：「艷娘，我有一計，姓巫這小子，對妳很有意思，老是端詳妳的胸部，今晚到他值班守夜時，妳如果跟他敷衍片刻，最好能和他到偏殿

這一邊廂的趙海山也卸鞍下馬，藉着馬匹掩護，打出幾支鴨舌鏢，與賊人展開混戰，存心挑撥戰鬥的大盜張三，此時，因為賊人箭似飛蝗，逃走得不得，也就滾鞍下馬，連竄帶跳的躲在大樹之後。

唐抗、彭朋二人，雖然認為朱維德等叫巫達埋伏暗算，畢竟巫達才是他之真正仇人，忙舉弩直發，向樹林頂射去。

巫達這一手袖箭也委實厲害，

他藉着樹頂掩護，箭無虛發，飛山虎彭朋中箭墜馬，朱維德也恨唐抗首先輕啓戰禍，乘他率眾逃走時，一鏢將他打死。

馬賊三個頭領俱已斃命，沒人指揮，蛇無頭而不行，紛紛亂竄亂逃。

混戰一場，遺屍累累，巫達從樹上躍了下來，還想追殺。

孫艷娘厲聲大叫：「不要追了，朱鏢師受傷了。」

倒是趙海山有點義氣，聞聲趕來，將朱維德扶起，替他將腿上的勁箭拔出，不消說，是血流如注，痛徹心脾，登時昏倒。

趙海山與孫艷娘二人，手忙腳亂的將朱維德救醒時，巫達得意洋洋的押着張三回來，自以為有功，大模大樣的說：「朱鏢師，如果不是我機警，你五千兩賞金也討不成了。」

急三刀朱維德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憤然道：「如果不是你小子生事，我這條腿不會受傷了。」

巫達也嘻嘻一笑道：「殺強盜官府也有得賞，偏是你埋怨好人。」

公道自在人心，巫達這樣為私仇輕啓戰端，趙海山也不值他所為，孫艷娘更不用說，如果朱維德不及時抓她下馬，勢必死在亂箭之下，心中更加感激他。

這支雖然不是毒箭，但是箭鏃射得太深，而拔箭時又魯莽一些，將傷口劃破得很大，午後又大雨淋漓，傷口給雨浸淫，影響更大，看光景有潰膿的可能。

趙海山看見朱維德騎在馬上，疼痛難當，坐鞍不牢，跌落馬下，便喝令停止前進，將他扶起，就在一間破廟中歇息。

孫艷娘因為感激朱維德兩番救命之恩，便為他洗滌傷口，替他裹紮布帛，殷勤服侍。

巫達早已垂涎她的美色，現在看見她這樣殷勤的服侍朱維德，心中妒火如焚，可是相反的，作為孫艷娘情夫的張三，却一點也沒有醋意。

這一場豪雨，到傍晚也還沒有歇止，巫達乘趙海山餓餓牲口之際，走出偏殿去，低聲對他說：「老趙，我跟你談幾句要緊的話。」

趙海山便問他什麼事？

巫達說道：「我看朱維德箭傷，沒有靈藥治療，短期內決不能痊癒，而雨季却已開始了，今天這場大雨，至今仍未歇止，如果不及時趕到黃河西岸，恐怕不能渡河，這一帶地方我比你熟悉，柳林渡這個河口，有黃河水庫之稱，潮水漲時，波濤洶湧，濁浪排空，大船也渡不得。」

趙海山道：「那末，你打算怎



去鬼混一刻，我便可以用飛簷走壁的輕身功夫，躍上牆頭，逃出廟外，在大雨淋漓之夜，天昏地黑，我想我一定能夠逃過他們的追捕的。」

這確實是一條妙計，但孫艷娘想起那天在樹林遇着馬賊時，張三獨自逃走，不顧她的死活，認為他寡情絕義，咬着嘴說：「我才不依你的主意啦，你逃了之後，取回贓物，那裡還會回來拯救我呀，馬賊這麼兇，亂箭射我你也不顧我死活。」

張三趕忙詭辯說道：「難道妳還不了解我愛妳嗎？如果我對妳沒有真情真愛，劫奪真銀之後，也不會老遠的跑到馬場坪帶妳潛逃啦，為的是和妳白頭偕老，雙宿雙棲，如今大難臨頭，妳就不協助我，難道我給官府砍腦袋，妳就一點罪名也沒有嗎？至少，妳也有勾結大盜的嫌疑，如果我誣說妳是同夥，妳還得腦袋搬家呢？」

他軟硬兼施的把孫艷娘說動了，張三趁她在躊躇之際，又繼續說道：「艷娘，妳以前給人賣落青樓，遭暴客凌辱，若不是我仗義相救，此時妳還在太原府過着非人生活，博粉搓酥，朝朝暮暮，捱餓送枕，夜夜年年。」

原來她十六歲給叔孀賣落青樓為妓，老鴇貪財，將她佈施給暴客，不堪摧殘，狂呼慘叫救命，剛好

張三在門前經過，聞聲闖進，將這個暴客殺死，救走了她，因此結上了孽緣，以後，張三在馬場坪中買了一幢豪華房子，金屋藏嬌，雖未成婚，却已雙雙對對，艷娘也因此而過了多年的豪華生活。

女人性情是難忘過去的，何況他們這麼一段恩義之情，她終於答應他說：「爲了報答妳之恩義，依你便是，可是這傢伙一雙色眼，決不會放過我的，將來我怎能和你做夫妻呢？」

張三爲了逃命，不顧恥辱，斷然的道：「祇好把他看作以前的客人便是，艷娘，我定會回來的，這小子我要殺死他。」

三更過後，輪到巫達接班守衛，趙海山疲極酣睡，鼾息如雷，朱維德因爲箭傷潰膿，疼痛難當，神智模糊，張三看準這個機會，暗地裡便催她進行。

孫艷娘雖然討厭巫達，恨他輕薄，但也沒奈何，祇好裝作午夜夢迴，推食而起，揉着眼睛，走過去巫達那邊討水喝。

巫達一見喜出望外，欣然說道：「娘子，夜深風涼，女人家不宜喝冷水，我有一葫蘆酒，給妳喝個痛快好了。」

說着左手遞過酒葫蘆，右臂却環着她的腰肢，嘴巴却靠近到她的頸子去，口中却說道：「娘子，妳

次，但趙海山也就心張三不顧江湖義氣，如果恢復他自由之後，他不會履行諾言，所以委決不下。

這一天，也是合該有事，一行人途經白石嶺下時，已遠見黃河上游，大浪滔滔，勢如排山倒海，事實證明了巫達的看法準確，雨季開始，黃河水漲了，於是重申前議，要一口氣趕到黃河渡口，但朱維德也爲了私心，認爲自己箭傷還未痊癒，到了柳林渡之後，情況會發生變化，萬一制止不住，不但不能拘押張三回太原府討賞金，自己生命也會有危險，因爲多日來能夠相安無事之原因，主要還未到達柳林渡，贓物未出土，巫達爲了它才斂抑兇性，一旦贓物出土，巫達決不會有心和人瓜分，也不會讓知道這一宗秘密的人活在世上，那時殺機頓起，龍爭虎鬥。

朱維德爲了這一私心，毅然拒絕，太陽還未下山，他便下令就地露宿在樹林中。

不用說，巫達老大不高興，但朱維德手中扣着兩枚响尾透風鏢，全神關顧，他發作不得。

這一晚，因爲露宿在樹林關係，夜涼風冷，睡宿的地方，各自找尋背風所在，剛巧趙海山睡在一座大石之後，距離朱維德是遠了些，張三便把握這個機會，低聲對趙海山道：「老趙，在這一夥人之中，

身上好像有一股似蘭似麝的幽香。」說到這裡，吻着她的面頰，不消說，接下去的更不規矩，依艷娘的本意，就想抽出他的長劍去刺殺他，但形勢不許她這樣幹，她祇跟張三學過一點兒武功，雖然巫達已着了迷，她仍然是沒有把握刺殺他，何況，趙海山、朱維德二人都距離不很遠，萬一巫達叫喊起來，勢必驚醒他們二人。

因此，祇好按耐着心頭怒火，撒嬌地說：「你這樣幹，在這裡我可不能依，你要痛快，乾脆到外邊去吧！這裡使不得。」

巫達聽此說，正中下懷，那是他渴望了許久的心願，於是，放輕了腳步，躡足走出偏殿去。

假裝睡覺的張三，眼縫裡看得清楚，還有一個也看得清楚的是朱維德，自從那晚巫達在小店溜出之後，他無論在任何時候也暗地裡提防，不過人家婆婆娘偷漢子，於自己沒有關係，並不理會，但張三從夢中爬了起來，三步兩腳的從大殿跑到院子去，他爲了五千兩賞金可不能不管，立刻大喝一聲：「捉住他！」

他這一叫，趙海山從夢中醒來，看見張三逃走，固然急忙出去，在偏殿的巫達，爲了一萬兩黃金和兩口袋的明珠寶石，也一手將孫艷娘推過一旁，飛奔進來，當他看到

你年紀最長，但他們都不把你看作老大，今晚是最後機會了，明天渡河，你想跟我合夥也不能了，你得仔細的想個明白才好，我和你是基於救命的交情，願意和你均分贓款的，那是毫無疑問的，別人可不這樣的。」

最動聽的是「今夜是最後的機會」這句話，立時勾起了趙海山貪心之念頭，於是莊容正色的說道：「張三，我合夥這一件事不消提了，這個年頭，人心難測，巫達說均分靠不住，你講分兩份也是難以令人相信，要是你肯乖乖的領我去發掘贓物，財寶到我手裡，你不要想分一毛錢，祇能讓你遠走高飛，保存殘命，因爲我得到這一批明珠寶石及黃金，也不稀罕官府的賞銀了。」

趙海山說得天真，他老老實實的表示出要獨佔這一批贓物，但狡獪的張三，詐作面有難色，接着就開一條使趙海山很容易接受的條件，那就是要趙海山一並拯救孫艷娘，讓他夫妻一起逃走，好待雙宿雙棲，白頭偕老。

這不費事，趙海山又不喜女色，當下一口應允。

就在三更後，月影斜西之時，趙海山便爬起身來，悄悄走上大石鼓上打探，見朱維德獨自一人，倚在大樹幹後面，值班守衛，還在裏

張三正在縱身一躍之勢，猛地大喝一聲道：「還不給我站住，當心第二箭要你的狗命。」話剛說出，第一箭已從張三頭頂的天靈蓋上掠過，呼的一聲，張三的头髮也斷了幾根，披散在面上。

這麼一來，他要逃也不能了，但是，他從這一次經驗中，得到了一個體驗，那是手上沒有兵刃逃不得。

他這一次的經驗是寶貴的，但也招來了很大的煩惱，給捉回去之後。

朱維德便對趙海山道：「他用苦肉計，使婆婆娘偷漢子，以遂他逃走的希望，這傢伙固然不顧羞耻，另一個傢伙也是要不得，色迷心竅，老趙，以後由你監視他，同行同坐同睡，不許他婆婆娘接近。」

這是杜絕張三逃走的机会，自然，爲了一萬兩黃金，兩口袋明珠寶石，趙海山是樂得接受這個責任的。

過了幾天，朱維德的箭傷漸漸的痊癒了，雖然不能恢復常態，已能舉步，而傾盆大雨亦已歇了，天色放晴，遠峯近嶺，一片葱綠，像水洗過的明艷，朱維德便下令前進。

此時之朱維德和前幾天不同了，他能騎馬馳聘，瞻前顧後，巫達也懼怕他三分，所以在這一天的行

紮大腿的傷處。

巫達却熟睡了，饒是如此，朱維德守衛，趙海山很有戒心，爬下來將情形細說一番之後，便鄭重的道：「張三，朱維德守衛，要逃可不容易，這樣好了，我過去藉故跟他聊天，用身體掩住他的視線，你悄悄的爬出去，牲口就在左旁的草地上，你妻子也睡在附近，去叫醒她盜馬，慢慢兒的靠西那邊山路走，待我趕上來便是。」

趙海山這麼說是安排得甚好的了，但張三伸手說道：「趙老大，你給我割斷這條牛筋繩子才好，否則什麼也不方便。」

趙海山面色一沉，道：「你要方便作什麼，我告訴你，由這裡到柳林渡，直至我取得贓物之前，你休想割斷這根繩子，必須待我取得贓物之後，你方能恢復自由，到時我會留下黃金與美人，讓你也可以洗手綠林，跟孫艷娘過一輩子享樂的生活，可不是，一萬兩黃金沉重，我不會帶走的，帶走的是兩口袋明珠寶石。」

趙海山的確天真，將自己的打算也對張三說個明明白白，這是不假的，他經過兩三日的考慮，認爲若連一萬兩黃金也帶走，一定走不脫的，勢必爲朱維德、巫達等人趕上，祇能帶去那輕量的明珠寶石，而這兩口袋明珠寶石的價值，已比

真正正的分一半給你。」

這些話張三已然是說出了許多



萬兩黃金值錢得多了，所以他腦海中常常計劃如何出售明珠寶石變錢，蓋造華麗房屋，過着豪華的生活。

他堅決的拒絕爲張三割斷牛筋繩子，張三不但不起反感，而且表示感激道：「你這樣好心眼兒，將黃金留給我，讓我倆夫妻過得好日子，真不枉我跟你合作一場了，趙老大，咱們待會兒見。」

說完之後，便裝出歡喜之狀，躍足而去。趙海山知道他狡獪成性，祇道自己這個計劃已經成功了，於是大踏步向朱維德那邊奔去，用自己的身體，遮掩了朱維德的視線，絮絮不休的跟朱維德商量明天怎樣過河。

趙海山滿心以爲自己計劃成功，真是痴人作夢，張三不愧是個獨行大盜，不但狡獪兇狠，而且十分沉着，當他悄悄走到孫艷娘身旁時，他還有悠閒的心情，欣賞孫艷娘海棠春睡的美妙姿態。

半晌，才伸手捏着她鼻子，當孫艷娘一驚而醒，張口欲呼之際，他已一手掩住她的嘴巴，低聲說道：「艷娘，今晚我們有機會逃走了。」接着便將趙海山跟他合作之事說出。

孫艷娘這一喜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爬起身來，走過去盜馬，小心奕奕的騎在馬上，放緩馬韁，使牲

口一步一步的走，馬蹄落地無聲。以最緊張的心情，幹最慢動作之事，孫艷娘一顆心卜卜跳，但張三却悠閒得很，光從這神態上，便顯他幹獨行大盜的資格老練。到了山邊的小路時，他立馬於窄狹山道口處等候。

孫艷娘問他爲什麼還不趕快逃走，他微微一笑道：「待會兒就知。」這個像謎一樣的神秘，不到兩盞茶之久，漸見端倪，月影西斜中，倒映出一條黑影，那是趙海山騎馬而來，張三知道，孫艷娘也知道，但是，當趙海山提刀匆匆奔進山口的當兒，張三策馬迎上前去，低聲抱怨道：「趙老大，你怎麼這麼久才來哩，我等得可不耐煩了。」說着靠攏過去。

趙海山雖然上了年紀，但走江湖的經驗實在不夠，他恐怕張三不守諾言溜去，急急提刀趕來，如今張三一口抱怨之詞，他便趾高氣揚的說：「哼！你以爲朱維德好容易哄騙的麼，我因爲你費了許多唇舌啦。」

話說至此，張三已經靠近他了，兩匹馬接在一起，說時遲，那時快，他突然出手，一下手搶握了趙海山的刀柄，用盡全身之力，使勁一拉。

他這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猛

力襲擊，不但奪了趙海山手中之長刀，而且將趙海山摔落馬下。

出乎意外的變生肘腋，趙海山立刻伸手入囊取鴨舌鏢，但有心人算計無心人，張三比他更快，就在馬上將刀擲出，四尺長的刀鋒，橫砍在趙海山面門及胸前，登時慘叫一聲，倒斃在地上。

張三這樣突然襲擊，不但趙海山措手不及，站在旁邊的孫艷娘，也看得莫名其妙，連忙問道：「你這樣是什麼意思？他不是和你合作麼？」

張三淨淨一笑道：「這當然是合作，不合作我怎能逃走呢？但合作有個限度，到達這裡就不應該再合作下去。艷娘，快拾起地上的刀，替我割斷縛在我手上的牛筋繩子。」

孫艷娘實在不值他的所作所爲，正在趙超不前之際，耳畔已聽聞朱維德高聲喝道：「趙海山，你怎麼樣啦？」

這一喝，證明剛才趙海山的慘叫之聲，已引起朱維德惕然注意，張三頓足催促道：「艷娘，妳還呆着幹嗎？快給我割斷繩子，他們就快追到來了。」

孫艷娘在連聲催促之下，祇好拾起地上的長刀，將縛在張三手上的牛筋繩割斷了。

張三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獨行大

盜，一旦恢復了自由，便如猛虎出柙，雙手一舒，兩臂骨節勒勒的發响，就從趙海山的屍體上，取回他慣用的大砍刀和金錢鏢，飛身上馬，豁喇喇的向前奔。

但朱維德也很機警，不見趙海山回答，立刻叫醒巫達，雙雙上馬追趕，快如風馳電掣。

這一條山徑很長，蜿蜒如蛇，翻山越嶺到河邊去。

張三叫孫艷娘循山徑先馳，他匹馬斷後，邊走邊打量地形。

原來這一條山路是往黃河渡口的捷徑，是日早上辰牌時候，已將近到達河邊，張三就選定一座山崗，下馬埋伏，孫艷娘問他爲何不搶先到河邊去渡河？他笑答道：「不殺死這兩個傢伙，縱然渡過黃河也沒用，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事實的確是如此，朱維德爲了討賞五千兩賞銀，巫達爲了一萬兩黃金與兩口袋明珠寶石，兩騎人馬，恍如流星趕月，追到山崗來。

張三伏在山崗頂上，面對來路，居高臨下，連發兩鏢，把朱維德射得東躲西避，抬不起頭來，巫達也給他的金錢鏢射得不敢現身，祇能爬上大樹藉樹幹掩護，才能打袖箭。

張三雖然在急切間不能射殺對方，却已佔了絕對優勢，從容不迫。

孫艷娘屢次催促他向河邊逃他也不肯，並埋怨他不該不守諾言殺死趙海山時，他連連冷笑道：「妳這傻娘，好不懂事，趙海山那裡是衷誠合作啦，他聲明不要黃金也者，是恐怕朱維德、巫達趕到來，他不能帶走沉重的黃金罷了，他利用我引他去取贓物，我利用他協助我逃走，這是互相利用，我不殺他，他取了贓物之後也殺我，雖然不殺，朱維德、巫達到時，我同樣要丟命，妳怎能怪我行兇呢？正如現在一樣，我如不殺死朱維德、巫達二人，天涯海角，他們都會追捕我，所以非毀掉他們不可……」

張三解釋之詞，孫艷娘雖然不敢異議，但心中却不同意，特別是朱維德，她認爲他是一個好人，而且感激他救命之恩。

誰知就在雙方用暗器互擊之下，突然間，崗頂的左邊，砰一聲有石頭墮地，張三何等機警，立刻貼地爬到左邊去，手中扣着兩枚金錢鏢，因爲他已發覺有人從山崗攀登上來了，而且已快將攀到崗頂，所以他扣住金錢鏢，以逸待勞，果然不出所料，不一刻，崗頂的邊緣冒出一個人頭來，那不是別人，正是朱維德，原來他在巫達爬上樹，和張三展開暗器互射之際，便冒險的悄悄施展虎功的輕身功夫，爬上山崗，打算以奇兵突擊，掩襲張

三。

正在盤算詭計之際，張三棋先一着，大叫一聲：「取你狗命。」揚手打鏢。

在以逸待勞之下，張三這兩枚金錢鏢，勢必將朱維德射個正着，鏢無虛發，却不料就在他揚手之際，眼前人影一閃，砰的一聲，將他打鏢的右手擋過一邊，這兩枚金錢鏢，便因之而失了準頭，射在朱維德身旁的山石上。

張三這一氣立即光火，怒咆如雷，一掌將孫艷娘打倒，從崗頂滾落山崗下。

他根本是愛她的，一時怒發，出手太重，當他看見她滾下去時，心情緊張，立刻站起來搶救，誰知就在他站起身時的一剎那間，巫達的袖箭連珠射到，他哎喲一聲倒下來。

朱維德見他已受重傷，趕忙跳下去搶救孫艷娘的性命，幸而還來得及，在崗腰的突出山石之上，一手把滾下來的孫艷娘接住，然後抱着她攀登崗頂上去。

時間就因此而遲來了一刻，當他二人攀上崗頂時，巫達已經將重傷的張三挾在脅下，上馬奔逃，向河邊疾馳。

這麼一來，事出意外，不僅朱維德着了慌，孫艷娘也急了起來，雙雙騎馬追趕，但是巫達搶先了一

刻時間，走在前頭，遙遙領先，朱維德趕在後面，始終相隔十數丈距離，無法趕上，而暗器也射不到。

好矯捷的巫達，才馳至黃河渡口，不顧波濤洶湧，縱馬一躍，砰一聲跳下水去，水花四濺。

他綽號碧眼金鰲，水上本領比陸上更了得，他一手抓住張三，在水上逐浪浮游，朱維德趕到河邊來也沒有用了，他不懂水性，眼看着已受重傷的張三給他劫持而去。

但朱維德並不就此罷休，從背上取出長索，用盡全身勁力，飛索扔去，套住張三脖子，將長索往後扯緊，打算將張三扯上岸來，但巫達仗着水中功夫高強，衝波逐浪的向對岸游去，口中仍然咬着張三的腰帶向前衝，這形勢成了水陸爭奪戰，目的物就是大盜張三。

突然地一聲尖叫：「不好了！」

朱維德認得這是孫艷娘的聲音，抬頭一望，果然不好了，原來上游飄來一條大木，被激流衝激推動，其快如箭，巫達祇顧爭奪張三，躲避已來不及，砰一聲巨响，被這條大木柱撞破頭顱，腦血溢出，遺體隨波逐流而去。

這一邊廂的朱維德，雖然將張三扯上岸來，却已奄奄一息。

依朱維德主意，還是要押他去見官討賞，但孫艷娘跪地哀求道：「朱鏢師，你押他去見官討賞，爲

的是五千兩銀子，但他被官府正法，我便成了寡婦，現在他已傷重昏迷，而爭奪贓物的人都死光了，而藏寶地方我也知道，我告訴你去取贓物，饒他一命如何？這樣你得到應得財寶，而我則不致終身成爲寡婦。」

她說得很悲傷，鐵石心腸的人也爲之感動。朱維德想了一想，終於毅然的說道：「好吧，我領官府起回贓物，也有賞金的，可是，妳得勸他從此洗手綠林，不要再幹強盜生涯，否則，我仍然要捕捉他去見官的。」孫艷娘唯唯應允。

在夕陽西下，一騎人馬，駕舟渡河，那是鏢師朱維德，在岸邊揮手揚巾的是孫艷娘，她身旁躺着一個鬍鬚大漢，那是已受了重傷的獨行大盜張三。於是各奔前程，各自去作應作之事了。

(完)





## 上文提要：

沙府的花園後地洞下，常奇法師躲在其中，等待即可練成邪法，吳一謬先生對局勢作了分析，沙府外圍有郭總捕頭帶來一千名軍兵包圍着，再精選武功較好者十餘人，帶備黑狗血，跟隨吳一謬先生逼入地洞，大家小心謹慎，避過常奇設下的鐵籠機關陷阱，再深入而去，常奇感到驚慌，急急於邪術成就，吳先生方面欲徹底破其邪術，雙方短兵相接，處在嚴峻的心術戰中……



文圖 龍飛 臥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九龍珮

雙方僵持待時機 紅衣人懼黑狗血

吳一謬每句話都擊中了常奇的畏懼、弱點，而且，做起來也非難事。『這可是沙九爺的公館？』常奇道：『沙九是江西佈政使司的女婿，封疆大吏啊，你敢火燒他的宅院麼？』

『你還在坐井觀天啊！』吳一謬道：『廬州府已申明上憲，調集了大隊軍馬，圍住沙府，沙九一條老命能否保住還有問題，還想保他的宅院啊！火燒沙家花園，一兩個時辰，不聞吵鬧哭嚷之聲，你該已心中明白。我吳某弄上幾百桶桐油，也許有些困難，但對廬州府而言，可是輕而易舉的事，我怕他們連芝麻油、菜子油，全集中來，聚集幾千桶，可也不是甚麼難事。常奇，你和你的一般弟子，就要成油炸人了，我們走了，你應該還有一個時辰，想想如何抗拒這油火焚燒之法。』

『吳兄，等等。』常奇急急接道：『你眞的和官府勾結啊！』

吳一謬一指郭寶元，郭寶元立刻接上口道：『廬州府總捕頭郭某在此，不是吳先生一再勸阻，說是已和你約好比武功，郭某人那裏有這個耐性，在這裏和你磨菇，早就放油點火了。』

常奇聽出是郭寶元的聲音，一顆心都涼了，歎口氣，道：『吳一謬，你一世英名，竟不珍惜，勾結官府，對付江湖同道，也不怕後人耻笑你麼？』

『你不是江湖人。』吳一謬道：『你

是造反的叛徒，白蓮教的餘孽，你可知道，你一旦與兵作亂，要死傷多少人命！好了，我也想清楚了，不用和你講甚麼諾言信用，我走了，官府怎麼處置這件事，由現在起，和我全無關係了。』

『不能走啊！』常奇大聲叫道：『約好的一決勝負，豈可說了不算？吳一謬，常某恨你入骨，我要親手把你碎屍萬段。』

任何人都聽得出來，常奇的聲音中充滿着焦急。

『吳前輩，』郭寶元道：『何必和常奇這種人談信用、諾言，他可是身犯死罪的要犯！』

郭寶元火上加油。

『一個區區府衙捕頭，也敢如此放肆，本法師一現身，就先取你性命。』

郭寶元還要開口，却被吳一謬搖手阻止。

真是無聲勝有聲啊！

常奇眞的發急了，大聲叫道：『吳一謬，常某這就放你們進來，讓你見識一下天下眞正高明奇術。』

吳一謬仍不答話。

只聽一陣牆壁移動出的聲音，燈光首先透了出來。

一座門戶大開。

一條丈餘長短的甬道之外，是一座非常大的地下廳堂，十二支兒臂粗細的大紅燭照得一堂通明。

常奇右手執劍，左手擎着一枚法

鈴，當廳而立。

左面是神劍三太保和三個穿着紅衣、紅巾罩頭的人。

三個人全裹在一身紅衣之中，只露出六隻眼睛。

右面是六個穿着白色長袍的人，死眉死眼的，看上去不帶一點活人氣息，手中各握着一隻哭喪杖。

常奇的秘密精銳現身了。

吳一謬冷笑一聲，道：『你再不現身，我真要走了。』

心中却暗自估計常奇的停身之處，已離開四合院中甚遠了。

原來，大廳堂是設在假山之下。

吳一謬望着大廳堂中的形勢，付道：常奇部署、計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能在一年之間，建成了如此一座地下廳堂，雖然利用了假山之便，可也是工程浩大，看那些蒙頭蓋臉的紅衣人，必有古怪，六個白袍執杖人死氣沉沉，形如殭屍，也非常堂正人物，看來，他隱藏的實力十分強大，眞的準備在這裏決一死戰了。

『進來啊！』常奇道：『是不是有些怕了？』吳一謬，你最大的錯誤，是低估了本法師的高深法術，你會爲此付出很大的代價，也會斷送了妳一條老命。』

『小蝶，』吳一謬低聲道：『情勢有變，我低估了常奇隱藏的實力，去把田長青調進來，再調集二十名弓箭手，登上假山，二十名埋伏在四合院的

殘垣斷壁中，以阻止潛伏在沙府中的敵人增援，告訴花芳，由她和琴、棋、書、畫結合四十八名捕快，防守在花園。』

『要不要調集一部份軍兵進入花園？』程小蝶接道：『老前輩推斷常奇外面有接應，晚輩亦有同感。』

『花園地方不大，人太多，反而防礙弓箭手的助戰，』吳一謬道：『不過，要轉告統兵的千總，後花園一旦出現敵人，要他選擇精銳的軍士，分成十人一組，進入花園中支援，每次以五組爲宜，如有傷亡，立刻補充，以前後來擊敵人爲對敵之策，不可大軍湧入，仍以防守在沙府外面、阻敵逃亡爲主。』

『明白了。』程小蝶轉身欲去，吳一謬又開口道：『要田長青把阿橫、阿保也帶進來，要二人各帶一箇黑狗血，常奇的詭異已讓我有些難測高深了。』

程小蝶聽出事態嚴重，急急向外走去。

小方全神貫注，打量六個白袍人和三個紅衣人，心中一直在想，這些人怕不怕寒冰掌呢？

詭異的裝束，和那種陰森森的神情，給人一種非我族類的感覺。

常奇冷冷說道：『吳一謬，進來啊！你不是一直想和我一決勝負，我如約現身，開門迎賓，你怎麼猶豫起來？』

『我在想，』吳一謬道：『他們是人還是鬼？』

吳一謬在拖延時間了。

他在等候田長青趕來助戰。

田長青本身的搏殺技藝，是武林中絕無僅有的高手，吳一謬雖然自信強他一些，却也只勝在內功稍深。

七大高手的絕技，集向於一人之身，自然是非同小可了。

『吳一謬，早知如此，本法師早就放你進來了。』常奇大聲笑道：『看來，你還未練成馭劍術，我真高估你了。至於他們是人還是鬼，要你出手試試才能明白。』

原來，他擔心的是，吳一謬已練成了馭劍本領，不見吳一謬手中執劍，放下了心中的憂慮，但仍然出言一試。

『吳某能不能馭劍取敵，你只好等着瞧了！』

『你不會。』常奇大笑道：『這一點，我已經肯定了。』

吳一謬低聲道：『郭總捕頭，一入廳堂，你們就守在門口，不用和他們動手，準備好，有機會，就噴出一些黑狗血，在紅衣人和白袍人的身上。』

『是。』郭寶元應了一聲，也以目示意了兩個捕快。

常奇站在燈火明亮處，相隔兩丈左右，很難看清楚吳一謬這面的細微動作。

『老前輩。』苗蘭道：『白蓮教的邪

術眞能役鬼嗎？』

她雖能用毒蛇，却十分怕鬼。

『不會是鬼。』吳一謬道：『可能是受邪法控制的人，就算是鬼吧！但我們已有黑狗血可以對付他們。』

他聽出了苗蘭的聲音在顫慄，只好用話激勵她，穩住她的心情。

臨敵生懼，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功力和技藝都要大打折扣。

『小方，』吳一謬道：『我們配合拒敵。』

『前輩，就算他們是鬼吧！』小方豪氣干雲的道：『可也得是武功很高的鬼才行。』

『小方，人怎能和鬼打架呢？』苗蘭道：『不要嚇我啊！』

『糟了！』小方心中付道：『小苗女玩長蟲像玩草繩一樣，放在袖中，圍在腰裏，我看得心驚膽顫，她却樂而不疲，但却是怕鬼怕得如此厲害，不行，得安慰她幾句才成，莫要她心中驚慌，打到要命處，忘記了放蛇助戰。』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苗蘭，世上沒鬼的啊！鬼在陰曹地府中，怎麼會跑來爲常奇助戰呢？』

『可是，』吳先生剛才就問過常奇呀，『苗蘭道：『問他們是人還是鬼？』

『要命啊！要怎樣才能解說得讓她相信。』小方心中付着措詞，但一時又想不出適當的話來。

吳一謬也在自責，暗道：『南荒苗



民，篤信巫醫，巫醫弄神裝鬼，早已深入人心，苗蘭雖然聰明，但也是小苗女啊，想不到一言錯出，竟使她戰志潰散。

「吳一謬，你敢不敢進來啊？」常奇發怒了，大聲的喝道：「怎麼堂堂的吳大俠，竟變得虎頭蛇尾了？」

常奇目睹吳一謬趨超不前，心中既高興，又擔心。

高興的是威攝敵人戰志，擔心的吳一謬不打了，退出去，改用油火攻勢。

一陣步履聲響，田長青帶着阿橫、阿保、程小蝶疾奔而至。

打量了燈火輝煌的廳堂一眼，笑道：「好一處地下戰場，常奇，你有膽放手一戰，希望是不死不休。」

苗蘭突然微微一笑，道：「來得好啊！我心中正在害怕。」

「怕甚麼？你身經百戰。」田長青道：「怕過誰來？」

「怕鬼啊！」苗蘭道：「我不怕惡人，再惡毒的人，我也敢和他一決生死，可是我怕鬼啊！人那裏能和鬼鬥？」

「那裏有鬼！」田長青目光一掠三個紅布包頭的紅衣人，和六個陰氣森森的白袍人，笑道：「鬼是一陣煙，他們只是幾個不太好看的畸形怪人罷了。」

「是鬼我也不怕了。」苗蘭笑道：「情郎在側，身入地府走一遭，死有何憾？」

連兩人的秘密也洩出來了，鬼也不怕啦，愛情的魔力，可真是大得很啊！

當着吳一謬面前，一向洒脱的田長青竟也有些掛不住，兩頰泛起了羞紅。

程小蝶又是一番想法，暗道：苗蘭是不是在向我示意，不可接近田長青。

小方也安心多了，事實上，剛才，他也有些忐忑不安，田長青帶來了三個人，也帶來了一股豪壯之氣。

人多膽壯，陰霾盡去。

「苗蘭，你水性楊花，吃裏扒外，本教中盡多英俊人物，」常奇道：「選男人為甚麼一定要勾引外面的人？」

「告訴你沒有關係，」苗蘭道：「我們是老夫老妻了，如果生孩子，早已入學讀書了。」

可真是八歲少年強說愁，事情是不錯，但措詞太明朗，少了點曲折婉約，聽起來，也就有些刺耳了。

常奇呆了一呆，道：「你早就有了男人，我怎麼不知道呢？你在教中兩年多了，竟是從未去會過他，真能忍得住啊！」

「我們進入中土，就是為了找他。」苗蘭道：「苗女多情，從一而終，也心口如一，可不像你們中土女人，滿口貞節道德，心中却紅杏出牆。」

忽然想到程小蝶就在身側，大惑不安，回頭望了程小蝶一眼，低聲道：

「小蝶，我不是說你啊！」

程小蝶搖搖頭，微微一笑，心中暗道：還真被你說準了，我只不過接觸過兩個可愛的男人，田大哥和小方，但已經搞得我的心都亂了，他們誰要佔有我，恐怕我都沒有能力拒絕。

像你和花芳這樣，千里尋情郎，十年不改舊顏色，確是非常可敬的女人。明教東人，中土女子如非那些貞節教化，幼年就約束了她們，不知道亂成甚麼樣子了。她們不敢偷吃，可是敢在心中想啊！

「常奇，我現在過去了。」吳一謬舉步向前走去。

阿橫、阿保放步要往前面搶，却被田長青一手一個拉住了。

兩人望了田長青一眼，心中似有不解。

他們一向衝鋒陷陣，行動在主人之前，這一次怎麼突然變了？

「看我手勢再出手。」田長青低聲吩咐二人。

阿橫、阿保只好點點頭，緊隨在田長青身後。

進入廳堂，吳一謬細作打量，大堂後壁，左、右都見門戶，想是還有複室。

寬敞的大廳中，不見法壇，想必是設在複室。

「這就是你隱藏的真實實力了？」吳一謬指指三個紅衣人和六個白衣人。

亡。

吳一謬正想開口激笑常奇，却瞥見那被擊倒在地的紅衣人，打了兩個滾，又站了起來。

田長青急快的亮出了三稜劍。不敢託大了。

因為，遇上的敵人，帶了一股莫可明解神秘，全身堅如鋼鐵，刀劈不死。

吳一謬的掌力如山，人都被打得飛了起來，但他仍然沒事。

苗蘭也作了戒備，一揚手間，兩條毒蛇，即可同時飛去。

事實上，所有的人，都亮出了兵刃，郭寶元右手取出了鐵尺，兩個捕快拔出了單刀，程小蝶右手摸劍，左手挾了兩隻蝴蝶鐵，小方也取出了白玉尺。

這個紅衣人重擊打不死的怪異，使個個心頭震動，恐怖加身。

奇怪的是，常奇也很緊張，雙目圓睜，看着紅衣人的反應。

如果，常奇此刻下來，另外兩個紅衣人也出手攻擊，局面會變得混亂和悲慘，情可預期。

吳一謬還保持了相當的鎮靜，全神貫注着紅衣人的舉動，心中却想着對付的方法。

紅衣人站起後，未再展開攻勢，似是受到了很重的傷害。

吳一謬沒有等一下，搶先動了，微一挺身，膝未打彎，腳未移步，整

「原來，你是在等他們。」常奇答非所問，目光專注在田長青和阿橫、阿保的身上，接道：「人生無非是為名、為利，某某各送你們黃金萬兩、珍珠十顆，夠你們一生享用了，何苦要為人拚命？」

真是大大的賄賂，能讓人怦然心動。

可惜的是，選錯了對象。

田長青有的是銀子，苗蘭珠寶石藏滿了一座大山洞。

「黃金萬兩啊，不過是六百二十斤重。」田長青笑道：「箋箋之數，如何放在田某人的眼中？常奇，不用白費心機了。」

苗蘭接道：「是啊！我有一山洞珍珠寶石、翡翠奇玉，都不能留住他常住南荒，你那點黃金珍珠，如何會看在他的眼中？」

常奇眼睛一亮，道：「一大山洞珠寶翡翠，要是能在本大法師手中，那就用處大了。苗蘭，在教中兩年多的辰光，你怎麼從未提過？」

「我幹嗎要告訴你？」苗蘭笑道：「我的珠寶雖多，可是很難取得，那裏有千條以上的毒蛇守護着，你敢去盜取麼？」

「如果是真的，某某有甚麼不敢？你等着看吧！殺了他們，我就押你到南荒取寶。」

苗蘭怔住了，想不到常奇竟然很認真地在想這件事情。

個人向前滑動，左手探出，抓向紅衣衫。

他想撕開他一身紅衣瞧瞧，這個如何刀劈不傷，掌擊不死。

紅衣人抬起右手，尖利如爪的五指擊吳一謬的掌勢。

真是藝高膽大，吳一謬竟敢和他的右手硬碰，但在相觸時，突然一翻左腕，扣住紅衣人的右腕，順勢一帶，使紅衣人的身軀側轉，右手電光石火一般快速點出。

紅衣人口中發出了一聲咕的怪叫，一隻左眼，竟被吳一謬生生挖了出來。

說不出是甚麼招術了，藝入化境，對敵應變，全在心念一動之間。

吳一謬右腳飛起，蹬了出去。

這一脚蹬在了紅衣人的大腿上，以吳一謬功力之深，就算是一根木樁，也要被他一脚蹬斷。

但却未聞到骨折的聲音，吳一謬却如一脚蹬在石頭上，右腳微微一疼。

但紅衣人却被蹬得身子向後退開五尺。

吳一謬的膽氣神勇，也激發田長青的豪氣，哈哈一笑，道：「老前輩，是甚麼東西，是人？是鬼？還是傳言中的殭屍？」

廳堂中所有的目光，都看得很清楚，那紅衣人的一顆眼珠子生生被挖了出來，但不聞哀嚎慘叫，也未見血

這些人頭臉也被紅布包住，必有鬼怪之處。

但是阿橫同時噴出了黑狗血，就未再搶先，但却全神戒備，準備迎接。

以他過人的閱歷智慧，也無法測出這紅布包頭的人是甚麼怪物。

聽起來很可笑，常奇想以黃金、珍珠誘使田長青和阿橫、阿保脫離吳一謬，想不到反被苗蘭的藏寶誘動了心。

「常奇，保住老命，錢才有用，」郭寶元道：「沙九的府邸已被官兵……」

「好了，這樣的威脅，我已經聽得耳朵生出了老繭，」常奇的態度大為囂張起來，冷冷說道：「殺了你們這批人，還有誰能攔得住我，本法師一再忍讓，是因為我高估了吳一謬的成就，可真是天下的笑話，自己把自己嚇得不敢出戰。常某人勸降你們，只為了愛惜人才，大軍出動時，我需要很多統軍的將才，你們既冥頑不靈，休怪我大開殺戒，對啦，我說過先殺你郭總捕頭的。」

右手一指郭寶元，一個紅衣人突然飛身而起，整個人像一隻彈起來的飛蝗，直向郭寶元衝了過去。

阿橫大喝一聲，直標而前，右手一把短刀閃起一道寒芒，迎頭劈去，左手竹筒張開，噴向紅衣人。

吳一謬本想搶先迎戰紅衣人的，這些人頭臉也被紅布包住，必有鬼怪之處。

但是阿橫同時噴出了黑狗血，就未再搶先，但却全神戒備，準備迎接。

以他過人的閱歷智慧，也無法測出這紅布包頭的人是甚麼怪物。

聽起來很可笑，常奇想以黃金、珍珠誘使田長青和阿橫、阿保脫離吳一謬，想不到反被苗蘭的藏寶誘動了心。

「常奇，保住老命，錢才有用，」郭寶元道：「沙九的府邸已被官兵……」

「好了，這樣的威脅，我已經聽得耳朵生出了老繭，」常奇的態度大為囂張起來，冷冷說道：「殺了你們這批人，還有誰能攔得住我，本法師一再忍讓，是因為我高估了吳一謬的成就，可真是天下的笑話，自己把自己嚇得不敢出戰。常某人勸降你們，只為了愛惜人才，大軍出動時，我需要很多統軍的將才，你們既冥頑不靈，休怪我大開殺戒，對啦，我說過先殺你郭總捕頭的。」

黑狗血果然有效，使那紅衣人的攻勢一窒。

夠了，這一窒的空間，短刀已斬在紅衣人的頭上。

短刀鋒利，這一刀應該劈裂了紅衣人的腦袋。

但却只聽到一聲金鐵交鳴，好像一刀劈在鐵墩上，短刀被彈了起來，阿橫也被震得手腕發麻，短刀幾乎脫手。

狗血噴了那紅衣人一身，但他全身都在紅衣的遮掩之下，狗血只能噴在衣服上。

無法判斷出是狗血的力量，還是阿橫一刀之威，紅衣人呆立了一陣，才出手攻向郭寶元。

手中沒有兵刃，但突出衣袖的五個尖長數寸指爪，加上伸直的右臂，形同一柄光芒怪劍。

完全不是一隻人的手啊！似是一隻巨熊之爪。

他沒有理會阿橫劈中他一刀的仇恨，目的是殺郭寶元。

吳一謬右手一揚，一記劈空掌橫擊過去。

他功力深厚，這一掌之威絕不在那迎頭一刀之下，而且距離又近。

掌力如巨杵橫擊，紅衣人閃避不開，被掌力震得飛了起來，摔倒五尺以外。

這是致命的一擊，就算是功力深厚的內家高手，也將被打得吐血而



柱噴泉。

這可裂心摧肝的疼痛，是人都無法忍受，至少也會捂着受傷的眼睛，呼喚兩聲。

但那紅衣人沒有呼叫，後退了五尺後，終於站立不穩，一屁股坐在地上。

吳一諤看看手中的眼珠子，帶有血跡，只是他身上的血似很少，呼一口氣，道：「是人，只是身上的血太少了！整個人好像是用一層鐵皮包了起來。」

「那就沒有甚麼好怕了，」田長青道：「他有弱點，也可以擊倒，他現在似乎已經無法站起來了。」

果然，那紅衣人掙扎着似想站起來，但卻無法如願。

常奇臉色大變，冷冷說道：「吳一諤，你傷了他，他不會放過你的！」

「算了，用不着裝神弄鬼。」吳一諤道：「他是人，只是不知道被你用了甚麼方法，把他們整得像殭屍一樣，只算是一種死活人了！」

「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研易數之學。」常奇道：「却不瞭解術法之能，他們如果是人，怎能忍受挖目之疼，而且行有餘力，很快會站起來向你索命。」

「真的是鬼呀？」苗蘭打了一個寒顫。

吳一諤目光盯在那坐在地上的紅衣人，發覺全身抖動，似乎是有着無

比的痛苦，却無法宣之於口。

「苗蘭！你看他疼得全身顫抖，只是叫不出聲音而已。」吳一諤道：「他不是鬼，也不是傳言中的殭屍，常奇也沒有役使鬼魅的法力，他們是人，只不過是被常奇用一種殘酷術法，控制的人！」

苗蘭仔細看去，果如所言，膽氣一壯。

常奇却是火大了，左手法鈴一陣搖動，口中也唸唸有詞，六個白袍人開始移動身子，那坐在地上的紅衣人也站了起來。

這可是標準役使鬼魅的動作，而且效用立見。

苗蘭心中又冒升起一股寒意，苗族巫師作法，也和這個樣子雷同。

事實上，程小蝶、郭寶元、小方，也都臉色微變，但三人還可控制着自己，不像苗蘭，全身已開始輕輕顫抖，人向田長青的懷中偎去。

田長青感覺到了，伸出手去，輕輕拍一下苗蘭的秀肩。

「只是拍兩下嘛！但却給了苗蘭極大勇氣，低聲道：『我真是沒用啊！怕甚麼呢？讓你失望了。』」柳腰一挺，擺出了一副迎敵的姿態，也亮出很少出鞘的兵刃，一把鑲滿了寶石的短刀。

刀只有一尺多些，但却閃動着逼人的寒芒。

田長青回顧了一眼，道：「好刀，

叫甚麼名字？」

苗蘭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是師門傳下來的，據說是一位中土高手，到南荒竊取我們的寶庫，被毒蛇咬中而死，他殺了近百條的毒蛇，還是無法逃過蛇吻而死。」

吳一諤也看到了寶刀，目中奇光閃動，低聲道：「田少兄，可否把苗蘭姑娘的寶刀，暫借在下一用？」

是向苗蘭借刀，但却向田長青開口。

老薑辣心啊！他心中明白，苗蘭到此刻才亮出寶刀，心中定是對這把刀十分喜愛，不願讓別人見到，不到處境危急萬分，不肯出刀。

她雖然不知刀的名稱，但也知道是一把好刀。如果開口借用，被她一口回絕，就很難再開第二次口了。

如果田長青也無法讓苗蘭把刀交出來，那就是天下再也沒有人能借到苗蘭的刀了。

「苗蘭，把刀借給我！」田長青也怕苗蘭拒絕，一拒絕，吳先生就很難看了。

所以，自己開口借。

苗蘭微微一笑，道：「要我的性命，我也會給你，何況是一把刀。」取出一把金色的刀鞘，還刀入鞘，一起交給了田長青。

小苗女用情如海深，連刀帶鞘一起借，顯是不準備再要回來了。

田長青很感動，但大戰迫在眉睫

，也無法表示謝意，接過寶刀，看也未看一眼，交給了吳一諤。

事實上，吳一諤給了他一個更大的承諾，那就是還他自由。

玉珮伏兵詔令解除，他們就不用擔負重大的責任，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也可以暢開胸懷，行走江湖，作一些自己喜歡的事。

寶刀入手，吳一諤信心大增，朗朗一笑，道：「常奇，你的妖法魔咒唸完了麼？」

常奇行法行得全神貫注，雙目微閉，竟未看到苗蘭亮出的寶刀，也未理會吳一諤的喝問。

難道常奇不怕偷襲麼？

事實上，他不用擔心，因為法鈴聲動，六個白袍人已轉過身子，一排橫擋在常奇的身前，兩個紅衣人却仍然僵直的站着未動。

是了，是兩種身受不同禁制的人，指揮他們的方法，也不一樣。

常奇閉目行法，耗時甚久，六個白袍人是受着法鈴的指揮，奇怪的是只擺出了防敵的攻襲陣勢，却没有出手攻擊的意向。

難道只是嚇嚇人？

但吳一諤很快的明白了常奇的用心，是在拖延時間。

難道常奇的練法，不用等到明天？可能很快就功得圓滿。

所以，對一切損傷都不放在心上，口花花大言誇張，目的只在把時間

拉長。

「田少兄，我們不能等下去了，等下去就上了他的大當。」吳一諤道：「常奇在拖延時間。」

田長青立刻警覺，這些詭異的行徑，半真半假，只是在掩人耳目。

心念轉動，大喝一聲：「殺！」人如怒矢，衝了上去。

一字殺字，震耳欲聾，餘音繞耳，全室迴蕩，是凝聚真氣發出的內力，也是一種醒人心神的武功。

「小方，不用出手！」吳一諤道：「防守為宜。」自己却緩步向前行去。

阿橫、阿保待要衝上去，小方已急說道：「保護苗姑娘，結成雙刀合璧陣。」

兩把細刀同時橫胸而立，擋在了苗蘭身前。

小方呢，踏前兩步，擋在程小蝶的前面。

三人一排橫立，連郭寶元和兩個捕快，也納入保護中了。

田長青已和六個白袍人交上了手，一陣金鐵交鳴，竟被擋了回來。

六個白袍人手中的哭喪杖，不但是精鋼打成，而且力道奇強，六杖同出，結成了一道銅牆鐵壁。

吳一諤準備援手，但六個白袍人竟未乘勢搶攻。

田長青低聲道：「不可輕敵，是一流高手的功力。」

「不要硬拚！」吳一諤道：「他們的

行動不夠靈活。」

田長青點點頭道：「要想法子衝過去對付常奇，老前輩說得不錯，常奇的練法就要成功了。」

「哈哈！兩位既然猜出來了，常某人也就不再隱瞞，再過一個時辰，諸位就會嚐試到那種千軍萬馬衝擊的味道。」

「就在這座廳堂上麼？」田長青道：「只怕一百人也容納不下吧！」

「他們不是人，前仆後繼，悍不畏死。」常奇道：「像洪流一樣，破關而出，很快就會把你們淹沒其中，常奇要在廬州府大開殺戒，先擎程知府為常某祭旗，再殺他一個雞犬不留！這廬州府也就是白蓮教重舉義旗的大寨了。」

「只聽你一番殺氣凌人之言！」吳一諤道：「蒼天也不會容許你練法完成。」

「吳一諤，太晚了，我常某不用行法追殺你們。」常奇道：「單是這座六鬼護法陣，就夠你們打殺老半天了。」

常奇最大的痛苦，既不能敗！也不能勝。

敗了全軍盡墨，人如被殺，練法的成敗自是無關緊要了。

如果全力出擊，真把吳一諤殺傷或逐出地下廳堂，又擔心灌油燃火，整座地下廳堂完全燬滅，人和練法盡付火中。

他要的是時間，最好是把這些人

絆住，不讓他們退出去。

吳一諤等是敵人，可也是護法的人質。

所以，常奇不敢發動全力的反擊。

這大概是江湖上最奇怪的一場搏戰了。

「田少兄！還有餘力再戰麼？」吳一諤低聲問道。

「可以。」田長青舉起了三稜劍。

「打得瀟灑一點！」吳一諤道：「引他們出手就成。」

田長青點點頭，他已經領會了吳一諤的用心。

吳一諤緩行兩步，和田長青並肩而立，右手緊握寶刀。

但刀未出鞘，想是怕寶刀驚敵。

田長青三稜劍一舉，刺向一個白袍人的前胸。

但六個白袍人一齊反應，六隻哭喪杖結成一片光幕，田長青的三稜劍又被封了出來。

忽然間，刀光閃動，兩道寒芒捲襲而至。

是阿橫、阿保。

他們眼見主人兩度被封擋回來，再也忍耐不住，彼此一打眼色，雙刀並舉飛斬過來。

田長青吃了一驚，喝道：「小心！喝聲中，人也撲了上去。

但見人影閃動，寒光飛旋，一劍、雙刀和六隻哭喪杖不停撞擊、交

接。

這一次是真的惡戰了，田長青已知六人厲害，生恐阿橫、阿保，傷在哭喪杖下，全力連劍擊出。

他功力深厚，這一全力出手，威力非同小可，每一劍上都帶着千鈞之力，左蕩右決，攻勢凌厲無匹。

但遇上的阻力也很大，六個白袍人手中的哭喪杖，結成了一個連環陣，杖勢交錯拒敵，金鐵交擊中，閃出了串串火星。

阿橫、阿保的兩把細刀，攻勢也很兇猛，但六個白袍六隻哭喪杖結成網幕，十分堅強，三人合力猛攻了數十招，仍是難越雷池一步。

小方也忍不住了，大步向前衝來，準備出手助戰。

程小蝶、郭寶元、苗蘭和兩個捕快，都不自覺的跟了上來。

忽然紅光閃，兩個紅衣和神劍三太保，同時由兩側繞出，堵住了廳門，開裂的廳門也同時合攏起來。

「退下去。」田長青劍如飛虹，接下了六隻杖勢，阿橫、阿保先行退下。

田長青連攻三劍，也退後兩步。

常奇哈哈一笑，道：「現在，如若灌下桐油，放把烈火，諸位就要一起殉葬了。」

敢情，他早已存心把守在廳門口的人誘入廳中，封了門戶。

小方歎息一聲，道：「對不住了田



大哥，我應該守住門的，原來，他最大的顧忌，是怕我們退出去，放火燒他。」

「現在放下兵刃，咱們還可以商量。」常奇道：「諸位都是統軍的將才，追隨常某，奪得大明江山，日後，都不失封侯之位。」

一指白袍人，接道：「他們和穿紅衣人，都是本座術法下造成的高手，武功如何諸位已經領教過了，但他只是一勇之夫，不能統兵為將，我求才若渴，不計前嫌，吳兄……」

吳一諤道：「說吧！」

常奇道：「我封你為承相之位，日後謀國施治天下，全賴吳兄的大才了，你讀書萬卷，胸羅錦繡，埋沒江湖之中，於草木同朽，豈不是太可惜了。」

「聽口氣，你已似承繼大位的皇帝了？」吳一諤笑道：「就憑你六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幾個紅布包頭，鐵甲護身的人，能幫你取得天下？」

「唉！吳兄，我缺少的，就是你這樣治國安民的大才。」常奇道：「你如肯真心合作，大事就成了一半。」

目光轉向田長青接道：「少兄英武過人，胸藏韜略，是統帥雄兵的大將，如肯歸服，這兵馬大元帥一職，是非你莫屬了。」

小方聽得心中一動，暗道：「這老妖倒也有識人之能，田大哥本就是這一代玉璫伏兵中培養的帥才呀！」

「聽起來挺過癮呀！」田長青笑道：「我是元帥，兵在那裏？將又在那裏？與兵作亂，爭奪江山，可不是像江湖奪名、武林爭霸，憑一兩人的武功能成大事。」

「你很快就能看到了。」常奇道：「藏千軍萬馬於一囊之中，臨陣交兵，個個勇往直前，不計生死，不爭名利，由他們作為前驅，一兩年內，組民成軍，成百萬雄師，當非難事，這次我東山復起，成算很大！」

「我想通了。」吳一諤突然接口……

「好極，好極，吳兄想通了，我之幸也！」常奇急急接道：「就請先就國師之職，策劃起兵大事，奪得天下，再就相位。」

吳一諤笑道：「我是想通了，你三個紅衣人和這六鬼護法陣是怎麼回事了。」

常奇微微一怔，道：「這等區區小事，想它作甚麼，吳兄如若願學，我可以傳授術法給你！常某是真心邀請你啊！」

「常奇！他們活得很痛苦，殺了他們，對他們是一種解脫，對吧！」

常奇臉色一變，似要發怒，突然又放下臉，笑道：「吳兄，答非所問了，我們談的是國家興亡大事。」

「他們是人，但却接上了熊爪，而且爪上還淬有劇毒。」吳一諤道：「他們的身上，也被以手術裹以熊皮，再

加上鐵甲護身，再被你用藥物飼養，他們本就是江湖高手，受過你一番手術折騰之後，已難有再回復人形的希望，只好聽你擺佈了。你給他們服用藥物，使他們氣力大增，再教導他們一些特別的撲殺的技藝，就成了你刀、槍不入的護衛了？」

「胡說八道啊！」常奇大聲叫道：「我如這樣折騰他們，他們怎麼還會聽我的話？」

「他們的聽覺，也被你破壞了，所以，只能看你的手勢行動。常奇，你可真是惡毒得很啊！」吳一諤道：「我相信你還有一種特別控制他們的方法，使他們對你唯命是從，但這已經無關重要了。」

常奇冷然一笑，道：「謬論，謬論，可真是異想天開，胡說八道啊！」

「老前輩。」田長青道：「常奇在拖時間，費盡心機的爭取每一個拖延時間的機會，不用和他多費唇舌了。」

「急也不在一時，知己知彼，才能致勝啊！」吳一諤道：「我算過時間，今夜子時才是他練法完全時刻，還有六七個時辰，可以夠用了。」

田長青明白了，吳一諤是套問殺死紅衣人、白袍人的方法，找出他們弱點，便於一擊取敵。

常奇自然也聽得懂，但他却被吳一諤錯下的一個判斷，弄得更為驚喜。

（未完·十四）

##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 \$ 6,000
封面裏全版	HK \$ 5,000
封底裏全版	HK \$ 4,800
內頁全版	HK \$ 4,000

###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 \$ 2,000
------	-------------

## 上文提要：

蕭丹將倩女與金鳳間仇怨告知旗女。女山湖旁倩女墓前跪拜着旗女，但旗女完全以金鳳、紫烟蘿面目出現，願做替罪羊，甘受倩女慧劍一斬與蕭丹同往鳳陽醫館，然後設計金鳳母女與倩女父在醫館會面解仇怨，旗女為主解去十七年來的怨結，從此後紫烟蘿、旗女可以功成身退了。原來旗女對蕭丹道出了，她，旗女即是令人聞名喪膽的真正紫烟蘿……



情俠希夷故事 / 巴人 · 文圖

# 女山湖

紫烟蘿心願已了 從此江湖任遨遊

蕭丹是個姑娘，黃花大閨女呀，竟被一個少年摟住擁住，羞死人，心裡頭如何不發慌，心心跳，那臉兒如何不登時紅了？

早前在滄州道上，她不也這般戲耍過那旗女，前日遇到倩倩，可不是一見也就說要交人家這個朋友，不是冷不防，就對倩倩又摟又抱，而今，可輪到她了，被人家又摟又抱。

羞死人，偏是人家真當她是個少年，只有她自己知道，不過是虛鳳假鳳，不過是：銀樣的蠟槍頭。更令她驚訝的是：竟然躲不開，玄門的乾坤挪移功夫，竟然派不上用場。

少年擁着她，吹！竟還……該死，竟還和她耳鬢廝磨，說：「好朋友，自該親親熱熱，你說是不是，從今以後，咱們是坐同席，臥同寢。」

竟不由分說，擁着她，坐在一張長椅上，面前桌上，海味山珍，竟還是熱氣騰騰，分明算準他們前來，先一步已擺在桌上。

那麼，可知自己的一行一動，皆已掌握在人家算計中。好像算準了她，那時，那一刻，她必會前去衆香樓一樣。

「請，好朋友，咱們交個杯兒。」

這這……這成甚麼話？少年斟

了兩杯酒，把一杯遞給她手中，竟要和她交杯而飲。她心兒慌得竟不知怎麼躲，少年一圍臂，竟穿過她的臂彎。

「飲，親親密密，好朋友，我先乾了這杯。」

啊？呀！少年的手肘一撞，簡直邪門，她手中的杯兒，竟不由自主，送到自己唇邊。

不飲，還是真不行，本已心跳，臉熱得那麼厲害，那酒一下肚，簡直不是飲，是自己灌入自己口中的，那心自是跳得更厲害，臉兒熱得像火燒。

「喂！少年說：『你臉兒好紅，真好看，像春花開在臉上，真教人……愛！』」

吹！又摟住了她，而且，這番摟得那麼緊，而且，又把臉兒貼了上來，貼在她的臉上。

她是怎麼啦，可是心亂又心慌，她的功夫那去了，怎會施展不出來，是躲不開，還是……又有些兒不想躲開！

怎麼辦？除非……告訴人家，自己不是少年郎，而是姑娘。

怎能？怎麼可以，那豈不羞死

人？她心慌得有些兒心旌搖搖，那由她分說，也不容她拒絕，一杯又一杯，怎麼……怎麼渾身發軟起來，少年不僅灌她酒，而且，把菜餚



夾來餵在她口裡。

不，不能再飲了，但還未說出口來，少年送到她唇邊來的酒，已又喝下了肚。

只聽少年呵呵一笑，說：「你醉啦，這是上等女兒紅，陳年的老酒，你可知，女兒紅，是洞房花燭夜才喝的，入口甜甜，勁兒可大得很，來，我抱你入房去。」

「不！」

她想掙扎，想大叫，但只是嘴兒張了一張，任由人家把她抱了起來，本來心裡還有一些兒明白，那知，心裡一急，登時，一陣暈眩，便甚麼都不知道了。

是天在旋？地在轉？還是……不，是身子在蕩蕩飄飄，那必是，被人家抱在懷裡，在走。

啊呀！人家抱她入房……抱她……上床。

眼前登時一黑，便甚麼卻不知道了。

仍然有些知覺的，那就是：地在轉，天在旋，身子在蕩蕩飄飄。

終於，不知道過了多久，那一定地久天也長，好久，好久……

終於，她醒了。

是甚麼在閃爍？原來，是一隻大紅花燭，燭焰在搖曳。

一片空白，本來茫然，漸漸……漸漸……

漸漸記起來了，啊呀！霍地坐

起身來。

但只是坐起來，因為，嚇呆了。

因為，她是在床上，而且，只穿着貼身的內衣衫，散開的髮兒，從她幾乎是裸露的肩頭，滑落下來。

那劇跳的心兒，也沉落下來。

眞像是……洞房，高燒的大紅花燭在搖曳，芙蓉帳也在微風裡飄動，錦帳低垂，原來，房門雖然關閉着，菱花窗却半掩。

都記上了心頭，記得是她醉倒時，是午刻，現在，必已深夜了！但是，床上只有她一人，房中也再無他人。

那……那少年呢？

像掉在冰窟裡，但臉兒却像火燒一樣。

快！趁房中沒人，慌忙尋找衣衫，還好，衣衫就在床邊椅上，慌忙穿了，溜到窗下，探頭一看，只見滿天星斗，窗外，是一座庭園，秋夜風，在樹上竊竊私語，她連天上的星也不敢多看一眼，因為，星在對她眨眼；也不敢聽，那夜風的私語，她聽來像是在嘲笑。

還好，窗外，園中靜寂無人，慌忙穿窗而出，那管南北東西，只要不見人，只要有黑夜可遮羞就行了。

原來是在城中，當然是在城中

，那必是酒家樓中，當眞，這是春風十里的揚州路。

現在，她在二十四橋的明月夜裡了，只見處處綠窗燈火，却不見玉人吹簫，而是盈耳處處笙歌，原來正是酒綠燈紅時候。

此刻，在她聽來，可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那敢再聽下去，一口氣奔出揚州城。

月下，水波在蕩漾，寒樹在搖風，當眞是：秋到江南草未凋，已是深秋了，却仍草長樹綠，她只想去找一個荒野無人的地方，即使是夜深了，也不敢走大路，她怕，怕遇到人，即使是陌生人。

明滅的揚州城的燈火遠了，微弱得像天上的星，她才放慢了脚步，走上一個小山丘。

近着鬧市，那有叢林，樹林扶疏，那知，她才在樹下坐了下來，登時跳了起來。

因為，有火光，驀然一閃，在身後。

當眞，有火光，必然有人，但她又坐了下來，火光更亮了些，但樹木扶疏，並不能照見她。

黑暗中，那少年的影子，却在心上明亮了起來，她想咬牙的，偏是咬不緊，這少年，端的是甚麼人？

不，絕不等閒，說眞的，蠻英雄……

俊，又瀟灑，不過，仍然恨極了，無名山莊的女兒，自以爲天下去得，那知就這樣，着了人家的道兒，分明是個該死的登徒浪子。

現在，她的牙兒咬得緊了，因爲心中恨了起來，且慢，她爲何要逃避，她非要找出他來不可，眞不明白，好像她的一舉一動，人家都清清楚楚，想一想，少年等候在衆香樓前，竟像知道她必去，而且，先已在那酒家樓，備下筵席，該死，她怎會……怎會任由人家擺佈？

爲何不抗拒，明知不該飲酒呀，爲甚麼酒杯送到她嘴邊，就不由自主喝了？

難道，她真喜歡他了？

不，她說要交他這個朋友，就像對情倩說的一樣，只不過是喜歡他而已，像一見就喜歡情倩一樣，別無情意呀？

還有，眞不信，江湖之上，武林之中，竟也有這樣身懷絕技的少年，想想看，她怎會讓他握着手？當然她沒躲閃，但少年的手法快得出奇，只怕躲也躲閃不開的，還有……

她的臉兒又熱了起來，甚麼交杯酒兒，眞不明白，少年怎麼一圈臂，就穿過她的肘，可知少年年紀不大，竟有一身高不可測的功夫，想想，其實眞可愛，恨只恨，她着了人家的道兒，亦可知，是一個該

死的登徒浪子！

愛是真可愛，恨也恨極了，眞是心亂極了，越想越亂。

忽然，這是甚麼香呀？好香。

火光在身後遠遠閃爍，是了，這必是有人在烤野味，她明白了，是她自己的餓火如焚，是以聞來特別香了，想想，可不是整整一日未曾吃過東西了，倒喝了不少酒。

那烤肉的香味更濃烈了，忍不住，站起身來，循着火光，其實不過數丈遠，不過被叢生的樹木阻隔而已。

她看見了，林中的空地上，生着一堆火，却不見人，只見火上樹枝作架，在烤着一隻像是野兔，已烤得熟了，是以香味四溢。

人呢？去了那裡？當然不會是富有的人，必是個流浪漢，那麼，給他一點銀子，想必可分些來充饑。

那知，等了又等，竟沒人來，那火却漸漸弱了下來，那野兔雖烤熟了，但若不添枯枝，火熄了，就無法進食。

她走了過去，火堆邊尚有不少枯枝，忙加了上去，漸漸，火又旺起來了，不行，再烤，那兔兒便會烤焦了。

她不過只想把兔兒從火上移開，但入手，餓火倒更熾烈起來，再也受不了那誘惑，想想這人不回來

，分他一半吃了，留下些銀兩便是。

一邊吃，一邊等候，那知這人始終不見回來，站起身來，正想留下些銀兩，驀聽身後有嘆喘一聲。

蕭丹一怔，好熟悉的笑聲，急轉身。

只聽那人已說了，道：「小娘子，可吃飽了？」

蕭丹的臉兒已被火烤得紅了，登時燃燒起來，竟是那……少年……

那少年仍是白日的妝束，不僅笑嘻嘻，而且，那該死的眼兒也在笑。

蕭丹登時怒火三千丈，不料她從那屋中簡直是逃出來，竟又被他作弄了，腳尖滑出，乾坤大挪移，閃電般，劈、掃、拍、打，一連四招。

少年大叫道：「啊呀！你……小娘子，你要謀殺親夫。」

蕭丹更是怒不可遏，因一連四招，都被少年化解了不說，竟稱她小娘子，如何不羞上加怒，怒又增羞，說眞的，連她自己也不明白，雖然閃電出手就是四招，不是變招太快，不明其故，招出！却用不上勁兒，成了繡腿花拳，像是恨他，却又不想傷他。

但少年再一聲小娘子，可真把她激怒了，呸！謀殺親夫，怒火可

遮眼了，脚下不但加快，手上可就加上勁了，那少年顯然也吃了一驚，叫道：「住手，你……你瞧瞧，我端的是誰？」

「你是該死的，千刀萬剮的登徒浪子。」

圈臂，駢指，身形一矮，登時化作無數個人影，把少年困在核心。

啪的一聲，少年一個跟跄，一聲噁哨，直跌了出去，不過，就地一滾，却已跳了起來，顯然雖然着掌，却能化解了蕭丹的掌力，便傷必也不重，但束髮的金冠，却落下來，那長髮也披散下來。

蕭丹一聲啊！呀！

「你……你是……」

「好哇，」少年眞不像是受傷了，樂呵呵，說：「才共枕同床，小娘子，你不但謀殺親夫，連親夫也不認了，咱們去找人來評評這個理兒。」

蕭丹的眼睛睜大了，端詳了又端詳，眉兒漸漸揚了起來，不但喜上眉梢，簡直心花怒放，但狠狠地啐了一口，又笑、又惱，狠狠地，一跺腳兒，說：「該死！原來……是你。」

只見那少年嘻嘻一笑，說：「我不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小娘子，還你這個小娘子，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還道你

是個離兒，不料竟被你這個離兒戲弄了，更不得了，才下了床，就要謀殺親夫。」

蕭丹紅着臉，狠狠地，狠狠地啐了一口。

「原來……是你！」

原來，那少年是齊女喬妝扮，和她一樣，銀樣的蠟槍頭。

齊女把散亂了的頭髮，挽成了個髻兒，又是怨，又是笑，說道：「滄州道上，你戲弄得我好苦，多少個暮暮朝朝，令我思悠悠，恨悠悠，情迷意亂，前日在鳳陽，若不是你把我拉入懷裡，替我頭髮挽髻兒，我還眞不知會被你瞞多久，我那恨呀，當眞有若四海三江。」

蕭丹跺腳道：「但我不過摸你一把，捏你一下子，可沒脫你的衫兒。」

「誰教你叫我小娘子，令我想起來就恨得牙癢癢，我就教你嚐嚐作了小娘子的滋味，小娘子還小娘子，當然也要以摸還摸，以捏還捏。噉，眞不知你的功夫是怎麼練的，當眞玄門功夫，不同凡响，皮肉兒那麼又嫩又膩。」

蕭丹羞得滿面通紅，想到被她脫去衣衫，不知被她怎麼輕薄了，即使齊女也是個女兒。

當眞，只怨她自己蠢，揚州在東來的道路上，到了揚州，自然要舊地重遊，除了齊女，誰知她會東



來，算計她必會去衆香樓，是以，先去等待守候，她早該想到的。

想到昨日被齊女調戲，想到醒來衣衫不整，真魄散魂飛，想到這半夜的羞恨，蕭丹咬起牙兒來，冷不防一滑步，旋身一轉，已到了齊女身後，霍地一掌。恨在心頭，那自不是打情罵俏，掌上加了勁兒，不過從鹿杖翁學來的，打她肉厚的地方。

「啊呀！」

齊女的身子飛了起來，啪的一聲，重重地跌在地上，就不動彈了。

蕭丹拍拍手，說：「裝死也不行，我這氣兒還在往上撞。」

那知，齊女真像暈厥了，絲毫不見動彈，瞧瞧自己的掌，勁兒若不大，怎會跌出一丈多去。

蕭丹倒着急起來，走近一看，齊女可不是臉色都變了，嚇慌了，慌忙把齊女抱在懷裡，急得直要哭，真慌了手脚，一陣推拿拍捏，忒怪，怎麼自己的胸上倒癢癢的？低頭一看，啊呀，竟被人家在胸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齊女格格大笑，從她懷裡跳了起來，說：「誰教你摸得人家怪癢的。」

敢情是裝死，她又上當了，了不得，一連兩番着了她的掌，雖然只用上了三成力道，但齊女都能化解，毫無傷損，豈不是真要和她對

敵，可就立於不敗之地？

幸好，只有對齊女又愛又敬的，豈會爲敵。

齊女走近身來，說道：「小娘子，你的氣兒還在往上撞沒有，來，我替你揉一揉。啊呀！」

蕭丹一翻腕，那知齊女更快，圈臂，不是接着，而是抓住了她的掌，往懷裡只一帶，蕭丹那還站立得穩，立被齊女抱滿懷。另一手已在她臉兒上擰了一下。

蕭丹叫道：「放開我。」其實更緊的倚在齊女懷裡。齊女也更緊地把她摟緊了。道：「真不明白，三十老娘，竟倒糊了孩兒，闖蕩了這麼幾年江湖，竟栽在你這個雞兒手裡。」

蕭丹呸了一口，却也不免得意，道：「不害臊，小娘子竟自稱老娘，好教你得知，從小兒就沒人當我是女孩兒，無名山莊，道法自然，不興三從四德那一套，是沒閨門的。」

齊女噙了一聲，叫道：「你又爲甚麼擰我？」

「你不也把我給騙過了，」蕭丹恨恨地說：「不也一些兒破綻也看不出來。」

齊女哼了一聲，道：「別忘啦，從小兒我就跑江湖，又在江湖中闖蕩了這麼幾年，鎮日和男人厮混，沒人知道紫煙蘿是男還是女。走

啦，小娘子，你已睡足也吃飽了，咱們這就上路。」

「當真，咱們去那裡？」

「而今，我無掛也無牽，」齊女站了起來，道：「若還有未了之事，那就是……」

「找回希夷來。」蕭丹精神一振，道：「咱們志合道也同，不過，我還多了一樣，把胡大哥的惡瘤割去，還他一個風流又瀟灑的希夷。然後，替你找一個少年郎。」

齊女携着她的手，笑道：「我已找到啦，那就是……你呀。」

蕭丹朗朗一笑，道：「如此，小娘子，請呀，你我夫妻同行，北走煙雲十六州。當年兒皇帝石晉塘，把煙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燕趙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

齊女點了點頭，道：「其實，若說胡奇，我所知道的，比你更多一些，那一燈大師把他從胡地拾回來，就說過，他必不是被狠心的爹娘拋棄，從那襁褓錦繡就知道，而且，他的爹娘絕不是平常人家。」

蕭丹道：「所以，一燈大師不替他割去惡瘤，想來，若他爹娘仍活在世上，是不難尋找的。」

當真是，無掛亦無牽，一雙俊美的少年郎，北走煙雲十六州，夜宿曉行，引得人人側目，蕭丹懂得真少，但讀萬卷書，却不如齊女行萬里路，蕭丹引經據典，齊女說見

歷不明，如何尋訪他的爹娘？」

「憑他的惡瘤。」

「着哇，」蕭丹說：「難道問人：誰家二十年前生了個長了惡瘤的孩兒？何況，那時太小，瘤也一定不惡。」

齊女跳了起來，恰見打豐台那面，來了幾個挑夫，在橋頭歇下擔來，上前一拱手，道：「請問幾位大哥，這些日可曾見到一個奇醜的漢子，喏！腮邊長着一個大惡瘤，那眉眼一邊高，一邊低，嘴也扯得歪斜了？」

好一個多禮的少年相公，俊美得一見就令人喜愛，竟爭相點頭，一個大眼的漢子，把大眼瞪得更大，說：「見鬼，活脫是見鬼，燕京九道城門，無論你打那兒出城，北邊的安定門，南邊的永定門，西北面的西直門，或是西邊的阜成門，還道是我見鬼，這半月來，出入都見到，咱們不是正談論着啦，敢情都和我相同。全都如此，這位相公，必是聽得傳聞了，都說是京城白日見鬼，若是好奇，還是不見也吧，現今燕京城，娃子們嚇得不敢出大門，膽小的，連城門也不敢出。」

蕭丹不待這漢子說罷，拖了齊女就走，只不過，燕京的大門口，路上行人如過江之鯽，有輕功，也不能施展，雖然如此，日落西山，

已來到了永定門。

兩人都怔住了，只見城門口人來人往，並非如那漢子所說，入城又出城，都不見胡奇。

齊女道：「路在口邊，找人，人也在口邊。」

蕭丹道：「若是問到初來乍到的人，豈不是，問道於盲，跟我來。」

進得城來，一個老爹吸着旱煙管，閒着在瞧過路人。天色暗了下來，煙斗中却不見火星。那老爹把煙斗圈了過來，瞧了一下，才知吸光了，正想抖去煙灰，重新裝上，反手向牆上敲去，忽聽一聲噉噉！只聽嫩嗓子，說道：「老爹，你爲甚麼打我。」

是蕭丹，摸着揉着額角，從他身後轉了出來，咧着嘴兒。

那老爹一怔，見蕭丹衣冠楚楚，是位相公，顯然是王孫公子，不由着了慌，燕京多官宦，打了公子爺，那還了得，說：「我我……小老兒不知公子爺在……你怎會……躲在我身後。」

「是我不好，」蕭丹說：「不能怪你，聽說有個鬼怪白日現形，在這城門口晃來晃去，想來瞧瞧，却又害怕。」

「那是甚麼鬼怪，」老爹說：「那人不過奇醜無比是真，公子爺若是早一步來，那就見到了，若是

天黑被人見到，怕不把人嚇得半死，可知這人還真不壞，一到黃昏，就躲起來了。」

「躲起來了？躲去那裡？」

「喏！」老爹向西一指，說：「有人天黑後，在陶然亭見過他，可不是差點兒嚇死了，從此傳了開去，天未黑，便沒人敢再去陶然亭了。」

「好主意。」齊女在蕭丹耳邊說：「走，我知陶然亭在那裡，就在那面城根，嚇得人家不敢去了，自然方便要找他的人和相會。」

輪到齊女拖了她就走，果然近得很，穿過一條橫街，便已到了。陶然亭，暮靄中，煙波迷離，那煙波外，有亭翼然，老樹、枯枝，令黃昏的景色倍見荒涼。

蕭丹嘆了口氣，齊女格的一聲笑，縮脖子躲開，說：「你做甚麼？嗅得人家怪癢的。」

蕭丹却挺認真，說：「我聞聞你身上有異香沒有。」

「你胡說，人身上怎會有異香。」

「那香妃就有，這陶然亭，就是那香妃埋香骨之所。」

齊女點頭道：「香妃的故事兒，我也聽說過，好感人，不料埋骨在此。」

蕭丹長嘆了一聲，說道：「當真是浩浩之愁，茫茫之劫，那高宗

聞，一路之上，豈會寂寞。這日過了易水，開始向路人打聽，如此這般，一個不論晴雨日夜，都戴着一頂草帽的漢子，漸漸，有人點頭了，但快近燕京了，倒失去了踪跡。齊女道：「只怕他向西去了。一燈大師在雁門關外拾回他來的。」

蕭丹搖頭道：「但胡大哥却走的是太行山東邊，豈是無故，我猜，胡大哥的包袱中，一定收藏着他兒時的襁褓，也許，從那襁褓上，他已找到些兒馬跡蛛絲。」

是的，兩人繼續北上，這日已近燕京，過了長辛店，到了蘆溝橋，連齊女也受了蕭丹的感染，成了沒長大的女娃娃，兩個女娃娃把石獅子數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數兒不相同，樂得她們嘻嘻哈哈，因爲大獅子又抱小獅子，而且，不是一個，而是，有的多，有的少。

「有了，」齊女說：「咱們守在橋頭，北往南來的人，逐個問，不信問不出下落來。」

「好主意。」

但任她們怎麼問，就是搖頭，都搖頭，那被問的人，甚至大笑起來，這是甚麼天氣，沒雨沒太陽，倒不時有狂風沙，怎會有人戴草帽兒。

蕭丹忽然一跺腳，道：「小娘子，胡大哥連姓甚麼也不知道，來

好大喜功，征服了回疆，聞說香公主身有異香，擄劫回來，強納爲妃，那香妃家亡國破，之所以靦顏侍故，只因大仇未報，日夜身懷利刀，不料被太后知道了，將其縊死，真是：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紅顏淚滿襟。小娘子，你我既然來了，豈能不往香塚憑弔一番。」

齊女道：「看不出，你還是個有情人，如此，你我夫妻同行，小娘子，來呀。」

這一路北來，兩個姑娘互不相讓，堅持要說對方是她的娘子，蕭丹說打從青州道上起，齊女就是她的娘子了，她在先。齊女却道：「你連洞房也入過了，想賴，那可不行。」

提起那洞房花燭夜，蕭丹就恨得牙癢癢。從小兒鹿杖翁就教會她，不想傷人，就要打肉厚的地方，口裡說：來了，一斜身，反手一掌拍出，簡直不着痕跡，那知齊女格格一聲笑，早防到她有此一着，一笑跳開，非但沒被她打中，倒在她臉蛋兒擰了一下子，彈功無相，和無名山莊的功夫各擅勝場，當真是半斤八兩，誰要佔了機先，誰就勝半籌，蕭丹只慢了些兒，便已失了齊女的踪跡。

兩個姑娘一路北來，就是這樣嘻嘻哈哈，打打鬧鬧，一路捉迷藏兒，豈僅不寂寞，倒行來快了。

蕭丹不待這漢子說罷，拖了齊

女就走，只不過，燕京的大門口，路上行人如過江之鯽，有輕功，也不能施展，雖然如此，日落西山，



遠遠地，只聽齊女道：「小娘子，有本事，來捉我。」

蕭丹一見肩，却也學精了，齊女聲在東，她就往西邊尋。

暮靄四合，夜幕低垂下來，陶然亭的深秋，雖然葉落枝禿，但樹木仍然濃密，仍易藏身，尋覓起來，還是真不容易。

但蕭丹可是個聰明之極的姑娘，憑猜測，總被找到捉到，心想：「再沒別處，找人，還不如找香妃塚。」

她沒來過，雖不知何處埋香骨，但想，不在水邊，必在山上。

沿着水邊，向小山丘尋去，果然，風送話聲，從陶然亭方面傳來。

那老爹說，沒人敢走近陶然亭，但不由一怔，話聲，齊女在和誰說話？

啊呀！莫非，她已找到了胡大哥！

忙掩了過去，她看見了，人影，而且是兩個，啊！怎有白影在飄晃？

蕭丹大失所望，原來那男的是蒼蒼白髮白髯的老人，女的有些兒龍鍾，拽着杖，不是齊女，而是一個老婆婆。

借着濃密的樹木，隱着身形，蕭丹看得清楚，倒不由怔住了。

必是老夫妻了，倒有雅興，且

慢，秋深夜涼，勝過江南的寒冬，草枯葉落，一片荒涼，何況天色已黑下來了，何來雅興。

蕭丹却又不禁暗暗點頭，這老夫婦雖然龍鍾，但顯然都有一身功夫，都是非常人，自是不怕，自然也傲得寒霜，尤其是那老婆婆，手中杖分明甚是沉重，拽來却輕如無物。

蕭丹心生奇異，也不去找齊女了，不過是追逐玩兒，她不去找，那齊女自會來找她。

只聽那蒼蒼白髮的老人道：「來此已是陶然亭，我們且在亭中坐地。」

那老婆婆忽然浩嘆了一聲，聲音有些兒抖顫，顯然是因激動之故，敢情不是個傀儡，只見她直起腰來，緩緩地，向四外掃了一眼，說道：「真是景物依舊，人面全非，二十年了，你看這陶然亭，仍是舊時樣，只不過當年亭前的小樹，而今已長得更高了。」

老人的聲音也有些兒抖顫，說道：「我們那孩兒，也該……長大成人了。」

老婆婆又長長地嘆了口氣，豈僅歲月催人，顯然重有憂戚，她的僵僵，不過是不堪重愁的重壓，可不是又僵僵了。

就在這瞬間，忽見有火光一閃。

何來火光？有火光，自是有人，是有人生起火來。

不僅是蕭丹了，那雙老夫婦也不由一怔！

誰說入夜沒人敢入陶然亭，不但有，而且不少。

只見這雙老夫婦互相望了一眼，都一點頭，不再言語，腳步不是遲疑，而是謹慎，但步下却極矯捷，向火光之處掩了過去。

蕭丹不明白為何，心頭陣陣緊，也許，這兩夫婦那一句「二十年了」，令她生出了希望，甚至遐想了，總之，對這兩老夫婦之好奇倍增了，簡直把齊女也忘了，緊緊跟隨在兩個老人身後。

火光在陶然亭後，枯枝遍地皆是，隨手可得，恣怪，有火，却不見人，而且，那火燒得更旺了。

老人一怔之下，忽然低聲道：「不好，這火是引我們來的。」

只見那僵僵的老婦陡然直起腰來，手中杖霍地一拄地，那寒凍的堅硬泥土，竟入地數寸，蕭丹相距在不下三丈之外，竟也感到腳下一震！

本是顫抖的聲音，陡然淒厲起來，說道：「那好極了，我們東逃西躲，二十年了，若還有人不放過我們，咱們還要這條老命兒做甚麼。」喝道：「滾出來，燕山客夫婦在此！」

啊！蕭丹記得，鹿杖翁閒話江湖，曾對她說過，二十年前，燕山有一雙夫婦，行走在江湖之上，總是儼影雙雙，人皆以燕山客相稱，本是闖王的部將，但闖王入京，那真面目便已暴露出來，真個權利令人腐化，兩夫婦大失所望，便隱遁燕山，甚至不以真姓名示人，這便是燕山客之稱的由來。

後來，李自成衝冠一怒為紅顏，引清兵入關，趕走闖王，華夏淪為異族統治，這燕山客夫婦便又奮起抗清，作出過一番事業。但那清廷如日中天，兼施懷柔，民心已死，漸漸勢孤，反被滿清的鷹犬迫害圍捕，走投無路。

後來便失去了這燕山客的踪跡，只道已被害了，那鹿杖翁與這燕山客夫婦亦有過數面之緣，對燕山客夫婦甚是敬重，多方尋訪，竟然杳無消息，是以說來也不由這玩世不恭的糟老兒，也為之唏噓。

是以，蕭丹對這燕山客的印象記憶極深，聽這老婦自報姓名，如何不驚，那自是也肅然生敬。

急聽一聲呵呵，聲音也極蒼老，但入耳，令蕭丹心頭也為之一震，可見功力極是渾厚。

那聲音分明在數丈外，那知火焰一晃，火堆邊已站着一個老人，火把這老人的面色映得更紅了。

蕭丹還真少見清廷的官兒，但

一見這老人衣袖作馬蹄形，就知官爵不小。

這老兒掀眉又一聲呵呵，道：「若不生起這堆火來，老夫幾乎認不出賢伉儷了，二十年不見，別來無恙！」

那老婆婆倒更性烈如火，聲更冷厲，切齒道：「你這甘作鷹犬無耻的老兒，竟然老而不死，好極了，你既然仍不放過我夫婦，今晚就送你歸西，看你有何面目見你列祖列宗於地下。」

蕭丹慌忙一縮身，因為身後林中，傳來急密的腳步聲，那天色已黑了下來，玄門功夫，空靈內視，令她耳目倍常靈敏，雖然相隔尚在數丈外，都放輕了腳步，但來人不少，是以，只要一凝神，便能辨得出來。

心說：「不好，原來這紅臉的老兒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清廷鷹犬，專門對付反清志士的，來的必是這紅臉老兒的手下。」

她早已對燕山客夫婦心生敬意，那麼，這必是燕山客入京，敗露了行藏，被對方認了出來，是以調集了兵馬，不，一聽這腳步聲，就知身手都不弱，必是那老兒手下的鷹犬。

即使對不知來歷的人，她亦會見義勇為的，何況顯然燕山客夫婦已被重重圍困。

蕭丹更不加思索，忙滑步一旋身，再旋身，昏暗中，只見迎面來了三人，左右亦有黑影在蠕動，都把兵刃隱在肘後，向陶然亭方向圍來，小心翼翼，如臨大敵。逐漸把圈兒縮小，顯而易見，對燕山客夫婦極是忌憚！

蕭丹怒得一咬牙，忽聽耳邊有聲音說道：「好！小兄弟，見義勇為，當仁不讓，這些鷹犬不知殺害了多少反清志士，喪心病狂，盡皆死有餘辜，這面交給你了，下手不用留情。」

蕭丹大喜，胡大哥的聲音豈有聽不出的，但事在危急，來的鷹犬衆多，何況胡奇最後那句傳音，顯然已去遠了。

她手上還沒沾過一點血腥，但胡大哥說得不錯，這些鷹犬莫不是死有餘辜。說不得了，騰身再掠，落到那三人身後，那三人果然亦非弱者，竟也有所覺，那才輕嘆了一聲，尚未轉頭，蕭丹已駢指如戟，若是手中有劍，就容易打發了，但也好，那三人中，只見兩個悶哼了一聲，便已倒地，另一個連哼也沒出，便已被蕭丹用重手法點了死穴。

實在是沒法兒，來的鷹犬太多，何況她急於去與胡大哥相會，現在，她已明白了，燕山客夫婦，是為尋找他們失散了二十年的兒子，

還會是誰？不用說，也是胡大哥故意在露面，轟動京城，果如她所料。

不，應該是齊女，是齊女首先想到的。

當真，齊女在何處。

蕭丹一面想，早已一斜身，飄出數丈，可不又是三人，這三人可連風聲也沒聽到，蕭丹只那麼旋身再旋身，這三人更連哼也沒哼一聲，便已喪命。

忽聽耳邊有人說道：「了不得，小娘子，你殺起人來，倒俐落得很，那邊還有三個，交給你了，我那邊還有幾個得打發，回頭見。」

不錯，回頭見，她得快些兒，可落在齊女之後了，這麼說，齊女必也得到了胡大哥的吩咐，也當仁不讓，早出手了。

嘿！蕭丹忽然心中一動：紫煙羅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不知那個紅臉的老兒一見紫煙羅突然在他面前現出身來，會不會也喪膽！

對！就是這個主意，旗女已現身了，跟着紫煙羅也現出身來，胡大哥必然不疑。

蕭丹越想越興奮，幾乎也有些不信，初時聽腳步聲，還以為這些鷹犬都非弱者，那知這麼容易就打發了。

敢情她自離了無名山莊，雖然下過江南，這又北上帝京，還沒認

真和人動手過招，她竟不自知，大象無形，身法實在太快了，何況那天色已黑了下來。

蕭丹心急，又是旋身再一旋身，便把那三人打發了，好在天黑了，她不敢看，也看不見死者的慘狀。

現在，她急於要找到旗女，是的，她要找的不是齊女，而是紫煙羅。

那知繞着小山頭，如飛轉了一圈，別說旗女了，連胡奇也不見，腳下倒幾番踏在死屍身上，耳邊倒傳來冷厲的叱咤聲，那老婆婆的聲音更尖銳，簡直老遠都能清楚聽到，只聽那老婆婆子怒道：「當年我若不是身懷六甲，只剩下我這老伴兒一人，豈會着這無耻的，喪心病狂鷹犬的道兒，燕山三十六友，那三十四人全是立地頂天，豪氣干雲，國家的干城，只因保護我夫婦撤離燕山，被你沿途設伏追殺，以致殺身成仁，你……」

只聽那老婆婆把牙兒咬得格格作响，激怒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紅臉老兒的聲音，又打了個哈哈，說道：「當真，你那個孩兒一定長大了，當年一直追趕你們到雁門關外，總算被我追趕上了，分明你已產下孩兒，二十年了，不用說，爹娘英雄，兒也必是好漢，為何不見，有道是，斬草不除根，春風



吹又生，老夫今晚成全你們……」

蕭丹尋不到齊女，聽到此處，已是怒氣填膺，那還忍耐得住，跺腳，霍地騰身飛掠，一掠數丈，點地再一翻身，已落到火堆之旁，不僅是那紅臉老兒了，便是燕山客夫婦，也同是一楞，不自覺都退了一步。

那蕭丹簡直是從天而降。從天而降，却衣袂飄飄，好不瀟灑，對那紅臉老兒毫不放在眼裡，竟然轉臉向燕山客夫婦道：「爹，娘，殺雞焉用牛刀，對付這喪心病狂的鷹犬，沒的聒了爹娘的手，交給我了，啊！你……」

那知她話聲未落，風聲颯然，她身邊已落下一個蒙面人，啊！蕭丹大喜，那蒙面的珠網，在火光照射之下，閃閃流霞！

「紫煙羅！」

却是那紅臉老兒驚呼出口，不自覺又退了一步。

蕭丹却知道是齊女，因為落下身，衣袂一飄之頃，已在她臂上捏了一把，就知她有了主意，倒不好先開口了。

可不是紫煙羅的旗女先開了口，一般兒也瞧那紅面老兒一眼，說道：「兄弟，你讓開，打發這無耻鷹犬，輪不到你。」

不待蕭丹答言，已轉向燕山客夫婦，也叫了一聲爹娘，說道：

「爹，娘，也許你們還不知道，這喪心病狂的鷹犬賣國求榮，手上的血腥，已染紅了他的頂戴，而今已是九門提督了，我先一步來京，真恨不得一劍殺了這賣國賊，但想到最好交由爹娘處置，為當年死難、被他殺害的燕山三十四友報仇雪恨……」

蕭丹搶着說道：「不，不能便宜他，應該挖出他的狼心狗肺，祭奠那死難的三十四友。」

只見那老婆婆激動得發起顫來，聲音也激動得顫抖，幾乎不能成聲，那蒼蒼白髮的老人，也激動之極，望望蕭丹，又望望蒙面的齊女，說道：「當真……是我們的……孩兒……」

那婆婆話聲清楚些了，說：「我只有……一個孩兒，你們那個是……」

蕭丹和齊女竟異口同聲，道：「爹娘，我們都是你的孩兒呀！」

蕭丹更哼了一聲，接着說道：「這喪心病狂的鷹犬，不是要斬草除根嗎，爹娘，不但我們都是你們的孩兒，普天之下，莽莽神州，所有的中華兒女，也都是你的孩兒。」

就在這瞬間，驀聽一聲大喝：「滾回去！」

原來那紅臉老兒先見蕭丹陡然從天而降，顯然吃了一驚，再見眼

前陡然一暗，流光閃閃，現出紫煙羅來，與傳聞中的紫煙羅一般無二，那大驚，自是非同小可，再聽兩人都爭認是燕山客的孩兒，簡直就魄散魂飛了，趁蕭丹和紫煙羅背對着他，毫不放他在眼裡，燕山客夫婦也全神貫注在兩人身上，便想溜走，那知才一翻身，一股奇大的力道已襲上身來，一聲悶哼，又落回原地。

「胡大哥……」

蕭丹叫道。但又啊了一聲，當真，胡大哥當然不再姓胡了，却又不知燕山客是甚麼姓氏。

除了胡奇，誰會有這樣渾厚的掌力，這鷹犬老兒早已看得出來，功力了得，她明白，為何胡大哥不現身了，紫煙羅，因為紫煙羅現出身來，奇醜令他強烈自卑，不僅在紫煙羅面前自慚形穢，只怕初見父母，明知燕山客夫婦便是他尋訪的爹娘，也因奇醜，羞慚得不敢現身出來。

蕭丹口兒張了張，想說，想大聲說：紫煙羅是真的，但不是金鳳。

齊女已轉過身來，冷哼一聲，說道：「你這死有餘辜的鷹犬，若不想多受活罪，讓你逃出十丈，我一舉手，就能把你擒回來。」

蕭丹也不禁打了個寒顫，想不到齊女的話聲冷得如此怕人，想必

這就是紫煙羅走在江湖之上的聲音，必然入耳也令人喪膽了。

當真，蕭丹說：「這鷹犬老兒萬惡不赦，豈讓他逃了，你的紫煙羅何在？」

那老兒的面色已由紅轉青說：「你……真是紫煙羅！」

「紫煙羅！」燕山客夫婦異口同聲，看得出來，大喜也大驚，蕭丹突然現身，叫他們爹娘，顯然還不信失散的兒子長大成人，會面如冠玉，英俊更瀟灑，但紫煙羅却蒙面相見，叫他們爹娘，可就有些相信了，如何不喜，又如何不驚，紫煙羅的名兒如雷貫耳，便來了再多鷹犬，還有甚麼可怕的。

那紅臉變青的老兒果然不敢動彈，已現身的兩個已令他喪膽了，何況還有沒現身的，適才人家那一掌顯然還是不想傷他。但已知功力遠高於他。怒哼了一聲，道：「嘿，燕山客，原來你設下陷阱在此，好膽色，休忘了這是天子脚下，我已出動了九城兵馬，任你們插翅也難飛，你等束手就縛，也許我還會饒你們不死。」

霍地一揚手，山石上閃出一溜火光，真似一聲晴天霹靂，那聲威倒也驚人。

老婆婆道：「你們小心了，這鷹犬老兒當年走在江湖上，人稱霹靂手……」

蕭丹嘻嘻一笑，說：「原來是個下五門的賊，當真好玩兒，鷹犬老兒，你給我幾個玩玩行不行。」

霍地火光之下，幻出五七個蕭丹來，燕山客啊了一聲，叫道：「捉影捕風，你是無名山莊的……」

只見蕭丹已回到原處，手中多了一個袋兒，說道：「鷹犬老兒，當真你提醒了我，有了這霹靂彈，豈不就能指揮得那九城兵馬團團轉。啊，還忘了告訴你，你那九門九宮，二十七個鷹犬，已死絕了，你若超度，也許還能招得魂兮歸來。」

只見那老婆婆僵僵的腰，陡然伸直了起來，大喜道：「甚麼，死絕了？這老鷹犬的九門九宮，不知殺害了我們多少志士，燕山三十四友，也全死在他這九宮之中，這麼說，果然你是無名山莊的人了。」

「娘。」蕭丹親熱的叫道：「這老兒只不過學得一點皮毛，連變化也不學，來時，我們三人一舉手，便已送他們上西天了，你們可聽得他們哼過半聲，敢情不過是二十七個草包。」

齊女一揚手，手中已多了一支旗兒，也親熱地叫了聲：「娘，我和這……兄弟，得先走一步，如何處置這頭老鷹犬，交給你們啦。」

火光之下，驀見紫色光華一閃，那紅臉老兒倒也識貨，才驚呼得

一聲紫煙羅，才滑出得半步，早已被細網得結實。

蕭丹道：「我們，那去啊！」

齊女嘿了一聲，湊近蕭丹耳邊，說道：「我們在這裡，胡大哥怎會現身來，還不快走，留下來豈不妨礙人家久別重逢。」

隨提高了聲音，說道：「小兄弟，你忘啦，你不是說霹靂彈好玩兒麼？你忘啦，那九城兵馬都整裝待發，等待你手中的霹靂彈一聲令下，你說，咱們去皇宮裡放起霹靂彈來，來一個一彈霹靂戲九門，你說有多好玩兒。」

蕭丹樂得眼笑眉開，說：「爹，娘，我們先走一步了，我們一走，大哥就會來陪你們。」

齊女攜着蕭丹的手兒，走了一步又回頭，說：「差點兒忘了，西山有個香山寺，最是清靜不過，對方丈說：紫煙羅隨後就到。」

把蕭丹的手兒捏了一把，喝一聲：「起！」陡然紫霞流光，不過一閃而沒，兩人便失了踪跡。

「咱們當真要去皇宮？」

「為甚麼不，」齊女說着，揭下頭上的絲綢，脫下那只要有微光，便生紫光流轉的外氅，敢情收起來，只是拳頭大的「小登」。

紫煙羅已消失無踪，現在，又是齊女了，說道：「而且，咱們還要大鬧皇宮。」

「不，」蕭丹說：「常聽人說反清復明，你，不是也要反清復明吧？」

「難道你不？」

齊女好奇起來，來此已是前門大街，只見燈如晝，街上行人攘往熙來，一片昇平景象，邊畔是盈耳的笙歌。

齊女向上一指，再一點頭，當先飛身上了一座高樓，蕭丹一拂袖，也跟踪而上。

好一座巍巍高樓，齊女道：「這就是鼓樓了，你看，皇城已在眼底。」

蕭丹還是初到京城，第一遭兒見到皇城，只見黃圈圈中，一片燈海，齊女向燈海後遙指，有遠山隱隱，道：「那就是煤山了，明朝那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縊死在那山下，喂！你還未回答我。」

「你是說反清復明？」蕭丹搖了搖頭，道：「別瞧我還是第一次離開無名山莊，但聽我爹，和鹿杖翁，以及來無名山莊作客的有識之士，談論得多了，若是當年，也許，我也會成為反清志士，但也不會復明的，你不是提及那縊死煤山的崇禎麼？我且問你，當年的崇禎，和現在這黃圈圈中的皇帝，那一個好？我們從江南一路北來，人民樂業安妥，雨順風調，你且回頭看，看這一片歌舞昇平。而當年，在明

末的那些昏庸的皇帝統治之下，四海盜賊如麻，蠹政害民，蠹役虐民，民不聊生，流離顛沛，死溝渠，成餓殍白。」

齊女鼓勵道：「說下去，這鼓樓樓高，眼下雖人來人往，再大聲些，也不怕被人聽了去。」

「再說。」蕭丹繼續說道：「當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當真是滿清異族，我且問你，而今異族在那裡，五千年中華文明，已成了大鎔爐，滿清滅亡了明朝，這文化的大鎔爐，却滅了滿清之族，殘存的，不過僅其衣冠而已。」

「而且，」齊女道：「傳說當今的皇帝，其實已是漢人，而非滿族。」

「空穴來風，豈是無因，既然已被同化，又何必再分漢滿，故爾，小娘子，咱們去黃圈圈中逛逛，來一個霹靂戲九門，倒也使得，可不能大鬧皇城，你不見那陶然亭左近，已伏下了兵馬，這倒有助胡大哥團聚的一家人撤離。且慢，小娘子，你為何要他們前往西山？那香山寺的住持，當真是你相識的？」

「你怎麼不叫啊？不行，你才是我的小娘子，洞房昨夜已停紅燭，你否認，想賴，也是不行的。」

蕭丹一聲小娘子，齊女就在她臂上擰一下，再一聲，擰得也重些。



蕭丹攔住了她，說：「因為，打是心疼，罵是愛呀！」

兩人走在一道兒，就是正經不起來，雖然是假鳳虛凰，那恩愛可是真情意，都恨不得對方是她的小娘子。

齊女任由她攔住，道：「你沒去過，我每到這兒，可都在西山那香山寺落腳，西山秋深，楓葉紅似二月花，端得是罕見的奇景，那住持是位得道的高僧，與一燈大師時相過從。有一年，我隨大師晉京，從此，香山寺也成了我在這兒的落腳之處，當楓葉紅於二月花時，一燈大師必來留連，你明白了麼？」

蕭丹好不興奮，道：「你是說，一燈大師現在香山寺中？」

「該是時候了，」齊女道：「鹿杖翁若是稱得鬼醫，一燈大師該是神醫了。小娘子，胡大哥有他父母在身邊照料，再見他時，必還你一個風流、瀟灑的希夷情俠！」

蕭丹好不歡喜，道：「小娘子，你說錯啦，是還給金鳳姑娘……當然，金鳳姑娘，再也不會是總鏢頭了。」

「於是，情俠丹丘狂，又完成了一樁公案，了不得，令天下有情入終成眷屬的情俠，也成其眷屬，丹丘狂，有得你狂了。」

「彼此彼此，」蕭丹好不得意，說道：「紫煙蘿的旗女，再也不用

打旗兒行先，從此心願已了，脫下了紫光蘿衣，作我的小小娘子。噯，你爲甚麼又攔我。」

「因爲，我恨你。」齊女說：「恨你是銀樣的蠟槍頭，還有，青州道上，你戲弄我多少遭兒，一樁樁，一件件，都記在我心頭，我這是以擲還擲，走啦，咱們該辦正經事了。」

「對，一彈霹靂戲九門，古時紂王爲博姐已一笑，烽火戲諸侯，今晚爲博我的小小娘子一笑，丹丘狂來他一個霹靂戲九門，小娘子，來呀。」

振臂，衣袖鼓風，從高處下落，一掠何止五七丈，回頭一看，却不見齊女跟來，雖不是存心賣弄，却也心下得意，只道齊女落後了。

那知她停下腳來等候，驚見前面火光一閃，跟着轟然一聲，震天價响！

蕭丹一怔，伸手入懷，那盜來的霹靂彈的袋兒，已踪跡不見。

她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在鼓樓之上，齊女依偎在懷，嘿！敢情被她偷去了。

就在那瞬間，火光連閃，又是轟轟兩聲，黑夜間，那光亮自更耀眼，响聲真個如霹靂。

蕭丹那敢怠慢，早聽人聲沸騰起來，皇城外，豈無兵馬駐紮，那紅臉老兒得報，燕山客夫婦重現京

隊。

蕭丹說：「喂，小娘子，你見到沒有，下面的人在交頭接耳，我却聽到了。」

「你猜到是眞，我也猜到啦，燕山客夫婦豈會放過那鷹犬老鬼，還有那三九又三九，二十七具死屍，必然已被發現了，你瞧，那一路路火光，不是向陶然亭方向在移動？」

「九門提督被殺，還有二十七個鷹犬高手，這北京城，咱們是不能逛的了，小娘子，三十六着，看來咱們還是走爲上着，你說，咱們去不去西山。」

齊女說：「爲甚麼不能逛，噴噴，好秀氣的兩個小相公，不知是那家王爺的貝勒，任誰也想不到人是咱們殺的，再說，只要不被圍困，誰有本事能留難咱們，不過，不想多殺人就眞，這北京城，有一陣日子亂的，即使是這個初來乍到的雛兒，只怕也沒興兒了。走吧，趁天色未明，咱們要出城，那自是易如反掌，只不過蘆溝橋必有重兵把守，天亮了，可就難過橋了。」

兩人溜下城樓，那街道上的隊伍一旦散開來，憑兩人的功夫，還會不如入無人之境，出得城來，蕭丹回頭望了一眼，說道：「咱們眞不去西山？」

「嘿！」齊女說：「先前在陶然

亭，我爲甚麼催你走？因爲，我是紫煙蘿，你那胡大哥，你想想，爲何不敢現身出來？」

「當眞，」蕭丹說：「胡大哥只知紫煙蘿是金鳳。」

「將來，他也必以希夷相見，不會讓金鳳知道，希夷就是胡奇。」

蕭丹笑道：「那自然容易之極，胡奇這名兒，不過是一燈大師替他取的，他尋到了親生父母，自也有了姓氏，這世間之上，再也沒有胡奇了。」

「而且，」齊女說：「也再沒希夷了，因爲你這胡大哥從此要常伴妝台，再也不作情俠了。可憐的天下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了。」

蕭丹忽然眼睛亮了，道：「誰說沒有，少了一個，却多了兩個。喂！來此已是蘆溝橋，你猜得不錯，果然有重兵把守，要不，等天明，咱們大搖大擺過去。」

齊女已拾了幾顆石子在手。道：「你跟我來。」

抖手一顆石子打出，左邊橋頭的石獅子，滑出一溜火花，橋上的兵官都嚷了一聲，奔過去瞧。一亂之下，齊女當先，蕭丹隨後，閃身再旋身，齊女手中的石子連續打出，同樣火花一閃，橋中的官兵更稀少，最後一顆石子打在最後一個石

城，不知來了多少反清人馬，九城的兵馬既然也已整裝候命，皇城內外，自更緊加防守，果然，這霹靂彈，是九門提督大人的信號，用以指示敵人所在，一發三彈，那意味即有敵人大舉來襲！竟然是皇城，那還了得，何況早已整裝待命，是以，紛紛駐紮之處奔出。

蕭丹何等身手，何況更快了一步，飛身上了皇宮前的門樓。

那人聲早已沸騰，火把也更多了，宮內宮外，照得如同白晝，蕭丹看明白，只見三個大字：「天安門」。

啊呀，蕭丹驚覺衣領一緊，腳下登時離了地，早聽有人說道：「快上來，好厲害，當眞是萬馬千軍。」

一聽出是齊女的聲音，蕭丹才沒掙扎，敢情齊女早已藏身在門樓的簷下。

當眞是：天上神仙府，地上帝王家，便這門樓，建築亦極壯偉，連簷下的斗方，也巧雕畫彩，寬大得足以藏人。

齊女格格笑，說：「美人兒，你怎不笑啊？」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敢情你是個賊娘子，教我如何笑得成。」

天安門樓高，只見東西及南面，出現了五條火龍，向天安門遊移

獅子頭上，兩人早大搖大擺，過了蘆溝橋。

蕭丹讚道：「敢情你還有這一手絕招兒，黑夜之中，豈不是可裝神弄鬼。」

「別說這些酒囊飯袋的官兵了，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沒兩手兒怎行。再說，我也不想動輒殺人，我不但要教人口服，而且心也服，現在，說啦，怎麼少了一個希夷，怎會多了兩個？」

蕭丹得意洋洋，道：「少了一個胡大哥，多了咱們兩個呀，你可知何謂希夷？」

齊女搖了搖頭，道：「我只知是他假託的一個名兒。」

蕭丹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就是說：壓根兒不聞不見。子虛烏有，何來希夷其人，道家之說：大象無形，道隱無名，也就是這個意思，既然厚地高天，堪嘆古人情不絕，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你的意願已了，不用打旗兒了，我也無掛牽，爲甚麼咱們不儼影雙雙，令那天下有情之人，都成其眷屬？」

「好主意。」齊女說：「從此江湖任遨遊，而且，任誰也不知道，也不相信，咱們就是令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情俠，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可不是希夷，誰又敢說咱們不是情俠希夷，不過……」

而來，就這麼一會工夫，只見弓上弦，刀出鞘，火把高燒，遠處倒人聲沸騰，內外何只數萬兵馬，竟然只聞鞭敲金鐃响，刀光成了一片森森寒濤，槍上紅纓似火，竟像刀山槍林之中，開出朵朵血花。

蕭丹和齊女，那還敢言語，都不禁駭然，心想：縱有通天本事，任你輕功如何高絕，一旦被圍困，要想殺出一條血路，當眞難上加難，何況順着牆下，一排排強弓硬弩。

正駭然間，樓頭一亮，只聽腳步之聲急密，一東一西，兩隊快刀手，像是銜枚急走，把門樓上搜查了一遍，兩人那敢出一口大氣，幸是見機得早，早藏身在斗方之中，心想：若然深入皇宮，此刻必然搜查得更嚴密了，要想不被發現，當眞千難萬難。

這才明白，古今多少英雄烈士，明知擒賊擒王，亦不敢進入皇宮了，除非是暗入暗出，草木不驚。蕭丹好生失望，想逛逛皇宮，那是不能夠的了。

不過，九城的兵馬都被吸引了來，胡奇和燕山客夫婦，自然都沒了阻礙，此刻也許已到了西山。

沒法兒，只得耐着性兒等候，擾攘了莫約個多更次，火光才漸減弱了，兩人探頭一瞧，一隊隊兵丁，才逐漸退去，那自是後隊作前

「不過甚麼？」

「咱們儼影雙雙，昨夜洞房停紅燭，你是賴不了的啦，咱們去找個地方，你去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換上你的女紅妝，那才是情侶情俠，儼影雙雙。」

「不行！」蕭丹叫道：「青州道上，你敢說不是情願心甘，作我的小小娘子。」

蕭丹捏了她一把，說：「你敢說不會意亂情也迷，問你，是不是，甜在你的心窩兒裡。」

齊女滿面霞飛，跳了起來，嚷道：「不行，你倒提醒了我，非捏還你不可。」

蕭丹拔腳就跑，叫道：「娘子，來呀，你我夫妻同行，令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其聲漸遠，漸杳，一個前跑，一個後追，消失於蒼煙深處。蒼煙遠處，朝霞却璀璨地染紅了東方天際。

(完)





## 上文提要：

金震宇乃洛陽巨富，亦是武林中響噓人物，金老爺七十大壽之時，廣邀天下武林有名望人物到宴，賓客紛至，熱鬧非常。金震宇有兩子一女。長子金尚孔、長媳何小鳳，何小鳳聰明伶俐，極得家翁的喜愛與讚賞。此時何小鳳在廳中來去穿梭，招呼賓客，忽報門外有黑道人物登門尋事……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鳳棲梧桐

夫婦偕同尋女俠 龍門石窟生禍端

何小鳳忽覺有對灼灼之目光，常瞪着自己，悄悄轉頭望去，只見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靜靜地坐在牆角，目光一接觸到她，連忙轉開。何小鳳走過去，把一杯茶放在他面前，那漢子輕聲道了句謝謝，何小鳳道：「請恕小女子孤陋寡聞，不識英雄大名。」

「不敢當，在下葉桐，江湖上無名小卒，距英雄之稱甚遠。」

何小鳳微微一笑，又去別桌招呼賓客，葉桐的目光則不時仍落在她身上，何小鳳與杜一非交談最久，可是杜一非問一句答一句，鳳千千在旁笑道：「小鳳姐，他這人就是如此，看不起咱們女人。」

杜一非忙道：「兩位姑娘誤會了，在下一向不善詞令，因此唯有少說為佳，絕無看不起人之意。」

何小鳳笑道：「我無此感覺，杜少俠不必在意，兩位請恕失陪。」她又到旁邊去了。

鳳千千道：「杜一非，你真正的小善詞令麼？」

「實在不如姑娘良多。」

「哼，你在諷刺我，杜一非，你別太狂，論名頭我鳳千千也不會低過你，論實力麼？最好找個機會比比看。」

杜一非抱拳道：「在下久聞姑娘大名，鞭法獨步武林，杜某甘拜下風。」

鳳千千嘆道：「你別賣口乖，你道說一聲甘拜下風，姑娘便會放過你？」

杜一非一副愕然之相：「姑娘不放過我，難道彼此之間有仇恨？」

鳳千千猛地覺得他詞鋒犀利，咄咄逼人，呆了一呆之後，怒道：「姑娘想找機會跟你比一比，志在切磋武功，何須有仇恨。」

杜一非含笑：「原來只為切磋武功，那就不可不說不放過在下，教人心驚膽跳，切磋武藝，日後有機會再說。」

「你會害怕？你一向心高氣傲得很，誰都不放在你眼內，何況是我，機會隨時都有，如今……」

杜一非連忙低聲道：「姑娘千萬別高聲說話，此時此刻『切磋』，你說主人家有何感想，再說在天下英雄面前獻醜，在下實無此膽量，必定反對。」

鳳千千也怕萬一自己失手，在天下英雄面前，實在不妥，是以不知不覺亦將聲音降低。那認爲該在何時何地切磋比較適合。」

杜一非笑道：「慢慢再研究。」言畢長身到別席與其他入打招呼，鳳千千恨得牙癢癢的，回心一想，杜一非既然表示害怕自己，自己亦有了面子，心情方稍佳。

晚宴過後，了緣和尚、梅天星

葉桐一笑：「畢駒一至，三禪也不夠他一個人喝。」

「聽你這樣說，姑奶奶越想見他。」鳳千千抬頭望出店外，不見有乞丐進來：「他常失約麼？」

「他這人還有一個好處，最重信諾，說一不二，除非臨時出了什麼大事，否則一定會到。」

兩人各自喝了三杯，臉上都已泛紅，仍不見畢駒之影子，鳳千千偶然抬頭，見一小乞丐跑進來，心中正在奇怪，那小乞丐已高聲問道：「誰是酒缸裝桐油？」

鳳千千又是一怔，已聽葉桐道：「我是葉桐，小兄弟何事找我？」

那小乞丐道：「有個叫不拘束的着我送一封信給你。」說着雙手捧上一張摺得整齊齊的信。

葉桐問道：「你在何處見到他？」邊說邊將信解開。

小乞丐道：「傍晚在城外洛河之旁遇到他，他沒有……沒有付跑腿費……」葉桐塞了一把銅錢給他，低頭看信，上面只寫着一行字：小葉，余臨時有急事，無法赴約，請諒！畢駒。

葉桐見字跡潦草，忙把小乞丐喚住：「小兄弟，不拘束可有說他要去何處？」

「沒有，但看樣子他好像在找船。」

小乞丐去後，葉桐乃把信遞給

怕姑娘不願意結識？」

鳳千千訝然道：「你的朋友都是邪惡之人？」

葉桐微微一笑：「那朋友是個乞丐，衣衫襤褸又邋遢，只怕姑娘受不了。」

「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葉桐微微抬頭望着夜空，道：「好人壞人絕不如舞台上紅面白面那般清楚，許多公認好人的，其實十分奸詐陰險，有些公認壞人的，其實亦有許多優點，不同的人，對好人壞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下也不知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鳳千千忽然覺得此人頗有內涵，名頭雖不响，但見解過人，另有一套，對他生了好奇心，乃道：「如此姑奶奶更想去見他。」

「歡迎之至，他在洛香酒家等我，再不去，恐怕要愁壞掌櫃了。」

「爲什麼？」鳳千千問道：「貴友到底是誰？」

「他雖是乞丐，却非丐幫弟子，丐幫中人很希望他能加入丐幫，但又忌憚他。自號『不拘束』，姓畢名駒，大概四十多歲吧，尚未成親。」

鳳千千「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誰管他成親了否，爲何丐幫中人忌憚他？」

「因爲他行事有點瘋瘋癲癲，

青雲子、公孫三兄弟、孟仲淵、俞曉陽等人仍然留下來，其他人大多已離開，鳳千千見杜一非要走，連忙跟上去，杜一非回頭正容地道：「鳳姑娘，在下趕着去鄭州找朋友，他日有機會再聚。」

鳳千千小嘴噘起，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以爲姑娘要跟你？別臭美，告訴你，姑娘亦要到鄭州遊玩。」

杜一非道：「若有緣相會者，咱們在鄭州再見。」言畢大踏步走了。鳳千千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奇異的感覺，暗道：「終有一天，姑奶奶要你整天跟着我轉。」

心念未了，身邊「騰」地一聲，一個男人擦肩而過，正想罵，那漢子已回頭道：「對不起，在下有急事。」原來那漢子正是「小刀王」葉桐。

鳳千千喂了一聲：「葉桐，你外號小刀王，怎地姑娘未聽過？」

葉桐苦笑道：「葉某乃無名小卒，姑娘當然未聽過，我約三位朋友吃宵夜，他日……」

鳳千千道：「是什麼朋友？可否介紹給小妹認識？」目光斜也過去，杜一非早已去遠，心頭更怒：「小妹少到中原走動，識人有限……」

葉桐笑道：「在下之朋友，只



鳳千千看，鳳千千脫口讚道：「他字寫得很漂亮。」

「你以為他是乞丐便目不識丁麼？他是一個舉人。」

「啊！鳳千千急問：『是舉人為何會當乞丐？』」

「他從來不說，只知道他會受刺激，後來性情才大變的，他家本有點錢，但後來隻身離開，終日與乞丐混在一起……他日姑娘若見到他，請莫問他之往事，他最恨別人問他家事。」

鳳千千嘆道：「中原的人真奇怪，你自己呢？說不定也是名怪人。」她剛言畢，便見一個金家之家丁跑了進來。

「鳳姑娘，咱們老爺有事找你商量……不會耽誤妳太久，請妳移玉步。」

鳳千千見畢駒不來，便向葉桐點點頭，然後隨那家丁出店，但話却由店口傳來：「什麼叫酒缸裝桐油？」葉桐微微一笑，付了帳也出店，但走的却是另一個方向。

鳳千千到金家，只見廳裡空空如也，家丁將她引至內廳，那裡坐着十多個人，都是賀客，鳳千千笑問道：「老爺子請晚輩來，不知有何指教？」

「鳳女俠客氣，是老夫有事請教，請坐下再說。」金震宇指着一張高背椅道：「老夫因蕭女俠之失

踪而耿耿於懷，今夜特地請諸位介紹一下蕭女俠之性格、事蹟，以及前夜在洛陽城內諸魔之特點，以供寒舍去找尋蕭女俠時，萬一遇上那些魔頭時，可作參照。」

鳳千千道：「可惜晚輩所知不多，但既得老爺子青睞，必定知無不言。」

當下先由了緣及俞曉陽介紹諸魔之事蹟及武功特點，輪番發言，最後金震宇方問鳳千千：「鳳姑娘，蕭女俠在寒舍，與你接觸最多……」

鳳千千道：「她這人說話常不着邊際，喜說笑，喜天南地北胡扯，從來不談她自己的事，而晚輩少在中原活動，來此才第一次認識她。」

青雲子問道：「鳳施主，那天晚上，她沒跟你談過話？」

「進房不久，我便去找何小鳳聊天，直至大約三更天時份，才回房睡覺，天亮時，我到鄰房找她，見她床上被褥整齊，還道她早已下床了，後來才知她出了事，如今想來她可能沒有回過房。」

俞曉陽道：「到底誰人有此本領，可在點塵不驚的情況下，擄走蕭女俠？」

公孫城脫口道：「除了郝力源之外，恐怕數不出第二個來。」了緣轉頭問白頭陀：「白師兄

為何不作聲？」

白頭陀道：「因為我只會吃飯喝酒，腦袋不管用。」他目光却落在何小鳳身上。

何小鳳忙道：「晚輩絲毫沒有露出口風，亦無打探其隱私，因為斯時晚輩尚不知道，有人要寒舍交出她，後來外子回房提起，晚輩才知道。」

白頭陀道：「如此我更無話可說了。」

金震宇道：「如今再追究這些已太遲，重要的是該往那方追查蕭女俠之下落。」

俞曉陽道：「老爺子放心，只要咱們有其消息，必定通知您，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來，郝力源的嫌疑最大。一是他的武功，二是他本人好色。」蕭湘竹頗有幾分姿色，引起郝力源動她腦筋，也不奇怪。

金震宇雖想藉此尋出蕭湘竹失蹤之原因，但一夜下來，其實收益不大，最後他只好請賀客們回房休息。次日，所有賓客都告辭，金震宇又召集家內大小在大廳內，聽他訓話。

首先他將人分成兩組，成了親的留在內，未成親的，又再將他們三人分成一隊，着他們到處打探消息，最後對兒媳道：「你們三個也得出去，免得被人說閒話。」

金尚孔道：「爹，其實人家已

經走遠，此刻又怎追得到，何必勞師動眾？」

金震宇怒道：「你怎知道人家已經去遠？今日若蕭女俠在城內失蹤，老夫可以推卸責任，但在金家內失蹤，咱們難辭其咎，即使找不到她，也得盡力而為，否則你們日後怎能在武林立足？」

金尚元向其兄打了個眼色，道：「爹，咱們有沒有成績，三個月後便回家向您報告。」轉頭又對金晉東道：「東兄，咱們離開之後，家內請你多費心。」金晉東滿口應允，金震宇則轉怒為喜。

下午，要出發的人，開始準備武器及行裝，經一夜休息，翌日便到大廳向金震宇辭行，金震宇少不免又叮囑一番。

金尚孔兄弟離家之後，金尚元道：「大哥大嫂，你們一路，小弟獨自走。」

金尚孔道：「二弟路上小心，咱們走南，你走何處？」

「小弟在北方的朋友較多，當然走北。」

兩兄弟分開之後，金尚孔便帶着妻子，騎上快馬，出南城門，何小鳳很久已未離開洛陽城，這次出來，見到山水樹木，心曠神怡，瞧了丈夫一眼，問道：「大哥，你說咱們該走何方？」

久沒一齊出來過，妳喜歡去那裡，我便帶妳去。」

何小鳳白了他一眼，道：「你到底是出來找人，還是出來玩的？若讓爹知道，必把你臭罵一頓。」

金尚孔涎着臉道：「你不會告訴他吧？反正不知蕭湘竹之下落，妳喜歡去那裡，順便走走，一舉兩得，有何不可？」

何小鳳想了一會，覺得丈夫所言不錯，乃道：「咱們已很久未去過龍門，不如先到那裡走走，龍門有數不清之石窟，說不定蕭女俠被人藏在那裡。」

金尚孔又問：「去了龍門石窟，又去何處？」

何小鳳覺得丈夫態度有點奇怪，正想問他，金尚孔又道：「到時再說吧！」他雙腿一挾，催馬前進，何小鳳只好跟着丈夫。兩夫妻自成親之後，從未試過一齊遠行，不由想起以前在江湖邂逅之情景來，以前何小鳳一直認為金尚孔是個理想之對象，以能嫁給他為榮，但嫁給他之後，感覺卻不一樣。

金家在洛陽有錢有勢，金尚孔雖非纨绔子弟，但難免有富家子弟之習氣，自認高人一等，只求別人附和自已，少替人着想，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令何小鳳失望的是自入金家之後，金尚孔雖然仍十分疼愛自己，但她却覺得自己只是他一件

心愛的上等花瓶，往日與金尚孔在一起之感覺，與今次出來之感覺完全不一樣。

金尚孔見妻子不作聲，轉頭問道：「鳳妹，你生我的氣麼？」他見妻子搖頭，又用話引她。『鳳妹，妳記得十二年前，咱們去龍門石窟的情形麼？』

何小鳳幽幽一嘆：「十二年了……原來已十二年了。」

「的確是十二年，為夫沒有記錯吧，妳怎樣啦？」

「妳倒還記得十二年了，自我入你金家之後，你幾時帶我出來走過？」

金尚孔微微一怔，道：「妳已為人母，自該留在家內，何況爹也未必贊成。」

「爹絕對不會反對你帶我到郊外走走，是你自己不喜歡吧了。」

金尚孔忙道：「鳳妹，我自己也很少出去，更從未去外面拈花惹草過，妳還怪我？不錯，我認為妳既然已成爲我金家人，便不該再出去拋頭露面。」

「什麼拋頭露面？丈夫帶妻子郊遊，也算拋頭露面？哼，武林兒女，像這樣拋頭露面的可真不少，女子若學武，出嫁之後，便成廢物？」

「鳳妹，妳怎老跟爲夫抬扛？誰把妳當作廢物？爲夫第一個反對

，學武是爲了防身及健身，不是爲了行走江湖的。」

何小鳳道：「如此說來，你們父子兄弟行走江湖只是爲了找尋防身及健身之場所了。」

「男人跟女人怎可混爲一談。」

「我是女人，是以就得受點委屈，吃點虧了？」

金尚孔知道妻子生氣，忙道：「好啦，別爭了，以後每年都帶妳出來走走，別生氣！」不料何小鳳把鞭子在馬臀上一落，馬兒潑開四蹄，趕在前頭去了，金尚孔只得跟着她急馳而去，說真的，何小鳳又美麗又能幹，家內大小事情她都能料理，更何況她武功不弱，能言會道，別人婆媳之間總有點芥蒂，只有她盡得一家大小之歡心，他金尚孔再找三輩子，也未必能多找一個。

從洛陽至龍門，將近三十里，何小鳳一言不發，金尚孔心中也有氣，急抽馬鞭，追上去問道：「妳還生什麼氣？妳憑良心說，我待妳不好麼？」

「好，好得很！」

「既然如此，為何不說話？」

「你不說，我做女人的能說麼？說了不給罵長舌婦！」

何小鳳溫柔時有如一頭小白羊，但發起脾氣，又比鐵還硬，而且心高氣傲，不容易讓步，每次都要

金尚孔費了不少唇舌，陪了不少次小心，方能教她回心轉意。金尚孔常以人無十全十美之藉口，安慰自己，他金尚孔人雖不英俊，也五官端正，有財有勢，且文武雙全，要討幾個好妻子，實在不難，偏生治不了她，但何小鳳也自認只有金尚孔這種人才能娶她，說起來也是歡喜夫妻。

看看日已近午，金尚孔乃道：「鳳妹，咱們先吃了乾糧再走吧，人受得了，馬匹也未必受得了。」

何小鳳偏要再馳兩三里才將馬拉慢，至一棵大樹旁方拉停，兩夫婦坐在大樹下，拿出乾糧，慢慢吃着，金尚孔把羊皮水囊遞給妻子。

何小鳳一扭腰，道：「不稀罕。」

金尚孔不由也有火，妳不領情也就罷了，還發什麼脾氣？」

「喝了水，教我去那裡解手？」

「稍後至石窟內，還怕找不到地方。」

「石窟內都是佛像，我沒你缺德，要喝你自己喝。」

金尚孔沒好氣，悶聲吃乾糧，半晌見何小鳳住了手方嘆息道：「孩子他娘，妳這脾氣不知何時才能改變？」

何小鳳瞪了他一眼，道：「當年你不是認爲我這性格與衆不同，別具一格，好得很麼？如今煩厭



了？」  
金尚孔心中有氣，不覺將聲音揚高。「那時候，妳比如今溫柔多了。」

「你後悔娶了我麼？」何小鳳語氣出奇地平靜。

「妳又說到那裡去了？」金尚孔把乾糧收了起來，道：「別爭了，上馬吧！」他說好說歹才勸得妻子上路。

兩夫妻拉馬上山，何小鳳仍然不吭一聲，金尚孔十分奇怪，她在公婆面前，永遠一副賢慧的模樣，但當他倆在一起時，便似變了一個入般。他最生氣的是，在外人前，何小鳳周旋在賓客之間，談笑風生，但對他卻常不吭聲。

龍門石窟又名伊闕石窟，就在伊河兩旁之崖壁上，伊河東邊的山稱香山，西山稱龍門山，自東漢以來，至唐朝，歷時四百多年，挖建數千個石窟佛龕，引來無數之善信及遊客。

俄頃，金尚孔夫婦已至奉先寺，該寺在西山，名雖為寺，實則是唐朝開鑿最大之石窟，半露天形式，佛像之前尚有個石台，台前有數級石階，台上有一個在打掃之和尚，見來了人忙道：「請施主將馬匹拴在下面，免得冒瀆神明。」

「如此便請師父費心了。」金尚孔捐了香油錢，和尚收下繼續打掃

，此處石窟雖多，但只有幾處地方長年有和尚打掃，且和尚在崖上另搭茅寮棲身，不在石窟內居住。

何小鳳走上石台問道：「師父，跟你打聽一件事，前幾天是否有一羣兇神惡煞的人，擄了一名女子來此？」

「阿彌陀佛，來此的都是虔誠之善信，沒有什麼兇神惡煞的，施主到別處找吧。」

何小鳳下階道：「咱們到石窟內找一找。」

金尚孔道：「妳難得出來一次，不先瀏覽一下？」

何小鳳道：「你是出來找人，還是遊覽？」她一扭腰，走在前面，沿山徑而行，向古陽洞走去，古陽洞是開鑿最早，又是最大之石窟。

那洞深四丈餘，高三丈，兩壁全刻滿了大小不一之佛像，金尚孔只顧看壁上之石像，洞內暗淡，何小鳳則在洞中到處走。忽然黑暗中有人道：「小娘子，妳在找誰？」聲音陰森邪惡，教人聽後毛骨悚然。

金尚孔立即轉身奔前，喝道：「誰？滾出來！」何小鳳「刷」地把長劍抽出來。

只見黑暗中走出一個身材碩長的中年漢子來。「哦，原來是洛陽城的金大少爺，失敬失敬！」

金尚孔沉住氣問道：「閣下到

底是誰？」

那漢子只淡淡地說了三個字：「苗子胥！」

「飲血三刀老二苗子胥？你那對兄弟呢？」

苗子胥哈哈大笑道：「咱們三兄弟向來不分開的，你看看背後。」

金尚孔夫婦轉頭望去，只見外面有兩個漢子，一胖一矮，尚有一個烟視媚行之女子，那身材矮的是老大周俠，胖的是老三巴劫，那女的則是粉羅利。

金尚孔自己也沉不住氣，手掌落在劍柄上，問道：「你們待怎地？」

何小鳳則問道：「你們將蕭湘竹擄去何處？」

苗子胥笑道：「蕭湘竹？咱們沒見過，兩位到此所為何事？」

何小鳳反問：「你們又因何來此？」

「咱們來遊玩！」苗子胥目光落在何小鳳身上，道：「想不到金震宇那老不死的，竟有如此美麗動人的媳婦。」

金尚孔怒道：「你說話最好檢點一下。」

那四名男女全都大笑起來，苗子胥怪笑道：「檢點一下？金大少爺，其實苗某心裡很感激你。」

何小鳳道：「用不着你感激，請讓開，咱們要走了。」她率先向洞口走去。

苗子胥聲音自背後傳來：「苗某多謝金大少爺送上這麼漂亮的老婆給我解悶。」何小鳳輕功了得，一晃身，已自粉羅利身旁閃過，粉羅利一把沒能抓到。

苗子胥沒有動手，緩緩走前，目送金尚孔夫婦出洞：「金大少爺在洛陽城踩腳，城腳也顫動，想不到膽子這般小，經不起一嚇，便夾起尾巴溜了，哈哈……」

金尚孔轉身道：「莫以為金某會怕你，我只是顧忌你們人多而已，單對單，金某絕不怕你。」

苗子胥輕聲道：「聽你這樣說，倒像二爺怕你了。」

巴劫道：「好漢不吃眼前虧，大少爺還是趁早帶著老婆溜吧。」

金尚孔硬生生壓下胸中怒火，正欲轉身而行，不料苗子胥快步上前，將他喝住：「金尚孔，你別走，今日二爺心情好，便陪你單對單玩玩，就怕你沒種。」

金尚孔自出生至今，幾時受過這種氣，霍地將長劍拔了出來，「只要是單對單，大少爺誰也不怕。」

「有志氣！」苗子胥把魚鉤劍抽了出來：「只是山上風大，不怕吹閃了舌頭？」

「試試便知道，準備好了沒有？」

苗子胥目光十分冰冷，斜瞪着

金尚孔：「二爺痴長幾歲，讓你先發招吧！」金尚孔道了聲有借，標前一步，首先展開攻勢，想不到他之劍法居然十分紮實，進退有據，有板有眼，「飲血三刀」全是一怔。

苗子胥被對方搶佔了先機，一時難以扳回，臉上有點掛不住，急急反攻，他之魚鉤劍招式十分辛辣，而且經驗豐富，可是竟然奈何不了對方。

金尚孔之武功雖有家傳的，亦得乃師「劍斷腸」之真傳，在洛陽一帶，亦是有數之好手，但論真實本領，也只與苗子胥相若，只是勝在搶到了先機。苗子胥敗於輕敵，以為金尚孔是一執棒子弟，不堪一擊，心存輕視，待發覺自己看錯人之後，已來不及了，他越想扳回劣勢，劍法之破綻就越明顯。

粉羅利在旁笑道：「苗老二，看情況，你到口之天鵝肉是快飛掉了。」

何小鳳罵道：「妖婦，妳嘴裡乾淨一點。」

粉羅利道：「妳罵誰妖婦，敢情是討打。」

「誰答我，誰便是。」

「原來妳真的不怕死，苗老二，不管你勝敗，姑奶奶將這娘兒留下來，讓你今晚享用。」粉羅利抽出一對柳葉刀，向何小鳳砍去。

何小鳳長劍一引，便將雙刀格

住，她是華山派弟子，華山派以梅花劍法馳譽江湖，招式虛實難測，她回了一劍「梅花三弄」，劍尖泛起三朵花，在粉羅利面前晃動，粉羅利雙刀一合，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

何小鳳一招緊過一招，但粉羅利一名女子，能在江湖上成名，自有其本領。她刀法凶悍猛烈，加上經驗豐富，相反何小鳳自出嫁之後，不再在江湖上走動，平日在家裡雖然亦保持練武，可是經驗絕難與粉羅利相提並論，是故五十招之後，已落於下風。

苗子胥聽了粉羅利的話之後，更加焦急，不管對方攻勢凌厲，仍然拚命搶攻，激鬥中，金尚孔一劍急刺，苗子胥不待對方招式使出，便扭腰斜閃，魚鉤劍橫揮，向金尚孔脖子勾去。

金尚孔倏地一躍身，長劍亦橫削，「嗤」地一聲，已劈着苗子胥之腰，鮮血汨汨而流，幸他蹲下，化解了一些力道，否則入肉更深。

苗子胥着了一劍，呆了一呆，倏地虎吼一聲：「二爺跟你拚了！」

金尚孔一躍跳開，道：「勝負已分，後會有期。」他斜飛八尺，長劍刺向粉羅利，同時道：「鳳妹，咱們走吧！」粉羅利兩面受敵，只好退開，金尚孔連忙拉着妻子向前跑去。

粉羅利見苗子胥在整理腰上之傷口，怒道：「苗老二，你當真無用，還不快追，今日若讓他們逃掉，傳出江湖，日後你還能混麼！」

苗子胥咬咬牙，道：「老大老三，咱們一齊追，不管如何先殺了金大少爺，那女的苗某今夜一定要！」周俠本不大願意毀約，奈何兩個結拜弟弟及姘頭都已追下去，也只好尾隨他們。

金尚孔回頭一望，又驚又怒地道：「這些狗男女當真無耻，說話跟放屁一樣，鳳妹，你先走，我在後押陣。」

何小鳳白了丈夫一眼，道：「你說什麼？你把我看扁了，今日逃得出也就罷了，逃不掉大不了一死罷了。」

金尚孔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般，熱辣辣的，道：「好，咱們也別太窩囊！」當下發足狂奔。粉羅利之武功不在「飲血三刀」之下，而輕功更稍勝半籌，起步又早，跑在最前面，可是金尚孔夫婦輕功都不弱，始終沒法將距離拉近，她一急之下，掏出三柄飛刀，向金尚孔夫婦射去。

金尚孔聞得風聲，回頭一望，見飛刀已臨，急切之間，無暇多想，一躍身閃避，同時右手一撥，將妻子推開。

真是忙中有錯，山徑已經狹窄

，右邊是懸崖，何小鳳又毫無防備，嬌軀向左一側，一時拿不住樁，竟向崖下摔去，金尚孔發覺已來不及抓住她。

何小鳳人離了山徑，往下摔落，大驚之餘，不由發出一道尖叫，幸好她很快冷靜下來，極力保持身子平衡，腳尖在山石上一頓，却因衝力大，拿不住樁，仍向下摔，終於「卜通」一聲，摔落伊河中，激起一條水柱，她人一落河，便未浮上來過。

金尚孔望着自己之左手，大叫一聲：「鳳妹！鳳妹！」他不顧一切地沿着山壁爬下去。粉羅利手中本已抓住兩把飛刀，但不知為何竟然發不出去。

風聲颯颯，「血飲三刀」已迫至，苗子胥一手捂住腰上之傷口道：「怎不射飛刀。」

粉羅利乾咳一聲：「在此等情況下偷襲，似乎有點那個，他老婆已死，已是對他最大之懲罰，你還是先紮好傷口吧！」

苗子胥罵道：「他奶奶的，她真是紅顏薄命，臨死也不肯讓二爺享用一下。」

金尚孔跌跌撞撞地走到河邊，身上好幾處都被山石擦傷，他根本不知道疼痛，望着由北向南流之伊河，他急速地沿岸奔着，口中不斷呼何小鳳的名字，他本來想縱身躍



落河內，追隨妻子，可是回心一想：「我就這樣一死，不是白白便宜了那四個狗男女？不，我一定要報仇！」他望着左手，心中充滿了悔意，就像自己是殺人兇手般，更後悔帶妻子出來。

何小鳳緩緩睜開雙眼，只覺眼前有一盞黃豆似的油燈在晃動，不由發出一道呻吟聲，耳際隨即聽到一個聲音：「她醒來啦，快把薑湯端來。」

何小鳳四肢似欲裂開，心頭更是又悶又痛，掙扎着要坐起來，却有心無力，此刻她才想起自己是摔落在伊河中，不由自主問道：「這裡是地獄麼？」聲音十分低弱，幾乎連她自己也聽不到。

眼前忽然出現一張熟悉的面孔，那人道：「你此刻在船上，受傷頗重，不過生命沒有危險，妳喝了許多河水，泡在水裡不短，先喝碗薑湯再說。」

「你是葉桐，小刀王……」何小鳳艱辛地道：「我沒看錯吧？」

葉桐微微一笑，有種說不出來的好看。「不錯，何女俠好眼力，別說話，先喝了薑湯吧！」他一手輕輕托起何小鳳的頭，餵她喝薑湯，那碗薑湯入口，分不出是什麼味道，但到肚子裡却响起一陣咕咕的響聲，說不出的舒服。

葉桐餵她喝了薑湯，道：「何女俠，妳全身濕透，此處有我一套衣服，妳最好先把它換上再睡覺，免得弄壞了身子，咱們出去。」他又把她扶坐起來，然後與舟子走出船艙。

風自船頭那方吹進來，竹篷下掛着一件衣服，河風自空隙處吹到身上，何小鳳身上傳來陣陣的寒意，船尾那方之艙口則掛着一塊布帘，何小鳳目光落在身上，玲瓏浮凸之身材，一覽無遺，她雙頰發燒，一口將燈吹熄。

黑暗之中，什麼也看不到，何小鳳急急將那套濕透了之衣服全部脫下來，伸手一摸，摸到一套衣服，又匆匆穿上，再挪動身子，躺到旁邊去，這一動，她覺得四肢及後背疼痛欲裂，連淚水也淌了下來。

何小鳳腦袋沉得像鉛塊，昏昏昏迷，懨懨欲睡之際，忽聞帘後傳來葉桐之聲音：「何女俠，妳換好衣服了麼？」

何小鳳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又隔了半晌，葉桐方進艙，先將油燈點亮，把濕衣服盡拿出去，再用乾布抹乾艙板，然後鋪了一張棉被，最後把何小鳳抱了起來，輕輕放在被上。

何小鳳後背因以背落水，被河水撞得紅腫起來，躺在棉被上，舒服多了，葉桐坐在靠船頭那邊艙口

，以身擋住夜風，也不知什麼原因，何小鳳對他居然十分放心，很快便睡着了。

待何小鳳醒來時，但覺十分光亮，原來已是次日，她目光一落，見身上蓋着一件男人之披風，欲坐起來，但仍力不從心。

艙後又傳來葉桐之聲音：「妳內傷不輕，又沒吃東西，還是躺着吧。」

「謝謝你……」何小鳳喉頭發乾，只說三個字，便嗆咳起來，又見葉桐自她身邊走過，到艙後去，接着捧了一碗稀飯進來，將她扶坐起來，要餵她吃飯。

何小鳳道：「小妹自己來吧。」

「不必客氣，咱們武林兒女，不拘小節，只要心胸坦蕩，何須避嫌。」葉桐堅持餵她吃，何小鳳見他頭髮蓬鬆，料他一夜未寢，更是感激。

何小鳳把一大碗用河魚熬成之稀飯，吃得乾乾淨淨，四肢方有點氣力，輕聲道：「謝謝你救命之恩……你自己吃過否？」

葉桐微微一笑：「救妳的是舟子，是他無意中發現的，在下只是從旁拉一把，妳先歇一歇。」他拿着空碗出去，又過了一陣方進來，已梳好了頭髮，看來甚是整齊，見何小鳳仍然坐着，訝然道：「妳怎不躺下？」

何小鳳道：「後背疼痛，坐着比較舒服，這船要去何處？」

葉桐不答：「中午船便會泊岸，我且帶妳上岸，找個大夫先替妳治內傷，再找個女人伺候妳，在下猜想，總得十天八天妳才能騎馬回洛陽去。」

何小鳳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河中除了我之外，是否還有別人？」

葉桐搖搖頭：「與妳一齊下水的，不止一人？嗯，還未問妳，因何會在河中？是失足摔的、被人推下的，還是另有原因？」

「被人推下去的，我不會自殺……」何小鳳倏地想起是丈夫將自己推下河中的，心頭泛起一陣難受，耳畔又聞葉桐問她是誰將她推下河的，淡淡地道：「飲血三刀！」

「哦！你怎會跟他們結下仇恨的？」

何小鳳乃將經過告訴他，又問道：「這船不回洛陽麼？」話到唇邊又改口問道：「葉大俠你要去何處？」

「在下浪跡江湖，與大俠無緣，以後請女俠直呼其名，聽來反而較舒服。」

何小鳳微微一笑：「我聽人稱女俠亦十分礙耳，一個在家燒飯看小孩的女人，跟俠字何緣？」

葉桐哈哈一笑：「那以後咱們都以名字相稱便了，我要去南陽城醒，道：「今午吃乾飯！」他又餵她吃飯，何小鳳也不客氣，就好像這是天公地道般。何小鳳很快便將那碗飯吃光，葉桐把他自己的飯端了進來，飛快地吃飯，道：「你衣服已乾，先換上吧，我去後面等你。」

他出艙，再撩帘把何小鳳的衣服拋進來，何小鳳飛快地換好衣服，道：「你可以進來了！」

葉桐將他的衣服打成一個包，道：「我先背你上岸再說！」言畢蹲下，何小鳳稍為猶疑一下，便走前伏在他背上，葉桐背着她走至後艙甲板，那裡已搭了一塊長長之木板，葉桐輕鬆地走上木板，倒是何小鳳有點擔心那木板會斷。

上了岸之後，抬頭一望，沙灘後是一條村莊，何小鳳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葉桐道：「此處屬嵩州地界。」他背着何小鳳走進小村，村童們看見來了一對陌生人，而且女的還是讓男的背着，都跟在後面瞧熱鬧。葉桐問道：「小哥哥們，貴村是否有大夫？」

一個村童道：「有位白大夫，就住在我家隔壁。」葉桐塞了兩個銅錢在他掌中，請他帶路，那孩子高高興興地跑到前面去，未幾，便到一座泥房子前面，孩子便拍起門來。

「老家在雲夢，但後來却居在金陵，我到處流浪，很少回家，像這一次已出來兩年了！」

「尊夫人及令郎不擔心？」

「不管她了，她從來不反對，也許她也喜歡這種生活，亦可能習慣了，倒是夜闌人靜時，不時會想起家中的一對兒女！」

何小鳳訝然問道：「你怎不認

找位好朋友，妳要回洛陽城麼？」

「不，暫時不回去，我娘家在鄧州，家內有少林寺贈之少林『小還丹』，專治內傷聖藥……」

「鄧州就在南陽附近，葉某送你回家吧！」

何小鳳喜道：「如此我便先謝了！」

「順道而已，何足掛齒，何況份屬同道！」

何小鳳嘆了一口氣：「江湖險惡，幸虧是遇到你！」

葉桐又是一笑：「我亦未見得是好人，別太相信我！」

「我一向很相信自己之眼光，你絕對是個好人，起碼不會害我！」

葉桐不置可否，哈哈大笑，又問：「要否派人通知尊夫，免得他為你擔心？」話音剛落，又道：「上岸之後，便着人送信去洛陽！」

「多謝你！葉……桐，你在家在何處？」

「老家在雲夢，但後來却居在金陵，我到處流浪，很少回家，像這一次已出來兩年了！」

「尊夫人及令郎不擔心？」

「不管她了，她從來不反對，也許她也喜歡這種生活，亦可能習慣了，倒是夜闌人靜時，不時會想起家中的一對兒女！」

何小鳳訝然問道：「你怎不認

為她溫柔體貼？」葉桐笑而不答，何小鳳想起一件事，又問道：「你知道蕭湘竹的為人麼？我不是要打聽其隱私，只想了解她是否有仇家！」

「對她來說，我是既熟悉，又陌生……以前見過她不少次，但她之私事却不了解。」

「此話怎說？」

「在下跟五位好朋友結義，她以前是我二哥之妻子，不過他們已離異三年了！」

何小鳳想不到如此湊巧，不由大喜問道：「你二哥是誰？他們因何離異的？」

葉桐說得很簡單：「我二哥人稱『鐵筆秀才』何尚書，據說他倆是覺得在一起，不大痛快，因此便寫了退書，各自分開了！」

「就這麼簡單？」何小鳳覺得何尚書這名，跟她夫婦有點緣份，她姓何，她丈夫以尚孔為名，「鐵筆秀才」却叫何尚書！」

「就這麼簡單，他倆都很洒脱，如今還是好朋友，江湖上有種種傳言，他倆都一笑置之。我曾問過何二哥，他反問：『別人不相信愚兄，連你也不相信麼？』當然夫婦間有許多事，不足為外人所道，誰能真正了解？外人亦不該理會！」

何小鳳嘆息道：「像你們這等洒脱的人並不多，在江湖上屬於怪

物。要外人不理會也難，世人好事之徒，及唯恐天下不亂者，多如牛毛！」

葉桐笑道：「我不是好事之徒！但聽你這樣說，似乎有所感慨，金大少爺待你不好麼？他少年得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乃人中之龍，又文武雙全，必然知書識禮，與咱們自小在江湖上廝混的人，大不相同，你倆夫婦必極融洽！」

何小鳳笑道：「你這番話又有世俗之見，凡文武雙全，知書識禮的夫婦，便必然琴瑟和諧麼？則讀書不多的人，却不該成親了！」

葉桐大笑：「我是失言了，想不到像你這種人，竟也有此見識！」

何小鳳喘了一口氣，道：「你看，像我這種女人應該是怎樣子的？」

恰在此時，舟子轉頭問道：「客官，你倆在船上吃午飯，還是上岸吃？」

葉桐看了何小鳳一眼，道：「在船上吃！」回頭又輕聲道：「何小鳳，你新傷未癒，適才又說了許多話，休息一下吧！」他這次並不徵求何小鳳同意，便將她放倒，躺在艙板上，他自己又跑出艙外。何小鳳說了許多話，雖然有點氣喘，但心情十分愉快，很快又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又被葉桐喚



## 上文提要：

龍翔、莫愁、小丁一路謹慎小心護衛無廟和尚，連吃飯都送至轎內，當經過一座密林，無法繞道，只好穿林而過，穿密林後，小丁呼喚無廟和尚沒反應，才知和尚早已歸天，胸口上留下五個血窟窿，顯然又是白骨爪所害。立即追尋亦不見踪跡，大家無奈繼續上路，到了鳳城，只見一片歡樂氣氛，準備婚禮上下忙碌，突然闖進一臉慘白的病丐麻六，不知發生何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 歐陽雲飛·文 飛·圖

# 龍的傳人

麻六欲逃鬼門關 肆意鬧事入堅牢

「鳳城主不想再設個餌，釣老魔上鈎？」麻六道。

「已經犧牲了兩個人，必須另闢蹊徑，不想再白費力氣。」鳳嘯天道。

病丐聞言大失所望，雙目暴睜，環視着鳳嘯天、七兄弟等人，氣虎虎的道：「虧你們都是一代大俠的身份，素以俠義自居，竟然見死不救，豈不叫天下人齒冷！」

這個老小子真的動了肝火，聲音突然提高了一倍多，又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麻六走出鳳城後若是有個三長兩短，你們一定會遭人唾罵，受到天譴，一輩子良心不安，再見，不必相送！」

多豪邁，多悲壯，邁開大步，真的要走了。

被鳳嘯天叫住了：「且慢！」

麻六以為是自己的激將法發生效用，道：「鳳城主改變主意了，決定租房給麻子住？」

軟料，鳳嘯天並未收回成命，道：「不是本城主不願收留你，而是鳳城不一定能保住麻兄的命，鳳某忽然想到一個地方，可以避避風頭。」

病丐大喜道：「安全嗎？」

「絕對安全。」

「環境如何？」

「鬧中取靜。」

「有吃有住吧？」

「一切免費。」

「那有這麼好的事，到底是甚麼地方？」

方？」

鳳嘯天一臉肅穆，吐出來兩個字：「監獄！」

此話一出，馬上贏得了滿堂喝彩，齊聲叫好。

將軍莊主吳獅道：「好地方，既有鐵欄鐵柵阻隔，又有牢卒捕快守護，絕對安全。」

老爺莊主李豹道：「好地方，有高牆圍繞，與外界完全隔絕，鬧中取靜，確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好所在。」

小丁也多嘴多舌的插言道：「尤其吃飯不花錢，住房不付費，白吃、白喝、白住，這種好地方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病丐麻六沉吟一下，道：「鳳城主跟監牢裡的人有交情，可以得到特別照顧？」

鳳嘯天搖頭道：「老夫與獄方素無交往。」

「這樣說，麻某一且入獄，豈不要受活罪？」

「好死不如賴活着，受活罪總比死在白骨爪下好。」

「話是沒錯，問題是該如何入監坐牢？」

小丁嗤之以鼻：「笨麻子，你真驢，連這個也不懂。」

病丐瞪着眼珠子道：「娃兒懂？」

「當然。」

「說說看。」

「你可以去殺人。」

肚子裡的死蒼蠅取出來。」

小二哥嚇得面無人色，惶聲道：「請大爺高抬貴手，打死我也沒有這個本事。」

「那你打算怎麼辦？」

「暗大爺幾盤菜就是。」

「好，姑且放你一馬，快上菜。」

「知道。」

「要最好的。」

「一定。」

「滾！」

麻六手一鬆，順勢推了一把，小二哥猛一個踉蹌，接連來了好幾個元寶翻身滾出去。

「棒，麻子好功夫！」

「讚！麻子好威風！」

「爽！麻子够氣魄。」

阿翔、莫愁，鳳凰應聲而入，他們是上街來選購婚嫁的東西，聽到這裡鬧鬧的前來觀看，無意中看到了病丐麻六在紅梅閣大發虎威，故而一致叫好。

小丁沒叫好，令麻六大為不快，抬起一隻腳來，往板凳上一放，擺出一個耀武揚威的姿態，神氣活現的道：「娃兒，你認為六爺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阿狗冷冰冰的道：「不怎麼樣。」

「那裡不怎麼樣？」

「全部不怎麼樣。」

「不像江洋大盜，混世魔王？」

「殺人要償命的，麻子不敢。」

「可以去放火。」

「燒人房屋太缺德，麻子不幹。」

「不肯殺人放火，還有別門道。」

「小兄弟別賣關子，就請全部說出來吧。」

阿狗的點子真多，口若懸河般道：「可以打人、罵人、去偷、去搶、敲詐、勒索、綁票、詐欺、耍賴、借酒裝瘋、亂吃豆腐、咆哮公堂、大鬧衙門吃霸王飯、飲霸王酒、坐霸王車、看霸王戲……等等不一而足，多如牛毛，只要用上個一二招，就保證能够順利的入監坐牢。」

頑石也會開竅，經小丁這位名師一指點，麻六立告恍然，喜不自勝的道：「承教，承教，麻子現在懂了，告辭。」

當即抱拳環施一禮而去。

現教現學。

現買現賣。

病丐麻六真是一個好學生，在洛陽街頭轉了個把時辰，被他選中一個好目標，走進一家叫「紅梅閣」的飯館去。

小二哥趨前笑語道：「這位大爺吃甚麼？」

麻子雙眉一挑，擺出一張閻王臉來，扯開嗓門嚷嚷道：「吃最好的。」

「喝甚麼？」

「喝最貴的。」

「可否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

「混帳，叫你菜上最好的，酒拿最貴的，照辦就是，別再囉嗦，小心挨揍。」

小二知道遇上了扎手貨，但又不

能不問清楚，免得掌櫃的刮鬍子，硬着頭皮道：「不知菜要幾盤？酒要幾壺？」

「那可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

「混帳，叫你菜上最好的，酒拿最貴的，照辦就是，別再囉嗦，小心挨揍。」

小二知道遇上了扎手貨，但又不

能不問清楚，免得掌櫃的刮鬍子，硬着頭皮道：「不知菜要幾盤？酒要幾壺？」

「那可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

「混帳，叫你菜上最好的，酒拿最貴的，照辦就是，別再囉嗦，小心挨揍。」

小二知道遇上了扎手貨，但又不

能不問清楚，免得掌櫃的刮鬍子，硬着頭皮道：「不知菜要幾盤？酒要幾壺？」

「那可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

「混帳，叫你菜上最好的，酒拿最貴的，照辦就是，別再囉嗦，小心挨揍。」

小二知道遇上了扎手貨，但又不

能不問清楚，免得掌櫃的刮鬍子，硬着頭皮道：「不知菜要幾盤？酒要幾壺？」

「那可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

「混帳，叫你菜上最好的，酒拿最貴的，照辦就是，別再囉嗦，小心挨揍。」

小二知道遇上了扎手貨，但又不

能不問清楚，免得掌櫃的刮鬍子，硬着頭皮道：「不知菜要幾盤？酒要幾壺？」

「那可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



「還差一大截。」  
「那麻六像甚麼？」  
「頂多像一個土流氓，老無賴！」  
「够資格坐牢嗎？」  
「挨一頓板子，教訓一頓就會放出來。」

病丐洩氣了，只好再請教小丁：「要怎麼做才能達到目的？」

小叮嚀這下可神氣了，端足了老師的架勢，老氣橫秋的道：「簡單，一罵，二打，三砸。」

「罵？」

「罵人呀。」

「打？」

「打人嘛。」

「砸？」

「砸東西。」

「哦，麻子懂了。」

「但有一個原則一定要把握住。」

「那個原則？」

「只能打人，不能殺人，殺人就要償命。」

麻六領首稱善，望着鳳凰、莫愁、龍傳人道：「大家一起吃吧，麻六請客。」

鳳凰小姐嬌哼一聲，道：「你又老糊塗了，有我們在座，戲就演不成了。」

話完，當即拉着阿翔、莫愁的手退到一邊去。

小丁臨走之前又再三叮嚀道：「麻子，記住我小丁的話，眼要斜，鼻要歪，心要狠，手要辣，只要放手去幹，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

特別照顧，必須先付銀子再吃喝。」

「可惜麻六爺沒有付帳的習慣。」

「媽的，原來是想白吃白喝。」

「白吃白喝又怎樣？」

「揍你一個糟老頭綽綽有餘。」

「不妨試一試。」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你答應？」

請的。

店東怕事，不敢怠慢，所有的好酒好菜都端出來。

便宜了衆食客，既有免費的酒水可吃，又有難得一見的熱鬧可看，大家俱已紛紛回座，靜待好戲登場。

好戲很快就登場了。

洛陽衙門接到紅梅閣的報案，派來了三名捕快。

爲首的小頭目生得虎背熊腰，甚是威猛，在小二哥的指引下直接找上了病丐麻六，一字一句的道：「你叫甚麼名字？」

病丐繼續吃喝，理都沒理他，回答的話語更是令人拍案叫絕：「何必問！」

「多大年紀？」

「你猜猜看。」

「紅梅閣指控你企圖白吃。」

「這是事實。」

「你爲何不付帳？」

「老子沒錢。」

「沒錢就不該上館子。」

「老子肚子餓。」

「賴帳不算，爲甚麼還要打人砸東西？」

「老子高興！」

一句「老子高興」激怒另外兩名捕快，雙雙跨步而上，同聲呼喝道：「赫，老子膽子不小，竟敢在公差的面前大呼小叫，是不是活膩了？」

小丁就在附近不遠，一面打手勢

特別照顧，必須先付銀子再吃喝。」

「可惜麻六爺沒有付帳的習慣。」

「媽的，原來是想白吃白喝。」

「白吃白喝又怎樣？」

「揍你一個糟老頭綽綽有餘。」

「不妨試一試。」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鐐的頭上砸，小丁急忙以目示意阻止

道：「麻子不可造次，砸下去準會出人

命。」

病丐麻六真聽話，馬上住手，目

注小丁，意思是說：「這樣够資格坐牢

嗎？」

「馬馬虎虎差不多啦。」

「奶奶的，衙門的公差怎麼還沒

來？」

「保鏢擺不平，店家一定會報案，

公差很快就會來抓人的。」

「現在該如何演下去？」

「繼續無理取鬧，打砸叫罵要無

賴！」

病丐一點就透，威風凜凜的站在

桌面上，趾高氣揚的道：「瞎了眼的狗

腿子，也不打聽一下麻六爺是幹甚麼

的，就憑你們那兩招莊稼把式，簡直

是在孔夫子門前賣文章，魯班門前耍

大斧，自不量力。」

二人嚇壞了，同聲道：「是我們有

眼不識泰山，請大爺高抬貴手。」

麻六道：「兩位還敢不敢揍人？」

「不敢了。」

「還要不要帳？」

「不要了。」

「服不服氣？」

「服氣，服氣！」

「服氣就端酒送菜來。」

「馬上辦！」

「那就快去呀。」

「爺不動我們走不了呀。」

還被麻六踢了一腳，掃中一腿，

差點拿槍不穩栽下去。

捕快顏面盡失，氣歪了鼻子氣炸

了肺，小頭目知道遇上了行家，不得

不親自出手，與手下合成一氣，三人

聯手出擊，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

鬥。

論功力，講修爲，再加三個也不

是麻六的對手，但他志在坐牢，並未

全力施爲，再戲耍片刻，遊鬥十餘合

後，故意賣了一個破綻，被小頭目的

刀子架在脖子上，順利的完成心願，

做了捕快的階下囚。

馬上被捆綁起來，押出紅梅閣。

龍傳人追了出來，問那小頭目：

「這位老兄的罪重不重？」

小頭目邊走邊道：「不輕，會坐

牢。」

「坐多久？」

「少說也要一兩年。」

小丁拉一下小頭目的衣襟，放低

了聲音，神秘兮兮的道：「捕爺，我告

訴你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這個老小子是個江洋大盜。」

「大盜？」

「江洋大盜的本事都高不可測，今

天如非醉酒，根本抓不到他。」

「哦！」

「要關在甲級牢房內，加派人手，

嚴加防範。」

「謝謝小兄弟提醒，我們一定會加



強戒備的。」

「再見！」

「再見！」

「祝你好運！」

「小兄弟也好運！」  
頭目會錯意了，其實小丁最後的兩句話是說給病巧聽的，麻六報以感恩的一瞥，含笑而去。

\* \* \*

翌日一早。

阿翔剛剛起身，便聽到有人篤！篤！篤！的輕叩着自己的房門。

「誰呀？」

「是我，鳳凰。」

龍傳人一怔神，連忙打開房門，果見鳳凰小姐俏生生的立在門外。

鳳凰今日的情形與往日不同，未施脂粉，衣裳也很樸素，手裡還提着一隻竹籃，面容肅穆而又莊重，以前常掛在嘴邊的笑容突然消失不見了。

龍翔也覺出氣氛有些不對，朝她身後望望，昔日隨侍在側的婢僕一個都沒來，愕然道：「就妳一個？」

「嗯。」大小姐的回答很簡單，從嗓子眼裡哼一聲。

「進來坐吧。」

「不坐。」

「有事？」

「想請你陪我出去一下。」

「就我們兩個？」

「是啊。」

「去那兒？」

總之，口已乾，舌已焦，手已酸，力已盡，這才與猶未盡地，依依不捨的分開來。

「鳳妹，對不起，我不該侵犯妳。」

「那裡，人都是你的了，遲點早點都一樣。」

二人四目相對，情深似海，不期然的又偎依在一起。

「龍哥，你以前有沒有跟別的女人這樣親熱過？」

「沒有。」

「我不信，因為你長得太英俊，除我之外，至少還有兩個女人喜歡你。」

「那兩個女人？」

「一個是霸城的胡小蘭。」

「哼，是她在自作多情。」

「另一個是莫愁。」

龍傳人摟着鳳凰的楊柳細腰，在她的額頭上親吻了一下，笑道：「鳳妹，妳想到那裡去了，莫愁是我的小師妹呀。」

「小師妹現在已經不小了。」

「再大也是我的師妹。」

「師妹愛師兄，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不，我們之間只有兄妹之情，並無男女之愛。」

「這是龍哥的想法，莫丫頭可不一定會這樣想，很可能會製造各種機會給你抱，給你吻。」

阿翔斷然否認道：「絕無此事！」

人家？」

「叫娘呀。」

「叫娘？可是我們還沒有結婚呀。」

「後天就要結婚啦，先叫一聲有甚麼關係，你沒有聽人家說，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叫一聲娘先讓她老人家高興高興。」

龍傳人聽她言之有理，未再表示異議，拿了幾張冥紙往火堆裡一丟，雙掌合什禱告道：「娘，我是龍傳人，龍雲的次子，很高興能娶到像鳳凰這樣聰慧賢淑，雍容端莊的妻子，希望妳老人家能保佑我們永遠相親相愛，也保佑阿翔早日為父報仇，重振龍城雄風！」

冥紙錫箔沒多久便燒完了，鳳凰噙着滿眶的熱淚道：「娘，女兒女婿說的話母親聽到沒有，如果聽到就請刮一陣旋風給孩兒看看。」

也不知是鳳凰夫人真的地下有知，還是純屬巧合，鳳凰小姐話甫出口，冥紙灰燼真的隨風旋轉起來了。

並非在原地旋轉，而是緩緩的往山坡上移動。

令人感到驚異的是，所有的灰燼全部席捲而去，絲毫不剩。

二人看傻了眼，在一種好奇心的驅使下，跟着旋風上了山坡。

真是怪事，旋風在山坡頂端停留一下，又往山下吹去。

龍翔、鳳凰更驚更奇，亦步亦趨

，跟着旋風來到了山坡後面。

此處林木甚多，野草遍地，小旋風乍然打了一個轉兒，消失在雜草叢中。

不是消失，而是改變了方向，草叢中有一條地道，旋風吹進地道裡去了。

奇哉，怪哉，邪哉，玄哉，此處怎會有地道？旋風也會鑽洞穴，二人互望一眼，決心跟到底。

猛可間，颼！的一聲，一條白影箭射而出。

雖然只是一隻小白兔，可把鳳凰小姐嚇慘了，整個嬌軀全部倒在龍傳人的懷裡。

是髮香膚香女人香的誘惑，也是男性的本能使然，阿翔順勢將鳳凰緊緊的抱住。

登時，鳳凰小姐變成了一灘水，一堆泥，全身顫抖，柔若無骨。

龍傳人也有如觸電，舒暢無比，自然而然的，情不自禁的，將兩片火熱的嘴唇，印在鳳凰的櫻桃小口上。

天在旋，地在轉，魂在飛，魄在飄。

如醉如痴，如癡如狂。  
這種美好的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兩個人都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如膠似漆般抱在一起，吻在一起。

\* \* \*

不曉得吻了多久。

不曉得抱了多久。

龍翔道：「你是誰？」

鳳凰代答道：「他叫龍傳人，龍城龍家的二少爺，本姑娘的未婚夫！」

白衣女子瞞着鳳凰道：「妳又是那位？」

阿翔代答道：「她叫鳳凰，鳳城鳳家的大小姐，本公子的未婚妻！」

白衣女子怔愕一下，指着身旁的棺木道：「啊，原來是江湖一枝花鳳凰，鳳女俠的親生女兒，本夫人失禮了。」

墓穴之中會有人居住，簡直不可思議，鳳凰疑雲滿面的道：「妳是人還是鬼？」

「當然是人。」

「怎麼稱呼？」

「妳就叫我斷腸夫人吧。」

「斷腸夫人？一個傷心的人？」

「可以這樣說。」

「能否將夫人的傷心事說出來聽聽？」

「既為傷心人，不提傷心事，重憶夢碎時，教人枉斷腸。」

言來幽幽怨怨，哀傷欲絕，令人聞之鼻酸。

龍傳人深受感動，不忍再問下去，改口道：「夫人來此作甚麼？」

斷腸夫人道：「借住。」

鳳凰姑娘道：「住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吧。」

「夫人怎會想到住墓穴？」

「墓穴安靜，與世隔絕。」

(未完·七)

「我娘的墳上。」

「去妳娘的墳上做甚麼？」

「我們後天就要結婚了，我想去稟告她老人家一下。」

難得鳳凰有這一分孝心，龍傳人當然舉雙手贊成，立即挽着未婚妻的玉手，步出鳳城的後門。

鳳凰夫人的墓園在鳳城後面數里外的山坡上。

風景很優美，百花盛開。

據說風水也很好，是龍穴。

鳳城乃是富豪之家，營造的墓園自亦不同凡俗，寬廣巨大，宏偉氣派，竭盡奢侈之能事，舉凡石獸、翁仲、花鳥、人物清一色全部都是以名貴的漢白玉精雕而成，帝王陵寢也不過如此。

放下竹籃，鳳凰小心翼翼的取出香燭錫箔，時鮮瓜果，跪倒在亡母的墓碑前。

女婿有半子之名，阿翔毫不遲疑，挨着鳳凰的嬌軀跪下去。

鳳凰以極虔誠的心，上供、燃燭、上香，焚紙後，雙掌合什，低聲禱告道：「娘，我是鳳凰，跪在女兒旁邊的是龍翔，就是龍城龍家的二少爺，我們後天就要結婚了，特地來稟報妳老人家知道。」

禱告畢，碰一下龍傳人，含情脈脈的道：「龍哥，你也跟我娘說幾句話吧。」

阿翔遲疑道：「我該如何稱呼她老人家？」

鳳凰感慨吟吟的道：「沒有就好，難得莫姑娘有此定力，也難為她心愛的人要結婚了，新娘不是她，還有勇氣陪着妳到鳳城來，那天有機會真該好好的謝謝她。」

\* \* \*

感情的事沒再談下去，手拉着手進入地道。

地道不寬，約三尺，也不高，五六尺而已。

但頗整潔，且有光線透入，二人看得清清楚楚，旋風在此停住，灰燼隨處可見。

深入數丈後這才發現，裡面吊着有風燈，顯然有人居住在內。

「喂，有人在嗎？」

「在就請回答一聲。」

如泥牛入海，洞內反應全無。

只好繼續前行，彎彎曲曲的再向前走了數十丈，視線忽然開朗，彷彿走進了一處地下宮殿。

不是地下宮殿，而是一座巨大的墓穴。

有廳堂，有臥室，有書房，有糧倉，廚廁俱全。廳堂頂端，木架之上，端端正正的擺着一副黑漆棺木，上面寫着有字，是：鳳凰鳳太夫人仙之靈柩。

龍傳人倒抽一口寒氣，道：「甚麼，我們跑到老夫人的墓穴來了？」

鳳凰同樣吃驚不小，道：「算算距離，是已經到娘的墓裡來了。」



## 上文提要：

溫九姑與其侄文如春正戰得不亦樂乎，文如春突喝一聲來了四個幪面人，又有七矮中的老大與老二，溫九姑緊急中施放迷藥，發覺無效，不久即被他們所擒。丁天仁於夜半時悄悄奔到觀音廟，遇上金少泉與白雲也一齊前來。他們三人在簷上匿藏，窺探觀音廟中情形。原來廟中現今的住持受着簡帳房先生的牽制，這位所謂任了五年帳房的簡先生却是石破衣大哥易容扮成的，大家見後計設下一步計劃……



東方玉·文圖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 玉辟邪

聯盟派遣新任務 假紹三闖西莊園

此時，紅兒雙手一分，格開兩支禪杖，左手一把抓住紅兒手臂，口中低喝一聲：「賢弟快走！」

雙足頓處，帶着紅兒凌空飛起。

紅兒在八支禪杖交攻之下，正感手忙腳亂，耳中聽到大哥的喝聲，心頭一喜，陡覺一股大力帶着自己凌空飛起，要待張口叫出「大哥」來，但覺強風撲面，逼得連氣都透不過來。

直到奔出十幾里路，城牆已在眼前，丁天仁才行站停，放開手道：「賢弟可是跟着我出來的？如果落到人家手裡，我知都不知道，你說，這有多危險？」

紅兒雙手理着被風吹亂的秀髮，張紅着臉道：「大哥，我下次不敢了。」

丁天仁看她盈盈欲涕的模樣，不忍再責備她，溫言道：「好了，我們快回去罷！」

「大哥不生我的氣了？」紅兒仰着問道：「大哥，你到觀音閣是做甚麼去的？」

丁天仁道：「此事一時也說不清，時間不早了，快回客店去罷！」

回到客店，兩人各自從後窗回入房中。丁天仁立即開出門去，走到紀效租房門口，用手指輕輕叩了三下。紀效祖起身開啓房門，丁天仁腳跨了進去。

紀效祖迅快掩上房門，問道：「三公子可是有甚麼吩咐嗎？」

丁天仁含笑道：「這時候已經三更天了，沒事會急着找你？」

紀效祖應了聲：「是。」

丁天仁道：「我剛從觀音閣回來，已經查到川西許多武林人物失踪，是由一個叫任總管的人主使，他們巢穴就在觀音閣北首一座叫西莊的莊院之中，該如何進行，你立即以飛鴿向副總護法請示。」

紀效祖應了聲「是」，忽然望着丁天仁遲疑道：「飛鴿傳書之事，副總護法交代不能讓三公子知道的，這樣報告上去好不好？」

他服過「迷信丹」，自然一心向着丁天仁了。

丁天仁笑道：「不要緊，你和我在一起，自然聽我說了，此事十分重大，不等候副總護法的指示，我也作不了主，你快發吧！」

紀效祖答應一聲，立即寫好報告，給丁天仁過目，就打開後窗，把信鴿送了去。

第二天早晨，丁天仁剛盥洗完畢，紀效祖就匆匆走入，回身掩上房門，口中說道：「三公子早。」

「早。」丁天仁問道：「可是副總護法已有指示來了？」

紀效祖笑道：「三公子猜得真準，屬下今晨就接到飛鴿傳書，請三公子過目。」

他把一個小紙卷雙手遞上。

丁天仁伸手接過，打開紙卷，只

見上面只有一行十個細字，那是：「上已派員支援，即日可到。」

丁天仁攢攢眉，把字條遞了過去，說道：「這字條上只說派員支援，不知來的會是甚麼人？」

紀效祖也看了字條，抬頭道：「大概事關機密，怕信鴿落到敵人手中，所以沒有明說，既然即日可到，等他到了不就知道了嗎？」

丁天仁點點頭，心中暗暗作難：「武林聯盟規模一定相當龐大，王紹三是盟主門下三弟子，所有高手，他自然全都認識，但自己認識的人，却是不多，派來支援自己的人，定是機智過人的老江湖，自己稍一不慎，就會露出馬脚來了，最難的是第一次和他見面，不知要如何說才好？」

心中想着，一面沉吟道：「話是不错，但我臨行之時，副總護法並沒有特別指示，和連絡暗號，就是見了面，如何辨別真偽呢？」

剛說到這裡，只聽門上起了剝啄之聲，紅兒叫道：「大哥，你起床了嗎？」

丁天仁道：「我起來了，你進來好了。」

紅兒推門走入，紀效祖欠欠身道：「方公子早。」

紅兒目光一溜，問道：「大哥和紀兄在商量事情，我方便嗎？」

丁天仁含笑道：「沒有甚麼，我們只是隨便聊聊。」

店伙給三人送來早餐，三人用過之後，丁天仁站起身道：「走，我們上茶樓喝茶去。」

紅兒道：「大哥怎麼想去喝茶呢？」

丁天仁道：「住在客店裡，反正沒事可做，上茶樓去坐坐，正好可以消磨時間。」

大竹城裡只有一家茶樓，叫做陸羽春，就開設在大街上。因為城裡只有這麼一家，所以生意相當不錯。

陸羽春是一幢兩層樓三開間門面的臨街房屋。樓下是大眾茶座，價錢便宜，茶客以販夫走卒較多，人聲嘈雜，空氣也惡濁得多。樓上雅座，價錢較貴，茶客自然也高貴得多，環境也自然幽靜多了。天下茶樓，大抵如此。

丁天仁三人登上樓梯，茶博士就迎着欠欠身道：「公子爺一共是三位，請隨小的來。」

他把三人領到一張空桌上，一面陪笑道：「這一桌還可以吧？」

臨窗的一排桌子，早已坐滿了人，這是第二排的中間，黃漆的八仙桌，光可鑑人，四周放着八把椅子。

丁天仁點點頭，三人各自坐了一面。茶博士問過要喝甚麼茶葉，便自退去。

丁天仁朝四周略為打量了一眼，這時時間還早，大概只有三四成座頭，而且都是些老主顧，有的是和老友

淪茗談天，閒話桑麻，有的一局棋枰，落子丁丁，還有站在旁邊觀棋的，指指點點，在作參謀。大凡是觀棋的人，要做到棋旁不語的真君子，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茶博士給三人泡了一壺茶，紀效祖取起茶壺，斟了三盅茶。

丁天仁端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就在此時，從樓梯走上一個人來，這人不過二十出頭，身穿藍色長袍，頭戴緞帽，中間鑲一塊羊脂白玉，生得臉如傅粉，唇若塗朱，還有兩道修長的眉毛，一雙點漆般的眼睛神光清朗，稱得上是美男子，只是個子瘦小了些。如今正是隆冬，他手上却拿着一把朱竹金漆摺扇，這個樣子，一看就知道是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而且還是一位讀書相公。

因為只有文人，才扇不釋手的。那藍袍相公上得樓梯，茶博士自然很快就迎了上去，陪笑道：「公子爺只有一位嗎？請到那邊坐。」

他正待把藍袍相公領到空桌上去。

「不用。」藍袍相公冷冷聲道：「我是找人來的。」

他一雙眼神緩緩從一般茶客臉上掃過，一下落到丁天仁那一桌上，臉上才有了喜色，舉步走了過來。

丁天仁看他朝自己這桌走來，不覺朝他微笑點頭。

藍袍相公走到他面前，脚下忽然

一停，含笑道：「三弟果然在這裡。」

丁天仁聽他叫自己「三弟」，心中不禁一動，連忙站起身，抱抱拳道：「你……」

藍袍相公不待他說下去，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三師弟，我是你二師姐呀，不過我穿了男裝，你叫我二哥好了。」

丁天仁聽他說是自己的二師姐，心想：「不知她叫甚麼名字？」一面連忙接着道：「二哥甚麼時候到的，怎不早些通知我呢？」

藍袍相公淺淺一笑道：「我是臨時決定的，方才到客店裡去找你，說你不在，才姑且上茶樓來看看的。」

丁天仁道：「二哥快請坐下來，怎麼老站着說話？」

藍袍相公在對面空位上坐下，紀效祖給他斟了一盅茶。

藍袍相公低聲笑道：「三弟臉上差幸沒有易容，如果易了容，就找不到了。」一面右手一抬，問道：「這兩位是……」

丁天仁忙道：「二哥，我給你介紹，他是我義弟方虹，他是紅總堂紀堂主的堂弟紀香主效祖。」一面又朝紅兒、紀效祖二人道：「他是我二哥。」

他不知道二哥叫甚麼名字，只好不說了。

藍袍相公深深的看了紅兒一眼，含笑道：「你是三弟的義弟，自然也是我的義弟了。」



紅兒心中暗暗啞了一口，付道：「這人油嘴滑舌，不像是好東西。」

她知道丁大哥並沒有「二哥」，他如今改扮成王紹三，那麼此人準是王紹三的二師兄了，只好敷衍叫了聲：「二哥。」

丁天仁回頭問道：「二哥遠來，不知可曾聽到甚麼了？」

藍袍相公笑了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說道：「沒有呀，三弟可曾聽到甚麼了？」

丁天仁道：「二哥請用茶，回頭到客店裡再作詳談。」

茶樓酒肆，份子複雜，自然不好多說了。

藍袍相公點頭道：「三弟說得是，喝茶。」

拿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偏着頭，目光有意無意的看了紅兒一眼，臉上微有笑意。

丁天仁坐在他對面，自然看到了，心頭不由一動，暗道：「紅兒女扮男裝，大概給她看出來了，自己心裡可得有個準備才好，最傷腦筋的是自己不但不知她叫甚麼名字，連她底細，都一無所知。」

因此他不敢和她多說話，紀敘祖只是一名香主，有二公子、三公子在座，他自然不敢插嘴。紅兒因大哥沒有說話，她也不說話了。四個人只是各自喝着茶，沉寂了好一會。

丁天仁心裡又不禁有些焦急，這

必無忌看他自找台階，也不好再說，終究「瘦天王」宿無忌是成名數十年的人物，功力之高，勝過自己兩人甚多，這就回頭道：「三弟，咱們該走了。」

回到客店，必無忌另在丁天仁隔壁開了一個房間。店伙送來茶水，必無忌要丁天仁進入房中，就掩上了房門。

丁天仁不覺臉上一熱，低低的叫了聲：「二師姐。」

必無忌一雙秋波盯着他看了一眼，才低聲道：「叫我二哥就好。」接着抬了下手，說道：「三弟，請坐呀，我們有許多話要說呢！」

丁天仁依言在一張木椅上坐下。

必無忌把一張椅子移到他對面方坐下，低聲問道：「三弟，你查到了些甚麼，現在可以說了。」

丁天仁把此行經過，略為整理一下，就從上文如春說起，一直說到昨晚夜探觀音閣，聽到簡帳房和住持之間的談話，才知還有一個西莊，由一個叫任大總管的人主持，大概說了一遍。

必無忌一直在凝神細聽，一雙明亮的目光也一直盯在丁天仁的臉上，除了不時的領首，一直沒有說話，直等丁天仁說完，才低聲笑道：「前面一段，我已經聽副總護法說過了，昨晚又接到副總護法的指示，要我連夜趕來，和你見面，並且要你伺機去接掌

樣誰都不說話，豈不是太生疏了，但一時間又不知說些甚麼才好。這時樓梯上又走上一個人來。

這人又瘦又高，年在七旬上下，身穿半截黃衫，從膝蓋以下，赤露着一雙骨瘦如柴的小腿，足穿麻縷織成的草鞋，看去好像田坂間的稻草人的一般。

他敢情是喝醉了酒，滿面通紅，醉醺醺的衝上樓來，一下就在一張空桌上雙手按着桌面，大馬金刀的坐下，口中洪聲叫道：「伙計，給老夫泡上三壺烏龍茶來，要快！」

他目光一下轉到藍袍相公身上，忽然怪笑一聲道：「小伙子，昨晚跟蹤老夫來的，就是你吧？過來，老夫有話問你。」

他聲如夜梟，這聲怪笑，更是刺耳得難聽，話聲甫落，突然伸手朝藍袍相公凌空招了招手。

藍袍相公坐着的人，突覺一股極大吸力，把自己坐着的人，憑空拉了起來。

不，這股吸力把自己朝他拉了過去，心頭大吃一驚，急忙連起全身功力，沉氣站穩；但終究功力相差懸殊，縱然雙足站穩，還是被硬生生的朝前拉了過去。

這一情形，丁天仁也立即發覺了，口中大喝一聲，雙手迅速的互摩一下，就揮手一掌，朝兩人中間斜劈過去。這一下使的正是磨劍老人傳他的

西莊，我還在納罕呢，不知西莊是甚麼所在。經你這一說，我才明白副總護法的意思。」

兩人面對面促膝低語，從必無忌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幽香，和說話時口脂微度，坐在她對面的丁天仁真有如入芝蘭之室的感受，聞言愕然道：「副總護法是甚麼意思呢？」

必無忌笑了笑，問道：「你想想看，他為甚麼派我前來呢？」

丁天仁道：「小弟愚魯，還請二師明說。」

必無忌咬着下唇，看了他一眼，才道：「我不是說了，副總護法要你伺機去接掌西莊嗎？」

丁天仁點頭道：「是。」

必無忌強的輕笑道：「這就是了，西莊可不是咱們的地盤，副總護法派你去接管，你就可以三公子的身份去接管。」

丁天仁又應了一聲「是」。

必無忌嬌笑一聲道：「所以要我來協助你了，現在你應該明白了吧？沒有我，你如何混得進去？」

丁天仁心裡還是不明白，但又不好多問，就只好點了點頭。

必無忌接着又道：「師父不是要我跟三手真人學易容術嗎，副總護法的意思，大概就是要我給你易成西莊任大總管，才能堂而皇之的接管西莊呀！」

丁天仁瞿然道：「小弟忘了二師姐

「劍掌」，試想一道可以削得斷刀劍的掌風，可見它有何等鋒利了。但聽嘶然有聲，立即把黃衫老人招手發出的股強大吸力從中截斷。

被硬生生朝前拉去的，藍袍相公頓覺身上一鬆，吸力頓解，他已經使出全力，脹紅了臉，這時輕輕吁了口氣，說道：「三弟，真謝謝你。」

黃衫老人聽到一聲大喝，接着吸力突然被一道鋒利掌風截斷，先前還以為遇上甚麼高手，那知目光一注，才看清出手的竟然只是一個弱冠少年，一時不由驚地一楞，星宿海獨門神功「吸星手」，數十年來無人能破，此子小小年紀，居然一掌就截斷自己綿綿不絕的吸力，莫非是自己仇人門下不成？

心念閃電一動，人已隨着站起，舉步朝丁天仁走來，口中沉聲道：「小子，說，你是甚麼人門下？」

丁天仁還沒答話，藍袍相公滿臉怒容，叱道：「你是甚麼人？無緣無故驟然出手，這是甚麼意思？」

「老夫是誰？你們沒聽師長說過？」黃衫老者怪笑道：「好，老夫告訴你們，老夫就是人稱「瘦天王」的宿無忌，現在該你們說了，叫甚麼名字，是何人門下？」

兩人叫甚麼名字，對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何人門下這一句，因為丁天仁一掌破了他的「吸星手」，所以必須知道兩人的師父是誰。

精擅易容了。」

必無忌笑道：「你呀，出山之後，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我們只是同門而已，自然早就把二師姐忘了。」

這話丁天仁不好回答。

必無忌笑了笑又道：「我只是和你開玩笑的，對了，你這義弟方虹為人如何？你們如何認識的？」

她不待丁天仁開口，接着神秘一笑，又道：「三弟，我學的是易容術，甚麼人也瞞不過我的眼睛，她是女孩子對不對？三弟的情人？唔，你眼光不錯。」

丁天仁臉上一紅，忙道：「二師姐會了。」

必無忌道：「我那裡誤會了？」

丁天仁道：「不瞞二師姐說，她是咱們護法溫九姑的徒弟紅兒，溫九姑中毒逃走，是我把紅兒救出來的，她一時找不到師父，就暫且和我走在一起，因路上不便，才改穿男裝，化名方虹，說是我的義弟，如此而已。」

必無忌看着他似笑非笑的道：「只是如此而已？」

丁天仁道：「小弟怎敢欺騙二師姐？」

必無忌倩笑一聲道：「看你連臉都紅了。」

丁天仁問道：「二師姐，對西莊之事，我們該如何辦呢？」

必無忌眨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才道：「這件事以你為主，你有甚麼腹

藍袍相公微哂道：「這倒巧得很，你叫宿無忌，我叫必無忌，咱們同名不同姓，只有一字之差。」他一指丁天仁又道：「他是我義弟王紹三，至於我們師門，那就無可奉告了。」

丁天仁心中暗道：「她叫必無忌，不知是不是真名？」

宿無忌一雙細目迸射出兩縷精芒，打量着兩人，嘿然道：「你們不肯說出師門來歷，老夫一樣可以看得出來。」

必無忌（藍袍相公）道：「你待怎的？」

宿無忌嘿然乾笑道：「老夫一試即知。」

口中說着，突然雙手一抬，伸出兩隻又闊又大的手掌，五指勾屈，朝兩人抓來。

必無忌冷哼一聲，振腕一指，朝他左手掌心點去。丁天仁眼看她使的是「天絕指」，也立即振腕發指，朝他右手掌心點去。

「天絕指」發指無聲，不帶絲毫勁風，但宿無忌是何等人物，你們堪堪發指，他目光如炬，早就看出來了，雙手化抓為拍，朝左右一分，撥開兩縷指風，口中怪笑一聲道：「天絕指，你們兩個居然會是天絕子的傳人，好，好，老夫瞧在天絕子的份上，不和你們計較，坐下喝茶吧！」話聲中舉手把面前三壺茶倒在三隻飯碗裡，一口氣把滾燙的三碗茶喝了下去。

案沒有？」

丁天仁道：「副總護法既有指令，要小弟去充任那個任總管，只好隨機應變，到了那裡再說，二師姐如果有甚麼好主意，何妨說出來聽聽？」

「哈，三弟果然高明，本來我問你的，現在變成你問我了。」必無忌續道：「我說過，此行以你為主，我那有甚麼好主意？不過你說得也對，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方的虛實，自然談不上事先有周詳的計劃，那只好用隨機應變這四個字了。」

丁天仁欣然道：「二師姐同意小弟的意見？」

必無忌道：「只是有一點，必然先讓我見見這位任大總管才行。」

丁天仁道：「我也沒有見過他，今晚我們早些去，就可以見到他了。」

必無忌道：「最早也要三更才行，西莊一定有許多高手，絕不能打草驚蛇。」

丁天仁剛回到自己房中，門上就起了叩門之聲，過去拉開房門，只見店伙一手提着一壺水，連連躬身道：「小的是給客官沖水來的。」左手握拳連點了三點。

丁天仁看得方自一怔，心想：這伙計會是石老哥哥。這時耳邊已响起石破衣的聲音，說道：「小兄弟，你們商量的結果我都聽到了，今晚二更，你只管去辦你們的事，不論發生甚麼事故，你都不管用。」

必無忌一直在凝神細聽，一雙明亮的目光也一直盯在丁天仁的臉上，除了不時的領首，一直沒有說話，直等丁天仁說完，才低聲笑道：「前面一段，我已經聽副總護法說過了，昨晚又接到副總護法的指示，要我連夜趕來，和你見面，並且要你伺機去接掌



他沖好茶水，話也正好說完，回身往外走去。

丁天仁還想再問，剛以「傳音入密」叫了聲：「老哥哥……」

石破衣已經走在廊上，但他聲音又在耳邊响起：「你這二師姐可不簡單，你得小心應付。」

二更時分，丁天仁從後窗穿出，

剛闖上窗戶，突覺身後疾風颯然，急忙轉過身去，只見必無忌手持摺扇，依然青衫飄忽，站在夜風之中，一雙星目，閃着星星般光采，心中暗道：「她有這份輕功，可見身手極高了。」

一面低聲道：「二哥來得好快！」

必無忌輕聲道：「我一直在後窗等着，看你出來了，才出來的。」

丁天仁抬抬手道：「二哥請。」

必無忌嫣然一笑道：「你是主帥，應該你走在前面，何況我還是第一次來，路徑不熟，你不用和我客氣了。」

丁天仁抱拳道：「如此小弟有僥。」

口中說着，人已騰身掠起，但因不知必無忌輕功如何，只敢使出三成功力來，回頭看去，必無忌縱掠起落，緊隨自己身後，雖沒落後，但也差不多了。

片刻工夫，就已抵達觀音閣。他們是循着大路來的，大路橫貫東西，觀音閣在大路南首，相差還有一兩里路。

西莊却在大路北首，有一條寬闊

的沙礫道路，足可容得兩輛馬車並馳，兩邊種着參天古松，輕風徐來，吟聲細細。

丁天仁在快要奔近之際，就已收住身形，俯身從地上抓了一把沙石，等必無忌奔至，回身說道：「二哥，前面左首那條道路，就是通往西莊的路了。」

必無忌點頭道：「兩邊松樹茂密，我想他們不會沒有暗樁，我們要小心些才好。」

丁天仁道：「小弟省得。」

他依然走在前面，兩人捨了大路，朝北首一條路上走去。

這條路兩邊都有參天老松，枝葉茂盛，走在路上，只要你靠邊行走，在夜色之下，就很難發現，但反過來說，如果有人躲在樹上，暗中監視，你也很難發現他。

丁天仁走在前面，他如今功力精深，耳目何等敏銳，十丈之內，只要有人潛伏，那想瞞得過他，右手微抬，彈出一兩顆碎石，絲毫不露形迹，就可把數丈外的暗樁一一制住。

必無忌跟在他身後，目光左右打量，全神戒備，右手緊握着摺扇，準備隨時出手，但走了兩三里路，始終不見一點動靜，心中暗暗感到疑惑：「這條路通往西莊，不可能沒有佈置暗樁，如是對方有意放自己二人通行無阻，那麼準是另有埋伏了。」

她這樣一想，就越發小心翼翼，

耳目並用，凝神搜索，要知她究竟是女孩兒家，心思縝密，眼看丁天仁從容的走在前面，神態瀟灑，絲毫看不出他有緊張戒備之狀，但每隔一段路，就見他右肩微側，隨着右手似乎輕輕微抬動，先前也並不在意，但時間稍長，不禁引起她的注意，這才發現丁天仁每次右肩微側之際，耳中依稀聽到一絲極細的破空之聲飛射出去。

這聲音若非早就注意着他，用心諦聽，極難聽得到。必無忌櫻唇輕輕披了下了，心中不禁有了笑意，只是沒有說穿，默默的走着。

這條道路，足有八九里光景，一直通到一座莊院的左首。莊院前面有一片廣場，圍着高大的磚牆，看去極為氣派，但看不清牆內情形。

丁天仁朝必無忌打了個手勢，兩人悄悄朝莊院左首繞去。必無忌讓他走在前面，反正由他去開路，自己只需暗中留神戒備就好。

莊院中好像確實沒有甚麼戒備，兩人飛越圍牆，閃入左首一條長廊，只看到前面石階上站着兩個人，那自然是值夜的莊丁，但相距已有七八丈遠，看到的只是背影而已。

必無忌悄聲道：「三弟，你知道姓任的住在那裡？」

丁天仁道：「不知道，我們從前進找進去，總會找到的。」

必無忌輕輕攢了下眉，說道：「這樣會驚動其他的人。」

「這是第一道手續，必須先把臉上油垢拭乾淨了，才能上易容藥物。」

丁天仁心中暗道：「幸好石老哥哥易的容，就是用洗容劑也拭抹不去的，不然就要露出原形來了。」

必無忌纖纖玉手拿着棉花仔細的拭了一陣，一雙秋波只是一霎不霎的叮在他臉上，心中也在暗暗嘀咕着：「他臉上並沒經過易容，否則洗容藥水怎會洗不去的呢？難道是自己多疑了？他真是三師弟。」

心中想着，却也不好再拭下去，這就開始替他易容，好在有任貴坐在邊上，有現成的樣本，只要依樣葫蘆，自然較為容易，不過一會工夫，就低聲道：「好了，現在可以睜開眼睛來了。」

丁天仁睜開眼來，故意訝異的道：「這麼快就易好了？」

必無忌笑孜孜的遞過一面小銅鏡，說道：「你自己看看，像不像？」

丁天仁接過小銅鏡，仔細的瞧了一陣，故意笑道：「二哥真是神乎其技，不過蓋茶工夫，小弟就變成了任大總管，簡直像極了。」

只要是人，誰不喜歡當面奉承？必無忌收起盒子，斜睨着他，輕笑道：「三弟出來沒有多少日子，幾時把一張嘴也學甜了？」一面從身邊取出一張面具，又道：「你快戴上了，我們該問他話了。」

丁天仁接過面具，覆到臉上，然

丁天仁道：「我們只要小心些。萬一遇上人，都把他們制住了就是。」

必無忌心想：「你好大的口氣，西莊不乏能手，你真能一把他們制住，幹麼還要夜晚才來探莊？」一面忙道：「這樣不行，我們還是找個人問問，就不用到處亂闖了。」

丁天仁點頭道：「這樣也好，我們過去。」

西莊共有五進房屋，一排九間，除了正屋，還有不少房舍，光是第一進，就院落重重，覆蓋極廣，兩人沿着長廊走了一段路，才看到前面轉角上，站着一名持刀的莊丁。

必無忌低聲道：「快制住他。」

「不用。」丁天仁回頭笑了笑，就從容迎着莊丁走去。

那莊丁驟見二人，方是一怔，正待喝問，丁天仁已經開口了：「這位管家，咱們是上面來的，有事要見任總管，他住在那裡？」

那莊丁眼看二人年紀不大，都穿着長衫，不像夜行人，尤其聽說是上面來的，他雖然不知「上面」是甚麼人，但準是總管的上面了，一時那敢怠慢，連忙抱拳道：「總管住在第二進，小的這就去通報管事。」

總管下面，應該有幾個管事，他才能稱總管。

丁天仁搖手道：「不用，咱們是有機密大事要見任總管，不能讓很多人知道，就由你領我們去好了，任總管

後用手掌輕輕貼勾。

必無忌道：「好了，你可以解開他的穴道了。」

丁天仁正待解開任貴穴道，突聽有人輕輕叩着房門，响起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說道：「任總管，小婢給你送宵夜來了。」

丁天仁朝必無忌打了個手勢，示意她快去拔開門門，一面學着任貴的聲音說道：「進來，門沒有門。」

在他說話之時，必無忌早已閃到房門左邊，輕輕拔開了門門。

房門呀然開啓，一個身穿淺綠衣裙的女子一手提着食盒款步跨進房門。

這綠衣女子年約二十三、四，長得眉目如畫，甚是俏麗，但也十分機警，跨進房門，看到任總管一手拿着水煙袋，連看也沒看她一眼，便已感覺到不對，不覺神色微變，正待退出。

必無忌早已從旁閃出，一下搶到她身後，冷冷的道：「進去。」

綠衣女子急忙朝前跨出兩步，倏地回過身去，這一轉身，看到房門左首還有一個人，不覺望着必無忌，吃驚的道：「你們是甚麼人？我只是一個下人，給總管送宵夜來的。」

必無忌道：「放心，我們不會難為你的。」振腕一指，點了過去。

綠衣女子身形一偏，讓過指風，一面說道：「你們把總管怎麼了？」

必無忌看她居然避開自己一指，

莊丁走近門前，就腳下一停，回身道：「總管就住在這裡，未奉呼喚，小的不敢進去，二位請吧！」

丁天仁伸手點了他穴道，和必無忌打了個手勢，迅速越過小天井，掠上石階，就朝右首有燈光的窗下掩去。

這三楹房舍，中間是堂屋，敢情是大總管的起居室。右首一間正是他

好不會責怪你的，還不快在前面領路。」

那莊丁聽他這麼說了，只得應了聲「是」，躬身道：「二位那就請隨小的來。」

他領着二人轉出長廊，來至一處腰門，伸手在門上叩了兩下，木門啓處，裡面有兩名持刀壯漢，看到莊丁身後跟着兩人，正待問話。

丁天仁冷聲道：「我們是上面來的，要見任總管。」一面朝莊丁吩咐道：「你只管走在前面領路。」

一面在說話之時，早已出手點了兩名壯漢的穴道。

進入腰門，走在最後的必無忌就回身掩上了木門。莊丁不敢多說，領着二人從走廊穿過一重院落，路上自然又會遇上站崗的莊丁，都由丁天仁答話，制住了穴道。

一會工夫，來至一處小有花木之勝的一處院落，小天井北首一排三間房舍，只有右首一間窗櫺中隱隱透出燈光。

莊丁走近門前，就腳下一停，回身道：「總管就住在這裡，未奉呼喚，小的不敢進去，二位請吧！」

丁天仁伸手點了他穴道，和必無忌打了個手勢，迅速越過小天井，掠上石階，就朝右首有燈光的窗下掩去。

這三楹房舍，中間是堂屋，敢情是大總管的起居室。右首一間正是他

的臥室，佈置相當精美，這時臨窗一張太師椅上，任大總管翹着二郎腿，手捧白銀水煙袋，正在悠閒自得的吸着水菸。

他正是樂山山莊的總管任貴，一點不假。

丁天仁回頭朝必無忌低聲道：「二哥，我們進去。」

必無忌點點頭，就朝中間堂屋走了進去。右首門口，掛着一道棉帘，必無忌掀帘走入，口中叫道：「任大總管。」

丁天仁跟在她身後低聲道：「二哥，他已經被我制住了。」

必無忌聽得一怔，問道：「你甚麼時候出手的？我怎麼沒有看到？」

丁天仁笑道：「我在窗下就給了他一指。」

必無忌道：「那好，你快去掩上窗戶，我們立時動手。」

丁天仁依言過去掩上了窗戶。

必無忌很快的掩上了房門，一面低聲道：「你快坐下來，閉上眼睛，我好給你易容。」

丁天仁聽得心裡暗暗好笑，你的易容術，未必比我高明多少，當下就在一張椅子上端正坐下，依言閉上了眼睛。

必無忌從身邊取出一個易容盒子，打開放到桌上，取起一個小瓶，旋開瓶塞，擲了一小塊棉花沾着藥水，在丁天仁臉上輕輕拭着，一面說道：



心中暗道：「看不出這丫頭身手居然不弱。」右手又是一指點了過去，口中哼道：「你給我倒下去。」

綠衣女子身子再次一偏，放下食盒，冷笑道：「憑你剛才這兩指，我真不敢相信任總管怎麼會被你制住的？」口中說着，雙手乍發，揚起一片錯落指影，朝必無忌搶攻過來。

她因在總管房中發現了兩個敵人，是以急欲奪門而出，出手居然十分勁急。

必無忌心中不禁有氣，暗暗哼道：「我不把你擊下，就不姓必了！」

就在此時，耳邊响起丁天仁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哥，這丫頭並不簡單，最好和她多打上幾招，也許可以看出她拳腳路數來。」

必無忌心頭暗道：「是啊，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心念轉動，雙掌開闔，迎着對方攻出。

兩人這動上手，一個是情急拚命，只希望逼開對方，奪門而出。一個是有意和她纏鬥，想看看她的路數。因此四隻纖手，忽拳、忽掌、忽指、忽肘、忽攻、忽拒、忽拂、忽拍、忽踢、忽掃、忽閃、忽旋，兩條人影，你進我退，宛如穿花蛺蝶，越打越快，幾乎敵我難分。

必無忌先聽了丁天仁的話，要看看綠衣女子的拳腳路數，才和她纏鬥的。那知打出十幾個回合，才知自己輕估了她，對方一身武功，竟然

和自己並無多讓。有了這一發現，自然收起輕敵之念，指掌交擊，加緊施為。

這一來，對丁天仁倒是收穫非淺，一來可以藉機看清楚必無忌的拳掌路數，二來也可以看到綠衣女子的武功來歷，自然要用心觀看，心無旁騖。

突聽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小兄弟，該你出手了，此女真正身份，極可能還在任貴之上，不可讓她走脫，必要時就只好讓她服一顆迷信丹了。」

這是石破衣的聲音。

丁天仁眼看必無忌和綠衣女子已打出三十多招，元是難分勝負，這就身形一晃，朝二人中間閃入，口中叫道：「二哥可以住手了。」

左手連彈，點了綠衣女子三處穴道。必無忌正在欲罷不能，聞言後退了一步，不信的道：「三弟，你制住她了？」

丁天仁微微一笑道：「二哥是正面對敵，吸引她的注意，小弟是乘隙出手，攻其不備，才能一舉得手了。」

必無忌迅速掩上房門，氣憤的道：「你說得不錯，我看這丫頭決不是一般下人。」

丁天仁含笑笑道：「任貴雖是這裡的大總管，但究非他們自己人，此女名義上只是一個丫頭，實際上極可能是

他們上面派來監視他的。」

必無忌聽得暗暗點頭，目視丁天仁問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丁天仁望着她，沉吟道：「如果我的推想不錯，那麼此女關係重大，就算嚴刑逼供，我想她一定不會說的，既不能殺，又不能放，實在棘手得很。」

必無忌道：「就是咯，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才行。」

丁天仁一直盯着她沒有說話。

必無忌臉上一紅，嘆道：「你老是看着我作甚麼，怎麼不說話呢？」

丁天仁道：「我在想，不如由二哥來改扮她……」

必無忌道：「方才我也想過，只是我連她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

丁天仁道：「只有慢慢的來，過上幾天，也就可以摸熟了。」

必無忌問道：「那麼這兩個人在呢？」

丁天仁道：「先把他們放到後面去（臥室後面還有一小間貯藏室，只要找到溫護法，她身邊應該有迷信丹。）

必無忌道：「你不是說溫護法中毒逃走，目前那裡去找她？」

丁天仁道：「所以我說過幾天咯，大概過幾天時間，總會有她的消息了。」

必無忌道：「好吧，就只好這樣了。」

她在椅上坐下，立即取出銅盒，

一手拿着小銅鏡，在自己臉上易起容來。

丁天仁站在她身邊，一霎不霎的仔細看着她易容，心中暗道：「石老哥哥說得不錯，易容一道，雖然大同小異，但從手法看來，石老哥哥教的就比她精細多了。」

水晶簾下看梳頭，已經是夠香艷了；但在燈下看美人易容，該是更香艷了，丁天仁盯着她正看得入神。

必無忌輕啞道：「三弟，你……」

「啊！」丁天仁臉上一熱，忙道：「小弟從沒見過易容，正想偷學一手呢！」

必無忌迅快易好容，收起盒子，一面說道：「你想學？」

丁天仁道：「二哥肯教的話，小弟自然想學了。」

必無忌道：「行走江湖，學會易容術，自然有很大的用處，我教你沒有問題，只是易容藥物，我不會配製，只好等我回去找義父配好了再給你。」

丁天仁故作喜色，忙道：「多謝二哥。」

必無忌站起身，一手夾起綠衣女子，往裡首一間走去。一會工夫，她已經換上綠衣女子的衣裙，從裡間走出，說道：「現在可以問話了，我就站在這裡，裝作穴道受制，然後你去解開姓任的穴道，要他從實說來。」

丁天仁問道：「他肯說呢？」

「你這人！」必無忌輕嘆道：「問話

就要使點技巧，你不會動動腦筋？」接着以「傳音入密」說道：「只要如此如此，她如果是他上面派來的人，絕不敢讓她受到傷害，就會乖乖的說了。」

丁天仁喜道：「二哥這法子不錯。」

必無忌低聲道：「那就開始了。」

丁天仁點點頭，抬手先點了任貴四肢穴道，然後解開他原先受制的穴道。任貴身軀一震，倏地睜開眼來。

丁天仁手中拿着必無忌的摺扇，站在任貴面前冷冷說道：「任大總管，你如果識時務的，就該好好和我合作。」

任貴發現自己四肢受制，絲毫動彈不得，同時也看清自己面前站着一個青衫中年漢子（丁天仁經必無忌給他易容之後，又戴上了一張面具）正在向自己問話，離房門不遠，站着呆若木雞的青雲，心頭暗暗吃驚，問道：「閣下是那一方的朋友？」

丁天仁微哂道：「現在是我在問你，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只要回答我問你的話就好。」

任貴眨着眼睛，問道：「朋友要問甚麼？」

丁天仁道：「你是這裡的大總管，那麼你們莊主是誰？」

任貴道：「且慢，在下可不可以先問朋友兩句話？」

丁天仁冷聲道：「是我在問你，還是在你問我？」

任貴道：「在下落在朋友手裡，自然是朋友在問我了，但朋友要在下和你合作，有問必答，那就要朋友先回答我兩個問題，在下認為值得，才會答你所問。」

丁天仁道：「好吧，你說說看，是那兩個問題？」

任貴道：「第一、在下回答了朋友的話，朋友是否會放了在下？」

丁天仁道：「第二呢？」

任貴看了綠衣女子一眼，說道：「她只是一個下人，希望朋友先放了她。」

丁天仁心中暗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這女子身份相當特殊，不然，一個下人，他何用在此時此地提出先行釋放她的話來？」一面點頭道：「我問完就走，自然不會難為你們，但若有半句虛言，那就莫怪我出手無情。」

「一言為定。」任貴爽快地道：「朋友問吧，只是在下不知道的，那是真的不知道了。」

丁天仁道：「我方才已經問過了，你們莊主是誰？」

任貴苦笑道：「朋友第一句話在下就答不上來了，這裡莊主是誰，在下的不知道。」

丁天仁哼道：「你身為大總管，連莊主是誰都會不知道，這話有誰能信？」

任貴苦笑道：「說出來確實沒有人

會相信，但這是事實，在下擔任這裡總管，不過三個月時間，從來沒見過莊主一面，也沒人跟在下提起過莊主二字，朋友不信，在下也沒話可說。」

丁天仁問道：「你也沒去找過莊主？」

任貴道：「在下並沒甚麼事要去找莊主的，真要有事，莊主會在左首那間房中的桌上留下字條，但那間房只是一間空屋，從沒住人，就是全莊五進數十間房舍，在下也都去看過，並沒莊主住的地方，可見莊主並沒住在這裡。」

丁天仁道：「那麼莊上有些甚麼人呢？」

任貴道：「莊上除了在下，還有三個管事，一個叫田進財，是管帳的，一個叫何祥生，是管莊丁的，一個叫李長發，是接待賓客的，此外就是些僕傭了。」

丁天仁道：「川西有許多武林同道，無故失踪，都是西莊所劫持的，可有此事？」

任貴忙道：「沒有，真的沒有，如果有這種事，在下不會一點都不知道，咱們莊上只有一個總管、三個管事，就是有通天本領，也是辦不到的事，朋友如果是查究這件事來的，西莊雖有數十間房舍，在下可以領你朋友一間間的去看看。」

丁天仁看他說話的神情，似乎不像有假，心中不禁有些動搖起來，問

道：「任總管到這裡來，不過三個月時間，那麼三個月之前，在那裡高就？」

任貴道：「在下從前是在樂山山莊擎天手金老爺子莊上擔任總管的。」

丁天仁問道：「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任貴道：「在下跟隨金老爺子快二十年了，在四川地方上，不論官府或是黑白兩道，差不多都有個認識，這裡莊主是做大買賣的，有些地方，就要打通關節，所以就屬意在在下，在下年過半百，總不能當一輩子總管，當然希望有優厚待遇，積些錢，作為防老之用，就這樣到這裡來的。」

丁天仁眼看要問的全問完了，却問不出一點所以然來，這點點頭道：「好，我相信你，現在我還要問問這丫頭，你給我老實些，不論我問甚麼，她說甚麼，你都不許開口，否則我就殺了你。」

任貴忙道：「在下不說，在下不會插口的。」

丁天仁條地回過身去，左手朝綠衣女子身上一拂，右手摺扇同時輕輕敲落，他左手一拂是解開她先前受制的穴道，右手摺扇却是重新點了她兩處穴道，這樣她可以開口說話，但身子依然動彈不得。

這綠衣女子自然是必無忌喬裝的了，她穴道一鬆，忍不住睜開眼來，但她只是惡狠狠的看了丁天仁一眼，很快又閉上眼睛。



## 上文提要：

八方和尚到鏢局找君不畏，而君不畏因中了宋心兒施毒受傷，尚未痊癒，却裝着沒有中過毒的樣子出現，八方和尚愕然，不敢貿然出手，自知不敵，詐作傳訊，約十日後在望月谷決戰，勿忙離去。此事被石小開知道，便專誠到東王廟拜訪，邀刀聖等去賭坊賓舍居住，其目的志在狎弄宋心兒，宋心兒將計就計，約同彭朋協助，用毒將石小開迷倒，然後請石不全來現場觀看，証實他兒子欲非禮她……



文圖 疾飛 辛可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 浪子出馬

兩父子伺機報復 刀聖等四人死亡

石不全叱道：「江湖上有許多事情已經不能硬幹了，以後你們得多用用腦筋。」

石不全不走前門，他由兩人抬着從賭坊的後門回大宅院，一路上罵不絕口。

宋心兒一路上笑着回到東王廟。

也真巧，八方和尚睡着了，蘭兒剛剛走到廟門外，忽見黑暗中奔來三個人，她機靈，立刻躲在暗中瞧，她發現三個人往廟內走去，這不是老爺請去的三個人嗎？

蘭兒心想：「他們三個怎麼半夜回來？」

她溜到後牆窗下聽，果然她聽得吃一驚，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呀！

「洪老，這一趟你到南邊來，你撈些甚麼？」宋心兒的話是愉快的。

洪巴道：「先是丁一山那小子，太湖他們混不下去了，跑到海上找目標，被姓君的斷了財路，他給我銀子一千兩，要我除掉姓君的，嗨，想不到姓君的是傳言中的『地龍』，老夫丟不起這個人，才與二位聯手，真是的……」

他未說下去，却聽得宋心兒道：

「洪老，咱們同八方和尚再合作，只不過銀子如何分呀！」

彭朋道：「我們聽洪老的。」

洪巴道：「不，點子是你二位出的，我聽二位的。」

宋心兒吃吃一笑，道：「那好，咱們三三九，每人三千兩，餘下一千就給八方和尚了。」

洪巴當然點頭同意，銀子三人當時就分了。

那八方和尚還在呼呼大睡。

他真個果壞了，那麼狠狠的幹了一個多時辰，他如今睡得可也酣又香，鼾聲就如同打雷一般，夜間聽得特別清楚。

石小開又活了，只不過當他明白自己上了宋心兒的當以後，他冷笑了。

他應該發火生氣才是。

石小開不是個沒有腦筋的人，有關這一點，他爹石不全最清楚，所以石不全有許多大的方針都會同這個寶貝兒子商量。

石小開明白一件事，他知道宋心兒他們不會馬上離去，因為宋心兒與洪巴等已與君不畏約定，他們要在望月谷大對決。

江湖上有個不成文的慣例，那便是雙方有約就得赴約，否則失約一方就別再混了。

石小開算日子，十日後的望月谷是個月明之夜，雙方必然各有準備，那麼，他為甚麼不守在暗中撿拾便宜？

石小開冷笑，他心中也在思忖，石家的銀子也是你們這兩批人可以伸

先出聲。

雖然沒有人出聲，却聽得冷笑聲連連。

君不畏沒有冷笑，他的樣子很平淡。

僵持只是剎那間，洪巴當先開口。

「算個人物。」

君不畏道：「我是人物，你就是狗屎。」

洪巴冷哼，道：「老夫明白你的意思，不錯，我們以四對一，其目的就是要取你性命，因為老夫輸不起，數十年的風雲江湖，不能由你這小子一馬掃。」

君不畏道：「長江總是後浪推前浪，你不能永霸刀藝稱老大。」

洪巴道：「殺了你老夫依然『刀聖』之尊。」

君不畏道：「即使你勝了，你仍然不是自己一人之功，你應該明白這一點。」

洪巴道：「就算你知道老夫敗在盜名吧，你已消失在江湖中了，嘿……」

八方和尚道：「洪老，動手吧！」

他踏前一步，又道：「倒是想不通，你這小子這幾天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君不畏道：「你以為我躲在甚麼地方？」

八方和尚道：「你必然受了傷，你必然……」

好。」

快半夜了吧！

已經半夜了，苗小玉數着指頭算一算，她自言自語的道：「難道不是今夜？是明天夜裡？」

她伸頭看窗外明月，又自言自語：「也許，唔……也許自己緊張得把決鬥的日子記錯了。」

於是，苗小玉把黑妞召過來了。

「他仍然睡得很好？」

黑妞道：「一動也不動，睡得真酣，大概傷養好了體力需要恢復才這樣吧！」

苗小玉道：「都過了三更天了，妳去睡吧！」

君不畏早就站在望月谷內一塊突出的大石上了。

他才剛剛站定，附近傳來沙沙聲，深草叢波動下，冒出四條人影。

不錯，八方和尚已站在君不畏的左邊三丈遠處。

「刀聖」洪巴冷凜的站在君不畏的正前方，臉上一副孤傲的冷態，他每次對敵總是冷傲的，因為他已冷傲了數十年。

彭朋與宋心兒却併肩站在君不畏右方，兩個人這時候還手拉手，好像不是來拚命，與賞月的一對情侶差不多。

五個人照上面了，可是誰也未曾

手索要的，看吧，叫你們連本帶利吐出來，我石小開還要索你們的命。

石小開把這事也對他爹石不全仔細的報告，於是，石不全也笑了。

就在這時候，蘭兒來了。

蘭兒本來躲在東王廟後面偷聽宋心兒三人的話，她越聽越害怕，知道不能再留下，便匆匆的趕回城裡來了。

蘭兒把聽到的話向石小開仔細的說了一遍，當然她不會把她同八方和尚那一段向石小開提說的。

石小開聽得蘭兒的話，對蘭兒大加讚賞，只不過當他聽得宋心兒三人已把訛詐去的一萬兩銀子分了贖，他忿怒得直咬牙。

這幾日小風城似乎風平浪靜了，而且平靜得出奇。

平靜得有些過份便會令人有窒息之感，如果說「山雨欲來風滿樓」也許較為合適。

君不畏在苗小玉的體貼服侍下，他不但傷已痊癒，而且精神比之以前更旺盛。

苗小玉十分關心八方和尚曾經留下的話。

八方和尚約門君不畏於十日後的半夜子時，在東王廟後面的望月谷決一死戰。

苗小玉算日子，應該就在今夜，她苦惱了。

君不畏却並未放在心上，這一天他吃得更多，也笑得更多，就好像他把決鬥的事忘記了。

苗小玉不能阻止決鬥的事，她唯一能做的便是希望同君不畏一齊去赴約。

苗小玉很憂心，就如同她哥哥苗剛一樣，很想同君不畏一齊前往。

苗剛相信，他鏢局的力量也不容忽視，至少也可以幫助君不畏壓住陣腳攔下一半敵人力量。

苗剛一人便可以抵住八方和尚，如果苗剛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戰術，他可以纏住八方和尚。

跨海鏢局上下是一心的，只因為君不畏對鏢局的貢獻，令鏢局的人感動，便也使得大伙這幾天心神悶得發慌。

苗家兄妹想不出辦法，大伙全都乾瞪眼。

君不畏自在，他吃過晚飯便躺在床上了，他好像忘了有決鬥這回事了。

全鏢局只有他一個人睡得着。

苗小玉急得直搓手，苗剛不時的往外望。

苗小玉見君不畏睡得酣，她便只得回轉自己房裡，只不過她又不停的命黑妞在窗外偷偷窺探君不畏的床上。

黑妞總是回答：「君先生睡得很



他手指宋心兒，又道：「你難道沒有中宋姑娘的毒？你是怎麼躲過的？」

宋心兒接道：「你應該在不知不覺中毒發身亡的，你是怎麼躲過這一劫的？」

君不畏道：「你們不是已經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了，我是『地龍』，地龍本身就有百毒不侵的本能。」

宋心兒叱道：「那是真正的毒蟲，你不是，你仍然是個人。」

君不畏吃吃一笑，道：「宋心兒，妳好絕情呀，咱們曾經一張床呀，妳對我是那麼的溫馴，妳的動作是那麼的叫入終身難忘，妳的那股子騷勁，令我難以抗拒，妳的全身白淨異於常人，妳的……」

彭朋氣得面色泛青，宋心兒厲叫一聲，道：「你……不要再說了。」

君不畏道：「我說的全是實話呀，妳……」

宋心兒叱道：「此一時也彼一時，那時候我的心也交給你了，可是你却對我虛虛實實，你可曾聽過那句傷感的話嗎？你以為我無情無義對你下毒手嗎？」

她緩緩的舉首望着明月，口中喃喃的道：「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

君不畏聽得清，他嗤之以鼻道：「妳狗屁，妳都想要我的命了，妳還拿情逗我呀，哈……」

宋心兒道：「你真的叫浪子，你怎麼和敵人同歸於盡的樣子。」

另一面，宋心兒七刀刺空，反手一把毒粉洒出手，她口咬一刀，右手一刀平地撞向君不畏。

這二人來得凶狠，任誰也知道要趕快躲。

君不畏不躲，而且還一頭穿過那片毒霧迎上宋心兒。

「轟！」

「啊！」

「轟！」

聲音起自連串，只見宋心兒落地就倒，她的右足好像挨刀了。

她未站起來，却也回頭擲出刀一把：「打！」

「噹！」

君不畏撥落射來的刀，他剛旋身，頭頂上一串珍珠套下來。

君不畏本能的舉臂去撥，却被珍珠套上左臂了。

八方和尚用力收，君不畏懸空而被帶向半空中。

好一隻巨靈掌就快擊中落下來的君不畏了，便在這時候，大石後一團人影也飛出來了。

是的，「刀聖」洪巴就在此絕佳時候出手了。

「殺！」

好一聲厲吼出自洪巴之手，半空中往下沉的君不畏右手尖刀疾削，他削中那隻欲擊打他的巨掌。

知道甚麼叫愛之深恨之切的道理，你……是個聰明的豬。」

君不畏突然厲聲道：「妳是黑道毒羅利，我乃北地一浪子，咱們逢場作戲還可以，玩真的，妳忘了我是浪子呀！哼，妳不是身邊又有這麼一位男不男女女的俏郎君在陪着你嗎？」

彭朋早就忍耐不住了，他厲吼如虎，道：「老子斃了你這畜牲。」

他的人隨着叫聲已彈向半空中，半空中也傳出「嘩嘩啦啦」的算盤聲。

君不畏上過他的當，君不畏知道彭朋的算盤子中有炸開花的鐵珠子，上一回在東王廟一戰，他差一點被炸死，就爲了這回事，他這幾日想得多。

君不畏乃擲鏢高手，他的擲鏢可以淵源於百年前的神鏢將勝英。

君不畏當然苦思着如何破解彭朋的算盤子兒。

此刻，彭朋的算盤子尚未射出，而君不畏却已錯身往後躲。

他不會往前方，前方站着老洪巴。

他也不會往左閃，八方和尚等在那兒。

彭朋彈落在大石上立刻又往君不畏撲去，便也聽得「叭」聲傳出。

於是，君不畏忽然迎着射來的一溜星點回撲上去。

君不畏的左手便在此時抖出一隻小小長形布袋，那麼準確的便把空中

「卡！」

「唔……」

八方和尚的右手不見了，好一股鮮血標出來。

射來的幾點黑星收進他的布袋中了。

他不只是把射來的星彈收入布袋，且在他尚未落地而快要落地的剎那間，布袋忽然又抖散開來，一片星芒射向左側的八方和尚。

「打！」

八方和尚本欲出手，見一片黑星射來，他掄動手提鋼唸珠便打。

只聽得叮噹聲中傳來一聲爆炸，「砰！」

「啊……」

八方和尚以手捂住半張紅面皮疾退又閃，利時間鮮血自他的手掌外溢，只差未炸瞎他的眼。

這只是一個來回起落間的事，君不畏又掠過重撲過來的彭朋，便也撩起一蓬血雨在他的身後標向空中，只聽得彭朋殺豬也似的一聲尖嚎：「噢！」

君不畏的一刀反手切在彭朋的後背上，入肉一寸深，那一刀任誰也看得出，君不畏不要姓彭的活了。

「俏郎君」彭朋往地上歪着，但他手中的算盤子兒却像連珠炮也似的抖出來了。

只不過君不畏的閃躲很妙，而且也用手中布袋收了不少，直到彭朋一聲咒罵：「你娘的老皮……噹……」

「毒美人」便在此時奔向俏郎君，她急叫：「阿朋！」

彭朋戟指君不畏大叫：「殺了他！我不要這小子再活，去，殺了他呀！」

勉強。

宋心兒抱腿尖嚎，大罵君不畏狗東西。

彭朋已死去活來五次之多，他手中空抖着算盤架，這時候他已罵不出聲音了。

八方和尚痛得站站坐坐，悔恨自己爲甚麼舉手去打人，如果他只以雙手緊抓唸珠狂摔，君不畏就拿他沒辦法，非被他摔死不可。

他悔恨也咒罵。

只有洪巴沒出聲，他正取出隨身刀傷藥爲自己的傷處敷藥，只要少流血，他就會有救。

四个人如此痛苦的掙扎着。

宋心兒開口說話了。

她抬頭看看天色，道：「和尚，你也別再回去了，東王廟還給那幾個和尚吧。」

八方和尚道：「爲甚麼？」

宋心兒道：「你如今受了重傷，你難道就不怕小風城石家的人找去？」

八方和尚楞了一下，道：「這倒是忘記了。」

宋心兒道：「洪老，你也快快離開此地吧！」

洪巴道：「妳說得對，我們都不能再住下去了。」

彭朋道：「親愛的……我……」

宋心兒道：「不用愁，咱們慢慢的

宋心兒看着彭朋的背上一刀，她的面皮也變了。

宋心兒高舉着雙手，她不用看，雙尖刀已往君不畏奔上來了：「我跟你拚了。」

不只是宋心兒，八方和尚也撲上來了。

君不畏大聲的笑，道：「洪老頭，你怎麼還不出手。」

洪巴沒出手，他一直在看，他發覺君不畏有了長進，君不畏怎麼會想出以布袋把彭朋的算盤子兒收去。

洪巴當然也聯想到，君不畏既然想出辦法破解算盤子兒的爆炸，他就一定想到防護宋心兒的毒，那麼，他也許已想到如何對自已下刀了。

洪巴就是想得多。

他本來的好奸巨猾，當然就會把事情先想通。

江湖上既會用腦筋又會出刀的人，這個人就會命長。

洪巴今年六十了吧！

君不畏呼叫洪巴，並未把洪巴叫得出刀，反而洪巴往大石後面退，他好像是準備逃走了。

空中再一次响起「叮噹」之聲，閃掠中君不畏發覺不見洪巴了，他不由心中一緊。

八方和尚真狠，流着滿面鮮血，雙手抓緊鋼唸珠便直往君不畏的頭上套去，他的前身大敞開，那光景便是

走，咱們先治一治身上的傷，我身邊有的是刀傷藥。」

八方和尚過來了。

他舉着斷臂急道：「宋姑娘，快呀，快先給我治一治傷，我快把血流光了。」

宋心兒道：「應該的，你看你這斷臂多麼厲害，鮮血就像泉水一般流不停。」

宋心兒自懷中摸出一把藥粉，她力用的按在八方和尚的傷處，便聽得八方和尚吸大氣的道：「唔……不痛了，不痛了，好涼爽啊！」

宋心兒吃吃一笑，道：「和尚，我爲了減少你的痛苦，才使用我的蝕骨奪命粉，你馬上便一點痛苦也不會再有了。」

八方和尚還未聽出宋心兒的話，他點頭。

只不過點了兩三下，立刻欲跳起來，大叫：「甚麼？蝕骨奪命粉，妳……」

宋心兒冷笑了。

八方和尚欲揮拳，但他的左臂已很難再提得起來，他厲吼：「賤……人……妳……」

宋心兒道：「和尚，你又何必活得殘缺不全吶，我可是爲你好，你少受罪呀！」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轟！」



八方和尚好大的軀體往宋心兒壓過去，但宋心兒往一邊閃兩尺便躲過了。

洪巴不爲所動，他只是淡淡的道：「這樣也好。」

宋心兒道：「洪老，你不以爲我殘忍吧！咱們這是不是相殘？」

洪巴道：「老夫見過的場面多了，這又算得了甚麼？」

宋心兒似乎滿意的一笑，她伸手去八方和尚的袋中摸去，而且很快的摸出一把銀票。

她笑得很甜，道：「和尚，你用不到這些了，我爲你收下了。」

真叫毒美人，果然毒得可愛又可恨。

彭朋對洪巴道：「洪老，你要不要分一些。」

洪巴忙搖手，道：「不用，不用。」

「哈……」這一聲笑真嚇人。

笑聲本來是好聽的，任何一種笑，除了奸笑冷笑令人不悅之外，別的笑都應該很好聽，但此時傳來的大笑不但不悅耳，甚至還令人毛骨悚然。

「誰？」

宋心兒忘了傷痛，懷中暗暗摸了一把毒粉。

彭朋雙目四下瞧，却甚麼也沒有看到。

結局。

其實他早應該想到免不了這樣的結局，因爲他的生命早就與刀結合爲一了，有道是「瓦罐不離井邊破」，玩刀的就該死在刀下。

\* \* \*

現在，石小開聳聳雙肩，提刀站在彭朋面前了。

石小開也一樣的向彭朋伸手，道：「拿來。」

彭朋連眼皮也未抬一下。

彭朋是跌坐在一片尿水上，目光下看不真切，宛似坐在一片尿水上。

他的手中握了個空空如也的算盤架子，架框閃着微弱的光芒，如果不細看，誰也不知道他手上拿的甚麼玩意兒。

石小開忿怒了。

石小開的東洋刀就快要戳中彭朋肩窩了，石小開是要把彭朋那彎曲的上身戳正，因爲這時候他是在耀武揚威，形勢上他也是站在不敗之地。

他的刀尖頂中彭朋了，而且也快把閉目不動的彭朋頂得上身往後歪。

只不過彭朋仍然閉着雙目，而且嘴巴半張，這樣子看來他就如同死了一樣。

石小開就一楞，還以爲彭朋真的死了，於是……

於是他微抖着上身嘿笑了。

他當然是得意的笑了。

石小開笑，他的東洋刀就快收回

洪巴看到了，因爲草坡中有一團黑影出現了。

漸漸的，三個人全都看到了，只見兩個大漢分兩邊抬着一張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不用多猜就知道此人是誰了。

是的，石不全來了。

石不全的兒子石小開也來了，石小開緊緊的跟在椅子後面，他的手上提着一把東洋刀。

石不全的椅子抬到大石右面，他的雙目只有一目露出來，因爲江湖上都知道石不全自毀一目，而且又是當衆出手，所以他一直戴着眼罩。

他的一腿也被他當衆砸爛膝蓋，就爲了一個「狠」字。

石不全很愉快，他吃吃的笑着。

洪巴不笑，他沉聲道：「父子二人全到了。」

石不全忽然不笑了。

他的右手執指，冷然的喝叱：「不長眼睛的東西，你們好大狗膽，啃吃到我姓石的頭上來了。」

冷笑連聲，石小開道：「爹，少同這些北地佬多說廢話，宰人吧！」

宋心兒嘻嘻笑道：「啃，那不是可愛的少東家嗎？怎麼了，你又不愛我了？」

石小開大怒，叱罵道：「臭娘子，爛女人，妳個毒心腸的母狗，妳等着，本少爺就要剝光妳一身衣裳，叫妳曝屍在這望月谷中萬蟻食妳的一身白肉，萬蛆蝕穿妳的一身賤骨頭，妳等着。」

石小開果真氣極了，他差一點被這毒女人玩死，如果真的那樣死法，石小開才真的貽笑大方了。

石小開把惡毒的字眼能罵的全用上了，宋心兒却聽得心驚肉跳，但她的表面却又十分鎮定。

宋心兒斜目看着石小開，道：「石少東，別那麼氣我呀，其實我也有些愛你的，如果此刻只有我們兩個人，我肯爲你做一切你叫我做的，你……過來呀！」

石小開沉聲道：「妳娘的，死到臨頭還賣弄風騷，可惜老子不領妳的這份玩人風騷。」

石不全冷冷道：「三位，老夫的那些銀票呢？真可惜，只怕是未曾動用了。」

石小開一手握刀，一手往「刀聖」洪巴伸去，沉聲冷厲的道：「拿出來！」

洪巴嘿嘿笑口，道：「石少東，何不自已取呀！」

石小開揚刀，道：「拿出來！」

洪巴道：「你不敢對一個傷者下手？」

石小開再吼：「拿出來！」

石小開就要刀劈了，洪巴便在這時候出刀了。

「刀聖」洪巴刀無虛殺，他的那把鋒利尖刀已沾上石小開的胸上了，而

石小開並不驚慌。

石小開快步往後閃，他閃得十分妙，顯然石小開的武功不弱。

如果洪巴未受傷，石小開早就被尖刀開膛了，洪巴有着無奈的脫力感。

便在這時候，半空中發出噹噹噹衣袂震響聲，一團黑影罩過來。

黑影中發出一聲冷叱：「找死！」

「啊！」

「刀聖」洪巴正追殺石小開，頭上被人拍了一掌，僅僅一掌，洪巴便倒在石小開的面前了。

那黑影真快，彈躍間又飛回那張椅子上去了。

石不全露了一手大力金剛掌並不爲奇，奇的是他那種飛撲，那比好人的身法還俐落。

「殺！」

石小開的東洋刀像切西瓜似的抹過洪巴的脖子，好大的一顆人頭滾向草叢裡。

石小開東洋刀在洪巴的衣衫上挑了七次，他伸手取過一疊露出來的銀票。

他連數一下也未會，一古腦的塞入袋中了。

\* \* \*

這只是剎那間的事，「刀聖」洪巴已了結在望月谷中了，他的屍體就在八方和尚附近。

他老人家再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

來了，便在他刀把將橫之時，突然間一溜箭雨迎面激射過來。

隨着一溜箭雨，彭朋手上似彈簧的响聲，他手上立刻多了一件似刀又似尺的東西，和身直往石小開擲去。

彭朋的口還在笑。

他這時候能笑得出來，也算夠人物的了。

他不但笑，而且還說了一句令人聽來起疙瘩的話。

「我的兒，咱們一齊上路吧！」

石小開的動作快極了，如果射來的一撥利箭只有一兩支，甚至三兩支，他大概都能躲得過，可惜一下子就是十二支。

十二支利箭不是箭，那是彭朋的算盤上串連算珠子的鐵支架，當彭朋把暗鈕處拉開後，算盤鐵框在他以內力反彈之下，射出了。

石小開東洋刀上下左右狂撥又打，他展開身法虛實不定的跳躍中，口中已忍不住「噢」了一聲。

「轟！」

「叭！」

彭朋的身子如影隨形，差半寸未抓牢石小開，却是空中一掌打在他的後腦上。

彭朋身子半旋身，半空中的黑影又彈回那張椅子上去了，是的，石不全出手了。

石不全救下兒子，他沉聲道：「真的沒長進，面對一個要死的人，你應

該更小心才是。」

太近了，石小開如何小心？

石小開站定以後幾乎倒下去，他的左手抱住左腿直吸大氣，他的肩頭上也中了一支箭，入肉兩寸深。

石小開也是狠角色，他咬牙拔出腿上的支箭，在地上，只走了三大步便站在彭朋身前，東洋刀已揚起來了。

石不全道：「他已經死了。」

「殺。」

石小開雙手抱刀殺，生生把彭朋的頭切掉。

人已死，他照樣殺，而且下手更絕情。

\* \* \*

「毒美人」宋心兒一些也不震驚，她甚至還在冷冷的笑，冷冷的看着石小開。

而石小開的東洋刀却已挑開彭朋的上衣，找到一大把銀票，而且還有幾件古玩，這令石小開呵呵笑了。

他一樣也不留的全部塞入口袋中了。

現在，石小開走向「毒美人」宋心兒了。

宋心兒仍然在笑，她越笑越好

看。

她把一張桃花似的面龐半仰起來，她的雙手按在她的傷處，而且還一揉一搓的樣子，只差沒有雪雪呼痛。

如果呼痛，她就笑不出來了。

她的右腿白骨泛光，不但挨刀，而且還被刀切掉一大片腿肉，骨頭才露出來的。

她現在就在緊緊的摸着，但她的臉上……

她的臉上還笑瞇瞇，對於石小開的逼來，她表現得就如同一個受難的人突然遇到自己的人來救她似的。

笑着，宋心兒道：「石少爺，你受傷了吧！」

她還有這種心情，實在令人噴飯。

石小開聳動鼻子，叱道：「少來！妳應該爲他們的死去而負責。」

宋心兒道：「是嗎？」

石小開道：「都是妳這賤人，娘的老皮，妳又不是甚麼黃花閨女，妳裝的甚麼貞節烈女，妳以爲你們就那麼容易得手了？娘的皮，這是我石家的地頭呀！」

宋心兒却吃的一笑，道：「石少爺，我不願意失去弄銀子的機會嘛，你知道咱們行走江湖不就是爲了銀子嗎？你多多擔待嘛。」

她指指地上屍體，又道：「他們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我也不去多想了，石少爺，你如果放我一馬，我以後就是你的了，你說好不好嘛！」

她撒起嬌來了。

石小開嘿笑了。

突然，石不全吼叱道：「小開，妳若再接近她一步，你就會沒命了。」



石小開立刻大步往後退，宋心兒道：「來嘛，你看我已經傷得這樣，我會能對你怎樣？」

石小開停下身子，沉聲道：「宋心兒，妳把雙掌攤開來給我瞧瞧。」

石小全叱道：「真有出息，你還想收留她呀，你如果真如此，你必死無葬身之地。」

石小開衝着他爹淡淡道：「爹，你就以為兒子沒有出息吧！」

他「吧」字出口，猛可裡大旋身，一道冷芒自他的手中直飛而去，「嗤」聲甫起，便聽得好淒厲的一聲尖叫。

「哦！」

宋心兒的雙手用力的抓住那穿心一刀，她的嘴角已有鮮血外溢。

是的，石小開的東洋刀突然擲出，宋心兒連躲的機會也沒有，她被刀扎透後心。

宋心兒的雙手有淡淡的煙屑飛向空中，看得石小開眼也瞪大了。

等到那股子煙霧消失，石小開方才走過去拔出他的那把東洋刀，只見刀身上一團黑紫，不由得低頭看己死的「毒美人」宋心兒，他更吃驚了。

只見又是一股灰煙冒自宋心兒的身上，且發出辟辟叭叭響聲，不旋踵間，宋心兒的衣衫血軀只剩下一副白骨與一灘血水，連頭髮也隨風飄起來了。

宋心兒早就不想活了。

彭朋死了，她就想找機會對石小

開下手，如果她有機會對石小開攻擊，石小開就會像她一樣化為膿血白骨一堆，與她死在一起。

可惜，她的目的被石小全識破，而石小開又突下毒手，宋心兒真叫死難瞑目。

宋心兒在石小開惡言的要她死得蟻噬蛆蝕之後，她就暗中把她身上最毒的化骨毒水瓶暗藏在手中了。

\* \* \*

宋心兒死了，石小開氣得直跺腳，因為宋心兒的衣袋裡裝了不少銀票，如今已化為烏有，他怎能不火。

石小全抬頭看天色，他對兒子道：「回去吧，下一個就是那個姓君的，哼，誰弄了咱們的銀子，誰就得死……」

石小開道：「爹，剛才你也看到了，姓君的果然武功奇高，想收拾姓君的，我們得生設法對付他了。」

石小全道：「我仍然覺得姓君的沒甚麼了不起。」

他把手在椅背上一抽，道：「走……回去……」

兩個大漢抬起椅子便往小風城奔去。

石小開臨去，他還回頭看看望月谷的夜景。

望月谷的風景實在不錯，如果地上不是躺著四具屍體，這兒還真充滿了詩意。

\* \* \*

你以為我不知道，哈……」

羅世人暗自一驚，他却聳聳肩，道：「老實說，我們已有許久未再看到君先生了。」

石壯道：「少來，死不承認不是？」

羅世人面色一寒，道：「可是，大清早來找甚麼呀！」

石壯也冷笑，道：「你敢叫我進去搜？」

羅世人怒道：「你憑甚麼？」

他把目光一閃，奸笑道：「不叫我搜便是承認姓君的在裡面。」

他忽然冷哼一聲，道：「姓君的弄了咱們不少銀子，他應該明白如何善了，羅兄，老實說，咱們都是小風城的人，土生土長在此地，你們犯不着為一個外鄉人鬧得咱們大家面紅脖子粗，更何況，嘿……」

他把嗓門壓低，對羅世人幾乎是耳語的又道：「何況我們的少爺早就看上你家大小姐，雙方早晚就是一家人了，你說對不對？」

羅世人沉哼，道：「那是你們一廂情願，姓石的，你們眼高過頂，我們眼低看下面，苗姑娘不打算高攀，你們盡早死了這條心。」

石壯道：「我們不會死心，有道是『姻緣一到，仇人也笑』，只要時辰一到，我們的大花轎就來了，哈……」

羅世人怒道：「請回吧，少在此地

君不畏受傷了，而且大腿上一刀令他難以忍受的痛，他咬牙苦撐，直到黑暗中迎出兩個人。

這兩個人不是別人，苗家兄妹來了。

苗小玉飛一般奔過來，她低叫：「君兄……」

苗剛隨即拉住君不畏，他從君不畏的頭上往下邊看，直到他伸手去摸君不畏的褲子。

「哎呀！兄弟，你受傷了。」

笑笑，君不畏道：「我有得賺。」

苗剛道：「傷得如何？」

君不畏道：「我是走着回來的。」

這話就是說，他的傷並不重，他還可以走路。

苗小玉心痛的道：「剛養好身子又受傷了。」

君不畏道：「別為我難過，苗姑娘，不值得。」

苗小玉道：「那是你說的，我能不能過嗎？」

她對苗剛點頭，道：「哥，麻煩你背他快回去吧，他正流血不止啊。」

君不畏道：「不用了。」

苗剛已站在君不畏身前，他拿椿蹲着笑笑，道：「來吧，兄弟，你爬在我背上。」

君不畏不客氣了。

他這時候真的很難受，有人背他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 \* \*

要嘴皮了。」

石壯道：「我等大夫呀，我這麼一大早的出來，也是請大夫呀！」

羅世人道：「你們何人受傷了？」

石壯道：「羅兄，你都不告訴我，你們何人受傷，我怎麼會告訴你？」

便在這時候，街邊小巷中有狗叫聲傳來，石壯回頭一看，立刻便笑了。

他指着小巷走出來的人，大叫：「喂，大夫，大夫。」

果然，剛替君不畏治傷的大夫從小巷中走出來了。

事情能說不巧？

\* \* \*

那位帶着一撮稀疏鬍子的大夫看過來，不由怔住了。

石壯衝着羅世人一笑，笑得羅世人十分不舒服。

羅世人真想出手揍人，但他忍住了。

他伸頭門外看，見石壯拉住那位大夫往石敢當賭坊的方向走着，一邊還在指手劃腳的問甚麼。

石壯當然是問那位大夫，剛才替何人治傷，大夫怎麼會明白其中關係，他只說替一個年輕人醫傷。

這就夠了，石壯肯定那人就是君不畏。

\* \* \*

既然知道是君不畏，石壯便把這事告訴石小開。

月色濛濛，夜幕低垂，君不畏被苗剛背着從鏢局的後門走進後院裡，苗剛把君不畏放在客室床上時候，苗小玉已忙叫黑妞去請大夫了。

黑妞一看天色，都快五更天了，對於君不畏的再一次受傷，她也有抱怨。

「真是不愛惜自己，把挨刀當成喝稀飯一樣平常，真是有毛病。」

她一路走，一路嘟囔着，直到把大夫請回鏢局。

\* \* \*

這年頭有很多巧合的怪事，但如果仔細推敲也就十分平常了。

小風城一共有兩家大藥舖，這兩家的大夫都是名醫，「跨海鏢局」的黑妞把一位大夫請去治君不畏的傷，而另一位大夫這兩天回鄉下為人治病未回來，於是，事情就發生了，因為「石敢當賭坊」的石壯也去找大夫，聽說大夫去了鏢局，他老兄便也追到鏢局來了。

石壯要請大夫，那當然是為了石小開。

石小開的腿上肩窩被彭朋的算盤上的鋼支架穿中，如今他躺在賭坊後面哎呀呀。

守在石小開床前的不只是賭坊的三個女人，還有個「江南賭仙」錢大山。

\* \* \*

石壯聽說大夫去了鏢局，立刻想

石小開再問大夫，他問得很仔細，當他知道君不畏傷在大腿上的時候，他笑了。

石小開也知道君不畏受了傷，只因爲君不畏退走得快，以爲君不畏只不過一點輕傷。

如今知道君不畏腿上一刀不輕，他得意的笑了。

\* \* \*

大夫很快爲石小開把兩處傷包紮妥當，石小開這時候拉住大夫，道：「大夫，你說實話，我的傷與那鏢局的年輕人的傷，那一個重？」

大夫道：「若論重嘛，當然是那年輕人重多了，少東家這傷只是被射中，傷口不大，年輕人的那一刀足有半尺那麼長，重多了。」

石小開對石壯吩咐，道：「診費加倍，送大夫回去。」

他看着大夫走出房門，這才對一邊的錢大山道：「錢老，想個辦法，去把姓君的弄死。」

「江南賭仙」錢大山吃吃笑，道：「少東，你說，你叫他文死還是武死？」

石小開道：「文死武死都可以，我只是不要他活。」

他似是有點氣惱的又道：「他想要手段弄走苗小玉的心，我叫他死在小風城。」

（未完·十八）

石小開立刻大步往後退，宋心兒道：「來嘛，你看我已經傷得這樣，我會能對你怎樣？」

石小開停下身子，沉聲道：「宋心兒，妳把雙掌攤開來給我瞧瞧。」

石小全叱道：「真有出息，你還想收留她呀，你如果真如此，你必死無葬身之地。」

石小開衝着他爹淡淡道：「爹，你就以為兒子沒有出息吧！」

他「吧」字出口，猛可裡大旋身，一道冷芒自他的手中直飛而去，「嗤」聲甫起，便聽得好淒厲的一聲尖叫。

「哦！」

宋心兒的雙手用力的抓住那穿心一刀，她的嘴角已有鮮血外溢。

是的，石小開的東洋刀突然擲出，宋心兒連躲的機會也沒有，她被刀扎透後心。

宋心兒的雙手有淡淡的煙屑飛向空中，看得石小開眼也瞪大了。

等到那股子煙霧消失，石小開方才走過去拔出他的那把東洋刀，只見刀身上一團黑紫，不由得低頭看己死的「毒美人」宋心兒，他更吃驚了。

只見又是一股灰煙冒自宋心兒的身上，且發出辟辟叭叭響聲，不旋踵間，宋心兒的衣衫血軀只剩下一副白骨與一灘血水，連頭髮也隨風飄起來了。

宋心兒早就不想活了。

彭朋死了，她就想找機會對石小

到必是姓君的受了傷，姓君的傷勢如何？

石壯當然想知道君不畏的傷是否嚴重，如果君不畏躺在床上不能行動，那就是大好機會了。

石壯半帶笑的敲開了鏢局大門，開門的不是別人，乃是一大早正在前院練功夫的副總鏢頭羅世人。

羅世人的長短刀放在長廊上，他赤手空掌的出了一身大汗全身直冒煙。

羅世人拉開大門一瞪眼，因為他對石家沒好感。

「你……嘿……大總管駕臨了，甚麼指教？」

石壯面上仍然笑，他一邊笑一邊舉首看裡面。

羅世人道：「你看甚麼？」

石壯道：「是這樣的，我去請大夫，藥舖的伙計說大夫來你們這兒了，他人呢？」

羅世人道：「石兄，我以為你一定聽錯了。」

石壯一怔，道：「甚麼聽錯了？」

羅世人道：「天不亮我就在這兒活動筋骨，幾會看到甚麼大夫來治病，我問你，我們這兒誰生病了？」

石壯一瞪眼，旋即吃吃一笑，道：「羅兄，你別同我打哈哈了，你以為我不知道誰受傷了？」

羅世人道：「誰？」

石壯粗聲，道：「那個姓君的小子



## 上文提要：

紅豆追不上小藍，她到處宣傳小藍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姜雪紅上床胡來，緋聞被司徒聖知道，替紅豆找小藍回來，小藍詐作回心轉意，騙了紅豆又出走，結果被余懷芝揭穿，抓回來強迫和紅豆和好如初。余、燕在酒樓和賭仙豪賭酒量獲勝，賭牌九稍遜一籌，幸江靜喬裝文士協助獲勝，事後，金子超知受騙追出，余等不知所踪。金、燕又遇上青苗幫幫主白雲，又再較量武功……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 俠怪命亡

兩孕婦糾纏不清 大國手仲裁抉擇

因為幫主白雲畢竟非同小可，他比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高出多多。

「嗆嗆嗆」聲中，兩個一級一品人物的虎口差點被震裂。白雲全力格架，也被震退了一步。

這也是自使用此招以來，使對方受挫最輕的一次。

只不過，這却是對方綜合實力最大的一次。

接着，余懷芝又施出了第二招絕學。

這一招是第一次施出，信心尚未建立。

余懷芝用了約八成內力，絕招乍出，有如和風細雨，柔柔軟軟，好像內力不繼的樣子。但對方一接，相乘的力道立刻爆發開來。

這是無法想像的技擊原理。

這也是轉變、衍化的特殊路子。

在每式（一招五式的變化之前，沒有一個人可以猜出。

因而這後果是意外的慘烈。

兩個一級一品的被震飛了兵刃，摔出七八步外。白雲的長劍被震開，虎口奇痛，差點握不住兵刃而脫手。

即使如此，他仍然在踉蹌後退中全力格架。

五式接是接下了，他的右腕上被刺傷，胸衣上有一道口子，但僅傷及皮肉，只是左大腿上還有一道較深的血槽。

這還是余懷芝第一次施展，信心

不足，技巧也不夠。

如果剛才以九成內力施出，後果又自不同了。

如果下次再施展此招，他以為更有心得，也更有把握。

白雲緩緩地退出五六步。

而正在圍困燕翎的人也都停手了。

他們絕對沒有想到，幫主和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聯手而有此狼狽的結局，他們幾乎以為這不是真實的。

或者以為余懷芝用了甚麼邪術或下了毒。

白雲道：「余懷芝，這一劍之仇，白某必報！」

余懷芝道：「報不報是你的事，白雲，我也要勸你一句，『青苗幫』是你背後之人茶毒武林的工具，你們只是些棋子，被人利用尚不自知，你若聰明，應盡快回頭。」

白雲冷笑道：「有一天你會知道自己說的話有多麼幼稚！」

白雲帶着人走了。余懷芝也抱起燕翎離開現場。

姜雪紅在茶樓上飲茶，一個中年人走近，站在桌邊。

姜雪紅早已看到是他，道：「我們沒有甚麼好談的了。」

來人正是司徒聖，他要找她並困難。

「不請我坐下？」

「他？」白雲顯然不信，因為他把梁七留在身邊。

過去梁七常跟燕翎外出辦事，自燕翎叛了，他問過梁七有何看法，梁七表示應按幫規辦理。

按幫規辦理，輕者斷肢，重者殺之。

因而白雲對梁七的信任加深了，所以他不信。

「幫主把他留在身邊太危險。」

「噢，有甚麼證據？」

「今天邱一飛和黃天保二位上司，在幫主身側，正要向余懷芝發動攻擊時，梁七在後面以小石向邱上司施襲。」

「如他施襲，黃、邱二人必會覺察。」

「只不過梁七施襲之後，閃到幫主右側。」

白雲搖搖頭，道：「不大可能，但本座自會留意。」

這工夫邱一飛和黃天保也進入屋中，躬身道：「這位兄弟說的一點不錯，梁七有施襲的可能。」

白雲道：「也只是可能如此，本座一定會留意的。」

二人見他沒有重視他們的意見，也不再多說，自行離去。

梁七在窗外聽到，悄悄退走。

燕翎的傷勢不輕，余懷芝在鄉間租了個民房，為他療傷，道：「燕翎，

「請坐，不過我一會就要走了。」  
「我只打擾你蓋茶工夫。」  
姜雪紅不失風度，叫伙計又添了茶點，道：「司徒聖，你要說甚麼，我幾乎已經知道了。」

「你就算知道了，我還是要說。」  
「那你就快說吧！」

「雪紅，咱們的婚約還未解除對不？」

「對，但那口頭上的婚約你以為還有約束力？」

「雪紅，昔年因我的風評壞而使你逃婚，我並不怪你，可是這些年來，我已經大不相同了，年紀大了，收斂不少。」

「這一點我信。」  
「所以我希望……」

「已經不可能了，司徒聖，你要原諒我，真的不行了。」

「是不是由於小藍的關係？」

「不是。」  
「我以為是，你知道紅豆已經懷孕了嗎？」

「知道。」  
「你忍心拆散人家嗎？」

「如果要講誰拆散誰的話，我和小藍認識較早……」

「怎麼？你要和紅豆爭小藍這個毛頭小子？」

「不要說得那麼難聽，這不是爭不爭的問題。」

「就算看在紅豆年幼而又懷了孕份

上，你也該退讓。」

「你忽然大發善心，同情起別人來了，可真難得。」

「事實如此，如你是我，也會如此的。」

姜雪紅道：「我已和小藍遠遠離開，你不該來找我的。」

「你能如此斷然和他分手，我很佩服，而我也把小藍親手交給了紅豆，看他們在一起，似乎也很幸福了。」

「你的善心必有好報，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雪紅，我們就不能……」  
「我說過的話不願重複。」

姜雪紅丟下茶資下樓，司徒聖為人也孤傲，楞了一會也跟下樓來，但已不見了姜雪紅。

不過，在郊外仍然找到了她，道：「我知道，你無法割捨小藍，他年輕力壯，具備了男人最巔峯的能力。」

「你可以憑你的想像力，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雪紅，你不能再破壞他們了。」  
「我對你說過，我已經遠離了小藍，但也要遠遠地離開你。」

「為甚麼？」  
「因為我要離開所有男人。」

「這又何必？你還年輕。再說，你也應該趁此機會，校正別人對你的看法，以為和小藍的事是別人中傷。你只要和我當眾出現幾次，就可以糾正過來了。」

「謝謝你的建議，我要走了，請別再跟着我！」

「姜雪紅，妳真下賤！他很會玩是不是？」

姜雪紅氣極，因為司徒聖一時激忿，口不擇言，她大聲道：「對，他年輕，體力充沛，百戰不疲，他會玩。」

說完狂笑着狂竄而去。

這些話沒有一句不刺戳在司徒聖的心坎上。

他年輕、體力充沛、百戰不疲，他會玩……

不但否認，還說出了小藍的優點，而這些話雖是負氣之下說出來的，却也大半是事實。

有所謂：英雄出少年。

如果說「青春是閨房中的英雄」，也無不可。

司徒聖沒有再緊追，却遠遠地盯着。

他要監視她一段時間，然後再想辦法。

\* \* \*

白雲等人退到一個連絡站內，各自療傷，還派出未傷的人去跟踪余懷芝。

這工夫一個二級二品的漢子進屋抱拳道：「啓稟幫主，幫內有內賊！吃裡扒外，向自己人施襲。」

「是誰呀？」  
這人低聲道：「是二級一品的梁七。」



妳的內傷不輕。」

「我知道……」

「若用一般治療法，要十天以上的時間。」

「還有更快更有效的方法？」

「如妳不反對，可以用『接陽補陰』之術。」

「是不是『房中術』？」

「也算其中的一種。」

「哥，我怕自己把持不住。」

「燕翎，我以為處女能保持住。」

「為甚麼處女能保持住？」

「因為處女與處男都沒有燕好的經驗，只是好奇而不會想入非非，這樣比較不容易發生危險的。」

「哥，我怕我會受不了而壞了事。」

「好吧！我們就以正常方式進行。」

「哥，你說的『接陽補陰』是怎麼個接法？」

「和『三竅合』差不多，只是要泡在水中到頸處！」

「哥，這兒很安全，他們不會找到的。」

「這也很難說，該幫眼線多，無孔不入。」

燕翎道：「今天殺了他們好幾個人，仇恨越積越深。」

余懷芝道：「其實不殺他們這麼多的人，也不會放過我們的。」

往裡闖。

江靜早已想到這一手，一招五式，施出十分凌厲的一招。

這一招是誰教的？

當然不是這兩個人的招式，由於江靜改邪歸正，人就安定下來，可以專心研究武功，她把余懷芝教她的精研，派上了用場。

二人以為聯手之下，一定可以逼她進入屋中。

那知江靜這一招太凌厲，二人怕吃虧又退了出去。

二人互視一眼，乾笑一聲，表示很尷尬。

兩人聯手未衝進門去，未免差勁。

兩人再次重整旗鼓，自然都是最滿意的招式。但仍未攻進去。就在這時，院中又飄落下一人。

來人竟是「血蜜蜂」陰大壽。

由於此人既淫又毒，柳、霍二人有點不太歡迎他。

「血蜜蜂」陰大壽道：「兄弟助二位一臂之力。」

江靜和此人却無露水之情，只是此人覬覦過她。

霍長春道：「你來幹甚麼？」

陰大壽道：「有志一同。」

霍長春道：「我們二人和江姑娘有點交情，你……」

「我以前沒交情，今後一定會有。」

江靜已改邪歸正了。

也許正是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人却不容她過正常日子，今天她剛住入鎮上的一家大客棧，還包了個跨院。

洗了個臉，有人站在門外。

江靜迴身一看，竟是「蝴蝶公子」柳文生。

這是她以前衆多相好之一。

現在看到此人，說不出內心的厭惡。

人在正常時刻，看到過去不正常時交的朋友或做的事，就會奇怪，為甚麼當時會作這種事交這種朋友。

「江靜，咱們可是好久沒見了。」

「對，很久，很久！」

「想我嗎？」

「不想，而且我很慶幸很久未見。」

柳文生一怔，又笑道：「老交情了，開玩笑不妨。」

「不是開玩笑，我真的不願相見。」

「怎麼？那麼薄情？」

「不是薄情，過去是個惡夢，就讓它過去吧！」

「我却覺得過去的是未來的延續。」

「你和別人去延續吧！我江靜厭了那種生活。」

柳文生冷冷一笑道：「是不是忘了以前床上的一切。」

柳文生道：「你有沒有尿泡尿照一照。」

「照過了，像你爹一樣，兩條腿夾了個卵泡。」

霍長春道：「我看你是來找麻煩的。」

「這麼說也成，除非你們別在這兒聒噪。」

二人互視一眼，同時出了手。

「血蜜蜂」兇名久著，近年來可能更有進境。

柳、霍二人也並非沒有把握，而是此人太狂，想一下子就打倒他。

那知此人近來可能另有遇合，精進不少，居然在十招內砸了柳文生一拳，蹴了霍長春一脚，面不改色。

霍、柳二人不由一凜，真是看走了眼，雙方差距如此之大。

江靜也暗暗吃驚。

陰大壽一旦擊退柳、霍二人，必然糾纏她，她也毫無把握。

江靜立刻就自後窗溜了。

柳、霍二人當然不會就此認輸，雙雙亮出了兵刃。

陰大壽也撤下了雙鉤。

技高一籌是沒有辦法的，柳、霍二人苦戰五十幾招，柳挨了一腳，霍被劃了一鉤，肩頭血出。

陰大壽冷笑道：「爺們現在沒有工夫和你們玩，如果你們不服，可以約期再戰，你們請吧！」

柳、霍二人自知非其敵手，不服

江靜不在乎地道：「沒忘，而且還記得你那時床上功夫一流！」

「現在也是一流的。試試看如何？」

江靜道：「那種原始人，山頂洞人的生活我厭透了。」

「妳厭我不厭。」

「你不厭，我厭……」

柳文生往門內插上一腳，江靜甩出一掌。

這一掌看來是輕描淡寫的一掌，却蘊藏無限殺機。

柳文生不敢硬闖，收回這一隻腳，道：「出息多了！」

「還是老樣子，請便吧！」

柳文生道：「過門不入，柳某不甘心。」

再次往裡一衝，江靜學得比柳雜，也可以說，她的絕招中也有柳的絕招，只是柳也不會全部教給她就是了。

柳文生把他未教給江靜的絕招施了出來。

江靜還學了別人的一些精純招式，還擊三招，把他逼了回去。

柳文生臉上無光，道：「江靜，是不是有了新戶頭？」

「沒有！」

「是不是又和余懷芝和好了？」

「沒有。」

「那麼，像妳這麼貪的女人，會長久沒有男人？」

又如何？含羞帶慚地離去，陰大壽到屋中一看，江靜已經走了。

陰大壽冷笑道：「就讓妳先走盞茶工夫，老子也能追上妳。」

他追出鎮外，上了最高的樹梢，手打涼篷四下張望。

不久他發現了江靜。

江靜被追上時，她道：「陰大壽，雖然我也不喜歡他們二人，絕不再來往，我老實告訴你，你更不行。」

陰大壽道：「就算我作妳的保鏢好了。」

江靜道：「我不需要保鏢。」

「如妳想不開，現在就要倒楣。」

「試試看吧！看來你有些進境，也未必穩吃！」

「在我心目之中，妳已經是桌上的一道『炒三鮮』了！」

江靜撤劍狠很攻上，知道一旦不敵被制必然受辱，所以出手就是狠招，沒有一招一式不是攻向對方的要害。陰大壽的確精進不少，江靜學得雖難，還是不成。

七八十招之後，江靜連連閃避後退，攻少守多了。

「江靜，其實我們不必在這兒動手，只要上床就成。」

江靜目前對這種人十分厭惡，根本不屑回答。

她絕不會考慮這種人或這種事了。

百招不到，她挨了一掌。陰大壽

「如果我要找男人開開葷，也絕不是你這貨色！」

「我有甚麼不好？」

江靜道：「柳文生，你也四十了吧？收收心！昔年你雖未幹過採花勾當，却和人販子來往，人販子在鄉下收購或拐帶的少女，以廉價賣給你，你玩過之後，以較高價格賣與勾欄，他們明知你剝了一層皮也不敢不要。」

柳文生道：「想不到妳也知道這些事。」

江靜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你及早回頭吧！」

江靜要掩門，忽然又有一人飄落院中。

江靜心頭一沉，竟是「花豹」霍長春。

這當然也是江靜昔年的面首，霍長春道：「柳文生，你來幹甚麼？」

柳文生道：「問問你自己來幹甚麼不就知道了。」

「哈……」霍長春笑道：「對對！大家有志一同。」

江靜道：「識趣的趁早滾，你們都不受歡迎。」

霍長春道：「柳兄被饗以閉門羹了？」

「差不多，不知為甚麼？這娘們吃起素來了。」

霍長春道：「妳要吃素，咱們不戒葷對不對？」

二人相視大笑，然後一交眼色就

正要一鼓而下，忽然有人揚聲道：「慢着！」

「一個年輕人奔了過來。」

居然是藍豪，江靜不由百感交集。

陰大壽見是個小毛頭，立刻又要動手。

小藍道：「江阿姨，這人是誰？」

「不是個好東西，人稱『血蜜蜂』，他叫陰大壽。」

小藍還是念舊，雖然江靜曾要他找余懷芝報仇，但他畢竟是江靜把他養大的，這份恩情不能忘。

小藍道：「江阿姨請退下，我來接他幾招。」

「小藍，此賊不比等閑，我看還是我們二人聯手吧！」

「江阿姨，我還是先試試看吧！」

小藍撤劍攻上，陰大壽本來仍未撤兵刃，但接了五七招就改變了主意。

他也撤了劍，以小藍原有的功力，自然不是陰大壽的敵手，因為他的武功等於全是江靜教給他的。

江靜都不成，他自然差得更遠，江靜準備上了。

但三十招後，他忽然施出奇招。

陰大壽本以為三招內能把他打倒，陡然間接此奇招，忽然手忙腳亂起來，因為這是「冰山聖母」姜雪紅教的。

高人高招，自有其厲害之處，「嗤」地一聲，陰大壽屁股上被刺了一劍。



陰大壽大出意料，江靜更是大為震驚。

她百招後仍不敵，而小藍三十招後却傷了對方。

這差距是十分驚人的，江靜不由大聲叫好，道：「小藍，你已經不是過去的小藍了，真了不起呀！」

小藍道：「江阿姨，這算不了甚麼。」

陰大壽看出，小藍剛才這招必是傳自名人，不知他會幾招，如果他只會這一招，嘿嘿！他要給他好看。

如果小藍會很多招，他不會先用二十多招別的武功，足見他會的不多。

陰大壽實在不甘就此敗走。

對方畢竟只是個十六七歲的毛孩子，他大喝一聲，攻出他自認為十分凌厲的一招。江靜以為這一招的確凌厲。

江靜握緊了劍，準備必要時助他一臂。

但是，小藍不閃不避，長劍往對方劍身上一貼，往下一滑，陰大壽忽然覺得劍上奇寒逼人。

陰大壽不是等閑，知道小藍身負絕技。

他急切中疾退，本想撤劍，但劍竟被吸住。

在這緊急情況下，他只好棄劍。

「噹」地一聲，長劍落地，人也退出五六步外。

「我知道自己不夠堅定，走錯了一步。」

「現在太遲了。」

這工夫小藍在門外道：「老爺，一位姑娘求診。」

「好，就請她進來，沒有問明姓名？」

「問過，這位姑娘叫紅豆。」

姜雪紅大為驚異，是巧合還是紅豆故意來湊熱鬧的？她道：「大國手，我要迴避一下。」

「沒有必要吧！」

「有，待會再說。」她進入內間，不久紅豆進入。

紅豆的肚子已經可以看出來了，道：「大夫。」

羅雅堂搖搖手，叫她不必多言，坐下來試脈，這表示她不是第一次來此。

試罷，羅雅堂道：「胎兒正常，一切良好。」

紅豆道：「請問大夫，能不能拿掉？」

「墮胎？」

「是的，我不想留此孽種。」

「羅某不作打胎的勾當。」

「求大國手幫幫忙，我實在不想要這個孽種。」

「為甚麼？」

「那小賊遺棄了我。」

「那個小賊？」

「就是那個十六歲的藍豪。」

陰大壽被一年輕人逼得棄劍，這算是畢生中的奇耻大辱。

陰大壽道：「小友是何人門下？」

小藍道：「我是我師父的門下。」

用脚一勾，長劍飛向陰大壽，陰大壽接住長劍，掉頭而去。

江靜大為驚喜，道：「小藍，你另拜明師了？」

小藍點點頭，道：「是的，但學得不多。」

「武功不計多少，管用就成，是哪一位高人？」

「冰山聖母姜雪紅。」

江靜愕道：「小藍，你怎麼會認識姜雪紅？」

小藍道：「也是偶爾的機會，江阿姨，怎麼會和此人在此動手？」

「小藍，一個人不能走錯一步，就算你回頭改正，還有些壞人不放過你，陰大壽就是這樣一個人。」

小藍道：「江阿姨要去何處？」

「回湖南原籍看看，你呢？」

「我要往東，阿姨，咱們不同路。」

江靜道：「你有此身手，我就放心了。」

「謝謝阿姨，妳要多多保重，沒有遇上余懷芝大俠？」

「遇見過一次，只不過現在甚麼也談不上了。」

二人珍重分手，小藍又改變了方向往西南。

原來小藍又自紅豆身邊偷偷溜走了。

他沒有辦法不想姜雪紅，本來他只想永遠留在紅豆身邊的，過了幾天之後，他還是留下幾十兩銀子走了。

紅豆發誓要殺死小藍，除非在她生產前他能回心轉意。

小藍還真靈，八九天後，他找到了姜雪紅。

司徒聖却不見了。

姜雪紅在一位武林名大夫處診病，此人就是羅雅堂。

羅雅堂是武林名聖，但在民間也救人無數。

余懷芝和他的私交不錯。此刻，他為姜雪紅試完脈，站起來負手踱着。姜雪紅道：「羅大國手……」

羅雅堂輕輕地揮手，道：「你自己一點預感也沒有？」

「甚麼預感？」

「懷孕。」

姜雪紅陡然一震，喃喃道：「我懷孕了？」

羅雅堂肯定地點點頭。

姜雪紅怔了半天，羅雅堂才道：「姜女俠，你不信嗎？」

「不是不信，而是絕末想到會懷孕。」

「怎麼會想不到呢？只要男女居室，就會有這種事。」

姜雪紅道：「大國手的診斷，那就不會錯了。」

呢？」

「誰？姜雪紅？」

「我只是假定。」

「她懷孕與我何干？」

「也不能沒有干係，是小藍主動接近她的。」

「大夫對此事這麼清楚？」

「我也是聽說的。」

「她是個三十幾歲的女人，她不會懷孕。」

「她如果真的懷了孕呢？四十歲的女人也會懷孕的。」

「如她真的懷了孕，我願退讓。」

羅雅堂道：「真的嗎？你不會後悔？」

「絕對不會。」

羅雅堂連擊三掌，道：「姜女俠請出來吧。」

姜雪紅自內間走出來，和紅豆打招呼。

紅豆冷冷地道：「你不以為可以作他的母親？」

「少夫老妻的例子很多，我從不這麼想。」

「可是三十五六的女人絕對可以生出一個十六歲的兒子來。」

姜雪紅道：「論年紀，的確有可能，但九歲半的女人能懷孕，我也是第一次聽聞，是不是太早了些？」

「那是我個人的事。」

姜雪紅道：「你剛才說過，你會退讓的。」

「姜女俠，你也該找個清靜之處待產了。」

「不是還早？」

「對，至少還有四個月，但在這段時間內萬一遇上仇人動上手，那就很不妙了。願意告訴我孩子的父親是誰嗎？」

「……」她沒有出聲。

羅雅堂也沒有再問，她要付費，羅雅堂拒收。

通常在兩種情況之下，他不收費：一是病人赤貧，二是病入膏肓，不堪救治。但姜雪紅並非如此。

「大國手為何不收診費？」

羅雅堂道：「姜女俠不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顯然不是明媒正娶，這種情況，羅某也不收費。」

姜雪紅道：「大國手，也許你知道一點。」

「我是聽到一些流言，但不便認真。」

「也許你聽到的流言是真的。」

「你承認和一個十六歲的小男孩……」

「是的，他雖十六，但十分成熟。」

羅雅堂道：「你怎麼會和他……」

「大國手，一言難盡，但對大夫，我不想隱瞞。」她說出了自與小藍相識之後的一切，包括小藍窮追猛貼。

羅雅堂道：「即使如此，你也該堅持。」

「如果我又不想退讓呢？」

姜雪紅道：「那是你的事。」

「你這老女人從未考慮退讓？」

「錯，我時時迴避他，可是他如影隨形。」

「我以為你不勾引他，他也不敢向一個大他一倍的女人示愛。」

羅雅堂大聲道：「不要在此說髒話！」

紅豆道：「我已經說了，你能怎麼樣？」

羅雅堂踱了一會，道：「我有個辦法可以解決你們的事。」

「二女齊聲道：『甚麼辦法？』」

「你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你們都和小藍有了夫妻之實，却無夫妻之名，誰都不是他的合法妻室。」

「二女不能否認這一點。」

羅雅堂道：「所以現在有個不是很好的辦法，那就是由你們二人抽籤，誰抽中誰就和小藍結合，另一個不得異議。」

「二女都不出聲。」

「除非你們其中一人願意作小。」

「二人仍不出聲，似乎都不願共有一夫。」

「那麼就照我的辦法抽籤吧！一旦有了結果，一定要遵守。」

「二人不出聲。羅雅堂道：『既然不信我的方法，那就請便吧！』二位的診費全部免收，小三子，送客。」

「二女道：『我們願意抽籤。』」

羅雅堂不由一震，道：「就是他？」其實他早知此事。

「是的，那小賊又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姜雪紅搞七捻三，打得火熱。他三番四次遺棄我，我已絕望。」

「絕望又如何？至少孩子是你生的，他是你的骨肉。」

「也是那小賊的骨肉。」

「你還可以再找他想想辦法。」

「沒有辦法，因為對方那個賤女人不放手。」

「並不是不放手，是小藍對她無法割捨。紅豆，你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另找一位可靠的未來丈夫？」

「大夫勸人改嫁？」

「姑娘還沒有嫁吧！」

「我今生就認定了他，他不要我，我終有一天會殺他。」

「那又何必？檢討一下，你當初也不無錯處吧？」

「我對他好就錯了嗎？」

「紅豆，你幾歲了？」

「十二。」

「據說你只有九歲半，不管是真是假，你主動接近男人是太早了些的，你當初是主動找他對不對？」

「大夫怎麼知道？」她雖聰明，仍然幼稚。

「我看你的熱情就知道了。」

「就算我主動，也沒有錯，他佔有了我，就必須永遠負責。」

「如果對方那位女俠也懷了孕」



羅雅堂道：「如果事後後悔呢？」

「不會的，我們認了。」

羅雅堂作了兩根籤，還給她們看了一下，然後背著身子弄好，然後要她們二人先後次序來抽。

結果，紅豆抽了很短的，姜雪紅是長的。

羅雅堂嘆口氣道：「這是天意，證明你和小藍無緣。」

紅豆面色鐵青，一言不發，丟下十兩銀子就衝了出去。

姜雪紅道：「想不到我會有這麼好的運氣。」

羅雅堂道：「你真以為是運氣好？」

「你是說……」

「你看。」他手中有三根竹籤，兩短一長。

姜雪紅啞啞道：「大夫故意偏袒我？」

羅雅堂道：「我實在不該玩假，但仔細想想，你已三十多了，尤其是第一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如不讓你有一個歸宿，你的遭遇，很令人同情，紅豆還年輕，她的機會比你多，所以我……」

姜雪紅道：「大國手，我無法表達內心的感佩。」

「那倒不必，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問吧！」

「你們的年紀差距這麼大，在一起

，道：「雪紅，是你？」

姜雪紅却不以為是無意遇上的，道：「你好像陰魂不散。」

「雪紅，不要這樣，我一直在關心你。」

「對，你是在關心我，一直在跟踪我。」

「她也能體會到，有個人一直在她的身旁，你這是在關心我？」

「司徒聖，我不能再告訴你，你的機會已經沒有了。」

司徒聖面色微變，道：「何必那麼絕？」

「不說清楚，你仍會浪費時間。」

「非小藍不可嗎？」

「對，在目前，已有非他不可的理由。」

「是不是懷了他的孩子？」

姜雪紅面色一冷，道：「司徒聖，你太無聊，也太無賴，這是別人的事，你為甚麼要強人所難？」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有婚約。」

「告訴你，退回十年以前，我已發誓不可能了。」

姜雪紅，只怕你未必能得償心願。」

「司徒聖，把小藍交出來。」

「笑話，我又不是小藍的甚麼人。」

「我相信小藍在你的手中，因為你

時會相處得來嗎？」

「會，我們很好。」

「他不嫌你太大？」

「不但嫌，反而十分狂熱。」

「你呢？不以為他太幼稚？」

「大國手，你是知道，男女間的事，沒有甚麼幼不幼稚，人類的這種本能是與生俱來的。」

羅雅堂點點頭，道：「你是說今生矢志不渝？」

「正是。」

羅雅堂道：「好吧！別辜負我這作假的一片心意，你去找他吧！」

姜雪紅道：「請給我一個報答的機會。」

羅雅堂道：「我和余懷芝是朋友。」

「閃電驚虹」余懷芝？

「對，而他在和『青苗幫』敵對，請你助他一臂。」

「這不須叮囑，我一定照辦。」

紅豆衝出羅宅，十分懊惱。

但她自己承諾的事又不能反悔。

才出鎮就遇上了司徒聖，事實上司徒聖一直沒有離開姜雪紅的左右，只不過他的跟踪十分有技巧而已。

紅豆對他已無興趣，儘管他幫過她，但等如白忙。

「紅豆姑娘，這不公平。」

「甚麼不公平？」

「羅大夫把小藍判給姜雪紅不公

平。」

「不公平又如何？是我願意的。」

「不是你願意的，是你的運氣不好，我以為還可以想想辦法。使小藍回到你的身邊。你不能失去信心。」

紅豆道：「我也許永遠也擊不倒這個大敵。」

「我來想辦法。」司徒聖道：「由此往西北，約十一二里外山坡林中，有一幢房子叫『閑廬』，你在那兒等候。」

「為甚麼？那是甚麼地方？」

「那是我的別墅之一，你在那兒可以等到小藍。」

紅豆道：「你為了要得到姜雪紅，就處處幫我？」

「也可以這麼說，咱合作則兩利，不合作就不會成功。合作就必須雙方互相信任，你願合作就快去。」

紅豆還是去了，因為上次司徒聖說到就能做到。

小藍原來也在武林名醫羅雅堂的住處附近。

因為他是跟姜雪紅而來的。

而司徒聖也是跟姜雪紅來的。只是司徒聖看到了小藍，小藍却未發現司徒聖，這正是薑是老的辣。

小藍當然會被司徒聖制住。

由於司徒聖聽到羅、姜交談，知道羅雅堂弄假，使姜雪紅贏了，所以他也恨羅雅堂。

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姜雪紅知道，姜雪紅不

會走遠。

因而司徒聖逮住了小藍，弄到隱蔽之處，道：「你這小子太沒有良心，把紅豆的肚子弄大了却又不管。」

「不是我不管，是我對她沒有興趣。」

「啪」地一聲，攔了他一個耳光，司徒聖道：「沒興趣却又玩她？」

「是她勾引我的。」

「啪」又是兩個耳光，司徒聖道：「小子，我現在只問你要不要她？要，就要徹底負責，不要，我就殘了你。」

「我知道你對姜姐姐有野心。」

「不錯，但我和她仍有婚約。」

「這婚約却形同虛設，因為她昔年就不要你了。」

「那是我們的事，至少婚約還存在。」

小藍道：「紅豆的年紀太輕，我和她合不來。」

「長久相處就能合得來，紅豆是個好女人。」

「這樣好不好，紅豆給你，姜姐姐給我……」

「啪……」又是四個大耳光，小藍的雙頰紅腫，司徒聖一字字地道：「你沒有良心，非遺棄她不可，我要你永遠不能人道。」

「你要聞我？」

「不一定是聞，用別的法子也能使你不能人道。」

「你憑甚麼強迫別人作這種事？」

裝，要剃光頭穿佛家裝。

但清虛似乎已經失常了。

他大叫著道：「你們不要打了，我給你們每人十兩銀子。」瘋瘋癲癲，而且就在附近尿了起來。

尿完以後，見二人還在打，他大叫道：「這個男人是甚麼人？怎麼一點身份也不講？你要是看穿了凡塵中的一切，何不學我？今天當當和尚，膩了再作道士。」

二人見他胡言亂語，立刻又打了起來。

清虛道長大怒，歪歪斜斜衝上來，先攻向司徒聖。

司徒聖回敬他一掌，竟把他震退三步以外。

清虛又向姜雪紅砸出一掌，也被她震退五步。

但是，儘管二人都把他震退，事後却覺得骨節極痛。

怪的是當時不痛，事過才痛。

而且時間愈久就愈痛，所以二人發出的招式漸漸走了樣，不但無力，甚至失去了準頭和方向。

清虛扯著嗓子道：「我道士、貧僧好意勸架你們不聽，還要打我，算了，王八蛋打雜種，你們繼續吧！」

清虛走了，姜雪紅和司徒聖的搏殺也已近尾聲。

因為他們的右臂已不敢再用力，甚至雙方還未接實就收了回來，這樣自然打不出結果了。

紅。

一連跟了五六天，發現她有點不耐了才現身。

當然，他要作出不期而遇的樣子



只要接實，就奇痛如裂。清虛邊奔邊唱歌，但歌詞無人能懂。

原來他的後面有人盯梢，那八成是「青苗幫」的人。

「青苗幫」把他和鄭海殘了，然後放生。鄭海更重。

他們自然要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清虛只是被弄亂了經脈，武功和內力已失去大半。

所以剛才會被二人震退三四步。

此刻「青苗幫」的人已不再跟蹤，因為他們已跟了約十天光景，他們發現他喝麟水溝的水，哨路上人家丟的雞骨頭。

姜雪紅和司徒聖終於停止了打鬥。

姜雪紅掉頭就走，她知道司徒聖一定會跟蹤她，奔出七八里外，一頭鑽入河中不見，原來她水性不錯。

司徒聖連連頓足，他是個旱鴨子。

\* \* \*

余懷芝為燕翎治好了內傷。

幾乎同時，他們又被「青苗幫」踩上了線。

這一次竟有二十人之多。

就在這鄉間田舍的後院中幹上了。

二人同時背貼背接下了二十個高手。

二十個人攻擊兩個，有其利也有其弊。

人多會礙手礙腳，反而礙事，如有人凌空下擊，往往也會被自己人所傷，所以人多齊上也要有技巧才行。

只不過七八個四周圍攻，二人身手再高也支持不久。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來了個蒙面人。

這個蒙面人他們見過，余懷芝和燕翎都以爲似曾相識。

蒙面人雙臂一張，衆人都退了下去。

余懷芝要燕翎退下，對蒙面人道：「在下深深相信，我們過去見過面，所以應該不陌生，是熟人才對。」

蒙面人不出聲而出了手。

余懷芝不忘二師叔的話，能接下第一招的人，必是對頭，而且必發第二招，如果接不下第一招就不必了。

余懷芝才使用了四招一般的武功，被逼退五步，但第五招就施出了那兩招的第一招，對方似乎大爲震動。

第一招並未使對方手忙腳亂，足見此人比白雲高明多多。但第二招余懷芝以十成十的內力施出。

這是曠世奇學，見所未見。

威力之大，機變之繁之雜，之奇之快，無法形容。

所以余懷芝的二師叔說，能接下第一招的人，就是敵人，一定要全力

施出第二招，不然的話，自己危險還會殆害。

這第二招自然是不遺餘力，聚精會神地施出了。

蒙面人可算武林高手中的高手了，在這第二招之下，也顯出手足無措，而且立有退志，可見這一招至大至剛。

但是，蒙面人雖然不敢硬接這一招，却又並非不接。

在似接不接、接而不實的情況下連退四大步，在最後一式上，余懷芝幾乎透支體力施出。

也就是說最後一式更加凌厲無匹。

蒙面人似乎未想到這最後一式會比前面更無備，稍一呆滯，左脅下被掃了一掌，又退了一步半有餘。

這一掌雖然只是掃中，力量不大，在一個中年以上的人來說，挨這麼一下，也夠他受的了，現在兩人已經停手。

余懷芝是個聰明人，也是經驗豐富的人。

他也知道，對方很吃驚，也很膽怯。

然而，既然未能重創對方，對方必然相信他只會這兩招。

如果對方還有更精純的招式施出，余懷芝還是危險的。

因此，他虛張聲勢地、緩緩地向前移動。

甚至他還開了個怪怪的門戶。

這門戶很唬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爲不如此就可能受到對方致命的攻擊。此刻燕翎一顆心快跳出口腔。

蒙面人猶豫了一下，手一揮，帶着人走了。

余、燕二人互視着，恍如隔世。

「大哥，」燕翎道：「這一招果然奇妙無比。」

「是的，但是對方並未重傷。」

「如你不虛張聲勢的話，而他一旦再出手……」

「此刻我可能躺在地上。」

「即使你會敗，也不會那麼快。」

「你不懂。」

「我是不懂。」

「那第二招未能重創他，他再出手我就危險。」

「他怕第二招，也可以說他更怕第三或第四招，所以才退走了的，是不是？」

「當然。」余懷芝喟然道：「燕翎，我今天另有一個發現。」

「甚麼發現？」

「他可能是熟人。」

「這件事我們以前不是早就發現了，只是不知是誰而已。」

「而現在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是誰？」

「燕翎，我們走吧！一切稍後再談。」

（未完·十二）

# 骨中定

## 活血驅風止痛好

#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仙姿牌

# 片仔癯暗瘡膏

(選用著譽中外的  
漳州片仔癯為主藥)



用於暗瘡(即青春豆)  
療效極佳，用藥後三天  
能使暗瘡自動凋謝。  
用後有冰涼舒爽感覺。  
純中藥製劑，  
無任何副作用。

(特價每支HK\$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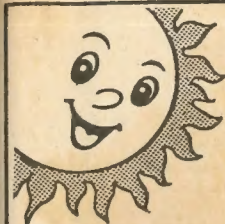
片仔癯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癯為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為皮膚藥應用。療效神速，極為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69 4590 傳真：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真：559 7762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 強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牙根出血膿腫
- 嘴嚼無力
-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齒鬆脫
- 牙肉酸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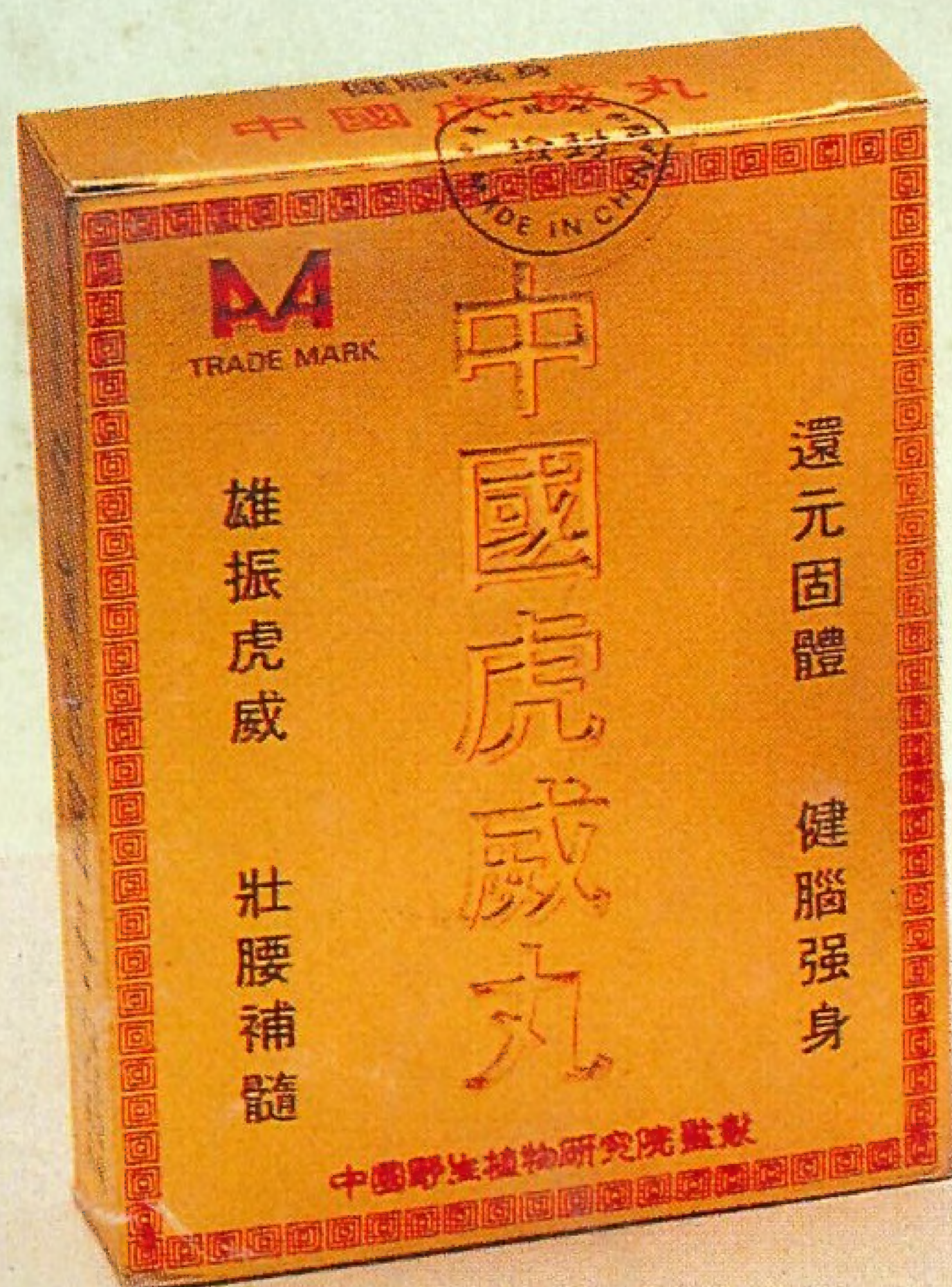
功效獨到，  
藥學專家悉心研製。  
御用古方，  
歷代帝皇秘藏專用，



功能：  
生精活血、  
強壯機能、  
健腦強身、  
延年益壽。



# 中國虎威丸



適用範圍：精虧血短、氣弱神虛、  
腰酸脚軟、步履艱難、體力衰減、  
痿弱無力、下元虛損、夜尿頻多。

24粒膠囊庄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 M & A CO.

ADD: 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